

七寶玲瓏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馬　騰・著

被武林同道稱許爲一時瑜亮的兩位年輕高手，竟然同時愛上了一位少女，並不惜爲情決鬥，甘爲情死，那知情天驚變，獨佔花魁者另有其人，兩大高手不甘受騙，追查之下……居然牽涉到一宗………

$4.00

第26年

25

編者話

馬騰今期又有新作品，是篇俠情巨型小說——「七寶玲瓏」。題材與結構都相當突出，寫一段令人深感肺腑哀艷事蹟，描述兩個被武林同道稱許為一時瑜亮的年輕高手，竟然同時愛上了一位少女，兩人不惜為情決鬥，為情犧牲，那知情天有變，獨佔花魁者另有其人，事後，兩年輕高手不甘為情所騙，追查之下，竟然是牽涉到一宗驚人事件……過程相當曲折，保証滿意。

* * *

「關門弟子」與「金笛劍客」兩個中篇今期開始同期刊出，敬希留意。同時，「劍中劍」及千門故事「快樂島」今期已告終結。下期開始，司馬洛故事「翻案」及闊別以久，名噪一時之名小說家金童的中篇「飛仙劍俠奇緣」相繼刊出，幸勿錯過。

* * *

王一龍另篇巨型小說山貓王森故事之八——「兩代情仇」下期刊出，是篇講述兩個結義兄弟，他們本來是共闖天下，禍福同當，誰知當他們踏上成功之路後，竟然反目相向，展開一場生死決鬥，你猜所為何事？王森於是迫不得已介入這場鬥爭中。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14.00
一年港幣 $228.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135.00
一年港幣 $27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82.00
一年港幣 $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6年
第25期
（總號 131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H八一六〇二六一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七寶玲瓏



兩大高手　為情決鬥

「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還……」

歌聲嘹亮，音節昂揚。「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

歌聲漸傳漸近，「……與爾同消萬古愁——」

歌聲在空中迴响，一人亦行雲流水般，來到了這臨江崖前。

這臨江崖下臨數十丈陡削的江壁，人在其上，俯視脚下奔騰澎湃的滾滾黃流，令人心頭奮揚，生出一種昂揚慷慨之情，一身的熱血亦隨之有如崖下的激流般，澎湃奔流起來。

而崖下的黃流，正是聞名天下，野性難馴的黃河！

崖上之人，一身褚衣，身材高挺，江風猶勁，大袖飄然，衣衫獵獵，頭上的束髮巾帶，亦被吹得飄揚飛舞，給人一種堅毅挺拔不羣的感覺。

大袖翻揚間，左手上原來拿着一瓶酒，「咕」地一聲，仰脖子猛喝了一口，接長舒一口氣，又引吭高唱起來！——

——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九萬里風鵬正擧。風休住，篷舟吹取三山去。

歌聲隨風飛揚，和着江上轟轟發發的流水聲，更顯豪壯！

唱罷，褚衣人連灌三大口。

適時一陣江風撲面而來，風中送來了歌聲——

——唱徹「陽關」淚未乾，功名餘事且加餐。浮天水送無窮樹，帶雨雲埋一半山。

——今古恨，幾千般，只應離合是悲歡，江頭未是風波惡，別有人間行路難。

風送歌聲中，一葉孤舟斷浪斬波，飛一樣直射到崖下江邊。

崖上的褚衣人歌聲入耳，雙眉飛揚，朗目眸光暴盛，一眼看到了孤舟上那運槳如飛的藍衣人，禁不住歡叫一聲：「易兄，好一闋章幼安之『鷓鴣天』，你終於來了！」

崖上與江面雖然相距約二三十丈高下，但褚衣人以內力將語聲逼送下去，清晰地傳送到操舟人的耳中。

操舟藍衣人這時已一躍上岸，正將舟繩繫在岸上一塊突出的石上，聞聲仰頭道：「秦兄踏歌而來，意態悠悠，請恕小弟遲來一步。」

語聲直達崖上，褚衣人字字入耳。

這兩人的內功修爲，於此可見一斑。

接下來，藍衣人繫好舟繩，腰身一挺，身形掠起，掠上了三丈高下的崖壁上，雙雙在崖壁上一按，身形倒翻而起，又翻起了兩丈高下，這一次單足在崖壁上一蹬，身形再翻而上，就這樣手脚交替，一直翻騰而上，只不過眨眼間，便已翻上了崖上！

褚衣人看着落在崖上的藍衣人抱拳道：「易兄別來無恙？」

「還好。」藍衣人臉不紅，氣不喘，忙回禮。「秦兄安好。」

褚衣人朗然道：「江湖險惡，咱們能夠在此安然見上一面，已是幸運。」

藍衣人亦爽然笑道：「秦兄說得極是，適才小弟操舟過江而來，差一點就被一個惡浪掀翻了小舟！」

褚衣人霍然問道：「易兄，是途中有事？」

藍衣人點點頭：「待你我之間的事一了，小弟再詳告秦兄。」

褚衣人神色一整，肅容道：「好，不過——」

藍衣人訝然望着褚衣人，「秦兄，有話但說無妨。」

褚衣人遲疑了一下。道：「易兄，眞的要動手了？」

藍衣人目光一閃，反問道：「秦兄，除了動手之外，難道還有更好的解決辦法嗎？」

褚衣人喟然長嘆，無奈地道：「小弟想不出還有更好的解決辦法。」

藍衣人亦嘆息一聲：「秦兄，小弟實在不願與你動手。」

「小弟何嘗不是！」褚衣人有點激地說。

「唉，情之一字，何以這樣難勘破？」褚衣人感喟一聲。「易兄，時候已不早，你我還是動手吧。」

藍衣人精神一振，「秦兄，請！」說着已亮出長劍。

褚衣人雙眉一揚，錚一聲，亦亮出長劍。

雙劍一出，崖上刹時氣氛一凝。

×　×　×

日巳中天，陽光下，雙劍閃耀着刺目的鋭芒，褚衣人與藍衣人不由雙眼一瞇，但却眨也沒有眨一下。

江風吹來，兩人的衣袂刹時飛揚，似欲振劍欲飛！

兩人的身形却紋風不動。

好一會，兩人幾乎是同時喝一聲：「看劍！」

喝聲中，身形展動，長劍飛展，「叮」一聲，雙劍互擊，身形飛閃，互相變了一個方法，劍勢亦急變，有如兩道飛虹閃電，响起一連串的清脆擊响聲。

褚衣人與藍衣人便在這崖上，展開了一場精彩絕倫的激鬥。

只見兩人身形兔起鶻落，蝶舞蜂飛，劍光騰掣飛幻，一時間，若不是兩人的衣色有別，實難分辨誰是誰來！

看兩人的出手身法，皆是飛靈變幻莫測，一時間，很難看出高下，只怕兩人非

要鬥到筋疲力盡，很難分得出勝負來！

這褚衣人與藍衣人看年紀不過三十上下，但却具有這樣高明的身手，只怕當今天下武林中，還找不出有什麼人能與他們相埒的。

激鬥中，兩人由快而慢，但却顯出了他們深湛的功力來。

只聽劍風霍霍有聲，空氣嘶嘶作響，劍擊聲亦由「叮叮」聲轉爲「鏗鏗」聲，一陣江風吹來，竟然被排盪的劍風所阻，消散在兩人的身外！

這確是難得一睹的精彩搏鬥。

不知不覺間，兩人已激鬥了近大半個時辰，看兩人的樣子，似乎誰也勝不了誰，只怕還有一番好鬥！

×　×　×

「秦兄，依小弟看來，咱們不要鬥下去了，那樣只是徒費氣力，只怕鬥到咱們筋疲力竭，仍是像上次一樣，分不出勝負！」藍衣人說話間，劍勢與身形絲毫不受影響。

「易兄，小弟也有同感，只是——就這樣罷手，豈不是還要再來一次？」褚衣人說話間，接連接下藍衣人七八劍，接劍勢一振，還攻過去。

藍衣人身形偏閃，長劍急展，亦接下了褚衣人的攻勢。「秦兄，咱們還是想一個別的辦法吧！」

褚衣人劍勢一頓，退了一步，疾聲道：「易兄莫非想到了什麼好辦法？」

藍衣人沒有乘勢進迫，亦退了一步。「一時之間，小弟哪裏想到什麼好辦法，咱們還是先停手，看想不想得出一個辦法吧！」

「好！」褚衣人劍勢一歛，躍退了開去。

藍衣人亦收勢退後。

喘過一口氣，褚衣人道：「易兄，小弟一向蠢鈍，還是由你來想個辦法吧。」

藍衣人却忙搖手道：「秦兄，你太謙了，誰不知你一向頭腦靈活，主意最多，還是你想想吧。」

兩人你推我讓的，結果是過了半個時辰，仍然想不出一個好辦法來替代動手比鬥高下。

兩人一時間在崖上團團亂轉。

忽然間，褚衣人霍然地道：「易兄，你我武功才智皆不相伯仲，小弟實在想不出有什麼別的辦法，可以分出勝負來，不過——」

藍衣人雙眼一睜，急切地道：「秦兄，不過什麼？」

褚衣人遲疑了好一會，才道：「易兄，咱們誰也不肯放棄是不是？」

藍衣人點頭。「你我若是有一方肯放棄，那就不用分勝負了。」

說時嘆了一口氣。

「易兄，你會不會水性？」褚衣人忽然問。

藍衣人怔了一下，莫明地望了褚衣人一眼，但還是答道：「會，但不精。」

褚衣人道：「易兄，你我相交數載，你應該很清楚小弟的爲人。」

藍衣人點頭道：「秦兄爲人忠信誠仁，小弟佩服。」

褚衣人道：「小弟若說亦懂水性，但不精，易兄信不信？」

藍衣人訝異地望着褚衣人，却迭聲道：「當然相信！」

「好，旣然易兄相信小弟，那就有一個解決的辦法了。」褚衣人雙眉陡揚，目光倏亮。

「秦兄，別賣關子了，小弟就知道你一定想到替代的辦法的，快說出來！」藍衣人色然而喜，迫不及待地催促。

褚衣人深吸了一口氣。「易兄，這辦法小弟是方才偶然望向河面，靈機一觸，想到的。」

一頓接道：「若小弟說出來，易兄覺得不妥，只管提出反對。」

藍衣人頷首，沒有開聲。靜待褚衣人說下去。

褚衣人又吸了口氣，才說道：「辦法是這樣，咱們互相封閉身上三處相同的穴道，令到功力不能提聚，然後，相抱着一同跳下河中，看看誰先上岸，以定勝負，易兄認爲如何？」

藍衣人聽完後，想了一下，拍掌道：「這果然是個好辦法，就這麼辦！」

褚衣人却鄭重地道：「易兄，你若是想到更好的辦法，可以說出來，小弟這個辦法只是一個笨辦法，咱們穴道被封之後，就和平常人一樣，下面河水這樣流湍激騰，這裏距河面又這樣高，那是很危險的，萬一……」

藍衣人搖手阻止褚衣人說下去，堅決地道：「秦兄，別說了，這個辦法很好，最少，免了你我動手相鬥時，一時失手殺了對方，令到心中悔疚不安一生，而咱們這一跳下去，淹死與否是各安天命，誰也不致於負疚不安，小弟若是不幸淹死了，那倒是一種解脫，免得活着受那種痛苦折磨！」

褚衣人聽了，撫掌道：「易兄的話，說到了小弟的心裏，小弟亦正是想到萬一敗在易兄的手上，倒不如一死百事了，免得活着徒自痛苦！」

藍衣人即時棄劍道：「秦兄，事不宜遲，咱們立刻照着做！」

褚衣人亦立卽棄劍在地，說一聲：「好！」

×　×　×

褚衣人與藍衣人果然眞的互相同時點了對方身上三處穴道，將一身功力封閉起來。

接下來，兩人站到崖邊，相擁在一起，準備跳下去。

站在崖邊下望二三十丈的江面，那澎湃的激流，拍岸的濁浪，令人目眩頭暈，心神搖動。

兩人的神情却極之平靜，一副泰山崩於前面色不變的樣子，別忘了，一個不會武功的人，又只是略懂水性，從這樣高的崖上跳下河中，那簡直是在玩命，在這有如怒龍翻滾，激流澎湃的河水中泅泳，就算是在河中討生活，精通水性的漁夫船老大，也不敢貿然跳落河中，因爲不知道有多少漁夫船老大，被那混濁的河水，吞噬了！

但兩人在齊喝一聲：「跳！」中，雙雙縱身躍落河中！

從二三十丈高的崖上跳落河中，那種墮力是何等驚人，「轟」然一聲，兩人重重地墮落河水中，激起一道水柱，沉沒在河水中。

這一墮跌下去，兩人一身功力被封，怕不已暈了過去或是一沉到底！

×　×　×

褚衣人與藍衣人才躍身從崖上跳下河去，一聲呼喝即時劃空傳過來：「嗨——不……」

下面的話戛然而止，而一條人影有如長虹經天般凌空飛掠落在崖上，却是一位鬚髮斑白，年約六十左右，一副玩世不恭模樣的老人。

不說別的，單看這老人那種飛虹般的輕功身法，顯出他的輕功已臻上乘境地。

這老人飄落崖上，一步搶到崖邊，恰好看到藍衣人與褚衣人沉沒在水中，不由氣急地跺了一下脚。「唉，這兩個傻瓜，居然會做出這種傻事來，老夫若不救他們，他們不餵王八才怪！」

說着身形急掠到下臨江岸的另一邊崖邊——亦即藍衣人躍登上崖的那一邊，雙臂一振，縱身向下掠去。

下掠六七丈，他的身形便一個翻滾，卸去下墜的力道，如是者三個翻滾，他已飄然落地，恰好就落在那藍衣人登岸處，目光瞥到那隻小舟在河中搖蕩顛簸，忍不住喜呼一聲：「皇天有眼，那兩個傻瓜命不該絕，龍王爺送來這艘小舟。」

身形一躍，飛落在小舟上，那小舟立時停下來，那老人也顧不了解繩索，兩指在舟索上一挾，舟索有如被利剪所斷般，斷爲兩截，小舟在他的雙袖一揮之下，有如激矢般，滑向河中。

老人一個身子晃也不晃一下，彷彿生了根般，一雙烱烱發光的眼睛在河面上一掃，雙眉倏地一皺，單袖一揮，舟身一順，順流向下急滑下去。

十多二十丈遠的河面上，正有兩條人影在黃濁湍急翻騰的河水中掙扎浮沉着，時而沒於水中，時而冒出腦袋來，逐流而下。

那老人在小舟上搖首嘆道：「這兩個傻瓜放着美酒不喝，却跳到這河中灌黃水，大概是想換一下口味吧！」

說話間雙袖往後連揮，小舟順流而下，被他以內力一催，簡直比飛矢還快，眨眼間，已滑到那兩個載浮載沉的腦袋前，但他却不急於將兩人救上船，嘟喃着道：「哼！讓這兩個傻瓜灌飽黃水吧，嚐試一下那種難以消受的滋味，也好讓這兩個天下第一等大傻瓜以後再不敢輕易拿自己的一條命來開玩笑！」

在河中載浮載沉的兩人，正是藍衣人與褚衣人，兩人一身功力被封閉，又從那樣高的崖上跳下河中，仍然能夠在急湍濁流的河中掙扎這樣久，眞是奇跡！

難得的是，兩人居然齊頭併進，難分先後。

不過，這時候兩人經已有點不妙了，因爲沉的時候多，浮起來的時候少，而且掙扎亦顯然無力。

再這樣下去，只怕兩人眞的會去餵王八！

那老人却仍不將兩人救上小船，反而從身上摸出一個酒葫蘆來，拔開塞子，深深地吸了幾口，咂着咀唇滴咕一聲：「好香！」接急不及待地拿起葫蘆，又往口裏倒去。

「骨嘟嘟」連喝三大口，才咂着咀巴，將葫蘆放下來。

那知他的目光往河面上一望，登時變了臉色，一手將手上的葫蘆扔在船艙內，緊張地探身往河面上張望。

河面上，除了翻滾的濁流外，那有兩人的影子？難怪他這樣緊張了。

倏地，他發出一聲歡呼，急不迭催舟下去。

前面大約十數丈遠的河面上，不正有兩顆腦袋冒了出來麼？

小船在老人的催動下，眨眼間便滑到那兩顆冒起的腦袋前，眼看着又沉下去，老人手急眼快，上身一探，雙手疾伸，一手一個，堪堪將那兩顆下沉的腦袋上的髮髻一把抓住，口中噓了口氣。「乖乖，這兩個傻蛋這樣急去見龍王爺幹麼？龍王爺可沒有選你們做女婿啊！」

雙手用力一提，將兩人拖上了小船。

小船猛地傾側下去，嚇得那老人慌不迭上身一晃，穩住小船，吐舌說道：「乖乖不得了，要是翻了，老夫可是旱鴨子，那時你兩個傻蛋想不餵王八也不成了，可憐老夫從今後再也不能喝酒，要去喝黃水了！」

褚衣人與藍衣人被提上船，經已昏迷過去，兩個肚子漲鼓鼓的。

老人看着兩人的肚子，嘖嘖連聲道：「這兩個傻瓜大概覺得那黃水比酒還好喝吧？喝了這樣多，老夫我却寧願喝酒，也不喝這黃濁濁的泥水！」

接連搖了幾下頭，才鼓動雙袖，催動小舟，向岸邊滑去。

×　×　×

在岸邊的一處土崗上，老人終於將藍衣人與褚衣人弄醒過來，並將他們肚子內的黃水擠了出來。

兩人悠悠醒轉，睜眼看到老人，再看到自己一身水濕的狼狽樣子，便知道是被老人所救，兩人也顧不了身上的水漬，上前拜謝老人救命之恩。

「谷前輩，在下秦匡，前輩救命之恩，不敢言謝，前輩但有差遣，在下水火不辭！」原來褚衣人正是近年來崛起江湖，備受武林各方面人所矚目，被稱爲「劍中之秀」的秦匡。

「谷前輩，在下易水寒……」

老人却搖手打斷了藍衣人易水寒的話，搖頭晃腦地道：「好了好了，你這兩個傻瓜，老夫早已知道你們的大名，武林中推許你兩個是年青一輩子的一時瑜亮，老夫我却怎樣看，也看不出你們特別的地方，只看出你們是天下第一等的大傻瓜。」

原來那藍衣人易水寒，正是與秦匡齊名，被武林中評爲年青一輩中的一時瑜亮，相傳乃是天山一派的唯一傳人，已盡得天山神劍敖放翁一身眞傳。

至於那谷姓老人，乃是江湖上有名的人物，由於其性喜遊蕩，豁達諧趣，故此人稱不老翁，他的眞名叫谷雨，輕功奇高，身手亦不俗，武林各門派對他都給幾分薄面。

秦匡易水寒被谷雨指爲天下第一等大

傻瓜，俱感到莫明其妙，但命是人家救的，兩人又不是氣量狹隘之人，一點也不生氣，只是恭敬地道：「谷前輩說在下兩人是大傻瓜，在下兩人自問沒有做過什麼傻事！請前輩明示。」

谷雨拿起酒葫蘆，喝了兩三口酒，朝兩人面前一遞，瞪眼道：「說你兩個是大傻瓜，一點也不錯，做了傻事，還不知道，來，先喝兩口暖暖身子，老夫才說個明白！」

這時候雖然不是數九寒天，但已入秋，北方的秋天，寒意襲人，加上兩人一身水濕，雖說兩人有一身深湛的內功，但穴道被點，功力封閉，何異常人，被急風一吹，遍體生寒，先前還不怎樣覺得，被老人一說，兩人立時打了個寒顫，也才省起穴道還未解開，一時間又不好說出來，只好伸手接過酒葫蘆，兩人各自喝了幾口。

酒下腸肚，兩人但覺一股熱氣遍佈全身，立時不再覺得寒凍。

谷雨掃了兩人一眼，才搖搖頭，嘆息道：「你兩個大傻瓜聽着，你兩個一齊跳落河中，差點淹死了，是不是做了一件天大的傻事？」

秦匡易水寒兩人聽了，才明白谷雨說他們是傻瓜的意思，兩人不禁苦笑起來。

「谷前輩說得極是，在下兩人確是大傻瓜！」

「嗯，孺子可敎。」谷雨擠擠眼，「那些黃水好喝麼？」

秦匡與易水寒不禁尷尬地互相望了一眼，依舊苦笑。

「兩個不是在崖上動手分高下的麼？」谷雨「咕」地喝了一大口酒，掃了兩人一眼：「怎麼忽然間像寡婦尋短見般，跳崖了？」

兩人登時紅了臉，囁嚅着，不好意思說出來。

「怎麼了？一會像寡婦尋短見跳崖求死，這時又像大閨女般羞人答答，你兩個花樣可多啊！」谷雨瞪眼聳眉的，下巴上的鬍子一翹一翹的，那模樣惹人發笑。

兩人看了，雖然好笑，却强忍着沒有笑出來，互相望了一眼，最後還是由秦匡硬着頭皮，將跳崖的原因說出來。「谷前輩……在下兩人因爲數次交手，皆分不出勝負，一時糊塗，便想出這個笨主意，將一身功力封閉，一齊跳下河中，看誰先泅上岸，那個便算勝了。」

「哎喲，眞是天下一等一的糊塗事，也虧你兩個想得出這種大笨象也想不出的笨主意來，這那裏是分勝負，簡直是自尋死路。」

兩人被老人說得臉紅過耳，將頭垂下來。

老人搖着頭，接連又喝了幾大口酒。

「谷前輩，你怎會知道咱們在此比鬥分高下，趕來救了咱們的？」易水寒訝異地抬頭望着谷雨，「這件事，除了咱們兩人之外，便只有一個人知道。」

「那一個人是不是薛鳳如？」谷雨表情有點怪怪地望着兩人。

兩人心頭同時一跳，臉上一陣燥熱，互相望了一眼，秦匡忍不住問道：「前輩怎會知道的？」

谷雨神秘地笑了，答非所問地道：「老夫還知道你兩個大傻瓜，是爲了這位在武林中，有鳳凰女之稱的薛鳳如，在此比鬥高下，並差點餵了王八。」

兩人驚詫地睜開雙眼，幾乎是異口同聲地道：「谷前輩，你是怎樣知道的？」

谷雨却不答兩人所問，搖頭嘆息道：「爲了那水性楊花的女人，值得麼？」

兩人雖然感激谷雨救了他們一命，也敬佩他的爲人，但谷雨用那樣話來說他們傾心愛慕的意中人，那無疑是對兩人的侮辱，無法忍受，是以兩人皆變了臉色，怒形於色。

「谷前輩，你雖然救了在下一命，在下很感激，但你怎可那樣侮辱薛姑娘？」

秦匡快人快語，語氣很重。

易水寒亦臉有不豫之色，氣憤地道：「谷前輩，你憑什麼說薛姑娘是一位水性楊花的人，你侮辱她，就等於侮辱在下！前輩若不解釋清楚，在下……」

谷雨翻眼掃了兩人一眼，嘖嘖連聲道：「唉，眞是好人難做，老夫眞後悔救了你這兩個被豬油朦了心的大傻瓜！」

說完連連搖頭。

秦匡的臉色一沉，沉聲說道：「谷前輩……」

谷雨霍地挺身站了起來，聳眉道：「看你兩個大傻瓜的樣子，莫非想跟我老人家動手？唉，瞧你兩個的樣子，我老人家不管怎樣解說，你們兩個也不會相信的了，我老人家還是省口氣來喝酒，走，老夫帶你這兩個大傻瓜去看一下，也好讓你兩個不再想盡辦法鬥個你死我活，死了那條桃花心。」

說完，也不管兩人有什麼反應，「咕」地喝了口酒，往土崗下面掠去。

秦匡易水寒怔了一下，訝異地互望一眼，同時點點頭，也顧不了擰乾那身水濕的衣衫，身形急展，向土崗下追掠下去。

× × ×

天色齊黑的時候，有三個人一前兩後，走進了黃崗鎮。

走在前面，手上提着一個酒葫蘆，鬢髮斑白的，正是不老翁谷雨。

緊接着走進鎮，一身衣衫仍未乾透的兩人，自然是秦匡易水寒了。

才進鎮口，谷雨便停下來，扭轉頭向兩人眨了一下眼，翹着鬍子道：「瞧你兩個身上滴出水來的樣子，快到鎮上成衣鋪買件衣衫換過，我老人家先走一步，在六如居等你們！」

兩人低頭望望自己那身衣衫，確是不成樣子，不由俱點了一下頭。

谷雨二話不說，扭轉頭，逕自向鎮內走去。

易水寒神色一動，急急叫道：「谷前輩，你不是說……」

谷雨却頭也不回，脚步不停，邊走邊道：「你急什麼，我老人家還未老到說過的話立刻便忘了，你兩個折騰了大半天，難道肚子不餓麼？」

就這說話間，谷雨已走出了十數丈。

秦匡易水寒被老人一說，刹時感到肚子內空空如也，難受得很，兩人苦笑着望了一眼，不再說話，舉步向鎮內走去。

待兩人在鎮上的一家成衣鋪買了兩套衣衫，換下那身水濕泥汚的衣衫，穿着整

齊，找上六如居，谷雨經已在據桌大嚼，桌面上起碼放着四五個空酒壺。

兩人便向谷雨坐着的那張桌子走去，一股飢火也在肚內騰升起來。

兩人只想坐下，快快地飽餐一頓。

那知兩人才走了兩步，驀地背對着店門口，靠着牆角的那張桌子上，有一個人客不經意地回過頭來，隨便掃了一眼，却立時臉色一變，霍然從椅子上站起來，轉身「騰騰騰」大步走到谷雨那張桌前，「嘿嘿」連聲：「谷雨，你這老不死的，終於讓我遇上你了，哼哼，眞是山不轉路轉，寃家路窄啊！」

說話間，一雙眼閃射出兇光來。

秦匡易水寒在那人扭頭掃視間，便認出那人乃是北道上人稱飛星手的百里飛星，兩人也不以爲意，但他聽到百里飛星向谷雨說的話，才知道谷雨遇上痲煩了，脚步隨之一窒，站着聽聽兩人之間，到底有什麼過節。

要知道百里飛星在北道武林中，亦是一位名頭响亮的人物，顧名思義，他外號飛星手，一身暗器功夫自是不弱，自他出道以來，據說還未有人在他全力發出暗器之下，能夠僥倖逃脫的，由此可知，他的一身暗器及手法是如何厲害的了。

秦匡與易水寒這還是第一次遇上百里飛星，之所以認出是他，乃是從他臉上的一處特徵認出來的。

百里飛星的左額上，有一塊胎生的星形紅痣，那是非常之特別的，也是他的獨特標誌，這是江湖上人盡皆知的，故此，稍爲有些見聞的江湖客，就算未見過他，只要看到那個人額上有塊星形紅痣，便知道是他。

谷雨在百里飛星走過來時，正埋頭大嚼，沒有發覺到他走過來，及至百里飛星向他說話，才驚覺地抬起頭來，翻眼瞟着對方，咽下一口菜，才似笑非笑地道：「啊赫，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百里飛星，我老人家正想找你，好，好，眞好！」

說話間，用衣袖抹了一下沾滿了油漬的嘴巴！

數道寒光也就在那刹那從百里飛星身上閃射出來，分取谷雨頭頸胸數處要害！

這一着，大出谷雨意料之外，在這樣近的距離之下（相距不足五尺），又是在那樣猝然之下，就算谷雨身手再高，反應再快，也來不及出手封擋或是閃避！

谷雨驚覺時，那數點星形寒光已飛射而至，生死一髮間，怒叫一聲，連人帶椅，向後仰倒！

但已閃避不了。

一道劍光也就在那刹那電閃般飛擊而至，截下了那數點星形寒光。

只聽「叮叮叮」一連數下激响，「叮噹噹」的，地上散了數枚星形的暗器，那鋒銳的星形尖角上，閃泛着寒芒！

這就是百里飛星的獨門暗器飛星子！

劍光亦隨即閃沒，百里飛星臉色一變，脫口一聲：「千鋒如虹！」目光一厲，落在易水寒的臉上。「易水寒？」

易水寒從容地點點頭。「正是在下。」腰上的長劍經已出鞘，剛才正是他出劍將百里飛星的暗器悉數擊落的。

那一劍好快！

谷雨連人帶椅翻倒，有點狼狽地從地上躍起來，一張臉早已變了顏色，正待張口怒罵，百里飛星已陰沉地對易水寒道：「好劍法，閣下爲何出手架樑？」

易水寒淡淡地道：「還是那句老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秦匡這時亦冷冷地插口道：「百里飛星，你也是一號人物，但你剛才那一下，好教在下失望。」

百里飛星臉色一變，目光一閃，落在秦匡的臉上，殺氣森森地道：「你……」

秦匡仍是冷冷地道：「秦匡！」

百里飛星不由吸了口氣，眼中閃過一抹驚色。「秦匡又怎樣？唬不到某家！」

秦匡正想說什麼，谷雨已瞪眼豎眉地道：「百里飛星，你剛才賞了我老人家幾顆飛星子，老夫禮尚往來，也賞你一口酒給你嚐嚐！」

話口未完，兩腮一鼓，「哺」地一聲，張口噴出一道酒雨，激射向百里飛星的頭頂！

一陣濃烈的酒香隨之飄溢在空中。

百里飛星厲叫一聲，身形急閃，同時左袖急拂！

「噗噗噗」一陣急响，百里飛星雖然閃得快，但拂起的左袖仍然被數點酒雨射中，被射出幾個破洞來！

他不由臉色劇變，要知道他在左袖一拂的刹那，已將眞氣注在左袖上，無異是一塊鐵板，就算是飛刀之類的暗器射在其上，也不可能將之射穿，如今谷雨只憑一口氣噴出的酒雨，却射穿了他的衣袖，其內勁之强，豈不令他心驚？

秦匡易水寒一眼看到，亦爲之動容，心想：「谷前輩的內功如此深厚，放眼武林，還沒有多少個具有如此深厚精湛內功的！」

百里飛星雖然心驚，但在衆目睽睽之下（店堂內的人客雖然在衝突發生時，走了不少，但仍有不少胆大的，留下來看熱鬧），那張臉如何掛得住，若是傳到江湖上，還有臉見人？是以把心一橫，怒吼道：「谷老不死，某家今晚就算血濺當場，也要替我二弟討回公道。」

喝聲中，便欲動作。

「百里兄，且慢動手！」一把語聲自百里飛星身後响起，一條身形亦閃到了百里飛星的身旁，伸手攔住了他。

秦匡易水寒谷雨三人在語聲响起時，便已看到，那是與百里飛星同坐一桌的灰衣人。

只是，三人皆認不出這灰衣人是何方神聖，谷雨的兩道白眉也不由微皺一下。

這名灰衣人看來年約四十上下，臉龐皙白，相貌不俗，看他閃身而上的身法，身手不俗，應該不是江湖上的無名之輩，但連谷雨這個見多識廣的老江湖，也看不出此人是何路數，難怪三人對他多看兩眼了。

百里飛星被那人一攔，暴躁地道：「尙兄，你這是什麼意思？」

那灰衣人皮笑肉不笑地道：「百里兄，你應該聽過一句老話的。」

百里飛星雙眼一翻，不解地道：「尙兄，這是什麼時候，也來賣關子！」

那灰衣人却毫不以爲忤，仍是皮笑肉

不笑地道：「百里兄，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啊！」

谷雨撇撇嘴道：「他也算君子？閣下是否太抬舉他了！」

本來，百里飛星在聽了那灰衣人的話後，神情間已緩和下來，但被谷雨一說，不由怒氣上湧，厲聲道：「老不死，你既說我不是君子，那我就教你嚐嚐我這小人的手段！」

谷雨冷笑連聲，一副不將他看在眼內的樣子。

那個灰衣人却急忙伸手攔着百里飛星，在他的耳邊說了幾句話，百里飛星聽着，目光閃了秦匡易水寒一眼，待那灰衣人說完，微點一下頭，對谷雨說道：「青山不改，綠水長流，總有一天，你我會遇上的！」

說完，橫了易水寒秦匡一眼，身形斜掠而起，射向臨街的一扇敞開的窗口。

那名灰衣人隨手將一錠碎銀拋在他們坐的那一張桌面上，亦跟着急射向那個窗口。

谷雨一看百里飛星要走，冷笑道：「百里飛星，你不但不是君子，還是不折不扣的無胆匪類！」

百里飛星穿出窗外的身形也就在那刹那，右袖反揚，一蓬暗器便閃射入店內，罩射過來！

谷雨看了不由怒喝出聲，雙掌一陣疾揮。

秦匡易水寒亦怒哼出聲，長劍展動，身形亦電閃般在店堂內游閃一匝！

那些留下來看熱鬧的人客，一個個變了臉色，驚慌呼叫起來，慌不迭躲避。

百里飛星好狠毒，臨走發出的那一蓬暗器，居然廣及數丈方圓，幾乎籠罩了大半個店堂，不顧會傷及那些無辜的人客。

幸好谷雨三人俱是一等一的高手，反應夠快，掌劈劍擋之下，到他們三人身形停下來，斂掌收劍時，店堂地上，散落着二三十枚寒閃閃的飛星子，那些人客虛驚一場，再也不敢留下，慌不迭結賬而去。

谷雨氣怒得吹鬚瞪眼，騰身便要追出去，却給易水寒一閃身堵住了。「谷前輩，算了，這種人不值得與之計較，前輩莫忘了，咱們還有正經事要做的！」

秦匡亦道：「谷前輩，你一追出去，在下兩人自然義不容辭，助前輩一臂之力，但在下兩人現在餓得連走路的力氣也沒有了……」

谷雨搓着雙手，阻止秦匡再說下去。「好了，好了，別說了，我老人家今次放過那胆小鬼就是，你們不是肚餓了麼？還站着幹麼？快坐下來吧！」

秦匡易水寒拉開椅子坐下來，二話不說，就吃喝起來。

他們實在是餓透了。

谷雨却杯不離手，喝個不停。

終於，秦匡易水寒兩人吃飽喝足，放下筷子，易水寒開口道：「谷前輩……」

谷雨放下酒杯，咂咂嘴巴，笑望兩人道：「你兩個一定很心急了，走，時候也不早了，老夫這就帶你們去看一個清楚明白，免得你兩個心癢難搔的！」

說着站起來往外便走。

「谷前輩……」秦匡易水寒兩人急站起來，谷雨却頭也不回，拋過來一句話：「你們兩個不是還要我老人家出錢請吃飯吧！」

一句說話間，谷雨已走出門外。

秦匡易水寒兩人相望一眼，露出一抹苦笑，易水寒手快，摸出一塊碎銀來，放在桌面上，兩人急急往外追去。

那店家看到三人離去，一顆忐忑不安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 × ×

一彎月牙兒高掛在天上，疏落的星辰有如散落的寶石般，閃着光，蟲鳴唧唧，夜，比水還要寒。

三條人影出現在一座小巧的院宅側面圍牆外面，接有如飛鳥般，掠上了一棵大樹上。

樹上的枝葉却連動也沒有晃動一下。

由此可見這三人輕功之高明。

一刻之後，三條人影有如三支激矢般，從樹上激射起來，掠射入牆內最近的一處屋面上。

院宅內却一點動靜也沒有，烏燈黑火的，只有正中那棟小樓內，有一點光亮透出來。

看來，三人沒有被院宅內的人發現。

在瓦面上伏了一會，三條人影有如夜貓子般，直撲向那棟小樓。

只不過眨眼間，三人便已掠上了小樓屋簷，輕巧得一絲一毫的聲響也沒有弄出來，接向瓦面中有光透射上來之處竄了過去。

原來，瓦面上有一處地方，是安裝了三片琉璃瓦的，那大概是用來透光的。

三條人影瞬即伏在那琉璃瓦的邊沿上，雙眼往下窺看。

樓內，是一間雅緻的寢室，銀缸內火焰如花，照得一室幽然。

那張紫檀木雲石桌面的圓桌旁，擺放着四張一式的圓櫈子，一男一女兩人坐着，而其餘三張櫈子竟是空的。

此時那男女兩人正相擁相摟着，共坐於一張凳子上！

說得確切一點，是那男的抱着那女的，女的則坐在男的腿膝上，一手摟着男的脖子。

桌面上擺放了幾欵精美的菜餚，一壺酒，那女的這時正端起一杯酒，凑到男的嘴邊，「餵」他喝，顯得十分親暱。

而那男的年約四十許，身材微胖，細眼疏眉，鼻樑塌平，又寬又厚的唇上，留了兩綹鬍鬚，皮膚却白皙得很，一雙手亦很整潔，一看就知道此人乃是一位養尊處優的人物。

而事實上他一身絲羅長衣剪裁得很合體，尋常人家，怎穿得起那種衣料子？

那位女的年華雙十左右，明艷照人，體態婀娜，身穿一襲薄紗羅衣，肌膚隱現，任是誰看了，不怦然心動，血脈賁張才怪！

外面夜寒如水，這室內却春意盈然，只不知在瓦面上偷窺的三人，有何感想。

瓦面上的三人中，有兩人身軀微微顫動了一下，一雙目光亦變得很複雜，由於夜色深沉，很難看到那兩人臉上的表情變化。

三條人影繼續伏着偷窺下去。

室內，那男的經已喝了一口酒，但却沒有嚥下喉嚨，而是暱笑着，將嘴巴湊到那少女那兩瓣鮮紅的櫻唇上，將含在口內的那口酒，餵給那少女喝。

那少女意態撩人地微仰起螓首，承接了那一口酒。

「無耻！」一聲叱喝起自瓦面上伏着的三人中的一人口中。

其中一人欲伸手捂住他的嘴巴，却已來不及了！

室內那雙男女正自沉醉在那種不足爲外人道的意境中，陡聞那一聲叱喝，兩人同時臉色一變，男的一口吹熄了燈火，一室暗黑中，只聞「嘩啦」一聲，室內有人穿窗而出，身形一折，向上拔了起來。

單看那人疾快的身法，便看出那人不是等閑之輩。

而從其微顯胖大的身形看來，不用說，應該是那男的了。

喝聲起，室內的燈火一滅，那伸手欲捂住喝聲出口的同伴那人，便疾喝一聲：「快走！」

身形一起，當先貼着瓦面向外掠去。

那兩人的動作也不慢，腰身一挺，亦從瓦面上斜掠而起，去勢如箭。

三條人影如飛般掠離小樓，在掠離簷邊的刹那，身形猝然折墜而下，離他們約丈外的屋簷上，恰好亦竄起兩條人影來！

那三條人影由於心急脫身，加上去勢又快，在夜色深沉中，倉促間，發覺不到那兩條伏在屋簷上的人影。

這也要讚一句那兩條人影隱伏得巧妙，兩人隱伏的位置，恰好被簷角的黑影遮住了，與瓦面混爲一體。

就在三條人影自簷邊折墜下去，兩條人影自簷邊竄起的刹那，一條人影有如衝天炮般，騰掠上瓦面上，恰好一眼瞥到那竄起的兩條人影，口裏叱喝一聲：「鼠輩，那裏逃！」

喝聲中，腰身一折，有如怒鷹攫食般，掠撲向那兩條人影。

這人自然是在室內與那少女狎暱的中年男人。

那兩條人影聞喝之下，身形窒了一下，本能地扭頭向後望去，瞥到一條粗大的人影向他們掠撲過來，不由怔了一下，就這瞬間，那中年男人已掠撲過來，離他們不足五丈！

這中年男人的身法好快，若是看表面，一點也看不出此人竟是位武林高手，他那副樣貌，任是誰，也會以爲他是一位長袖善舞，滿身銅臭的商賈！

那兩條人影一怔之下，回過神來，見那人來勢洶洶，其中一人哼了一下。「就讓你見識一下我這鼠輩的厲害吧！」抖手間，一片星形寒芒破空生嘯，激射向那條撲掠而來的人影！

同時間，兩人身形急展，飛掠出去。

那中年男人驟見一片凌芒閃射的寒芒激射而至，却毫不慌亂，只是輕哼了一下，身形陡地一窒，雙手一陣亂揮，那些暗器就像飛蛾撲火一般，盡皆沒入他的袖影中。

這時，那三條人影早已掠到一面圍牆上，却沒有立刻躍出牆外，擰身向小樓那邊望去，恰好看到那兩條人影中的一條打出一把暗器，其中一人脫口道：「那兩人是誰？怎麼咱們毫不知道？」

話口未完，站在中間的那人已疾聲道：「飛星子，那不是百里飛星麼？」

「正是他！」第三人語聲蒼老，下頷的鬍子翹動了一下。「另外一人可能是那姓尙的灰衣人！」

「對！錯不了！」中間那人忽然語聲一變。「谷前輩，那人好高明的接收暗器手法！」

那語聲蒼老的人，正是谷雨，那麼，另外兩人絕無疑問，就是易水寒秦匡了！

中間的那人正是易水寒。

只不知三人爲何夤夜潛來這宅院，做「瞥伯」，窺人隱私？

谷雨一眼看到那中年男人接收暗器的手法，目光一變，疾聲道：「這不是失傳江湖近五十年的陰陽吸星手法麼，這到底是誰？」

站在最外面的秦匡接口問：「谷前輩，你不認識那王八麼？」

谷雨還未答，易水寒一聲：「快走！」當先向牆外掠去。

谷雨、秦匡二語不說，忙亦向牆外飛掠。

因爲這時候，那兩條人影恰巧正向這邊掠來，那中年人亦急展身形掠過來，三人若是再不走，便會被發現了。

谷雨三人的身形才閃沒在牆外的夜色中，那兩條人影便已掠上圍牆上，正是飛星手百里飛星與他那位姓尙的朋友。

只是，那追掠他們的中年人身法好快，兩人才掠上牆頭，那中年人已追掠至兩人不到二丈的距離！

飛星手百里飛星與那姓尙的灰衣人，皆不是省油的燈，脚尖在牆頭上一點的刹那，百里飛星反手又打出一把飛星子。

兩人的身形隨即向牆頭上掠射出去。

那中年人怒「嘿」一聲，雙袖上下急舞飛捲，說來眞怪，那些凌芒閃射的飛星子，就像泥牛入海般，閃沒在他的漫天袖影中！

要知道這種飛星子乃是一種特異的暗器，由於那星形的銳角鋒銳無比，若是用手去接，必然會被那些尖角割傷手掌皮肉，是一種很難接的暗器，正因爲如此，武林中人莫不對百里飛星的暗器忌憚幾分，而從來也沒有空手接得下他發出的飛星子的，但這中年人輕輕易易就兩次接收了他發出的飛星子，那種看似隨意揮舞飛捲的怪異手法，眞是前所未見。

那中年人雖然接收了射來的飛星子，但由於人在空中，這一折騰之下，身形便向地上墜去，待到他足尖一點地面，掠上牆頭時，百里飛星與那姓尙的灰衣人的身形，在牆外遠處一閃，沒入夜色中。

那中年人「格登」一聲，咬牙有聲，站在牆頭上，呆怔了一下，才腰身向後一仰，倒射向小樓那邊。

最奇怪的是，這小巧的宅院內，居然沒有別的人被驚動，看來這宅院中，就似乎只有他與那名嬌艷的少女了。

× × ×

「怎麼了？你兩個怎麼像啞巴一樣，一聲也不吭，心裏不舒服是不是？現在你兩個大傻爪總該相信我老人家的話了吧？」

」谷雨正經八百地望着表情頗爲複雜的秦匡易水寒兩人。

秦匡易水寒兩人這時心情，確是頗爲複雜，旣難受，又憤怒，更有一種受騙的感覺。

「你兩個如今不會再怪我老人家說你們是一等一的大傻瓜了吧？」谷雨嘆了口氣。

易水寒終於開聲了，澀澀地道：「谷前輩，在下又怎會怪你呢，在下多謝還來不及，要不是你老人家救了在下，在下若是被淹死了，那可眞是寃死透頂了！」

「眞想不到她是那樣的人！」秦匡憤怒地道：「她騙得咱們好苦，她爲何要那樣做？若不是在下親眼目睹，在下說什麼也不會相信谷前輩你說的話的。」

谷雨嘆口氣道：「我老人家若不是親眼看到你們那位意中人與那中年人的狎暱的醜態，我老人家也不會十萬火急地到那臨江崖上，阻止兩位的比門。」

秦匡易水寒兩人又是一陣沉默。

事實上，兩人此刻的心情硬是難受極了，因爲那在小樓中與那位中年人狎暱的少女正是他們傾慕思戀至極，外號鳳凰女的薛鳳如。而兩人對薛鳳如的追求，在江湖上亦是人盡皆知的事情，想不到一向以純情端莊見稱於武林的薛鳳如，却原來早已暗中有了情人，而且還是一個年紀比她大了一截，樣貌俗氣的人，這確是匪夷所思，不要說是他們兩人在未曾親眼目睹之前，就是別的人，也不會相信薛鳳如會是那樣無恥的人，若是這件事傳到江湖中，兩人不被武林同道竊笑得顏面無光才怪！

因爲薛鳳如一向是以淑女的形像出現江湖的，亦同時接受兩人的追求，並暗下向兩人表示，兩人旣是一時之瑜亮，她實在很難在兩人之中決定取捨，要兩人暗中比門高下，誰若是技勝一籌，便自動退出，兩人由於對她傾心愛慕，正所謂人在情網中，那不乖乖俯首貼耳，兩人便眞的自一年前開始，在那臨江崖上，比門決勝負，前兩次皆是不分高下，這一次亦是，但却幹出了「跳河」分高下的傻主意來，差一點便淹死在河中，餵了王八，若不是被谷雨及時所救，死了也不知道原來被薛鳳如所戲弄欺騙，這怎不叫兩人在知道了眞相後，心中旣憤怒，又難受。

要知道，不論是男或女，若是知道自己的感情被騙，那眞是最難以原諒的事情，因爲感情一旦受創，便很難恢復。

× × ×

破廟外夜風急勁，破廟內沉寂如死，那明滅閃跳的火光，將谷雨秦匡易水寒三人的身影投射在牆上，晃動着，奇形怪狀的。

沉默了好一會的秦匡易水寒兩人，依然悶聲不響地沉默着。

谷雨可忍受不了這種沉悶的氣氛，哼了一聲，開聲道：「唏，你兩個難道不想知道我老人家是怎樣知道那薛鳳如，另外暗中另有情人的麼？」

兩人聽了谷雨這句話，終於有了反應，秦匡口快，低沉地道：「谷前輩，在下兩人自然很想知道。」

「那你兩個用心聽着。」谷雨掃了兩人一眼，清清喉嚨，說下去。「說起來，可能是兩位命不該絕，冥冥中，讓我老人家打救你們。」

頓了一下，續說道：「這麼該說回前天的黎明時分，我老人家就住在鎭上那家嘉賓客棧中，可能是臨睡前喝了太多的酒，天亮前，忽然感到再也蹩不住了，急忙下床趕到茅厠小解，才要走出茅厠，目光偶爾往屋面上掃了一眼，却瞥到一條黑影在客棧對開的一處屋面上飛掠過，身法好快，當時我老人家心頭一動，起了好奇心，想也不想，便朝那條人影掠去的方向追了下去。」

說到這裏，忽然停了下來，伸手拿起一根樹枝，撥動一下快要熄滅的火堆。

一道閃吐的火舌躍跳起來，耀得三人的臉上泛起一抹黃光，瞥了一眼破廟外的天色，嘟喃一聲：「那時候大概就是現在這個時辰吧，天亮前的一刻，總是分外黑的。」

秦匡易水寒好有耐性，靜靜地坐着，也不催谷雨說下去，等着他自己往下說。

將手上的樹枝扔在那閃跳起的一朶火花上，雙眼注視着火舌「忽忽」地吞噬着那根樹枝，谷雨說下去了。「那人的身法眞快，憑我老人家的輕功修爲，在掠上瓦面時，幾乎失掉了那人的身形，幸好我老人家人老眼不花，天雖然黑，但我老人家還是一眼就瞥到那人影在十丈過外的屋面上飛掠而去，我老人家在好奇心驅使之下，便毫不猶豫地追了下去。」

歇口氣，再說下去。「幸好我老人家的輕功不弱，在追出鎭南頭時，便已追近了兩丈，而那人似是有急事在身，只顧往前飛掠，沒有留意身後是否有人追蹤，我老人家得以一路追蹤下去，終於追到那座小巧的宅院前，那人影自側面院牆一掠而沒，我老人家可不敢貿然追踪去，伏在牆外窺伺了好一會，直到那棟小樓上忽然亮起一點燈光，我老人家才掠入牆內，看看那人到底夜入那宅院，要幹什麼勾當。」

「結果，你老人家在那棟小樓上，窺到了那中年人與薛姑……娘在一起？」秦匡忍不住開聲說道。

「老弟，聽你這句話，你已從傻瓜變回了聰明人。」谷雨含有深意地望了兩人一眼。「說得正確點，是那薛鳳如在小樓上迎候那人影的到來，我老人家那時亦是伏在瓦面上那塊琉璃瓦上，往下窺探的，唉，那眞是不堪入目，就連我老人家當時看了，也不相信看到的那幾乎是赤裸着一個身子的姑娘，就是在江湖上被稱爲鳳凰女的薛鳳如，正撲在一個俗氣的胖男人的懷中，那種蕩態，連我老人家看了，也禁不住怦然心跳！」

秦匡易水寒兩人的表情一陣變化，很是難看，兩人此刻的心情，不難想到。

「那胖男人我老人家從他的身形上，認出正是老夫追踪的夜行人，我老人家本不欲看下去的，但又止不住好奇之心——這姓薛的丫頭，怎會與這胖男人混在一起的，而看她的樣子，一點受脅迫的樣子也沒有，而我老人家亦聽聞你兩位對姓薛的展開追求，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老人家非要弄個清楚不可。幸好我老人家早在五年前便已心如止水，否則，只怕也會按捺不住。」

略頓一下，掃了秦匡易水寒一眼，看到兩人臉上陣紅陣白的，氣息也重濁起來，不禁搖搖頭，接說下去：「當時那兩人的淫蕩之態，眞是污了我老人家這雙眼，那胖男人一副急色相，唉，下面的我老人家不說了，總之，那姓薛的與那胖男人相擁上床，放下羅帳……大約頓飯功夫，才聽到那胖男人喘息着說：『鳳如，那兩個自命風流的傻瓜，還有向妳糾纏麼？』我老人家聽了，心頭方自一動，想到那胖男人說的可能是你兩個，只聽那姓薛的丫頭嬌慵地細笑道：『那兩個傻瓜眞是傻得可憐，一直以爲妾身喜歡他們，這段日子那個傻瓜由於要準備比門，以便分出勝負，已沒有向妾身糾纏，嗯，你吃醋麼？』那胖男人哈哈笑起來，接猥褻地道：『心肝寶貝，我又怎會呷這種乾醋呢？我已得到你的人，嗯，是了，那兩個傻小子還未分出勝負麼？』那女的媚笑道：『若是分出了勝負，那兩個傻小子就不會在明天正午時分，在臨江崖那地方再分高下，好向妾身邀寵了。』我老人家聽到這裏，眞是氣炸了肺……」

「谷前輩，夠了，請你老人家不要再說下去了！」易水寒一張臉因爲羞憤而脹紅扭曲起來。

秦匡額上青筋暴現，臉色鐵青，雙拳緊握，渾身抖顫不已。

谷雨同情地看了兩人一眼，嘆口氣，沉默下來。

本來，他還有一些話要說的，但看到兩人那種羞憤難禁的樣子，他也不好再說下去了。

一時間，破廟內沉靜得可以聽到秦匡易水寒兩人的心跳聲，「忽」地一下輕响，那堆柴火最後的一朶火舌也熄滅了，廟外，天邊亦露出一抹魚肚白。

已是黎明天亮時份。

甘爲情死　情天驚變

長長地吐了口氣，秦匡咬着牙道：「谷前輩，你可知道那人是誰？」

谷雨明白秦匡說的「那人」，是指那與薛鳳如在一起的胖男人，搖搖頭，說道：「此人老夫從未見過，武林中亦從未聽說過有這麼一號人物，但看他的身手，不應該是無名之輩……」

「谷前輩，你不是說那人接收百里飛星暗器的那種手法，乃是失傳武林近五十年的陰陽吸星手法麼？」易水寒目注谷雨。「在下還是第一次聽你老人家說起，只不知這種手法是誰人所創。」

谷雨吸口氣道：「據江湖傳聞，陰陽吸星手法乃是昔年一位名叫向陽生的武林前輩所創，這位前輩本身乃是一位暗器大家，據說其發射暗器的手法，在當時天下無雙，而一身暗器種類之多，亦是前無古人，據說，這位前輩身上暗藏的暗器，足有百零八種，舉手投足之間，均可以發射暗器，被稱爲近百年來數一數二的暗器大宗師，但他的武功却只屬二流身手，由於武林中人均忌憚他那一身令人防不勝防的暗器，故此，就算是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也不敢輕易招惹他，而他亦憑那一身暗器，縱橫江湖，後來更潛心創研出一種接收暗器的奇妙手法——陰陽吸星手法，據說，他是有感於打造暗器不易，而他又是暗器不離身的人，於是他靈機一觸，研創出那種接收暗器的手法，那就可以隨時補充自己身上發射出去的暗器數量，同時，也可免至陰溝裏翻船，傷在別人的暗器之下，損了自己的名頭。自研創出陰陽吸星手法後，他更是如虎添翅，遇上了別的暗器高手向他發射暗器，那無異是替他補充暗器，盡皆被他的陰陽吸星手法悉數照收，收爲己用！」

頓一頓，接說下去：「但在大約五十年前，這位一代暗器大宗師却忽然間在江湖上消聲匿跡，全無消息，有人說他是有感於江湖險惡，同時江山代有人才出，爲了保住一世英名，急流勇退，隱跡於山野之間；有的却說他被一位對頭暗中下了苗疆最厲害的桃花瘴毒，毒發死了，總之，傳說紛紜，也不知是眞是假，但最關注的，還是他那種千變萬化，防不勝防的暗器手法，特別是陰陽吸星手法，因爲江湖上大多數的同道皆忌憚暗器，因爲一個不防，便會着了道兒，若是練成陰陽吸星大法，那就不用忌憚暗器了，故此，曾有不少人四出找尋向陽生的下落，但却一無所獲，後來，便不了了之，再沒有人提起這位前輩了。而陰陽吸星手法亦隨着他的消息，失傳於武林，想不到五十年後的今日，却敎老夫見識到了。」

「谷前輩，那位老前輩是否有傳人？」易水寒問。

「這一點，據老夫上一輩的人所說，似乎沒有聽說過他有傳人。」谷雨說。

「那位老前輩若是沒有傳人，陰陽吸星手法旣已失傳，那中年胖漢子又怎會那種手法？據在下猜測，那位老前輩可能暗中招收了弟子，只是當時的人不知道，否則，陰陽吸星手法又怎會重現？再說，那位老前輩應該也不會讓自己研創的絕技失傳，而盼後人能夠發揚光大才對！」易水寒說得頗有道理。

「易兄的猜測，頗有可能。」秦匡沉吟着道：「只是，也有可能那位老前輩眞的沒有傳人，那中年胖漢子之所以會陰陽吸星手法，可能是他的先人或是他本人，機緣巧合，得到了那位老前輩遺留下來的手笈也說不定！」

谷雨點點頭道：「兩位老弟說的，都極有可能，兩位不是對那人有興趣吧？」

秦匡易水寒神色倏沉，幾乎是同時咬着牙道：「本來，在下是不會對此人感興趣的，但此人居然串同薛鳳如來欺騙在下，在下這口氣怎也吞不下去，在下不但要向他討個公道，也要向薛鳳如問個清楚明白，她爲何要那樣欺騙玩弄在下兩人！」

谷雨一拍大腿道：「我老人家也對胖漢子感到興趣，特別是他的身份來歷！」

易水寒皺皺眉頭道：「谷前輩的意思是……」

谷雨瞪了易水寒一眼。「老弟大概不是不歡迎我老人家參與你們的行動吧？哼，別忘了我老人家曾救了你們一命！」

說完，他自己却首先忍不住眨了眨眼，露出一抹笑意來。

易水寒忙道：「谷前輩，晚輩不是這個意思，晚輩只是不想前輩牽涉入這件事

中。」

由「在下」改稱「晚輩」，可見易水寒對谷雨之敬重。

秦匡亦道：「谷前輩，這只是晚輩與薛鳳如之間的一點恩怨……」

「別說了，我老人家打從趕到臨江崖，便已牽涉入兩位老弟的事情之中，我老人家都不怕，你兩個又怕什麼？」

秦匡易水寒知道拗不過谷雨，只好道：「前輩既如此說，晚輩兩人恭敬不如從命。」

谷雨這才呲牙一笑，霍地站起來，拍拍屁股，迭聲道：「天已大亮，折騰了一夜，咱們快到鎮上吃點東西，睡他一覺，然後去那座宅院，正大光明地闖進去，好教那丫頭吃一驚，老夫看她還有沒有臉見你們。」

易水寒亦從地上站起來，道：「谷前輩，晚輩想立即趕去那座宅院，向薛鳳如討還公道。」

谷雨摸着肚子叫道：「這不是叫我老人家肚子受難麼……」

秦匡插口打斷他的話。「谷前輩，請你担待一下，那雙狗男女於昨晚發現有人夜闖宅院，只怕在心虛之下，會棄屋而逃，所以，咱們越快趕到去，便越有機會見到那雙狗男女，前輩若是熬不住，請先到鎮上吃東西，待晚輩兩人趕去便是。」

易水寒點頭表示讚同。

谷雨却雙手亂搖，急不迭道：「嘻，既然兩位老弟也挺得住，我老人家吃了幾十年白米飯，若是挺不住，豈不是白吃了幾十年白米飯，事不宜遲，快走啊！」

第一個走出了破廟。

秦匡易水寒相視一笑，不過笑容却是苦澀的。

這也難怪他們的，任是氣量再大的人，在驟然知道了自己的感情被一個所愛的人所欺騙玩弄，又怎會笑得歡暢？

× × ×

清寒的晨風撲面吹來，令到谷雨三人不禁精神一振，頭腦也為之一醒。

三人身形如矢，一直飛掠向那座院宅中。

這時，旭日盡吐，東邊天際，光芒萬道，路邊的草葉上那些顆顆露珠兒，閃泛着寶石般的光芒，耀人眼目。

三人悶聲不響地，很快便趕到那座院宅前。

由於不用再顧忌會被宅院內的人發現，所以三人不用再掩掩藏藏，而是正大光明地，直撲向宅院的大門。

宅院的兩扇大門緊閉着。

谷雨的身形才停下，便舉手握拳，像擂鼓一樣，向大門上一陣猛擂。

「嘭嘭嘭」的聲響立時震天價般響起來，相信就是聾子，也會被這一陣急驟的擂門聲所驚動。

秦匡易水寒兩人一左一右，站在谷雨的側後，戒備着，以防宅院內的人會突施襲擊。

宅院內却一點動靜也沒有，根本就沒有人來應門。

谷雨繼續以拳擂門，而且加了力道，那兩扇大門已開始震撼起來，只怕再這樣擂下去，兩扇大門不被擂得倒塌才怪！

宅院內依然闃無動靜。

秦匡開口道：「谷前輩，請停手吧，宅院內的人就算是聾子，只怕也驚動了，莫非那雙狗男女早已棄屋而遁了？」

「九成九溜了！」易水寒語聲出口，人已掠了起來，有如飛鳥般自大門側面的圍牆上，掠了入去。

秦匡急忙亦拔身掠向圍牆。

谷雨却一脚飛踢在大門上，「砰」然一聲，硬是將兩扇大門踢開來，身形一閃，衝了入去。

三人接直撲向那幢小樓，所經之處，皆不見一個人影，更不要說有人出來阻攔他們往裏闖了。

這更加令到三人相信先一刻的揣測了，這座院宅有多大？只不過眨眼間，三人已撲到小樓之下，也不再遲疑，飛身掠起，騰掠上小樓上。

落在樓欄上，三人不敢再莽撞，畢竟，這是人家的閨房臥室，萬一薛鳳如與那胖男人正在房內相擁而睡，那豈不是尷尬至極？

所以，三人不敢亂闖。

在秦匡易水寒的示意下，谷雨開聲叫道：「薛姑娘，老夫谷雨，請薛姑娘出來說話。」

樓室內却一點動靜也沒有。

谷雨拿眼掃了秦匡易水寒一眼，兩人朝樓室呶呶咀，谷雨只好再叫道：「薛姑娘，老夫耐性有限，若再端架子不再出來，老夫便撞進來了。」

房內依然一點動靜也沒有，更別說有人應聲了。

谷雨這一次再也忍不住了，搶上一步，一脚踢在室門上，那兩扇關起來的室門「嘭」然一聲被踢開來。

谷雨一頭衝了進去。

秦匡易水寒恐谷雨有失，忙亦閃身搶進室內。

室內幽香隱隱，錦帳高挑，綉被翻浪，床上却空無一人，那張紫檀雲石面圓桌上，杯筷菜餚俱在，就是不見一個人影。

三人在室內察看了一遍，找不到薛鳳如，只好退出去，在樓下各處再搜看了一遍，依然找不到一個人，不用說，這座院宅內的人，經已人去樓空。

這就令到三人心中思疑不已。

易水寒首先忍不住，說道：「谷前輩、秦兄，薛鳳如與那胖男人莫非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發覺有人潛入他們的院宅內，心中有鬼，所以便連夜溜走。」

秦匡眼珠轉了一下，頷首道：「易兄說得對，那雙狗男女一定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恐怕被人發覺，所以匆匆棄屋而遁，谷前輩，依你所見呢？」

谷雨道：「兩位老弟所猜疑的問題，雖不中，亦近矣，只是，這雙男女一走，要找到他們，可就難了，兩位老弟那口氣只怕出不了！」

秦匡易水寒兩人沉吟了一下，秦匡道：「谷前輩，依晚輩之見，那胖男人可能不易再遇上，但薛鳳如則不會遇不上的，她根本就不知道咱們知道了她的把戲及隱密，故此她不會就此隱藏起來，自動失踪的，她應該還會在江湖上出現才對。」

「秦兄分析得極是！」易水寒道：「

只是，她為何要那樣欺騙玩弄你我，小弟實在一點也想不明白。」

谷雨畢竟是老江湖，經驗豐富，想了一下，沉吟着道：「兩位老弟，依我老人家忖測，她那樣做可能是有目的！」

易水寒道：「谷前輩，這一點晚輩也想到了，問題是，她這樣做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既然弄不清楚，那就要去查囉！」

谷雨雙眉連聳。

「谷前輩說得極是，晚輩對這件事越來越感到興趣了，易兄，你呢？」

易水寒目光一閃，說道：「小弟與秦兄一樣。」

谷雨嚷道：「可不能少了我老人家的一份，說起來，我老人家對這件事的興趣，比你兩個加起來還要大！」

說着做了個誇張的手勢，逗得秦匡易水寒忍不住笑起來。

秦匡道：「這裏人去樓空，咱們如今怎樣？」

谷雨雙手搓着肚皮，大聲道：「當然是先去醫醫肚子，然後睡一大覺，養精蓄銳，才去辦事，兩位老弟認為如何？」

谷雨一會「你們兩個」，一會又是「兩位老弟」，隨口稱呼，幸好秦匡易水寒都不是太計較這方面的人，無論谷雨怎樣稱呼他們，兩人皆不以為意。

秦匡首先道：「谷前輩說得極是，人是鐵，飯是鋼，餓着肚子根本提不起勁去辦事，說不定要費一番時日，才能夠找到薛鳳如，又何必急在一時，還是吃飯睡覺要緊。」

易水寒沒有說什麼，只是笑着點頭。

於是，三人便離開了這麼小宅院，向鎮上走去。

× × ×

晚上，蘇州城內，萬家燈火。

城南大街頭那家萬賓樓，早在上燈時候，便已人頭湧湧，坐無虛席了。

靠着樓梯口的那張桌子，坐了三個人，一老二少，老的幾乎是杯不離口，兩名青年却淺斟慢酌，意態閒適，腰上則佩長劍，那老的最令人注目的是，放在他左手旁邊桌面上的那個酒葫蘆。

這三人正是谷雨秦匡易水寒。

三人是在黃昏時分進入蘇州城的。

三人之所以來到蘇州，那是因為秦匡易水寒同是在蘇州邂逅薛鳳如的，而且，幾乎每一次與這位外號鳳凰女的姑娘見面，皆是在蘇州城內，因為，據薛鳳如所說，她是蘇州人氏，而且在蘇州東門一條名長樂里的街巷內，有一座宅子，兩人曾在那座宅子內，作客多次，故此，依兩人的意思，走來蘇州看一下，找不找得到薛鳳如的踪跡。

谷雨自是毫無異議，而且，蘇州是目前唯一可能找到薛鳳如的地方，他也樂得來蘇州走一趟，嚐嚐那些佳餚美酒。

故此三人便聯袂走來蘇州。

一路上僕僕風塵，急着趕路，那自然不可能好好地吃喝，如今走到蘇州，谷雨首先忍不住，也不去住棧，便逕奔這萬賓樓，好好地享受一頓。

秦匡易水寒兩人皆是很隨和的人，便由得谷雨作主，飯是要吃的，什麼時候吃也是一樣。

這萬賓樓乃是蘇州城內數一數二的大酒樓，又位南門大街頭，佔了一個地利，故此，生意一向很好，三人若是住棧後才來吃飯，只怕找不到座頭了。

「谷前輩，晚輩省起一件事來。」易水寒忽然放下筷子，低聲地說道：「那晚，咱們夜探那座小樓，不是發現百里飛星與一個人亦潛伏在小樓的瓦面上麼？晚輩甚是懷疑，弄不清楚他們是抱有另一種目的夜探小樓，還是暗中跟踪咱們，伺機報復！」

谷雨這時正喝着一杯酒，他却先不忙回答，先喝乾那杯酒，才噓一口氣，道：「嗯，這件事你不提起，我老人家差點忘了。」眼珠一轉，接道：「依我老人家看來，後者的成份居多。」

秦匡道：「易兄，小弟與谷前輩的見解相同。」

易水寒道：「也幸好他們兩個替咱們揹了那個黑鍋，否則，那一晚咱們不可能那樣從容溜走。」

「嘻嘻，那只怪他們運氣不好，做了替罪羔羊，還可能亦是一種報應。」谷雨聳鼻眨眼，樣子滑稽好笑，逗得秦匡易水寒兩人幾乎忍不住笑出聲來。

「唉，不管如何，他們兩人若是一直暗中跟踪咱們，伺機去報復，那却是一件非常討厭的危險的事，想想那一晚咱們根本就毫無所覺，要不是驚動了那胖男人，只怕咱們遭了他們的毒手，依然毫無所覺！」秦匡却顯出憂慮的神色。

易水寒亦深以為然，「秦兄這一說，小弟寒毛直豎。」

谷雨伸手抓抓頭皮，「被你兩個一說，我老人家的頭皮一陣發癢！」

「古人眞是說得一點不錯。」易水寒喟然道：「眞是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從今以後，咱們可要特別小心，提防那百里飛星在背後賞咱們一把飛星子嚐一下呢。」

谷雨端起一杯酒，正張口要喝，却忽然愣住了，張口瞪眼的，忘了喝酒。

易水寒秦匡兩人一眼發覺谷雨神色有異，忙道：「谷前輩……」

谷雨就在這刹那眨了一下眼，嘆口氣道：「眞是山不轉路轉，說曹操，曹操就到！」

說完，一口將那杯酒吞下肚子。

秦匡易水寒皆是敏捷之人，立刻便猜到了谷雨失態的緣故，兩人本是側對樓梯口坐着的，忙扭頭向梯口那邊走去，兩人不由亦呆了一下。

兩人的猜料沒有錯，梯口這時候正好走上兩個人來，當先的一人，正是百里飛星，緊隨他身後的，正是那位姓尙的灰衣人！

兩人一愣之後，立刻暗中戒備起來。百里飛星的暗器不是好應付的。

三人坐在靠梯口的那副座頭，而且三人一齊往梯口望去，這自然引人注意，是故才從梯口走上來的百里飛星，一眼就看到了三人。

他却完全沒有驚詫不安的感覺，只是狠狠地瞪了三人一眼，鼻子裏哼一聲，便逕自向樓內走去。

那灰衣人自然亦看到三人，由於他沒有與三人發生衝突，故此只是掃了三人一眼，跟在百里飛星的身後，向內走去，找尋座頭。

三人雖然被百里飛星那「一眼」及那一聲「哼」，弄得心裏有氣，但却不便在這種公衆地方發作鬧事，何況，他們亦不是喜歡惹事生非的人，眼見百里靠星是往內走去，也就算了。

谷雨學着百里飛星的樣子，瞪着眼，「哼」了一聲，不屑地道：「那老子像是吃定了咱們般，我老人家才不將他放在眼內，看那老小子那種『吃定』了的樣子，十成十他們是一路跟踪咱們到蘇州的！」

易水寒一直用眼角留意百里飛星的動靜，突然道：「想不到百里飛星的心胸如此狹窄，對這種人倒要小心在意，千萬不可掉以輕心，否則，吃虧的是咱們。」

秦匡若有所思地說道：「只不知那灰衣人到底是什麼來路，看他那陰陰沉沉的樣子，只怕比百里飛星還要難應付也說不定呢。」

谷雨偷眼瞥了那尚姓灰衣人一眼，皺着眉頭道：「老弟說得不錯，那廝果然陰沉得可以，只是，連我老人家也看不出此人的來歷，此人只怕不簡單。」

三人在談論着，百里飛星與那灰衣人已經找到一副空座頭，坐了下來。

三人這時却已吃喝得差不多，無心再吃下去，便起身結賬下樓。

百里飛星與他那位穿灰衣的朋友，看着三人下樓而去，却沒有跟着離開，只是望了三人瞬即消失在梯口的背影一眼，咀角泛起一陣冷笑，這時小二恰好將酒菜送上，兩人便吃喝起來。

谷雨秦匡易水寒三人走出酒樓，也無心在大街上溜逛，一逕朝着大街那頭，老遠便望到高掛着的黃布招上，大書着：與隆老棧四個大字的客棧走去。

街上，這時候仍然頗爲熱鬧，只是，三人實在是累了，特別是有些酒意的時候，只想好好地歇息一下。

× × ×

一聲突如其來的呼喝聲，將谷雨秦匡易水寒從睡夢中驚醒過來。

三人分住在三個相連的客房內，立刻便跳下去，匆匆穿上衣服，拉開房門，衝了出來。

那一聲叫聲不很大，只是，在他們三人這種高手來說，却足以將他們驚醒了，三人衝出房時，互相望了一眼，却沒有發覺到客棧內住着的其餘客人，被驚醒而開門出來察看的。

或許，確是有別的人被驚醒了，只是胆小怕事，縮在床上，不敢出來察看。

三人也不理會這些，在一瞥眼色中，已互相意會對方的意思，一齊閃出房廊外的天井中，騰身拔起來，掠上瓦面！

因爲剛才那一聲呼喝，正是起自瓦面之上。

三人先後騰掠上瓦面，目光四下一掃，便瞥到客棧後院牆外那邊，正有幾條人影在追逐纏鬥着，谷雨忙道：「快追過去看看！」

語聲中，身形有如激矢般，向那邊射去。

秦匡、易水寒急展身形，亦急掠向那邊。

兩人的劍已出鞘！

天上圓月斜掛，洒下一地銀光，是以，雖在黑夜之中，在如水般的清澈照射下，視野極遠，遠在十數二十丈外的景物，亦可以看到。

時候大約是四更左右。

十多二十丈的距離，谷雨、秦匡、易水寒一下子便掠射過去，而那幾條追逐纏鬥的人影，這瞬間亦已追逐出數丈，故此，三人仍然距那幾條人影有數丈距離。

這對三人來說，是有利的，因爲三人皆不願太過接近那幾條追逐纏鬥的人影，免得在未弄清楚是友是敵之時，過早暴露身形而惹來不必要的痲煩。

因爲江湖上經常有爲了利害衝突，或是怨仇什麼的，會擇在這種時候解決的，若是貿然現身閃上去，那就犯了江湖忌諱，一個弄不好，說不定會變成打鬥雙方的共同敵人，那時，就有被打鬥雙方掉轉槍頭，聯手攻擊的危險了，故此，一般江湖經驗豐富的人，皆不會貿然出去。

三人匿在暗處，窺探着那幾條追逐纏鬥的人影，以便弄清楚雙方的身份。

那幾條追逐纏鬥的人影，這時已停在一處空地之上，其中四條人影將兩條人影團了起來，以二對一之勢，展開了猛烈的攻擊！

三人這時才發覺到，他們已離開客棧很遠，是在一片城脚下，三人就匿在一堵斷牆之後。

三人目不轉睛地窺看着。立即，他們便看出那四名圍攻者皆身手不俗的刀手，但却看不出那四名刀手的武功路數是屬於那一門那一派的招式，只覺那四名刀手的刀法兇猛辛辣詭奇，而且配合得很好，顯出那四名刀手皆是經過一番苦練的，否則，聯手攻敵的招法，不會那樣純熟及配合無間！

谷雨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黃河兩岸，甚至連大漠及南海蠻荒之地，他也到過，對於天下各門各派的武功，他可說盡皆見識過，可是，以他見識之廣，却居然看不出那四名刀手的武功路數，這不能不令到他心中暗自嘀咕不已。

但接下來，他們便看出那兩個被圍攻的人是誰來。

因爲被圍攻的兩條人影之中，其中的一條人影於一招逼退夾攻他的兩名刀手的刹那，身形飛旋中，只見凌空暴閃激射而出，恍似火樹銀花暴迸，罩射向那兩名刀手。

同時間，只見他雙手連揚，從他的雙手中，各自射出數點星形凌芒，分襲那兩名攻擊他的同伴的那兩名刀手！

天下間，暗器形狀如星形的，就只有百里飛星獨門暗器飛星子，那麼，這人不用說，便是百里飛星了。

谷雨秦匡易水寒眼見凌芒飛射，便在心裏暗叫了一聲：「原來是飛星手百里飛星！」

既然百里飛星在此，那麼，與他在一起的那人，應該就是他那位朋友——姓尚的灰衣人了。

× × ×

本來，在那樣近的距離下，百里飛星暗器出手又是那樣猝然，在這種情形之下，那四名刀手照說是很難閃避封擋的，就連百里飛星也是那樣認爲。

因爲，他的飛星子可不是像一般的暗器那樣容易應付的，否則，他的名頭也不會那樣响亮了，江湖上有那樣多的人對他頗爲忌憚了。

就連谷雨三人眼見百里飛星暗器激射，也不禁暗暗爲那四名刀手揑了把冷汗。

可是，接下來的情形，却令到他們大感意外。

只見那四名刀手身形急退中，刀光暴盛，也不知他們施展的是什麼奇妙的招法，只見刀光上下飛捲展佈下，射向他們的飛星子，有如飛蛾撲火般，射入那片刀光之後，發出一次叮叮叮的激响聲，便沒了影踪。

谷雨看在眼內，首先急促地悄聲道：「兩位老弟，看不看得出那四名刀手所施展的那一招，有什麼古怪？」

易水寒目光一閃，亦悄聲道：「晚輩似乎有點眼熟……」

秦匡插口道：「是不是有點像那晚那胖像伙施展的那一招陰陽吸星法？」

「正是，正是！」易水寒道。

「不錯，四名刀手施展的那一招，正是陰陽吸星手法！」谷雨目光閃閃，「只不過那胖像伙是用雙袖施展出來，而且功力深厚，故此更具威力，這四名刀手用刀施展出來，而且功力有限，故此威力不及多多，兩位老弟看到麼？那四名刀手只能夠將飛星子擋落地上，却不能接收，這大概與他們用刀而不用袖接擋有關，不過，若是那胖像伙，老夫相信，就是用刀，也一樣可以將暗器用內力吸附在刀身上而加以接收！」

就這瞬息之間，那邊的情形已起了驚人的變化！

那四名刀手在接擋下激射而來的飛星子霎間，同時叱喝了一聲，各自攻出了一招凌厲無儔，極之怪異的刀法。

谷雨三人一眼瞥見，眼色皆變了一下，幾乎忍不住驚叫出聲。

因爲那一招刀法確是太怪異凌厲霸道了，那是三人前所未見的怪異刀法，就連他們也感到，若被攻擊的是自己，也沒有把握接得下那一招刀法！

身受那四名刀手那一招怪異刀法攻擊的百里飛星以及他那位朋友，遭遇可就慘了。

只見刀光迸射展飛中，百里飛星與他的朋友同時驚呼出聲，身形飛閃間，各自全力攻出一招，封擋那一招。

從百里飛星與他那位朋友全力封出的一招，顯出兩人的身手皆很高明。

特別是他那位朋友，使的是一根三節棍，但在施出那一招的時候，那根三節棍竟然在那刹那，「咔咔」連响，接合爲一根齊眉棍，只見棍影如山，撞擊向那兩道奇異莫測的刀光！

百里飛星擅長暗器，一向都是不帶兵器的，這時就顯出他在雙掌法上的深厚修爲來，只見他雙掌連環盤擊之下，掌勁如濤湧擊，看那種聲勢，就算是一座山，也會被他的强勁掌風所摧，更別說是那兩道刀光了！

但怪事却發生了。

只見那四道刀光在那刹那有如電光乍閃般閃了一閃，兩聲慘叫便緊接响起，在這樣沉靜的深夜聽來，份外懾人心魄，悽厲刺耳！

谷雨三人在那刹那，心頭同時震動了一下。

而同時間，那四名刀手亦身形暴退開去，有兩個是飛跌在地上的。

而這時，百里飛星與那名灰衣人可就慘了。百里飛星幾乎連站也站不住，一雙右掌齊肘被斬斷，那名灰衣人比他更慘，腰上挨了一刀，腰腹割裂，跌倒在地上，血流如泉，傷勢極重！

這刹那之間，谷雨三人心頭跳動了一下，似乎是心意相通般，自斷牆後竄出來，飛撲向那四名刀手！

他們可不是出手相助百里飛星兩人，阻遏四名刀手乘機擊殺兩人，而是三人同時感到，那四名刀手極有可能與那胖像伙有某種關係——這是三人從那四名刀手擋接百里飛星的飛星子，所施展出來的那一招刀法聯想到的，因爲那四名刀手施展的，正是那胖像伙在那晚施展出來，接收百里飛星的暗器的同一手法——陰陽吸星手法！

三人是想將那四名刀手擒下，從中問出有關那位神秘的胖像伙的來歷及姓名。

可是，他們的行動雖快，却仍然慢了一步。

也就在三人從斷牆後竄掠出來的刹那，右手已斷的百里飛星驀地狂嘯一聲，身形陀螺般疾旋一轉。

就像箭豬遭受到攻擊時，全身的「箭刺」脫射而出般，從百里飛星的身上，脫射出大蓬銳芒凌凌的飛星子來，激射向那四名刀手！

那四名刀手有兩個被百里飛星的掌勁擊傷了內臟，跌坐在地，掙扎着才要站起來，另兩名刀手則被那灰衣人的三節棍所傷，傷處疼痛難忍，這時已無能力再施展出那招極似陰陽吸星手法的刀法，而因爲受傷的關係，反應及出手皆沒有先前那樣敏捷迅快，他們才欲閃避或封擋，那片作弧形激射而至的暗器，已閃射在他們的身上。

那四名刀手只能夠發出四聲慘叫，便倒斃在地上！

事情只不過是發生在那刹那之間，谷雨三人驟見百里飛星暗器發出，疾喝一聲：「不可！」喝聲未了，那四名刀手已慘叫倒地！

三人大驚之下，仍然飛撲向那四名刀手。

百里飛星施展出渾身解數，發射出那一片暗器，耳聽慘叫聲，心頭方自解恨地一喜，却瞥到三條人影自側面近十丈遠的斷牆後掠出來，心中不由大吃一驚，瞥眼間他已認出三人是誰，本來，他是再也支持不住的了，但在驚慌之下，也不知那來的氣力，也顧不了包紮斷手上的傷口，一個箭步搶到那灰衣人身前，將之抱起來，返身便逃。

谷雨秦匡易水寒箭一般掠到那四名刀手的身前，急不迭俯下身察看是否仍有救

。但一探鼻息之下，三人心頭皆冷了一截——四名刀手皆氣息全無——死了！

谷雨一頓脚，直起身來，恨聲道：「全都死了，百里飛星那老小子眞是心狠手辣，弄斷了咱們的綫索，我老人家今次說什麼也不放過他！」

目光隨之往百里飛星原先站着的方向望去，却呆住了。

那裏還有百里飛星兩人的影子？

「你他娘的！」谷雨再也忍不住，吐出一句粗話。「那龜孫子老小子，溜得好快，比受驚的兔子還要快，眞他娘的不是人！」

秦匡嘆口氣道：「谷前輩，這就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那老小子以爲咱們會乘人之危，不放過他們，那老小子怎會不挾着尾巴逃之夭夭！」

易水寒有點懊喪地說道：「那老小子眞是可惡，也夠毒辣，一條斷手，竟然換四條命，一個也不留，完全斷了咱們的綫索！」

谷雨破口大駡起來：「百里飛星，你這個該死的老小子，只會暗算傷人，比老鼠還要卑汚，下一次若讓我老人家遇上你，看老夫不將你的『鳥』割下來！」

秦匡易水寒聽着，忍不住失笑出聲。

谷雨也才知道自己一時口快，口沒遮攔地駡出一句粗話來，老臉一熱，訕訕地道：「兩位老弟，我老人家……」

易水寒怕谷雨尷尬，忙止住笑聲，正色道：「谷前輩，依你看，這四名來歷不明的刀手，爲何要殺死百里飛星及他的朋友？」

秦匡亦止住笑聲，不等谷雨開口，便接口道：「那九成九是殺人滅口。」

「秦老弟說得不錯，也只有這個解釋最合理。」谷雨接口道。「從這四名刀手那一招刀法，可以猜到，那胖傢伙與這四人必有關係，說不定這四人正是他的手下。而他是從那晚接收的暗器上，一看便猜到夜闖宅院的是百里飛星，那傢伙以爲百里飛星，爲了殺人滅口——那傢伙以爲百里飛星窺到了他與薛鳳如的秘密，於是，便派出這四人，追殺百里飛星兩人！」

「但百里飛星兩人半夜三更出現在客棧附近，又是爲了什麼？有何企圖呢？」

秦匡不解地問。

「九成九是來暗殺咱們的！」易水寒道。「小弟聽得很清楚，那一聲呼喝是從咱們所住的那排廂房瓦面上响起的，他們夜半潛登咱們所住的廂房瓦面，不是爲了殺咱們，難道是替咱們把風守夜不成？」

「有理，有理！」谷雨抓着頷下的鬍子，連聲道：「那老小子眞是應有此報，偷鷄不着蝕把米，他以爲螳螂捕蟬，焉知黃雀在後，這樣說來，咱們倒要多謝這四人的及時出手了。」

「谷前輩，爲了表示咱們的謝意，咱們何不挖個坑，將他們埋了，免得他們暴屍荒地，被野狗所啃！」秦匡說着已走向城牆脚下，以劍作鏟，挖起坑來。

「嗯，人死一了百了，這也是一件功德，我老人家一千一萬個贊成。」

三人於是挖了個大土坑，將那四名刀手埋了。

第一聲鷄啼也就在這時响起。

× × ×

吃過早飯後，三人聯袂來到長樂里。

對於秦匡易水寒兩人來說，可說是老馬識途，兩人曾來過不下十次。

鳳凰女薛鳳如的家就在長樂里內，第五座宅子。

這條長樂里在蘇州城內，是很有名的，因爲住在其內的，非富則貴，這條衖巷很長，但却只有二十多戶人家，這是由於每一戶所佔的面積皆很寬廣，高大的門樓之內，各有洞天，蘇州素以園林之奇巧見稱天下，那些富貴人家更是爭奇鬥巧，這條街巷內每一戶人家的園林之奇巧，可想而知。

薛鳳如那座宅子內，其園林之巧奇，佈局之別出心栽，秦匡易水寒兩人是深爲嘆服的，以爲天下間園林之勝，莫出其右了。

其實，蘇州城內。比薛家園林更奇異精巧的，不可勝數，只是兩人當時心中只有薛鳳如一人，所謂愛屋及烏，在他們的眼內，自然什麼也是最好最美的了。

這次崔護重來，兩人的心情已大異往昔，再不覺其門庭華美，只覺庸俗得很。

據兩人所知（那是薛鳳如對兩人說的），薛鳳如在十六歲那年，父母親因病相繼而去，而她別無兄弟姐妹，故此，偌大的一份家業，便由她一人獨自承繼，而她自幼因爲體弱，所以父母將她拜在城外白竹庵的主持靜虛師太座下，一方面是有寄望菩薩保祐之意，另一方面，原來靜虛師太乃是一位眞人不露相的武林高手，她的父母要她拜在靜虛師太的座下，正是希望她能夠跟隨靜虛師太，學習武功，强健身體，袪除百病。

果然，她自十歲跟隨靜虛師太習藝，到十六歲父母雙亡，這段期間，整個人有如脫胎換骨般，變得百病不侵，一改往日那種病懨懨的弱態。

而據靜虛師太所說，她的武功是源自衡山一派，但嚴格說起來，又不屬衡山派，因爲自上兩代庵主始，便已脫離了衡山派，而自創出一套織女劍法，因此，薛鳳如也說不出自己屬於何門何派。

因爲，連她的師父靜虛師太，也說不出自己應該屬何門派。

在兩年前，靜虛師太亦已圓寂，而白竹庵是一座很小的庵堂，除了靜虛師太之外，庵中就只得兩名小尼姑，一名道婆，薛鳳如乃是靜虛師太的大弟子，故此，薛鳳如若是出家爲尼，便會順理成章地成爲白竹庵主。

若是自立門派的話，她便是一門一派之主。

至於薛鳳如的家世，據說祖上是做官的，而且歷任地方大員，直到她父親這一代，才沒有出任，那是因爲她的父親淡泊功名之故，故此，薛家可說是官宦世家，薛鳳如是官宦之後。

× × ×

秦匡易水寒兩人站在薛家那高大的門樓前，一時間心中有如打翻了五味瓶般，心中那股酸苦味，幾乎湧上了喉間。

而隨之而來的，是一股羞憤之意。

兩人站在門前，似呆了般，誰也沒有上前拍門的意思，實則，兩人是羞憤之下

，生出一種卑視之意，不屑上去拍門。

對於兩人的心情，谷雨很清楚的，因爲他亦是過來人，所以，他伸手輕拍一下兩人的肩頭，便走向前去，登上門階，舉掌拍門！

才拍在門上，那兩扇大門便無聲地打開來，現出一名大約十四五歲，一身青衣，樣貌乖巧靈俐的少年來，眨眨眼，瞪着谷雨，有禮地道：「這位老人家，請問找誰？」

谷雨見那少年伶俐有禮，心中便自喜歡，笑笑道：「你叫什麼名字？咱們三人是來找薛姑娘的。」

那少年明亮的眼眸轉了一下，咀角泛起一抹稚笑，說道：「老人家，小子叫方明，三位是來找我家小姐的，可惜，我家小姐自一個月前，便出門遠遊去了，至今未返。」

說話間，一雙靈活的大眼掃了三人一眼，極有禮貌地欠身拱手道：「三位可否將大名賜告，以便我家小姐回來時，小子稟請小姐知道。」

谷雨扭頭望着秦匡易水寒兩人，徵求兩人的意思，兩人微微點了一下頭，谷雨便對那少年道：「他們兩位乃是你家小姐的舊識，左面那位姓秦，名匡，右面那位姓易，名水寒，小兄弟，你大概見過他們吧？」

那少年方明却搖搖頭道：「老人家，小子若是見過秦公子與易公子，那就只需請教你老人家的大名就成了。」

一頓接道：「你老人家還未報上名字呢？」

谷雨哈哈一笑：「小兄弟，不用了，我老人家只是陪他們兩位來拜訪你家小姐的，既然你家小姐不在，那就打擾了。」

說着退下門階。

那少年方明却禮貌地道：「三位，很對不起，我家小姐不在，不便接待三位，請三位好走。」

說着，朝三人揖了一揖，退後一步，將兩扇大門關上。

秦匡易水寒眼看着兩扇大門關上，皆有一份惆悵的感覺，往日，他們兩人來訪，受到何等熱誠的接待，如今伊人不在，便不得其門而入，兩人在惆悵中，却有一種如釋重負的感覺！

因爲兩人實在不知道，在見到薛鳳如時，能不能夠控制得住自己羞憤氣怒的情緒，方才兩人心中比與人決生死時，還要緊張。

三人默然走出了長樂里。

轉回大街，秦匡易水寒俱同時長吐了口氣，谷雨却自由自在前面走着！

「秦兄，小弟記得，以前應門的，不是那小子，而是一位老蒼頭。」易水寒目光閃瞥着大街上人來人往的途人。

秦匡皺着眉頭道：「一點不錯，怎會忽然間換上那伶俐的小子，莫非那老蒼頭死了不成？」

「秦兄，那老蒼頭年紀雖然大一點，但精神奕奕，依小弟之見，不會忽然間死去的，這會不會其中有什麼變化，又或是她在家，却不想見咱們，故此才派那少年出來，搪塞咱們了？」易水寒有點憤然的樣子。

秦匡却忽然道：「易兄，你不覺得那少年不應該是職司應門的材料麼？」

走在前面的谷雨突然回過頭來，眨眨眼道：「我老人家第一眼就看出那小子不應該是應門的，你兩個有什麼發現麼？」

易水寒目光一閃。「谷前輩，晚輩看出那少年的一雙手皙白修長，指節略粗，就像晚輩與秦兄的雙手一樣，應該是用來握劍，而不是用來開門的！」

谷雨「哈」地一聲，高興地道：「好眼光，不愧是年青一輩中的頂尖人物。」

易水寒謙遜一句道：「谷前輩太過獎了！」

秦匡道：「谷前輩，晚輩却發覺到，那少年年紀雖輕，手勁却很驚人，那兩扇大門少說點，也有百十斤重，但他却像拉紙門般，輕輕鬆鬆，看來那少年的身手不俗！」

「何止不俗，看來他的內功有相當的根基！」谷雨瞥了兩人一眼，「依老人家猜測，只怕薛家之內，與兩位以前去的時候，大是不同了！」

秦匡易水寒都明白谷雨那句話的意思，兩人互相看了一眼，同時點點頭，表示同意谷雨的話。

谷雨含有深意地朝兩人眨眨眼。「我老人家一生中，除了喜歡遍遊天下名山大川，還喜歡探險，越危險的，我老人家越喜歡！」

「那麼，晚輩今晚就帶前輩去一個地方探險，未知前輩是否有興趣？」秦匡含笑問。

「簡直多此一問！」谷雨朝秦匡聳聳眉毛，裝出正經八百的樣子，瞪眼道：「聽着，今晚你兩個若是撇下老夫，老夫決不輕饒你們。」

易水寒插口道：「如今時候還早，到什麼地方消遣一下好呢？」

谷雨猛古丁吞了口口水，急不及待地道：「依我老人家之見，當然是去喝酒了，橫豎今晚也要吃晚飯的了，咱們何不早點找個好地方，一直喝到吃晚飯？免得到時候要找座位了。」

話未說完，已一手一個，左右拉扯着秦匡易水寒，快步往前走去。

秦匡易水寒兩人本來想說什麼的，却被谷雨這一拉扯，身不由己，唯有相對苦笑，跟着走。

谷雨終於將兩人拉扯上了蘇州最有名氣的獅子樓！

× × ×

二更才過，谷雨秦匡易水寒便已潛到薛府的後園牆外。

這一帶比較僻靜，因爲後面便是一條丈許兩丈寬的河涌，薛家的後園，就緊傍在河涌岸邊。

沿河這一帶，皆是高高的圍牆，圍牆到河邊，只不過丈許寬一條青石板路，一株樹也沒有，倒是每一堵高高的圍牆裏面，冒出高挺的枝椏樹葉來。

谷雨三人沒有飛身掠上薛家高高的後圍牆，而是竄到左手面緊隣着薛家的一堵圍牆下，三個人手脚併用，就像壁虎一樣，身形貼在牆上，一下一下地，敏捷地爬上了那足有三丈高的圍牆。

這是他們今晚探薛府前，先就商議好

了的第一步行動。

他們之所以不直接攀上薛家的圍牆，而攀爬上緊隣薛家的另一座後園圍牆，那是谷雨提議的。

谷雨不愧是老江湖，所謂人老精，鬼老靈，他覺得，既然弄不清楚薛家內可能有什麼隱密，亦不清楚薛家內是否隱藏了不少高手，若是貿然潛入薛家，在知己而不知彼的情形下，那是很危險的，說不定會吃虧，爲了安全起見，他認爲薛家與左右的園宅相連，而左右的人家又不是武林人物，就算防範再嚴，憑他們的身手，亦可以輕而易舉地應付得了，那何不先潛入隔隣的後園中，居高臨下，看個清楚，才自隔隣飛越入薛家後園之內，探察薛家之內，是否藏有什麼見不得人的隱秘。

果然，這一家的後園內烏燈黑火的，一點動靜也沒有，更察覺不到有巡夜的護院或暗樁，三人便一長身，自牆頭上飛身掠向園中一棵筆直高聳的木棉樹上。

木棉樹上這時巳只剩下一些橫裏伸展的禿樹枝，三人飛落在不同的枝椏上，將身形貼在樹幹上，這樣，才不容易被人發覺。

因爲那棵光枝禿椏的木棉樹，確是不易藏身，不像那些枝葉濃密的楓樹，人往枝葉裏一藏，加上夜色的掩護，根本就發覺不到。

牆高三丈，薛家的圍牆還要比這一家的高出三尺有多，眞夠高，幸好那棵木棉樹只有五六丈高，不至被那堵圍牆將三人的目光遮擋住。

三人居高臨下，往薛家那面望過去，雖然不是什麼地方也望到，但大部份的地方，總算看到。

薛家佔的面積還眞大，少說點，也有十畝，其內亭台樓閣，點綴於假山園林之間，其佈局之奇巧，俯視之下，更覺其別出心裁，巧奪天工，不愧鬼斧神工之作。

但是三人這一望下去，心裏皆不由叫了一聲：「僥倖！」只見薛家之內，隱現閃沒着一隊巡夜的護院，特別是後園這一邊，經過三人的仔細觀察之後，發覺起碼有十多道暗樁，其防守之嚴，令三人吃了一驚。

也幸好谷雨經驗老到，不直接攀登上薛家的後園牆，否則，只怕腦袋才從牆頭上冒起來，便巳被隱伏在園內各處的暗樁發現了。

一座住宅之中，防守得這樣嚴密，不用說，其中必然大有文章，否則，何用如此大陣仗。

恰在這時，一隊爲數約十人左右的巡夜隊伍，自前面巡到了後園，在一前一後兩盞燈籠的照映下，可以看到那些人皆是一色的腰佩鋼刀，身穿玄青色勁裝，雖然看不清楚他們的面目，但看他們的裝扮，很似那晚在城牆腳下，追殺百里飛星兩人的四名刀手的裝扮，三個人瞧得俱是心頭跳動了一下！

特別是秦匡易水寒兩人，他們以前曾經是薛家的座上客，對薛家的情形頗爲清楚，那時候，薛家上下，幾乎全是婦人女子，只有那名老門公及幾名打柴的，料理園林花草的，是男人之外，根本就找不出多一個年青力壯的男子來。

（那幾名打柴及料理園林花圃的，皆像那位老門公一樣，上了年紀。）

如今只不過相隔不足三個月，薛家內却多了這些來歷不明，看來身手不俗的巡夜刀手，守衛得這樣森嚴，簡直像這宅子換了主人般，其間變化之大，怎不令兩人心中驚異不巳！

那隊巡夜刀手在後園內巡了一匝，然後便從園子的另一面穿向前面。

谷雨在樹梢上看得直皺眉頭，因爲眼前的情形，根本就不可能從這邊「飛」過薛家那面，那就不可能探查個清楚明白。

匿在這棵木棉樹上，雖然居高臨下，可以看到隔隣薛家的情形，但是，這等於隔江觀火，看是看到了，想看眞切一些，那是有心無力。

這亦有如蛋家鷄，見水却喝不到，令到三人心癢難搔的！

對於薛家的情形，秦匡易水寒頗爲清楚，最少，他們皆知道，那棟聳立在那座佈局精奇園林中的紅樓，乃是薛鳳如起居的閨樓綉閣。

這時候，那棟小巧的紅樓上，一點燈火也不見，但兩人的心中，却隱隱覺得，這時候薛鳳如正被那俗氣的胖男人擁着睡在床上，兩人的心裏都有點酸酸澀澀，空虛失落中夾着羞憤的異樣感覺。

由於三人皆匿在高低不同的三根枝椏上，故此，三人盡管心中有話要說，但却不便說，也無法說，故此，三人只好呆在樹上，怔怔地望着隔隣園牆內，薛家的房舍花樹，而莫可奈何！

除非是有奇跡出現，否則，就算他們在樹上匿到天亮，也找不到機會潛入薛家的。

× × ×

「啪」地一下輕響，在薛家的後院響起，那響聲雖然不大，但却突然，又是在這樣寂靜的夜晚，故此，就連匿在樹上，隔了兩堵牆的谷雨秦匡易水寒，也聽到。

三人的精神不由一振。

他們都聽出，那是夜行人慣常喜用的一招——投石問路！

是什麼人夜探薛家？却用這種最笨拙的探路手法？

三人幾乎是在同一瞬間，在心中閃過這兩個問號。

薛家的園內，却一點動靜也沒有，那些暗樁顯然是經過嚴格的訓練，耐性奇高，隱伏着沒有貿然現身出來。

雖然，三人皆不知道投石問路的是什麼人——是敵是友，但三人在這刹那，皆替那夜行人揑了把冷汗！

三人凝神定睛，注視着隔隣圍牆內的動靜！

「啪」，又是一下輕響。

這一次，輕響是在圍牆的那一頭響起，由於相隔太遠，谷雨三人幾乎聽不到。

薛家後園隱伏着的暗樁，依然匿伏不動。

圍牆那邊輕響才起，靠近這邊的牆頭上，忽然冒出一顆腦袋來。

谷雨三人一眼瞧到，雙眼刹時一睜，欲想看清楚這夜行人的樣貌。

可惜，今夜雖然月色融融，星光滿天，但那夜行人的頭臉恰好被掩在一片陰影

中，故此，一任三人的雙眼睜得有如牛眼般大，仍然看不清那人的臉目！

那人先往圍牆內察看了兩眼，看不出有什麼不對，便發出一下蟋蟀的叫聲。

叫聲才起，牆頭上又多出一顆腦袋來，原來，這夜行人是有同伴的。

兩名夜行人又往圍牆內察看了一會，仍然發覺不到有什麼値得懷疑的，便一翻，從牆頭上翻入牆內，飄身落地。

這刹那，樹上的秦匡三人同時心頭一動——那夜行人不是百里飛星麼？

原來，他們一眼瞥到，先冒上牆頭的那名夜行人，一隻右手的半截衣袖是空蕩蕩的！

這令他們省起了百里飛星來，因爲百里飛星的右手前臂，在那晚被一名刀手斬斷了！

那兩名夜行人才飄落在園內地上，腳尖才堪堪沾地，自左右後幾個不同的方向，鬼魅般閃撲出七八條人影來，寒光電閃間，刀光霍霍，勢道詭疾凌厲，罩向那兩名夜行人的身上。

那刹那樹上的易水寒三人一眼瞥及，驚得幾乎忍不住呼叫出聲。

那兩名夜行人顯然料不到這園中暗處，隱匿着這樣多的暗樁，因爲（他們方才察覺不到，才放心大胆地翻入園內），實是大出意外，心頭不免暗吃一驚，尙幸這兩名夜行人一直暗中警惕着，沒有大意輕視，雖是在驟然意外之下，反應仍然不慢，只見那右手斷了一截的夜行人身形一矮，閃過兩道交錯揮斬向頭頂的刀光，身形半旋的刹那，數點凌芒閃閃的暗器，散射向數名緊接撲上來的刀手！

谷雨三人在樹上一眼看到，同時在心裏暗叫了一聲：「飛星子，果然是百里飛星！」

那斷了右手的夜行人，不錯正是百里飛星！

與他同來的那人却不是姓尙的灰衣人，而是一名身材瘦削，身法異常靈活的黑衣人，雖然是在倉促之下，他的反應仍然快得令人目瞪口呆，只見他的身形陡地彈跳起來，以間不容髮之險，避過四柄從不同的角度掃斬砍劈向他身上的鋼刀。

在他彈跳起的同時，一道金光猝然從他的右手閃現出來，揮擊向那四名刀手！

那七八名刀手無疑是訓練有素的，這時候仍然不發聲示警，只是悶聲不響地，夾攻百里飛星與那身材瘦削的同伴。

直到兩下慘叫聲響起，才驚動了薛家宅院內的人！

那兩聲慘叫是兩名稍慢一步撲攻百里飛星的刀手所發出的。

那兩名刀手發夢也想不到，百里飛星在那樣猝然的情形下，仍能發出暗器，驚覺時，暗器巳猛射在他們的身上，每人的身上，最少中了兩枚飛星子，而且是射在要害之上，登時了帳！

慘叫聲響起的刹那，那四名圍攻瘦削夜行人的刀手，有如滾地葫蘆般，向四外翻滾出去，才能夠閃避過那人凌空揮擊而下的那道金光，那一招威力之强，看得樹上的谷雨三人，心頭震動了一下。

但谷雨馬上就認出了那人是誰！

江湖武林中，以金絲與千年蛟筋揉合編織而成的金絲蛟筋軟鞭，只有一個人使用，那就是金鞭摧魂崔慶！

金絲蛟筋軟鞭乃是崔慶的獨門兵刄，武林中獨一無二，故此，金絲蛟筋軟鞭，也就成了崔慶的招牌，只要一看到那條金光燦然的軟鞭，便知道那人是崔慶。

谷雨在江湖上曾與崔慶有數面之緣，故此，他一眼就能夠認出來。

只是，他却不明白崔慶怎會與百里飛星走在一起的，據他所知，崔慶是一個性情怪僻的人，很少與人交往，喜惡隨心，一向皆在西南一帶行走，很少到中原行走，不可能與百里飛星這位一向在黃河兩岸行走的高手交往的。

不過，江湖上的人事，是不能用常情來衡量的，很多時，一般人認爲不可能的事，在江湖上却會發生，這也毫不出奇。

所以，谷雨也只是驚異了一下，便留心察看下面的情形。

那七八名刀手雖然折損了兩人，但却毫不退縮，反而出手更加兇狠，其中兩人以一種配合無間的刀法，將百里飛星緊緊纏住，令到他沒有餘暇發射暗器，但也奈何不了百里飛星。百里飛星若不是斷了一手，只憑一隻左手去應付那兩名刀手的猛烈攻勢，說不定是可以憑着渾厚的掌勁，將那兩名刀手逼退開去，抽空發射暗器！

金鞭摧魂崔慶這時亦被三名刀手纏住，令到他脫身不得。

這三名刀手的打法却大異那兩名刀手，由於崔慶的金鞭只有尺長，揮捲盤舞之間，鞭影廣及一丈，令到那三名刀手無法逼近他身前；但那三名刀手却不冒險進逼，只是在丈許的範圍外，繞着崔慶飛繞遊走，覷隙蹈罅便猝然攻出一刀，或是使出一招地趟刀法，令到崔慶封擋不迭，而三人亦配合得很好，就像一個鐵箍那樣，將崔慶箍在當中，只怕一時之間，崔慶不易衝出去！

這時候，薛家宅院之內，巳有不少處地方亮起了燈火，人影亂閃，喝聲四起，樹上的谷雨三人，看到不少人撲向後園那邊。

下面的情形，眞是熱鬧極了！

接連兩聲慘叫響起，三人在樹上忙循聲望下去，却原來是金鞭摧魂施展了一招奇詭莫測的鞭法，誘使兩名刀手以爲有機可乘，人刀突進那「鞭隙」之中，那知道，那却是一個陷阱，那兩名刀手一個被一鞭抽擊在腰上，皮開肉綻，那道血口足有三尺長，另一名刀手更慘，被鞭鞘攔腰一捲，金鞭舒蕩間，那名刀手被抛得直撞向另一名刀手，那名刀手眼快，驚叫聲中，身形一矮，「呼」地一聲，那名刀手凌空飛撞出去，撞在園中一塊假山石上，只是哼了一聲，便像堆爛泥般，重重地滑落在地上，大概是完了。

解決了那兩名刀手，剩下的一名刀手如何阻擋得了崔慶，只見金光矯若游龍，只不過眨眼間，那名刀手一個不愼，閃避得慢了那麼一點，「啪」一下脆響，自左胸到右肋，被抽出一道血槽來，打着轉跌了開去！

百里飛星見崔慶一下子便解決了三名刀手，不禁激發起他心中的好勝之心，奮起神威，陡地舌綻春雷，暴喝一聲，奮起

全身之力，劈出一掌！

勁風排蕩如山般猛湧而出，疾撞向那兩名刀手。

那兩名刀手如何禁受得住，刀勢一窒，人也站立不穩，被撞得直向後打跌，一蓬暗器接從百里飛星的身上射出，急襲向那兩名刀手！

那兩名刀手被强勁的掌力撞擊得連站也站不穩，如何能夠閃避封擋，眼看就要喪在那數點星形旋射的飛星子之下，一道刀光猝然有如經天長虹般，「叮叮叮」一陣急激的响聲中，那些飛星子竟然被悉數截擋下，一條人影亦急瀉落地，恰好擋在那兩名刀手的身前！

觀諸這人的身法刀法，那一份矯捷，只怕當今武林中，沒有多少人及得上。

就連百里飛星驟見之下，也變了眼色，抖手間，又打出十數枚飛星子！

這時候月光雖然有如水銀瀉地般，洒了一地，但那人的臉龐竟然像蛛網般，顯得迷濛，百里飛星運足目力，也無法看清楚那人的臉目，只覺透出一股詭異，忍不住心中湧起一股寒意。

那臉龐上有如罩了張蛛網般的人，悶聲不响的，長刀只是閃了一下，那十數枚飛星子有如鐵遇磁般，像變戲法般，一下子便閃沒不見！

一聲急喝也就在這時傳來：「百里兄，風緊扯乎！」

隨着喝聲，一條人影閃掠至百里飛星的身旁。正是金鞭摧魂崔慶！

崔慶說得一點不錯，確是「風緊」！原本沉寂的園宅，這時有如撞翻了黃蜂窩般，從宅院各個角落，不斷飛閃出條條人影來，其中有大部份正向後園這邊掠來。

×　×　×

只聽那臉龐有如蛛網般的人振刀喝道：「朋友，既然闖了進來，又何必去意匆匆！」

就這瞬間，起碼有二十多條人影先後掠到，但卻沒有點起火把燈籠，大概是不想驚動左右的人家，故此，後園內一片黑暗，若不是有點兒光，還能夠看到影物，那就根本連對方的身形也看不清楚。

「哼，咱們要來便來，要去便去，有誰阻得了咱們？」崔慶悶着聲說，一雙目光却閃亮灼人。

「崔慶，這裏不是你橫行的地方，少在這裏吹大氣，看來，不給點厲害你們看看，你兩個還以爲天下高手，不過爾爾！」那臉龐有如蛛網般的人陡地揮刀疾喝：「殺！」

長刀疾揮間，十數點凌芒從刀身上激射向百里、崔兩人！那竟然是百里飛星方才射出去的飛星子！

那臉龐像蛛網般的人，居然能夠將十數枚飛星子以內力聚吸在刀身上，那種手法，及那份內力，已到了駭人的地步！

而百里飛星崔慶兩人根本就料不到那十數枚飛星子原來是吸附在那人的長刀刀身上，那人只是作勢一揮刀，兩人又豈會放在心上，及至驟見凌芒暴射襲來，嚇得兩人不免有點手忙脚亂，各自身形一分，鞭出掌劈，將射來的飛星子劈擊落地！

可是，他們就中了那蛛網般臉龐的人的計了。

兩人的身形才一閃開，那些刀手便在那人的一聲喝令下，悶聲不响地撲殺上去，一下子便將兩人分隔開來，圈在中心，發動了兇悍猛烈的攻擊。

那名蛛網般臉龐的人站着不動，一雙目光却銳利地掃視着兩團在急劇打鬥的人影，渾身散發出一股無形的殺氣！

百里飛星崔慶兩人一分開，便知道上當了，無奈已經太遲，只好咬着牙關，全力應付那些刀手的撲擊。

只是，這一次兩人可就兇險環生了，因爲這批刀手的身手，似乎高過第一批閃撲出來，阻殺兩人的刀手一籌，而且人數也比較多，大致上來說，是八比一之數，那些刀手皆像啞巴一樣，悶聲不吭，只是兇狂地向兩人撲攻，兩人只要稍有失閃，便會被斬爲肉醬！

百里飛星崔慶兩人在那些刀手的撲攻下，陷於苦戰的局面，這樣下去，遲早會被斬爲肉醬。

不過，暫時之間，兩人還能夠傾力支撐下去。

不甘被騙　探查因由

谷雨秦匡易水寒三人已不在那棵高大的木棉樹上，這時已成功地潛入薛家宅院之內，掩掩藏藏地，直撲向那棟聳立在那片佈局奇巧的園林之中的紅樓。

三人能夠成功地潛越入薛家，那要多謝百里飛星與崔慶兩人。

因爲兩人一闖進薛家後院，便驚動了薛家所有的人，無論明暗樁，皆被居高臨下的秦匡三人窺望得一清二楚，而且不少刀手離開了自己隱匿的地方，撲向後園，這就露出空隙來了，三人就是從那空隙潛越入薛家的！

這是秦匡與易水寒的主意。

因爲慘叫聲起後，那棟紅樓上忽然亮起了一點燈火，那說明了紅樓內有人。

而且，說不定正是薛鳳如！

因爲那棟紅樓本是薛鳳如的起居之所，若是薛鳳如眞的在小樓內，那麼，今天晌午時，那少年方明對他們說薛鳳如遠遊未歸，那就耐人尋味了！

他們今晚夜探薛家，本就是想探查一下薛鳳如是否眞的不在，同時探查一下薛家之內，是否隱藏了見不得人的隱秘，這時候既然候到這個機會，三人豈肯放過，雖然明知是龍潭虎穴，也不惜冒險闖他一闖。

因爲他們在樹上窺到薛家之內，防守得有如鐵桶相似，雖是富貴之家，但也不可能羅致了那麼多的人手，訓練出那些刀法不俗的刀手來，這又焉是等閑人家能夠蓄養訓練得了的，就算是王侯公卿，也沒有那種陣仗，而且，這只是三數月間的變化，怎不令三人好奇之心大起，還有那位居然能夠令到薛鳳如投懷送抱，幹出淫蕩事情來的俗氣胖男人，居然身懷失傳近五十年的絕技——陰陽吸星手法，凡此種種，皆令到三人好奇思疑不已，不弄個清楚明白，他們又怎會甘心？

只不知百里飛星與崔慶兩人，爲何會那樣巧，亦夜探薛家，照說，兩人應該與薛鳳如一點瓜葛也沒有的，不可能結下仇

怨。

不過，當三人看清楚薛家內那些刀手的衣着與刀法，居然與那天晚上，斷了百里飛星一手，並重創那灰衣人，但還是死在百里飛星的暗器——飛星子之下的四名刀手的衣着刀法，極之相似，三人便有點明白了。

看來可能是百里飛星探查出那四名刀手與薛家有關係，故此今晚冒險來夜探薛家！

說起來，他們眞要感謝百里飛星崔慶兩人，若不是兩人這一「攪」，他們根本就沒有機會潛進薛家。

三人潛到距那棟紅樓約四五丈之前的一座假山前，便不敢貿然再進。

因爲從薛家各處佈防之嚴密，而那棟紅樓又是薛鳳如的綉樓，可以說是根本重地，决不會沒有人在附近守衛的，萬一眞的撞上了，他們不但白費一番心機，探查不到多少隱秘，還有可能陷在這裏，那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匿在這座假山的後面，可以窺望到小樓上透出燈火來的那扇窗戶，映現出一條人影來。

由於那身影只是映現在窗紙上，加上燈光朦朧，所以三人運足了目力，也看不清楚那身影的面目，只從頭影上的髮髻形狀，猜出那是個男的！

至於是不是那個俗氣的胖男人，三人都不敢肯定。

跟着，窗紙上又現出一條婀娜的身影來，依傍在那先現的身影旁邊，秦匡易水寒兩人一眼看到，心頭跳動了一下，幾乎忍不住叫出聲來。

那條婀娜的身影，雖則兩人不敢肯定是薛鳳如，但那是薛鳳如的綉樓，薛家之中，有誰敢佔用，那身影應該是薛鳳如。

那麼，明明在家却推說不在，那表示了什麼？兩人心中的怒火刹那升騰起來。

無論如何，今晚也要弄清楚小樓上的人是不是薛鳳如，這幾乎是兩人這一刻心頭同時升起的念頭。

最先採取行動的是秦匡。

但他的身形才掠離假山，意欲竄到左則前方的一叢花樹間，那叢花樹的後面，忽然閃射出三點寒光來，直奔向他的上三路。

幸好秦匡一直沒有放鬆警戒，但在猝然之下，仍然有點狼狽，竄出的身形陡地斜竄開去，間髮之間，閃過那三點寒芒，但幾乎是在他的身形斜竄開去的刹那，又有三點寒芒自花樹叢後向他奔襲過去，而且好像事先猜到他會斜竄開去，那三點寒芒奔勢之急，就像秦匡自己將身形送上去般。

才要竄出去的易水寒一眼瞥到，再也忍不住驚叫出聲。

秦匡亦是心頭駭懔，總算他反應不俗，就着斜竄之勢，身形陡地搶撲在地上，「嗤嗤嗤」三下急响，三點奔勢疾勁的寒芒，閃電般從他的身上射過。

易水寒這刹那一顆驚跳的心，才定了下來。

但接下來，突變又起。

幾乎是在秦匡搶撲在地的那刹那，附近黑暗中，同時閃起五六道刀光，有如一張網般，罩斬向秦匡！

易水寒這刹那已顧不了暴露身形，人劍齊射出假山石後，企圖替秦匡截擋那數道刀光。

因爲他已經看出秦匡不可能在同一時間，閃避封擋得了那五六道疾斬而至的刀光。

不過，他的動作雖然快，仍然都不及解救秦匡之危，因爲就在他人劍射出來的刹那，從另一邊的陰影中，暴射出數點寒芒來，奔襲他的全身。

他逼得只好運劍封擋。

這一來，就趕不及秦匡解危了。

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

看來，在這棟小樓的附近，埋伏了不少人手，闖進來的人，根本是難越雷池一步！

眼看着那數道刀光霎眼間便斬劈落在地上疾滾，劍光閃展的秦匡身上，也就是在那刹那，只聽「哺」地一聲，酒氣瀰漫，刀光散亂中，响起一陣痛叫聲，那五六條撲斬秦匡的身影，翻跌踣退開了！

秦匡也就在那刹那劍光與身形暴起，劍光閃展間，硬是將兩名踣退開去的身影，斬爲四截！

一聲斷喝也就在這時從假山石後响起：「兩位老弟，快退！」

這一聲响，正是依然伏在假山石後的谷雨發出的！

剛才，亦是他在秦匡生死一髮間，以一口「酒箭」射傷了那幾名刀手，解了秦匡之危。

這一點，秦匡在酒香撲鼻的刹那，便知道了。

秦匡易水寒急忙身形倒掠，射回假山石後，身形還未定下來，便被谷雨左右一扯。「快走，再不走，就走不了！」

兩人知道谷雨不是嚇他們，隨着谷雨的身形自假山石後向後掠去，目光匆匆一瞥之下，只見就近一帶，人影紛閃，往這邊撲過來，少說一點，也有二十之數，一聲裂帛也似的嘯聲從小樓上响起，這大概是一種警號，或是召集人手的暗號。

兩人心頭一陣狂跳，急忙跟着谷雨，由來路掠退出去。

才掠出一道月洞門，驀地，有兩條人影就像鬼魅般，迎面向他們竄撲出來，一聲不吭的，舉刀就斬。

當先急掠的谷雨反應很快，早已握在手上的酒葫蘆往前一遞，左手在葫蘆底上一拍，「嗤」地一聲，一道酒箭有如激矢般，自葫蘆口激射出去，更妙的是，酒箭才射出，便倏地一分爲二，就像二龍爭珠般，分襲向那兩條人影。

那兩條人影還未看清楚射來的是什麼玩意，便各自慘叫一聲，仰身便倒。

谷雨的身形亦陡地疾拔起來，掠上了一叢竹樹梢上。

秦匡易水寒的反應也不慢，亦同時拔身掠了上去。

下面人影晃動間，三人也看不出那些人是從那裏閃出來的，悶聲不响地，閃撲過來。

三人那裏還敢停留，足尖在竹樹梢上一點，橫掠向圍牆那邊。

下面人影飛縱，追撲過來，妙的是，

居然一聲也不出，就像玩捉迷藏一樣。

三人幾個起落之間，已掠上了圍牆，一刻也不敢停，自牆頭上掠射入隔鄰那座宅院的一處瓦面上。

那些人影追到牆下，眼見三人掠入隔鄰的宅院中，便止步停身，不再追截，也沒有弄出一點聲响來。

三人在瓦面上停下來了，至此，才敢噓口氣。

剛才，確是兇險萬分，若是走慢一點，便會陷在那裏，只怕插翅也飛不了！

令到三人奇怪的是，爲何薛家內那些人，不敢越雷池一步，越牆追截他們。

不過，他們這時已無暇多想。

因爲他們三人皆想起了百里飛星崔慶兩人，雖然，百里飛星曾與他們有過衝突，但若不是兩人那一攪，他們也不能潛進薛家，所以，他們在喘過一口氣後，便想起了百里飛星兩人，不知兩人是否「扯乎」得了。

就在三人移目往薛家後園那邊望去的刹那，一條人影有如鬼魅般，從他們蹲伏的瓦面一處簷角下閃現出來，令到三人猛吃一驚，秦匡易水寒劍一展，雙雙便欲左右堵截過去，但那人却對他們露齒微笑，並朝他們招招手。

黑暗中，雖然看不清那人的樣貌，但却看到那人露出來的兩排雪白的牙齒，三人怔了一下，由於弄不清對方的身份來歷，是友是敵，故此，三人皆狐疑地注視着那人，沒有動。

那人又朝三人露牙一笑，招招手，身形一翻，自簷角上向下翻墜下去。

三人遲疑了一下，互相望了一眼，什麼也沒有說，幾乎是同時展開身形，自簷角向下飄墜下去。

× × ×

三人終於看清楚了那人的身形面貌。

那是因爲室內點起了一盞燈。

這時，他們正置身於一間精雅的小室之內。

那是那人將他們三人帶進去的。

三人却毫不猶豫地跟着那人，走進了這間雅室之內。

就連他們三人在進入雅室之後，也感到奇怪，爲何會這麼信任那人，跟着那人走。

三人這時已無暇想下去了，因爲他們皆被那人吸引住了。

燈光下，那人一身錦衣，身材頎長，方臉大耳，頷下三綹短鬚，年紀大約四十上下，舉止從容，神志間自然地流露出一種令人信服的氣度來。

三人却不認識那人。

「呵呵，三位別客氣，請坐下來說話。」那人待三人坐下後，才笑顧三人一眼。「三位此刻的心中，一定很想知道區區的姓名來歷吧？」

三人皆沒有說話，只是定定地注視着那人。

那人似乎從三人的眼神之中，看出了三人的意思，便笑笑道：「三位，區區董舒。」

谷雨一聽，神情震動了一下，目光閃閃地注視着那人，愼重地道：「閣下莫非就是十年前，有文武秀才之稱，進士及第，並蒙聖上御妹垂青，貴爲駙馬，封爵長樂侯的董舒！」

那人捋鬚微笑道：「前輩過譽了，請教前輩怎樣稱呼？」

谷雨一下子收起那副玩世不恭的神態，正經地道：「老夫谷雨。」

長樂侯董舒雙眼一睜，驚喜地道：「原來是谷雨前輩，本侯聞名已久，今晚得能一見，本侯心中喜甚。」

秦匡與易水寒因出道較晚，故此，沒有聽說過董舒的大名，其實，董舒在十年前，確是名噪一時的人物。

據說，董舒乃當世武林中，碩果僅存的武林二聖之一的神機子樸一初的唯一傳人，至於是不是眞的，那就無從查究了，因爲他從來也沒有承認，亦不否認，不過，他那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却是有目共睹的。

因爲他才現江湖，便以一己之力，獨殲關洛五雄（兇），那可是連當今五大門派的人也不敢攖其鋒銳的，但他却獨人匹馬，惡戰關洛五兇，卒之將其斬殺於劍下，刹時間，震動了整個江湖武林。

接下來，他接連誅殺了黑道上幾位獨霸一方的巨擘，於是，他的名頭傳遍了江湖，那些有頭有面的人物，那一個不想「折節」下交，但他却像神龍見首不見尾，行踪無定，空白讓那些想往自己臉上貼金的人，望穿秋水，大失所望。

後來不知怎的，他却赴京考試，居然名列三甲，接着在一個偶爾的機會，邂逅聖上御妹，得蒙青睞，招爲駙馬，封爵長樂侯。

這種傳奇式的事跡，在當年的武林中，傳爲一時佳話。

而他也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過。

自然，他亦漸漸地，被武林中人淡忘了他這個人。

那也就難怪秦匡易水寒兩人「孤陋寡聞」了，沒有聽說過文武秀才董舒的大名了。

因爲那時侯兩人應該還未出道。

× × ×

長樂侯目光一轉，落在秦匡易水寒兩人的身上，兩人不等他「請教」，已自動報上名姓。

「在下秦匡。」

「在下易水寒。」

長樂侯董舒目光在兩人上打量着，道：「啊，原來是被武林中譽爲一時瑜亮的秦少兄與易少兄，本侯好高興能夠見到兩位。」

兩人連忙謙謝一句。「侯爺過獎，抬舉在下兩人了。」

谷雨道：「看來侯爺雖在富貴中，但却仍然沒有忘記江湖！」

董舒哈哈地笑說道：「谷前輩，別忘了，本侯曾是江湖武林中人，本侯怎會忘本！」

谷雨忙道：「侯爺別見怪，是老朽失言了。」

董舒拱拱手道：「谷前輩，不說這些了。」一頓，掃了三人一眼。「三位一定很想知道，本侯不在京中，却出現在蘇州這座宅中，未免有點奇怪，是不是？」

三人不自覺點了一下頭。

董舒忽然斂起了笑容，正色道：「實對三位說，這座宅院，本是本侯的產業之一！」

「啊！那就怪不得那些入不敢越牆追過來了！」谷雨恍然道：「敢情是他們不敢驚擾了侯爺你？」

那知道董舒却搖首道：「谷前輩只猜對了一半，不錯，他們正是知道這座園宅是本侯的居所之一，但却不知道本侯已從京城來到了蘇州，並居住在此宅中！」

「這麼說來，侯爺這一次來到蘇州，乃是秘密前來的了？」易水寒心頭動了一下，問出這一句。

董舒瞄了易水寒一眼，笑道：「果然心思靈捷，不錯，本侯這一次離京到此，確是秘密前來的。」

秦匡脫口說：「侯爺此來，莫非與隔鄰薛家有關了？」

「好聰明，秦少兄是怎樣想到的？」董舒讚賞地望着秦匡。

秦匡一笑道：「是從侯爺在簷角上現身，將咱們三人引下來，聯想到的！」

「侯爺，莫非薛家做了什麼大逆不道的事？」谷雨急聲道。

「暫時來說，還未敢肯定，只是懷疑，但却有不少跡像及綫索，是對薛家不利的，也因此，本侯專程從京中趕來，處理這件事！」

「勞動侯爺大駕秘密南下，這件事只怕非比等閒，不知侯爺……」谷雨愼重地拿話試探。

「谷前輩，本侯正想將這件事告知三位。」董舒爽快地說。「不過，希望三位聽了之後，不要傳出去。」

「侯爺放心。」三人幾乎是齊聲說。

「還有，本侯也想借助三位，不知三位是否肯帮本侯一臂？」黃舒轉動目光，依次掃了三人一眼。

三人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由谷雨開口道：「承蒙侯爺看得起咱們，而咱們又對薛家頗感興趣，沒說的，咱們答應侯爺你！」

董舒滿意地笑了。「三位，這件事關係重大，目前，本侯只是懷疑薛家的人有份參與，還不能證實……」

谷雨却皺着眉頭道：「侯爺……」

董舒肅色道：「谷前輩，別急，本侯就說到正題了。」

一頓，凝重地道：「相信三位沒有聽聞過京中最近發生了一件竊案吧？」

三人互望一眼，同時搖搖頭。

董舒吁了口氣，拈鬚道：「不怕對三位說，這件竊案，本侯還是在南下蘇州的一刻之前，才知道的。」

「侯爺，聽你這樣說，莫非失竊的不是尋常之物，而且與官家有關？」秦匡衝口而說。

董舒頷首道：「不錯，失竊的乃是一件名叫七寶玲瓏血芝的名貴藥材，乃是波斯國在半年前進貢給聖上的貢物，據說這種七寶玲瓏血芝五百年才成形，乃是極之罕貴的珍品，具有活血延年，養顏却病的奇效，若是武林人吃了，無異面壁三十年，可以平添半甲子功力，這株七寶玲瓏血芝，一直收藏在大內的寶庫之內，一直沒有動用過，直到最近，太后忽然間得了一種喘咳之病，令到羣醫束手，藥石無效，聖上寢食不安，無法可醫之下，省起了波斯進貢的那株七寶玲瓏血芝，便令司庫內監自寶庫中將之取出來，給太后服用，那知司庫內監打開寶庫，却發覺那株七寶玲瓏血芝不翼而飛，不見了，這一來，立刻驚動了聖上及負責大內警衞的侍衞統領，幾乎將寶庫翻轉搜遍了，也找不到那株七寶玲瓏血芝，並還發覺，一併失竊的，還有三件稀世奇珍！」

吐口氣，董舒掃了三人一眼，見三人神色肅然，暗暗點了一下頭，接說下去。

「聖上得悉之下，震怒不已，而太后的喘咳之病，日見沉重，聖上在震怒之下，本想大搜京中每一處地方，不惜將每一寸地皮翻轉過來，幸好內閣大學士趙禮覲諫，

百里飛星及金鞭摧魂，被園中刀手圍攻。

全力追查這宗離奇失竊案，並口諭本侯，若是不能將七寶玲瓏血芝尋回，太后若是不治，便會盡誅內監，並將侍衛營發配邊荒，而侍衛統領更誅連九族！」

三人聽到這裏，不禁變了臉色，暗自在心裏道：「人謂伴君如伴虎，確不是誇大其詞！」

吐了一口長氣，董舒掃了三人一眼，似乎看透了他們此刻心中所想的，嘆口氣道：「三位此刻一定有伴君如伴虎的想法了。」

三人那敢直認，忙道：「咱們就算有天胆，也不敢有那種想法。」

董舒却感喟地道：「三位不用掩飾了，其實，本侯在晉身官宦之列時，便已有那種感覺，無奈後悔已遲，加上本侯一心想着將一身所學，希望能夠造福天下蒼生，故此便硬着頭皮幹下去，到貴爲駙馬，封爵長樂侯，那時想急流勇退，已經太遲了，唉，官場中陋習陳規太多，又豈是一人之力能夠扭轉的，所幸本侯身份特殊，很多時可以便宜行事，總算也能夠略展所學，可惜作爲不大，這一次本侯奉諭追查這宗竊案，總算有個機會，讓本侯得以施展一身所學！」

三人聽了董舒的這一番話，都生出一番感慨來——武林何嘗不如官場中一樣有那樣多的陳規陋習，只是，武林中可以比較任意所爲，但這也要冒被視爲邪魔外道的大不諱！

谷雨道：「侯爺一生爲國爲民之心，令人欽佩，咱們這些只會好勇鬥狠的江湖浪客，與侯爺一比，實在汗顏！」

易水寒心急地道：「侯爺怎會從京城查到這裏的？又怎會懷疑薛家與那宗失竊案有關連的？」

「問得好！」董舒雙掌輕擊道：「此事說來話長，本侯長話短說，本侯之所以從京城追查到這裏，乃是本侯偵查之下，發現一名侍衛領班嫌疑最大；而這名領班，在竊案發生前的三天，辭去了侍衛領班之職，後經本侯調查，發覺這名領班在六年前，乃是西北道上，聞名一時的飛賊——飛天老鼠盧讚，此人四年之前，便自動消聲匿跡，沒有再作過案，想不到却混進了侍衛營中，當上了一名領班！」

頓一頓接道：「總之，有種種跡像，顯示那侍衛領班的嫌疑最大，在本侯的全力追查之下，發覺他行踪詭秘，曾在蘇州出現過，進一步追查之下，更發覺此人與薛家有姨表之親，在本侯派到蘇州的人手探查之下，發覺到薛家似乎有異，幸好本侯在五年前購置下此宅，這眞是始料所不及的，那正好方便本侯的人手對隔隣薛家的監視，而本侯在接到進一步的報告後，於十天前，兼程趕來蘇州。」

「那麼，咱們的行動，一早就落在你的手下的暗中監視之下了？」秦匡問。

「不錯。」董舒笑笑。「自你們越牆而入開始，三位就一直在本侯的人手監視之下，起初，本侯還以爲三位是他們的人，目的是探查一下本侯這裏的虛實，故此本侯嚴令手下，不得露出形跡，三位不是覺得本侯這座宅院之內，一點動靜也沒有麼？」

「咱們確是有點奇怪。」谷雨道：「侯爺的手下諒來定有發現吧？」

「不錯！」董舒道：「本侯的手下發覺，薛家之內，看似一點異樣也沒有，實則，暗藏兇險，因爲本侯的人不論用怎樣的辦法想潛進去，一探虛實隱秘，却總是難越雷池一步，被他們即時發覺，敲鑼打鼓的，大叫捉賊，令到本侯的手下不敢硬來，只好溜退不迭。」

「這樣說來，侯爺對薛家的虛實，也所知不多了？」秦匡問。

「至今爲止，只是覺得可疑，却掌握不到眞實的證據，否則，本侯早已採取行動了。」董舒嘆口氣。

「侯爺，請問那侍衛領班飛天老鼠盧讚年紀有多大，身材怎樣？」易水寒有點懷疑那俗氣的胖男人就是盧讚。

谷雨却搶先說道：「易老弟，你是否懷疑與薛家丫頭鬼混的胖傢伙，就是盧讚嗎？」

易水寒點點頭。「晚輩的確有那種想法。」

谷雨大搖其頭道：「那你就想錯了，盧讚五短身材，渾身沒有十斤肉，否則，也不叫飛天老鼠了，老夫在七年前，有幸見過他一次，那胖男人若是盧讚，我老人家焉有認不出來的道理。」

「谷前輩，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董舒不由好奇地問。

秦匡易水寒臉上一陣燥熱，尷尬地將頭垂下來。

谷雨望了兩人一眼，硬着頭皮道：「侯爺，這件事說來話長，這得要從他們兩位老弟的身上說起。」

接朝兩人道：「兩位老弟，可千萬別生我老人家的氣啊，這雖然有損兩位老弟的面子，但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望兩位老弟原諒則個。」

秦匡易水寒兩人忍住心中的羞憤，含糊地「嗯」了一聲。

董舒見三人的表情這樣奇怪，更加引起了他的好奇，但又不好催谷雨快說，只好拿眼直望着谷雨。

谷雨想了一下，便將秦匡易水寒兩人爲情決鬥……直到被他帶引，發覺薛鳳如表面上接受他們兩人的追求，實則暗中與一名俗氣的胖男人鬼混，百里飛星半夜被四名刀手阻殺，斷去一臂，但四名刀手亦喪命在百里飛星的暗器之下，由是引起了他們對薛家的好奇，拜訪薛鳳如不得其門而入，於是決定夜探薛家，從頭到尾，向董舒細說一遍。

董舒聽完之後，「哦」地一聲，恍然道：「原來三位是想潛入薛家探秘的，這樣說來，本侯沒有找錯人！」

接笑着道：「秦少兄，易少兄，這也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年青人那有不幹傻事的？想當年，本侯也曾像兩位一樣，痴戀一名少女，鬧出一連串的笑話來，如今想起來，仍然覺得自己那時候實在太儍氣了。」

兩人被董舒這麼一說，不由感激地望了董舒一眼，齊聲道：「侯爺好意，在下兩人感激得很。」

谷雨忽然拍拍後腦勺。「侯爺，差點忘了問你，百里飛星與金鞭摧魂崔慶，是否走得脫？」

董舒笑笑道：「本侯念在同是武林一脈，暗中帮了他們一把，否則，只怕他們早已躺在薛家的後園內了。」

谷雨「哈」地笑出聲來。「說起來，咱們眞要多謝他們兩人，若不是兩人那一闖一攪，令到薛家內亂了套，咱們根本就不可能潛得進去，那麼我們仍然是無功而退。」

「侯爺，你準備如何行動？」易水寒忽然問。

「本侯想借助三位……」說到這裏，忽然頓住，臉色有異地抬眼向室外望去。

室外，有好幾處地方起了火，而奇怪的是，憑四人耳目的聰敏，居然一點也察覺不到起火，直到火勢蔓延開來，才驚覺到。

谷雨秦匡易水寒三人不禁變了臉色，身形一動，就要往室外衝出去。

董舒却鎮定地伸手一攔。「三位，千萬別出去。」

秦匡發急地道：「侯爺……」

董舒擺擺手，居然還能夠笑出來。「三位一定奇怪本侯爲何不讓三位衝出去救火了，是不是？」

三人不自覺點了一下頭。

董舒從容地道：「三位不也覺得奇怪，本侯的手下，爲何直到現在，仍不現身救火了？」

三人又點了一下頭。

「本侯這樣做，是有道理的！」董舒瞥一眼室外變得猛烈的火勢。「若本侯猜得不錯，本侯園宅內的火，是隔隣薛家那些人故意放的！」

谷雨忍不住衝口罵道：「他們好大的狗胆！」

董舒却道：「那不是他們大胆，而是想藉此一探虛實。」

易水寒恍然地道：「侯爺是不是說，他們放火，是想乘咱們衝出去救火時，暗中窺探虛實，若是咱們都衝出救火，無異中了他們的奸計，暴露了虛實！」

「一點不錯！」董舒讚許地頷首。「這一點，本侯在秘密住進本宅時，就想到了，早已嚴囑本侯那些手下，不論宅園中發生什麼事故，都不可現身，反而要暗中潛出園宅，在附近一帶匿伏監視，以免打草驚蛇！」

「那麼，咱們不出去，難道坐着被燒死？」谷雨目光在室內四下溜掃着，却發覺不到此室另有出路，不由得發急地望着董舒。

董舒却氣定神閑，淡淡一笑道：「谷前輩別急，本侯早有安排。」

秦匡一點也不驚奇地道：「侯爺既已有先見之明，自然亦早有安排了，谷前輩，你急什麼？」

谷雨臉上一熱，笑罵道：「笨蛋，我老人家年紀一大把，死了也就算了，我老人家是爲你這兩個年紀輕輕，前途似錦的大傻瓜着急啊！」

易水寒笑笑道：「谷前輩……」

董舒也就在這時輕喝道：「三位快跟本侯走！」

三人也才發覺，室外的火勢越發猛烈了，同時間一陣急驟的鑼聲驀然响起，驚破了寂靜的夜空，震人心魄！

「失火啊，不好了，快來救火啊！」一把蒼老的語聲，隨着鑼聲，慌急地驚叫起來。

三人這時候也不及再看下去了，因爲董舒已快步行到右邊的一堵牆前，只見他右手食指一伸，朝着牆上點去，那之上應指往內凹陷下去，一陣軋軋的响聲隨之响起，那堵牆壁之上，裂開一道僅足一人閃身而入的裂口來。

董舒朝三人一招手，便自當先閃身入內。

三人不敢怠慢，緊接依次閃了入去。耳中，還及時聽到，一陣陣喧嘈呼喊聲傳了入來，大概是附近的人家被那陣鑼聲及呼喊聲，自睡夢中驚醒過來，慌亂地趕來救火！

董舒待三人先後閃入秘道內，便伸指在一塊凸出來的磚塊上一點，那磚塊縮回牆內，那堵裂開的牆壁便又軋軋有聲地回復原狀。

三人不由不佩服董舒佈置之周密，怪不得他處變不驚了，原來早已預留退路。

牆壁一合，外面的事情他們便不知道了。

而外面，眞的有不少隣近的人挑水提桶的，趕來救火，而宅院之內，也只有幾名僕婦下人在慌亂地叫嚷奔走着，沒有不該出現的人出現。

薛家那邊亦有人匆忙地趕過來救火，而且表現得甚爲賣力。

薛家一處最高的屋頂上，在火起的刹那，便有人匿伏着，瞬也不瞬地窺望着起火這邊的動靜。

× × ×

那條秘道通到一座宅子的一間房子中，在董舒谷雨四人從秘道中走出來，早已有兩名董舒的手下，守候在房中。

董舒才走出來，第一句便問：「火勢如何？」

其中一名漢子垂手恭應道：「稟侯爺，火勢已受到控制，相信不出半個時辰，便會被撲滅。」

「咱們的人都沒有暴露吧？」董舒邊問，邊朝走出來的谷雨三人擺手示意，着他們坐下來。

那名漢子回道：「全部遵照侯爺的吩咐，大火起時，便已偷偷地撤出了宅院，在附近一帶匿伏着，監視火場及薛家的動靜。」

「很好，」董舒亦在一張椅子坐下來，「可有什麼發現？」

「薛家那邊沒有什麼大的異動，派了幾名大漢救火，不過，那幾人落力得令人可疑，在園宅內亂竄，還有，薛家其中一處最高的瓦面上，咱們的人也發現，有人匿在上面，向園宅內窺望。」

「嗯，果然不出本侯所料，」董舒笑顧三人，「狐狸尾巴終於露出來了，這就顯出了他們心中有鬼，否則，爲何要用那種手段，窺探本侯宅院內的虛實？」

谷雨三人齊聲道：「侯爺料事如神，佩服。」

董舒却道：「三位過奬了，本侯到此已有十日，居然還想不出一個辦法，查探出薛家的虛實，本侯實在無能。」

易水寒忽然道：「侯爺，在園宅之中

，你不是說有事差遣咱們嗎？」

董舒急不迭道：「易少兄千萬不要說差遣兩個字，本侯也從來不敢存有這種念頭，本侯是說欲借重三位的大力。」

秦匡笑笑道：「衝着侯爺這句話，咱們三人義不容辭。」

谷雨亦道：「侯爺請吩咐。」

董舒朝三人抱拳一揖道：「本侯在此先謝過三位之高義隆情。」

一頓，接道：「本來，是可以不用勞動三位的，是本侯在見識了三位的身手後，才想到要借重三位的。」

三人忙還禮不迭，謙道：「比起侯爺來，咱們又算得了什麼？」

董舒正色道：「三位太謙了。」接目光一掃那兩名手下，那兩名漢子好機靈，立刻恭身道：「侯爺若沒有什麼吩咐，屬下先行告退。」

董舒頷首道：「嗯。」

那兩名漢子立時退出了房外。

董舒這才對三人道：「本侯之所以要借重三位，是不想打草驚蛇，在未證實薛家與那宗竊案有關之前，驚動了對方，聞風而遁，又要費一番手脚去追查。」

易水寒已明白董舒的意思。「侯爺是否想咱們三人以江湖人的身份，到薛家去探查一下？」

「正是，」董舒笑望三人一眼，說道：「嚴格說起來，本侯只是想借重二位少兄之力。」

秦匡眼一眨，馬上明白過來。「侯爺是否想在下與易兄憑藉與薛鳳如以前的一段交情，再去登門拜訪？」

「秦少兄心思敏捷，代本侯說了出來，」董舒感慨地說：「長江後浪推前浪，谷前輩，咱們老了。」

谷雨豁達地道：「但薑是老的辣，老的亦有老的長處，侯爺，是麼？」

董舒陡地振聲笑了起來：「谷前輩人老心不老，不愧有不老翁之稱，倒是本侯，未到老年，心境却比前輩還要衰沉，實在慚愧。」

易水寒問道：「侯爺想咱們幾時行動呢？」

「最好能夠在今日。」董舒招眼望望外邊，原來天已亮了，「若是再拖下去，本侯恐怕夜長夢多，更不想那些無辜的內監終日提心吊胆，被關在天牢的侍衛統領及司庫監王公公多受痛苦，希望及早找回七寶玲瓏血芝，醫好太后喘咳之症，以免皇上在震怒之下，無辜受累。」

「侯爺心懷慈憫，在下兩人雖赴湯蹈火，在所不辭！」秦匡易水寒兩人離座抱拳朝董舒一拱。

董舒沒有自持身份，忙亦離座還禮不迭。

谷雨在旁叫嚷道：「撇下我老人家一個，豈不是悶煞老夫？」

董舒却笑說道：「谷前輩不用發急，本侯久聞前輩你無酒不歡，本侯陪你喝個痛快如何？」

谷雨這才舒眉笑眼地點頭不迭道：「好啊，正中我老人家下懷。」

易水寒與秦匡却告辭道：「侯爺若沒有什麼吩咐，在下兩人先行告辭，回客棧歇一下。」

董舒想了一下，頷首道：「也好，不過，兩位去拜訪薛鳳如時，最好能夠隨機應變，一定要想盡一切辦法，進入薛家，兩位明白麼？」

秦匡易水寒點頭道：「在下兩人明白侯爺的意思。」

「還有，兩位此行可能會遇上兇險也說不定，兩位千萬小心，本侯亦會隨時派人來接應的。」

兩人齊道：「多謝侯爺提點。」

× × ×

秦匡易水寒醒來的時候，已經是午後了。

兩人急忙漱洗一番，然後到前面食堂中去吃點東西。

幸好這時飯市已過，人客不多，兩人找了副座頭坐下來，隨便叫了一點東西，急忙喝吃起來。

那知兩人才吃了一半，店外却走進一個十三四歲的少年來，直趨兩人的桌前，垂手朝兩人道：「秦公子，易公子。」

兩人因爲忙着吃喝，所以沒有餘暇留意進出的人，連那少年走到桌前，也不爲意，直到那少年開聲向他們招呼，兩人才驚覺過來。

兩人也顧不了吞下滿口的食物，急忙移目望向那少年，同時雙眼一睜，秦匡「骨」聲吞下滿口的食物，有點驚詫地道：「小哥兒，是你？」

「正是小子。」那少年不是別人，正是昨天他們去薛家拜訪薛鳳如，應門說薛鳳如不在家的小廝方明。

兩人急急交換了一瞥眼色，沉住氣道：「小哥兒找上咱們，有什麼事？」

方明垂着手接應道：「回兩位公子，是我家小姐特命小子來請兩位公子……」

「小哥兒，你家小姐幾時回來的？」易水寒脫口問。

「回公子，是今早回來的。」

秦匡易水寒一聽，不由對望了一眼，秦匡接着說道：「你家小姐怎知咱們來了蘇州？」

「回兩位公子，是小子告知我家小姐的。」方明一直禮數周周的。

兩人不禁恍然失笑出聲。

「兩位公子吃飽了沒有？」方明抬眼瞥了桌上的飯菜一眼，「若未用飽，請慢慢吃，小子等着就是。」

說完，垂手退站開一步。

兩人那裏還有心機再吃下去，交換了一瞥眼光，幾乎是同時站起來，秦匡摸出一塊碎銀來放在桌上，易水寒則對方明道：「既是你家小姐有請，就算是空着肚子，也要立刻趕去。」

說時，裝出一副受寵若驚的樣子。

方明目光有點異樣地瞥了兩人一眼，沒有再說什麼，當先向外走去。

兩人又再交換了一瞥眼色，才跟着走出去。

方明帶着秦匡易水寒，脚步不停，走入了薛家，一直往內走去。

兩人以前曾來過薛家數次，自然清楚薛家的情形，往內走着，由於兩人此來另有目的，自然細心留意，察看宅內各處的情形，却看不出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一切像以前般，沒有惹眼的地方，也看不

到値得懷疑的人，像以前一樣，只有那幾名僕婦在走動着。

兩人對於薛鳳如的突然回來，都是半信半疑，因爲這太過湊巧了，也令到兩人加了小心。

兩人在走進薛家之前，也曾留意看過隔隣董舒那座園宅的情形，只見大門緊閉，從外面也可以看出有被火燒過的痕跡，只是燒毀得不太嚴重，據說起火後不久，連府台大人也被驚動了，匆匆起來察看火勢，並督促隨來的衛差及調撥來的一哨兵勇，協助救火，也因此火勢才得以很快被救熄，不至擴大，禍及左隣右里。

於此，也可見董舒權位之尊。

方明帶着兩人，一直來到了那棟紅樓前，才停了下來。

即時，從樓下的雅廳內，走出一位翠衣少女來，秦匡易水寒一眼就認出，那少女正是薛鳳如的貼身婢女小雅。

那婢女小雅朝方明一擺翠袖道：「沒你的事了，回到外面去吧！」

接朝秦匡易水寒兩人施禮道：「秦公子易公子，請。」

方明這時早已轉身外走了，秦匡易水寒兩人笑笑道：「小雅，你家小姐……」

小雅邊嬝嬝婷婷地在前走着，邊抿咀笑道：「兩位公子，我家小姐正在廳內等着呢。」

兩人同時「啊」了一聲，露出驚喜莫明的神態，脚下一緊，急急往內走去。

那神色是急不及待的。

兩人進入雅廳之內，目光一掃之下，果然看到廳中左邊上首一張楠木椅上，薛鳳如正盈盈地站了起來，蓮步輕移，迎了上來，朝兩人襝衽一禮道：「秦兄，易兄，快請坐。」

易水寒秦匡目光不離薛鳳如身上，却看不出她有什麼異樣的地方，忙還禮道：「薛姑娘太客氣了。」

落座之後，那婢女小雅獻上香茗，兩人略一沾唇，便放了下來，只是望着薛鳳如。

薛鳳如今天穿了一套剪裁合體，欵式入時的衣裙，顯襯出她那婀娜的身姿來，芙蓉般的臉上，薄施脂粉，一彎柳眉，倍覺俏麗動人，在兩人的眼中看來，似乎比數月之前，添了幾分嫵媚，兩人看得有點痴了。

這就怪不得兩人對她情有獨鍾了，所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眼前的薛鳳如，確是一位美人，只不知是不是淑女。

薛鳳如的神態舉止，在兩人的眼中看來，似與以前沒有異樣，眼波一轉間，瞥到兩人那種傾慕的樣子，不禁裝出很羞赧的樣子，咧咀一笑，說道：「聽說秦兄與易兄昨天曾到寒舍，由於小妹還未趕回，令到兩兄吃了閉門羹，小妹在此向兩兄致歉。」

兩人連忙說道：「薛姑娘太客氣了，聽貴介說，薛姑娘今早才回府，便立刻着貴介來請在下兩人相見，在下兩人受寵若驚。」

兩人口裏雖這樣說，實則不然，由於兩人早已知道了她對他們是虛情假意，並且府內暗藏隱秘，一直暗中提高警覺，看看她又玩出什麼花樣來。

同時，兩人亦發覺到，薛鳳如既然是遠遊回來，又是今早才回來，臉上却一點倦容也沒有，根本就不像一個才從外面遠遊歸來的樣子，這亦是兩人覺得可疑的地方。

所以，兩人一直暗暗小心着。

同時心裏亦暗暗冷笑不已。

薛鳳如嫣然一笑，紅飛雙頰，嬌羞地道：「兩兄對小妹太高抬了，未知兩兄欲晤小妹，有何貴幹？」

秦匡接着道：「薛姑娘，在下與易兄對你的心意，妳是早已清楚明白的了，在下兩人只是感到，未睹姑娘芳容久矣，渴欲一見，想不到却不約而同的，來到了蘇州，恰巧又在同一客棧中，於是，便聯袂來拜訪姑娘你。」

薛鳳如聽着，臉上飛紅更濃，低首道：「聽小厮說，昨天與兩位同來的，還有一位老人家……」

易水寒忙道：「那位老人家是武林中人稱不老翁的谷雨谷前輩，是在客棧中才認識的，他聽說咱們要來拜晤薛姑娘，亦嚷着欲一睹姑娘絕世芳容，也不枉來蘇州一趟，在下兩人拗不過他，只好與他同來了。」

秦匡聽着，不焚暗讚易水寒之急智及反應。

薛鳳如閃了兩人一眼，羞赧地道：「谷前輩太過謬讚小妹了，他老人家的大名，小妹也聽聞久矣，可惜緣慳一面，是了，兩位今天怎麼不與谷前輩一同前來，也好讓小妹拜識。」

秦匡眼珠一轉，接說道：「谷前輩今天一大早便不知去了那裏，大概是去找酒喝吧！」

易水寒亦道：「聽說谷前輩每日無酒不歡，可能他打聽出城內那一處有好酒賣，急不及待地趕去品嚐了。」

「嗯，這位老人家倒是嗜酒如命啊。」薛鳳如眼珠一轉，忽然轉了話題，掃了兩人一眼，道：「兩位最近的一次比鬥，分出了勝負麼？」

易水寒裝出沮喪的樣子，嘆口氣道：「依然像上幾次一樣，分不出高下。」

秦匡亦嘆口氣道：「看來在下兩人今生也別想能夠獨得薛姑娘的青睞了。」

薛鳳如露出無可奈何，兩難取捨的神情，蹙眉道：「秦兄易兄，小妹可惜沒有姐妹，否則，也不會想出這個法子，要兩兄不停地分高下，以決定取捨了。望兩兄能體諒小妹的苦衷。」

秦匡在心裏哼了一聲。「好會裝模作樣，幸虧咱們早已識破了妳的把戲，否則，鬥死了也以爲是値得的！」表面上却裝出諒解的樣子，說道：「薛姑娘，這一點在下兩人是很明白的，可惜在下兩人皆同樣深愛着姑娘，不能自拔，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亦是在下兩人甘心情願的。」

易水寒亦露出愛慕的樣子，苦惱地道：「在下曾經試過想自動退出，以免在下兩人終有一日，會殺死對方，可惜，在下始終難以下此決心。」

薛鳳如感動地瞟着兩人，幽幽地道：「小妹能得兩兄如此錯愛，死無憾矣。」

秦匡忽然道：「薛姑娘，這一次遠遊，未知遊覽了甚麼地方？」

薛鳳如眼中閃過一抹異色，但一閃便沒，秦匡易水寒兩人皆覺察不到，脆笑道：「小妹這一次，是專誠趕往五台山上香，並順道遊歷了一下沿途的風光名勝，秦兄是否也有到過五台一遊？」

秦匡道：「三年前在下曾因事途經五台，由於有事在身，所以沒上山一遊。」

易水寒「咳」一聲道：「薛姑娘，在下却聽一位同道說，曾在河套附近見過姑娘，可能是那位同道認錯了人！」

易水寒說時，目光灼灼地直視着薛鳳如的表情變化。

薛鳳如怔了一下，臉上起了極細緻的變化，淡笑道：「這就奇了，小妹根本未曾到過河套一帶，看來確是那位同道認錯人了！」

易水寒這一次却將薛鳳如的那一絲變化看在眼內。心中冷笑了一聲，口裏却道：「薛姑娘既未到過河套，那應該是那位同道認錯人了。」

薛鳳如却不經意地道：「易兄，那位認錯小妹的同道是誰？」

易水寒那番話本是編造出來，試探薛鳳如的，急切間，他那裏來得及想出一個人名來，幸好他心思靈活，淡淡一笑道：「那位同道只是江湖上的一名小人物，在下只知道他姓周，至於大名，在下則不大清楚了！怎麼？薛姑娘不是想找這個周朋友問一下吧？」

薛鳳如微微一笑，道：「小妹又怎會將這種小事放在心上，小妹只不過隨口問一下吧了。」

妙目一轉，忽然對兩人道：「秦兄，易兄，小妹在五台山上，無意中得到了一件佛門至寶，兩兄有興趣見識一下麼？」

兩人心中同時一動，互相望了一眼，裝出滿有興趣的樣子，齊聲道：「難得薛姑娘肯讓在下兩人有機會開眼界，長見聞，在下兩人自是求之不得了。」

「兩兄請隨小妹來。」薛風如盈盈站起來，朝雅廳後面走去。

兩人應了一聲，跟在薛鳳如的身後，向廳後走去。

兩人在刹那間迅速地交換了一個眼色，表示明白對方的意思，微頷了一下頭。

× × ×

雅廳後有一間書房，薛鳳如帶着秦匡易水寒兩人，走進了書房之內。

待兩人坐下，薛鳳如像是猛省起了甚麼緊要的事般，朝兩人歉然道：「秦兄，易兄，小妹在歸途上，不知是否吃了不乾淨的食物，這兩天一直肚子不舒服……請兩兄稍坐一會，小妹去去就來。」

說時，蹙着眉，有點急不及待的樣子，臉上也露出歉然之色，脚步急急地返身行出書房。

秦匡易水寒不用薛鳳如說明，也猜到她可能拉肚子，看到她那種不好意思及急不及待的樣子，那裏想到其他，忙站起來道：「薛姑娘只管自便，橫豎在下兩人沒有甚麼事急着辦，等一下又何妨。」

說話間，薛鳳如已快步走出了書房，並隨手將書房的門帶上。

秦匡易水寒對望一眼，不敢說甚麼，恐防隔牆有耳，默然坐回椅上。

也就在這刹那，只聽「唰」地一下疾響，四面牆壁的椅後及書架前，各自落下一道鐵柵來，合起來剛好是一個鐵籠，將兩人連人帶椅，困在鐵柵之內！

兩人發夢也料不到薛鳳如這書房之內，居然暗置機關，雖然兩人一直暗中警惕提防着，但却防不到有此一着，待到兩人驚覺時，已被那鐵籠困住了。

兩人一時間驚怒得呆住了！

× × ×

一陣嬌笑聲自書房門外響起，秦匡易水寒兩人一聽，便知道發笑的人，正是薛鳳如。

兩人氣怒得差點破口大罵出聲，幸好，兩人皆不是意氣用事的人，及時穩住了，免得亂了方寸。

笑聲中，書房門忽然自外打開來，現出薛鳳如那嬌嬈的身姿來。

秦匡易水寒這時已鎮定下來，端坐在椅子上，四道目光一齊射在薛鳳如那春花般的笑臉上，裝出訝然的神色，秦匡搶先苦笑着道：「薛姑娘，這是甚麼意思？開玩笑麼？」

薛鳳如一下子便將笑臉收起來，繃着一張俏臉，「哼」一聲道：「開玩笑？兩位也裝得眞像啊！」

易水寒站起來，攤攤雙手道：「薛姑娘，這算是甚麼？」

「兩位應該心中有數，難道還要本姑娘說麼？」薛鳳如撇撇咀。

兩人不禁暗暗心驚，知道再也裝不下去，必然是甚麼地方露了餡，交換了一個眼色，易水寒語聲一沉，道：「薛姑娘，你到底想怎樣？」

薛鳳如冷冷一笑。「不想怎樣，只想你兩位從實招來！」

「招甚麼？」秦匡霍從椅子站了起來，「薛鳳如，咱們也被你耍夠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薛鳳如冷「哼」一聲。「那只怪兩位太傻了，既然傻到做出那種蠢事來，也不想想，本姑娘若是喜歡兩位，又怎會忍心叫兩位去冒生死決高下，世間上，也只有你們兩位，居然笨到分不出眞愛假愛！」

秦匡臉色鐵也似青，渾身亦自輕顫起來，薛鳳如那樣說，無疑一刀刺在兩人的心上，那是一種莫大的侮辱，這叫他們怎能受得了。

秦匡怒喝一聲，身形疾閃，撲到鐵柵前，一劍從鐵柵間隙中，刺了出去！

薛鳳如「咯咯」一笑，身形只是輕輕往旁一挪，便避過了秦匡那一劍。

秦匡的長劍由於是從鐵柵的間隙中刺出去的，故此只能直刺，不能斜刺或是中途變招。那是由於受到兩邊相距不過四寸左右的拇指粗細的鐵枝的限制。

也所以，薛鳳如輕易便已避過他那一劍。

易水寒本來亦氣炸了肺，衝上前去的，但猛然間靈機一閃，倏然煞停了身形。

因爲他在那刹那省起，衝動於事無補，不但解救不了兩人脫出厄境，可能這正中了薛鳳如的毒計，故此，他馬上冷靜下來，伸手一扯秦匡：「秦兄，快將劍收起來。」

說着朝秦匡使了個眼色。

秦匡亦朝易水寒眨了眨眼，易水寒立

時明白，秦匡剛才的衝動，是故意做出來的，這才定下心來。

薛鳳如身形退開數尺，以防秦匡再向她出手，恬不知耻地道：「兩位最好少安毋躁，否則，本姑娘就不客氣了，兩位居然連本姑娘的隱秘也窺探到，應該是聰明人，別自討苦吃了！」

易水寒心頭一動，問道：「妳是怎樣知道咱們已窺探到你的秘密的？」

薛鳳如臉上連一絲羞愧之色也沒有，得意地笑道：「那只怪你們開罪了百里飛星，今天一大早，百里飛星便落在本姑娘的手上，甚麼也說了，本姑娘也才知道，那晚在那座小宅院內窺探到本姑娘隱秘的，不是百里飛星與他那位姓倚的朋友，而是你那位姓谷的老不死，他們只是跟踪你們，伺機下手報復，想不到却黑狗得食，白狗擋災！」

「天下間，只怕還沒有那一個比妳更無恥卑賤陰險的人了！」秦匡戟指大罵。

「你這是吃不到葡萄，便說葡萄是酸的！」薛鳳如臉無愧色，「難道本姑娘一定要喜歡你們，才算是淑女麼？哼！眞是笑話！」

「但妳爲何要欺騙玩弄咱們？」秦匡裝出不甘的樣子，憤憤地叫。

「兩位，本姑娘告訴你們一個秘密。」薛鳳如忽然將話題扯開，神秘地對兩人說。「本姑娘自小到大，便有一種戲弄猴子的嗜好。」

這一次，輪到易水寒忍不住了，一下子撲到鐵柵前，脹紅了臉脫口罵道：「薛鳳如，妳敢將咱們視作猴子？」

薛鳳如「咯咯」嬌笑，纖指一伸，笑說道：「兩位被困在這個特製的鐵籠之內，瞧兩位現在的樣子，不像猴子麼？」

說時笑彎了腰。

易水寒雙手緊抓着鐵枝，直喘粗氣。

秦匡冷冷地道：「相信百里飛星一定沒有好下塲吧？」

薛鳳如直起腰來，輕鬆地道：「他知道得實在太多了，不殺他，本姑娘實在不放心！」

「那麼，妳也不會放過咱們的了？」秦匡目光如炬。

「那要看兩位是否肯合作了。」薛鳳如道：「兩位與本姑娘的交情，畢竟不同百里飛星，只要兩位據實相告，本姑娘答應，放過兩位。」

「薛鳳如，妳又想玩甚麼把戲？」易水寒怒聲道。

「這一次絕對不是玩把戲！」薛鳳如忽然收起了笑臉，正色看着兩人。「只要兩位肯合作，還有兩位的好處！」

秦匡露出大感興趣的樣子，問道：「說來聽聽！」

「也沒有甚麼。」薛鳳如的雙眼盯着兩人。「只要兩位老老實實地答本姑娘所問就成了！」

「妳想知道甚麼？」秦匡懷疑地問。

「秦兄，別上她的當……」易水寒氣急地對秦匡道。

秦匡阻止易水寒說下去。「易兄，橫豎咱們被困在這鐵籠之內，怎麼也出不去的了，除非她肯放咱們，那何不冒險試試，就算她騙咱們，咱們也損失不了甚麼，你說是麼？」

易水寒立時沉默下來。

薛鳳如指天誓日地道：「兩位，本姑娘這一次若是口不對心……」

秦匡搖手道：「薛姑娘，妳若是存心想騙咱們，就是罰一百個誓，也只是說說吧了，妳有甚麼要知道的，說出來聽一下，看看咱們知不知道的。」

薛鳳如眼珠轉了一下，才笑道：「本姑娘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昨晚兩位在隔隣的園宅瓦面上，被一條人影招引到園宅下，那人到底是誰？」

兩人一聽，心中同時震動了一下，想不到昨晚他們與董舒在瓦面上的情形，居然會落在薛鳳如的眼中，這眞是意想不到，因爲昨晚他們在董舒的園宅瓦面之上，蹲伏了一會，看不到有人越牆追過來，或是掠上牆頭監視他們，他們才準備掠射向園宅的後園，從後園那面退走，並順便去看一下，百里飛星、崔慶兩人是否還在苦撐，也好暗中出手，助他們脫身，雖則，百里飛星曾與他們有過衝突，那畢竟是小事，既已「同仇敵愾」，那點小過節也就算了。

兩人一時間，實在想不出，薛鳳如是怎樣看到董舒現身將他們招引到下面的，因爲兩人相信，董舒行事這樣周詳愼密，在現身之前，必會先確定了解薛宅那面，沒有監視的人，才現身招引他們的。

幸好薛鳳如那樣問，證實她看不到董舒的樣貌，自然也不知董舒是甚麼人了。

兩人雖然心頭震動，但表面上却沒有甚麼，秦匡故意乾笑一聲，以掩飾內心的驚震，說道：「若我說那只是一位候在那裏，接應咱們的一位朋友，姑娘你會相信麼？」

易水寒不由暗暗佩服秦匡的急智。

薛鳳如却不置可否地問道：「可否見告那位朋友的名號？」

秦匡隨口答道：「金槍洪策的大名，葉姑娘一定聽聞過吧？」

「金槍洪策？」薛鳳如沉吟着。「他到了蘇州，本姑娘怎會不知道的？」

秦匡易水寒兩人聽了薛鳳如這句話，心中打了個突，因爲薛鳳如這句話漏了餡——她對進出蘇州的武林人物，暗中加以注意的。

而由此亦推想出，她必是有什麼圖謀，或是恐爲人所知的隱秘，才會那樣緊張監視進出蘇州的武林人物。

這就無私顯有私了。

秦匡與易水寒交換了一瞥眼光，秦匡急應道：「莫非薛姑娘在城中廣派了眼綫，監視着每一個進出的同道？但百密必有一疏，不怕對你說，洪策洪兄是在昨天，黎明時分，混在進城的菜農中，進入城中的。」

薛鳳如這時也知道自己說漏了咀，急忙掩飾地道：「本姑娘只是那樣說一下，試探兩位說的可是眞的！」

一頓接道：「兩位爲何要夜探寒舍？有什麼目的？」

這一次易水寒開口了。「很簡單，那是出於一種妒恨的心理，同時也想査明一下，姑娘是否眞的不在家，抑是心虛不敢見咱們！」

「眞的這樣簡單？」薛鳳如不相信地來回地瞟着兩人。

「咱們說的都是實話，信不信由你！」易水寒「哼」一聲。「不過，想不到貴宅之內，暗藏龍虎，防守嚴密，咱們幾乎以爲摸錯了地方，看來，姑娘在這三數月間的變化，不簡單啊。」

薛鳳如的臉色微變了一下，綳着臉道：「好了，把戲到此爲止，本姑娘聽夠了假話，兩位若是不想死的話，最好能夠說實話！」

秦匡易水寒兩人對望了一眼，心知再胡扯下去，陡自浪費時間，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探查到對方的秘密，乾脆互相抖出來好了。

兩人對望了一眼，正是將自己的心意表露出來，從對方的眼色，猜到了對方的心意。

於是，秦匡冷冷一笑，道：「薛鳳如，別拿死來嚇咱們，咱們今日被困在鐵籠之內，便已將生死置於度外，你既虛情，咱們何妨假意，兩不吃虧，是麼？」

說完，嘲弄地笑望着薛鳳如。

薛鳳如一張俏臉氣得發白，目光亦變得惡毒，正想說什麼，易水寒却搶先說道：「薛鳳如，實情如此，妳又何必生氣呢？咱們是除死無大害，但妳花了那樣多的手脚，才將咱們困住，不會是只爲了殺咱們這樣簡單吧？」

薛鳳如長長地吸了口氣，臉色終於緩和下來。「兩位以爲除了殺你們，本姑娘便奈何不了你們？」

秦匡冷然道：「別再拿話來嚇咱們！」秦匡口氣更冷，接又道：「聽着，困着咱們的只是鐵籠，咱們在這鐵籠之內，仍可以行動自由，一身功力亦絲毫無損，咱們在必要時，還來得及自己了斷，妳又能奈何得了咱們？」

薛鳳如的一張臉刹那變得很難看，就像一隻鬥敗了的母鷄般，沒有了先前那種囂張氣焰了。

易水寒口氣却較爲溫和。「薛姑娘，咱們作宗交易怎樣？」

薛鳳如訝問道：「你們這個樣子，也和本姑娘談交易？」

「咱們雖然被妳困住，但却知道不少妳想知道的秘密，相信你將咱們困住，就是想從咱們的口中，逼問出你要知道的秘密，是麼？」

頓一頓，深看了神色變動的薛鳳如一眼，接說道：「這不就是了麼？咱們也知道，妳口裏說會放咱們離開，但咱們却相信，你是說什麼也不會讓咱們活着離開的，那麼，咱們互相將對方想知道的事情說出來，作一次交易不是很好麼？對妳可是大大的有利啊！」

薛鳳如意動了，而事實上，她亦從來沒有放兩人生離的意思，那麼，對兩個永不可能將知道的秘密說出去的人，讓他們知道一些秘密，那有什麼關係？不過，她仍然提防兩人可能使詐，故意問道：「既然你們自知必死，知不知道秘密，又有何分別了？」

秦匡即時接口道：「那分別可大了，起碼，咱們不用帶着一肚子的疑問，去見閻羅王，做一隻明白鬼，總好過做一隻糊塗鬼，再說，咱們天生好奇，若不將一事情弄個清楚明白，那眞是死不瞑目！」

「薛姑娘，這樁交易怎樣？」易水寒催問一句。

薛鳳如眼珠接跟數轉，作出了決定。

「好，咱們就作成這樁交易。」

別有內情 四大皆空

「薛姑娘，爲了考驗你的誠意，易某想先問你一個問題。」易水寒道。

出乎意外的，薛鳳如爽快地道：「你說吧，本姑娘知道的，一定據實答你，希望你們也是。」

易水寒點點頭：「好，咱們橫豎也不能將秘密帶到地下。」

一頓接道：「咱們亟欲知道的第一個秘密是，那位獨佔鰲頭的胖男人，是什麼人？姓甚名誰？」

薛鳳如的臉上刹那閃起一抹羞赧之色，咬咬牙，答道：「他是一個精通天下藥性及醫理的江湖奇人，姓巴名通，兩位可能沒有聽過他的名頭。」

「巴通？」秦匡易水寒同時嘟喃一遍，又同時搖搖頭，互相望了一眼。

「薛姑娘，請恕在下好奇，及高抬自己，請問，那位江湖奇醫巴通，咱們有什麼地方及不上他的？妳會看中了他，其中必有原因吧？」

薛鳳如道：「你們已問了一個問題，本姑娘也答了一個，該輪……」

秦匡却擺手截住了她的話：「薛姑娘，對於兩個快將變成死人的人，又何必那樣斤斤計較呢？」

薛鳳如無可奈何地道：「也好，本姑娘就當一個問題答你們吧！」

掃了兩人一眼，說下去。「本姑娘自小便患了一種心漏氣虛之症，遍尋名醫，莫不束手，也吃盡了天下各種珍奇補藥，但却一點起色也沒有，曾有一位名醫，診斷本姑娘活不過二十五歲，本姑娘聞悉之後，了無生趣，但却一直隱忍着沒有向外洩漏出去，而本姑娘這個病，就連小雅也不知道，正當本姑娘感到心灰意冷，巴巴地等死的時候，却在一次偶然的機會，巧遇巴通，而他居然一眼就看出本姑娘身罹絕症，本姑娘在驚奇之下，便求教於他，經他一番診斷之下，居然出人意料地，說本姑娘的絕症還有得醫治，所謂螻蟻尚且貪生，說本姑娘的絕症還有得醫，本姑娘又何獨然，便懇請他醫治，但他却提出了兩個條件……」

說到這裏，薛鳳如忽然間住口不說下去，似乎有點不好意思再說下去。

秦匡易水寒猜想到多少，但沒有說出來，只是靜等薛鳳如說下去。

薛鳳如狠狠地瞪了兩人一眼，接說下去：「第一個條件是，他立刻醫好本姑娘的氣喘病，而本姑娘則必須陪他一年……第二個條件是，本姑娘必須要想盡辦法，弄到一種天下間只有一處地方才可以弄到的奇藥滲合幾種極之罕貴的藥材，煉製出一種靈藥來，便可以徹底醫治好本姑娘的另一種絕症——心漏症，他並說，那種靈藥，不但可以醫治本姑娘的心漏之症，還可以駐顏，若是練武之人，更可以增添功

力！」

「於是，妳爲了既可以醫好妳的不治之症，又可以保持妳的俏麗容顏，便不惜供他淫辱了？」秦匡鄙夷地說。

「別說得那樣難聽好不好？」薛鳳如振振有詞的，「本姑娘不想年紀輕輕就死，再說，天下間那一個女子不愛美的，轉換是你，只怕也會像本姑娘一樣，毫不猶豫就答應他的條件。」

「嗯，這本來是無可厚非，情有可原的，但你不該玩弄咱們啊！」易水寒說。

「哼！那只能夠怪你們，你們不該一直纏着本姑娘不捨，本姑娘只好想出那種辦法，希望你們知難而退！」薛鳳毫無自責之意。「再說，那一個女孩子不想有人追求，以滿足她的虛榮心？何況，你兩位還是被武林中推許爲一時瑜亮的年青俊彥呢。」

「但你可知道，你爲了滿足你的虛榮心，令到你的艷名遠播，却可以能會害死咱們？」秦匡憤然道。

「那是你們自己的事了。」薛鳳如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本姑娘可沒有叫兩位去死啊！」

「那位巴通，是否要你去設法弄到一株七寶玲瓏血芝？」易水寒忽然說。

薛鳳如臉色驚變，睜大雙眼望着易水寒，疾聲道：「你是怎樣知道的？」

「我還知道，七寶玲瓏血芝，只有皇宮內院中收藏有一株？」易水寒直視着薛鳳如，一字字地說。

薛鳳如驚得連退兩步，顫着咀唇道：「你你……你……一定是……」

秦匡緊接一句：「我也知道，妳有一位表兄，是大內侍衞營的領班。」

薛鳳如驚顫得差一點軟倒在地上，驚呆地望着兩人，雙唇亂顫着，連話也說不出來。

「而且，那株七寶玲瓏血芝，已被你那位表兄自禁宮寶庫之中盜竊出來！」易水寒緊逼一句。

薛鳳如一張臉煞白，搖搖欲倒。

「妳若是不想誅連九族，慘遭滅門，我勸你還是快將那株血芝交出來，以免累人累己！」秦匡緊接一句！

薛鳳如終於發出一聲呻吟，軟倒在地上，昏了過去！

秦匡易水寒料不到薛鳳如忽然間昏了過去，一時間怔住了，瞪眼呆望着。

一聲冷笑也就在這時驀然傳來，隨着現出了一個人來。

× × ×

那人是從雅廳外面走進來的。

秦匡、易水寒目光一移，落在那人的身上，同時震動了一下，脫口叫道：「巴通！」

那人哈哈一笑道：「難得兩位終於知道區區的姓名了。」

秦匡易水寒却笑不出聲來，只是瞪着巴通——一身錦衣、疏眉細眼、塌鼻樑，厚厚的上唇留着一綹鬍鬚，身材微胖，正是兩人在那座小宅院中，窺到與薛鳳如親暱的那位胖男人。

巴通見兩人不出聲，却也不去先將薛鳳如扶起來，那雙冷厲的細眼中，射出兩道冷厲的目光來，在兩人的身上掃來掃去。「兩位要知道的秘密已經知道了，請兩位履行諾言，也答覆區區的問題。」

秦匡「哼」一聲，道：「咱們只是與薛姑娘交易，對你，咱們沒有必要履行諾言。」

「好，好……」巴通怒極反笑，細眼中殺機閃現，「你們不說，區區也可以猜到。」

一頓，接厲聲道：「兩位是受長樂侯董舒的指使，來探聽咱們的秘密的。」

秦匡、易水寒兩人互望一眼，沒有出聲。

「董舒自以爲行踪隱秘，沒有人知道他來了蘇州，但天下間又那有絕對隱秘的事呢？是不是？」

秦匡易水寒仍然不出聲。

實則，他們是在心中動着念頭，希望想到一個辦法，能够逃出去，否則，他們就算知道了那樣多的秘密，出不去，豈不等於不知？

只是，這只怕是不可能的事了，因爲他們根本就不可以突破困住他們的大鐵籠，除非這時有人來救他們。

但這希望非常之渺茫，因爲董舒谷雨進薛家，便已不容易。

巴通見兩人不語，陰狠地道：「兩位不說，區區也不再說什麼，也不會殺死兩位，免得坐實了董舒的思疑，區區會將兩位弄成白痴，就像行屍走肉一樣，等到董舒弄明白兩位遭遇了什麼時，區區已大功告成，以另一種面目身份，縱橫江湖武林了……哈哈哈……」

巴通仰天狂笑不止。

秦匡易水寒兩人却臉色連變，連眼色也變了，因爲若是薛鳳如說的是眞的，憑此人對藥物醫治的精通，是可以調配出一種藥物，令兩人變成白痴的，這可是比死還難受的，一個人若是沒有了思想，成爲行屍走肉，那樣活着還有甚麼意思，倒不如死了乾淨。

易水寒忽然對秦匡眨眨眼，朝那邊牆壁上的書架瞄了一眼，用只有秦匡才聽得到的語聲，說了一個字：「火！」

秦匡起初弄不明白易水寒的話，繼之恍然地微微點了一下頭！

狂笑中的巴通，似乎對兩人的舉動察覺不到，笑聲一止，也不再看秦、易兩人一眼，彎腰抱起薛鳳如，猥褻地在她的臉上「嘖」地親了一下，便走出去。

× × ×

秦匡易水寒眼看着巴通的身形轉出雅廳外面，便立刻閃撲到那些書架子之前，雙手從鐵箱的間隔間伸出去，快手快脚地將書架子上的書拿入鐵箱內！

只不過一會，兩人便將三列書架上的書冊全部取下來，堆放在一起。

接着，兩人從身上將火石取出來，敲燃了，先拿一本書將火引着了，接下來便一個逐本將那些書點燃，一個則從鐵箱的間隙間，將燃燒的書冊扔到外面，一時間，書房外面及雅廳之中，烟火四起，而兩人則繼續點燃拋擲，甚至將桌椅砸爛拋出去，總之，凡是可以點燃的物件，皆被兩人點火引着，拋向外面，有些還從書房的窗口拋擲出去。

幸好困住他們的只是鐵籠！若是密不透風的鐵板籠，他們便只有坐以待斃了！

他們之所以想出這個放火的主意，乃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他們也很清楚，一個弄不好，便會變成放火自焚，因爲他們被困在鐵籠之內，根本就無處可逃，他們之所以幹出這種「蠢」事，乃是抱着一絲希望，希望起火之後，董舒谷雨從而猜到他們可能出了事，派出人手來解救，要是來得及，便可以逃出生天，否則，就算燒死了，也總好過做一個白痴，而且，就算死，也燒他個亂七八糟的，讓那些人——巴通或是盧鑽等人再也隱藏不了，不得不「露」出來，相信已將薛家嚴密監視起來的董舒手下，必然會發現巴通等人，從而證實了對薛家的懷疑，對他們展開行動，那他們就算死了，也不算白死，並且可以出口氣。

×　×　×

樓下烟火四冒，立刻便驚動了在樓外的刀手，紛紛撲入來救火。

自然，亦驚動了樓上正動手救醒薛鳳如的巴通。

巴通本來想救醒薛鳳如後，乘機「親熱」一番的，但聽到了樓下的呼喊聲後，那一腔慾火便消散到九霄雲外，急急搶撲下來，看個究竟。

這時，樓下已火舌四冒，放恣地「吞噬」着樓內一切可以被燒着的物件，秦匡易水寒兩人雖已將生死置諸度外，但看着那肆無忌憚到處蔓延的烟火，心中難免一陣緊張。

因爲他們還抱着一絲希望——長樂侯董舒能夠及時發覺而派人來救他們，而且，能夠不死，自然不想死了，畢竟，他們年紀還輕，如日方中，前途無限，留戀是少不免的了。

那些刀手才撲入來，却被烟火薰得嗆咳連聲，但也顧不了，忙着將火撲熄！

秦匡易水寒兩人就用那些砸碎的桌椅碎塊，當作暗器，覷準了，從鐵枝間隙中，向那些刀手擲射。

那些刀手只顧着救火，加上目光被烟火所蔽，那裏會想到有人乘機暗襲他們？剎那間便有三四人被射中，痛叫着倒跌落地。

其餘的人才驚覺到有人暗襲，驚怒之下，有數人疾撲入去，但衝到鐵籠前，却呆住了。

因爲他們根本奈何不了鐵籠內的秦、易兩人。

除非將鐵籠從新升起來，但那樣一來，秦、易兩人又豈會束手放棄抵抗？

而秦匡易水寒乘那數名刀手在鐵籠前的剎那，接連射出碎木，那數名刀手狼狽閃避間，已有兩人慘叫倒地。

而秦、易兩人這一「攪」，阻延了那些刀手的撲救，火勢便猛了。

巴通撲到樓下時，一眼看到烟火四起，先是一呆，繼之明白了原因，一時間那張皙白的臉上，先是脹紅，繼之鐵青，厲聲喝道：「快！快將火撲熄！」

人已一陣風般，衝撲入去。

但烟火却薰得他那雙細眼幾乎睜不開來，淚水直冒。嗆咳連聲，一頭衝到鐵籠前，差點被一塊從鐵籠內射出來的碎木擊在臉上，幸好及時閃過。

隔着鐵籠，他對秦匡易水寒咆哮道：「該死的東西，知不知道，這樣做會連你們也燒死的了？」

秦匡易水寒由於見識過他接收暗器的奇妙手法——陰陽吸星大法，知道傷不了他，也就覺得白費力氣，不再擲射碎木，嘲弄地望着氣急敗壞的巴通，毫不在乎地道：「燒死也好過被你弄成白痴，再說，也可以燒你一個烏烟瘴氣，叫你再也藏身不住，算起來，咱們仍佔便宜！」

巴通一張臉頓時成了豬肝之色，深深地吸了口氣，才能夠壓抑下翻湧的那股暴怒之氣，切齒道：「好，既然你兩個想死，那區區就成全兩位，好讓兩位嚐試一下，被火烤焦而死的那種難受滋味！」

話未說完，一連嗆咳了好幾聲。

秦匡易水寒亦嗆咳出聲。

烟火已捲撲入來。

隨之而來的，是一陣令人爲之窒息的炙熱氣浪捲湧進來。

火勢在這眨眼間，猛烈了起來，狂恣的火舌吞噬着樓內的一切，那數名刀手不但沒將火勢壓制住，反而不是燒傷了手脚，便是被燒焦了頭髮，一個個狼狽不堪。

但他們一個也沒有退縮，仍然在盡力撲救。

奇怪的是，居然再沒有人出現來救火，這大概是巴通薛鳳如曾有嚴命，其餘的手下不論在任何情形之下，皆要嚴守各處，除非得到他們的召喚。

秦匡易水寒兩人被烟火薰得淚水漣漣，幾乎睜不開眼來，嗆咳不停。

巴通亦是淚水滿面，也分不出那是汗那是淚，嗆咳得氣息如牛。

這種情形，是很難撲救的了，巴通心中亦很明白，但他也恨死了兩人，也後悔沒有立刻殺死兩人，至弄到這種收拾不了的情形，但這時他已什麼也顧不了，因爲若是再待下去，說不定便會被火勢困住，再也走不了，陪着秦易兩人被燒死。

雖然不能親手殺死秦、易兩人，但能夠燒死兩人，也總算解了一些恨。

是以，他不敢再停留，返身雙袖揮劈着，往外衝去，同時吼喝道：「快撤出去，着所有的人，立刻從秘道中撤離這座宅子！」

那些仍在撲救的刀手，這時莫不焦頭爛額，聞喝之下有如皇恩大赦，應聲中，一刻也不停留，衝出了樓外，大口大口地喘着氣。

巴通衝到外面的梯口時，火勢幾乎封住了梯口，被他呼地劈出兩掌，硬是將火勢劈擊得左右向外一捲，由中間穿過，衝上了樓梯。

×　×　×

薛家小樓烟火一起，衝出樓外，飛揚向天的剎那，便被嚴密地監視着薛家動靜的長樂侯手下發現了。

已經從秘道中返回宅院的董舒，立刻就接到了報告。

仍然是在那間雅室中，接到報告時，他正與谷雨喝酒閒談。

谷雨自然也聽到了。

不過，他却不大在意，仍在喝着酒。

董舒却束着眉，喃喃自語道：「光天

白日，防守得又是那樣嚴密，又怎會失火的？」

目光微抬，接向那名報告的手下問：「確定是起火麼？」

那名手下肯定地道：「絕對肯定！」

董舒目光一閃。「知道是那一處起火麼？」

那名手下搖搖頭道：「稟侯爺，屬下是一看到薛宅起火，便趕來回報，未及細辨！」

一名手下恰在這時急奔進來，垂手道：「稟侯爺，失火之處，是薛宅室內防守最嚴密的那座小樓！」

董舒一聽，雙眉跳動了一下，自語出聲：「這就透着奇怪了，秦、易兩位小兄莫非出了事不成？」

谷雨一聽幾乎跳了起來，急巴巴地道：「侯爺，不會吧，憑他們兩位的身手，聯手之下，只怕天下間，還沒有多少人能困得住他們！」

「谷前輩，這一點本侯絕對同意，但明刀易躲，暗箭難防啊！」

被董舒這一說，谷雨立刻急得火燒眉毛般，「侯爺，不管如何，我老人家先去探看一下！」

說完，也不等董舒說話，便像一陣風般衝了出去。

董舒沉吟了一下，當機立斷，朝那兩名手下道：「立刻傳本侯口令，所有守候在附近的人手，立刻撲攻薛宅，但謹記一點：不准暴露身份！」

那兩名手下暴應一聲，急退出去！

董舒也就一直在室內不停地來回踱着步。

×　×　×

火勢幾乎將小樓吞噬了的時候，秦匡易水寒兩人亦已躄不住，昏死過去。

谷雨翻牆掠入薛宅內，却意外地，一個人也發現不到，這令到他大感意外。

在他的意料中，應該會遭遇到兇猛攔截的，所以，他在翻上牆頭時，已將一大口酒含在口內，也運起了八成功勁，準備下重手對付那些攔截他們的人。

如今事出意外，反令他愕住了。

但他只是愕了一下，便顧不了多想，猛撲向薛宅的心臟地帶——小樓所在的那一帶。

沿途也見不到人，自然亦沒有遭遇到阻截，這令到他大感奇怪，心生疑念，但由於心懸秦匡易水寒兩人的安危，所以，就算是龍潭虎穴，他也要闖它一闖的了！

還未撲到小樓前的那座假山前，驀地瞥到一條青影閃沒在左側數丈外的一叢花樹後，錯眼間，那青影似乎有點眼熟，一時間又想不起來，身形却已停了下來，驀地省起了——那不是昨天應門的小子麼？心頭隨之一動——何不抓他來問一問！

念頭才起，他的身形已一擰，疾撲向那叢花樹。

還未撲到花樹之前，一條細小的身形便已竄了出來，急奔向後園那邊。

這一次谷雨看清楚了，正是那小子方明，當下喝道：「小哥兒別跑，還認得我老人家麼？」

那方明扭頭看了一眼，脚步更急。

谷雨身形如箭，只一晃，便撲到了方明的背後，伸手便抓。

方明却在這剎那，陡地旋身連環飛踢向谷雨的手腕及小腹，小小年紀，身手却好俐落。

谷雨却不閃不避，抓出的手一縮一吐，便抓住了方明一只脚踝，向上一提，那小傢伙被倒提起來，頭脚不着地，連掙扎也不能。

谷雨就那樣提着他，呲牙一笑道：「小傢伙，我老人家又不是專吃小孩子的妖魔鬼怪，爲何越叫越走？」

那小子方明氣嘟嘟地道：「老傢伙，快將小子放下來，你是怎樣進來的？」

「我老人家是飛進來的！」谷雨也不與他糾纏，直截地問：「昨天找你家小姐的秦公子與易公子，午後曾來拜訪你家小姐，走了沒有？」

那小子方明眨眨眼，「你老人家先將小子放下來再說。」

谷雨也不怕他飛上天去，便將他放下

小子方明揉揉足踝，才道：「秦公子與易公子是小子帶他們到小姐的綉樓的，若是離開了，小子不會不知道！」

谷雨瞥一眼那座烟火四冒的小樓，一顆心幾乎跳了出來。「這是說，他們還未離去？」

「除非他們從後門走了，否則，小子一直守着大門，怎會看不到他們離開？」小子方明直瞪着谷雨。

谷雨本來還有很多話要問方明的，這時已驚急地顧不了再問，二話不說，就撲向那座小樓。

方明怔怔地望着谷雨的身形消失在假山後，才有點不知所措地四下張望着，但却一個人影也不見，接下來，他忽然看到十數條人影從天而降，却都是不認識的，心中驚駭得幾乎連脚也軟了，返身便向外面奔去。

那十數條人影也沒有理會他，紛紛撲向小樓。

鄰近的人家終於亦發覺到薛家失了火，立刻騷動起來，銅鑼聲接急驟地響起來，大呼小叫聲也響成了一片。

「失火了，救火啊，快救火啊——」

×　×　×

「醒了，終於醒過來了！」谷雨高興得拿起酒葫蘆「骨嘟骨嘟」狂喝幾大口。

站在窗前的董舒正皺着眉，不知在想什麼，聽聞之下，雙眉倏舒，霍地轉過身來，緊張地道：「醒過來了？」

谷雨就像個小孩子聽到了久已渴望得到的糖葫蘆般，跳着脚咧咀直笑道：「侯爺，他們真的醒了，你看看！」

說時伸手一指那邊牆邊，對面擺放着的兩張床。

兩張床上分別躺着的，正是秦匡易水寒兩人！

兩人居然沒有被燒死。

董舒疾步走到兩床之間，左右一掃，臉上的緊張之色一掃而空，吁口長氣，欣喜地道：「果然是醒了！」

分別躺在兩張床上的秦匡易水寒，正顫動着眼皮，慢慢將眼睜開。

谷雨已逼不及待地大聲嚷嚷道：「兩位老弟若再不醒來，我老人家可急得要跳

樓了！」

董舒沒有說什麼，只是搓着雙手，關切地注視着兩人的情形，左看右望的，急切之情，表露無遺。

首先睜開眼來的，是秦匡。

在睜開雙眼的刹那，他有點茫然，遲緩地轉動着眼珠子，直到谷雨將一張臉湊到他的眼前，眉開眼笑地，被燒焦了一半的鬍子一翹一翹地抖動着，歡叫着：「秦老弟，是我老人家啊，認出來了？」

秦匡雙眼才眨動一下，目光一亮，咀唇一張，吐出聲來：「谷……前輩！」

「秦老弟，不就是我老人家麼？」谷雨連聲道：「好了，老弟你終於清醒過來了！」

說着，將手上的酒葫蘆就往秦匡的咀裏塞。「老弟快喝一口酒，什麼事也沒有了！」

秦匡被一口酒猛往口裏灌，嗆得「咳」地酒沫四濺，幾乎噴了谷雨一頭一臉。

谷雨却毫不在意，急忙拿開了葫蘆。

秦匡却眞的被那口酒嗆得完全清醒過來，那是酒對他的刺激，挺身便要坐起來，口裏道：「谷前輩，易兄呢？」

「秦兄，小弟在這裏。」那邊床上傳來易水寒的語聲。

易水寒原來亦完全醒了過來，董舒正伸手將他扶起來。

秦匡在谷雨的扶助下，坐了起來，目光四下一掃，吐口氣，笑出聲來：「谷前輩，晚輩還以爲與易兄難逃火刧了，想不到咱倆命大，居然死不了。」

董舒寬慰地笑道：「兩位，要不是谷前輩捨命相救，只怕……」

谷雨却連聲嚷嚷道：「侯爺……」

秦匡易水寒兩人却早已看到谷雨被燒焦了的半截鬍子，及焦黃的髮絲，聽董舒那樣說，立時明白過來，急忙翻身下床，朝谷雨倒身就拜：「前輩再次救命之恩，晚輩兩人永銘心中。」

「唉，你兩個傻瓜才醒過來，立刻就幹這傻事了，快起來，別折了我老人家的福！」

急得連手上的酒葫蘆也扔到一邊，一手一個，將兩人拉了起來。

董舒看着，却只是微笑頷首不已。

「谷前輩，你是怎能夠抽起鐵籠，救出晚輩兩人的？」秦匡好奇地問。

「可能是你兩個命大運大，我老人家冒火衝進小樓，幾乎睜不開眼來，被烟火熏得眼淚鼻涕直流，小樓內簡直像個火窟一樣，我老人家就像盲頭蒼蠅般，到處亂竄，找尋兩位，却看到兩位昏倒在一個大鐵籠之內，我老人家急得差點瘋了，瞎摸亂找，就是找不到開啓機關的樞鈕，但忽然間，不知怎的，樓上轟地響起一聲大震，那四面鐵柵「刷啦」一聲驀然間自動升了上去，我老人家也顧不了看個究竟，衝入去一手一個，將兩位扶起，一刻也不敢停，衝了出去！」

谷雨說來雖然輕描淡寫，但兩人却想像得到，當時的情形，兇險之極，谷雨乃是冒死將他們救出來的。

「谷前輩將兩位救出來的時候，渾身像個火人一樣！」董舒尊敬地望着谷雨。

「但三位立刻就變了落湯鷄！」谷雨笑嚷：「那時候我老人家被火炙得渾身像要爆炸開來般，幸好侯爺的手下正好提水來救火，七八桶水直往我老人家身上直潑，唉，那刹那舒暢得有如一頭浸入了甘露般！」

董舒目注兩人道：「兩位，怎會被困在那鐵籠之內的？」

易水寒恨聲道：「是被薛鳳如那……使詐，咱們一時不覺，便被困住了！」

秦匡亦握拳切齒道：「原來那薛鳳如早已從百里飛星的口中，逼問出不少事情來，便設下那陷阱，將咱們困住，目的就是想逼咱們吐露她想知道的秘密！」

谷雨疾聲道：「怎麼？百里飛星是落在了他們的手上了？」

「不但是落在她的手上，而且還被她殺了！」易水寒問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現在快到午時了！」董舒抬眼望一下窗外。「兩位昏迷了一夜半日！」

一頓接道：「兩位大概也餓透了，咱們邊吃邊談吧！」

× × ×

秦匡易水寒兩人確是餓透了，一口氣連吃三大碗飯，才長舒口氣，慢慢喝酒。

谷雨却只是吃酒，不吃飯，而且杯中酒常滿。

董舒看到兩人吃飽了，才笑對兩人道：「兩位，昨天在薛府之內的情形……」

秦、易兩人互望一眼，易水寒道：「易兄，還是你說吧。」

易水寒便邊整理思路，邊道：「侯爺，咱們這次雖然兇險，但却大有收穫。」

谷雨一聽，精神一振，也顧不了喝酒，一迭聲催促道：「老弟快說！」

易水寒笑笑，便有條理地，將昨天在薛家內遭遇的情形，詳細地說了出來。

董舒與谷雨靜靜地聽着，聽得神色振奮不已。

待易水寒說完，谷雨一口喝乾杯中的酒，拍拍大腿道：「兩位老弟的收獲果然不少，起碼，最重要的一點，終於探出並證實了！」

接嘆了口氣道：「眞想不到，那位姓薛的丫頭。爲了醫治絕症，甘毁清白，並合謀幹出那等胆大包天，罪誅九族的蠢事來！」

董舒目光閃閃，對秦、易兩人道：「兩位少兄，本侯眞不知要怎樣感謝兩位才是……」

秦匡快口快舌地道：「侯爺，爲了那些無辜的人，咱倆就算赴湯蹈火，亦是義不容辭！」

谷雨一豎拇指道：「要是武林中人皆像兩位老弟那樣心懷俠義，江湖中就不會終日風波險惡，你爭我鬥了。」

董舒忽然雙眉微蹙，目注谷雨道：「谷前輩，你可曾聽聞過巴通其人？」

谷雨凝眸想了一下，搖頭道：「巴通……沒有聽過江湖上有這麼一號人物，巴山雨倒是聽說過。」

接雙眉一聳，脫口道：「說不定巴山雨與巴通有關連！」

秦匡問道：「谷前輩，你是說那位巴山雨……」

谷雨目光一遠，道：「這位巴山雨，

乃是與我老人家平輩的人物，死了只怕也有二十年了……」

「前輩怎會想到那位巴山雨與巴通有關的？」易水寒心急地問。

「這一點，我老人家是從『精通醫理』這一點想到的。」谷雨眨着眼道：「巴山雨在當年有『江湖郞中』之稱，不但精通醫理，而且對於奇難雜症，亦有一手，不過武功却平平，生性刻毒，且喜歛聚，凡有人求醫於他，首先要奉上白銀五十兩，然後再端視病症之輕重，再收取藥費，動輒百兩白銀以上，故此在江湖上不得人緣，至他被殺的那一日，據後來有好事之徒替他粗略估計一下，他起碼積聚了十萬兩白銀以上。」

「是什麼人殺他的？爲了什麼？」易水寒好奇地問。

「殺他的人是武夷三虎，至於爲何殺他，則莫衷一是，有說是武夷三虎爲報殺父之仇，有說武夷三虎是爲了他那筆數目可觀的歷年積聚，依我老人家估計，可能兩者皆有。」谷雨道：「昔年武夷三虎的父親據說曾求醫於巴山雨，巴山雨因爲他付不出那筆五十兩的診金，而拒之於門外，武夷三虎的父親因此而病發身亡。」

「前輩可知巴山雨是否有兒女？」董舒問。

「關於這一點，老夫就不大清楚了。」谷雨道：「我老人家從沒有聽說過他有妻室。」

「這就似乎有點扯不上關係了。」易水寒沉吟着道：「再說，谷前輩說巴山雨的武功平平，但咱們那晚在那座小宅院中所見，那位巴通身手高明，功力深厚，而且還身懷失傳近五十年的接收暗器絕技——陰陽吸星大法，巴通若是巴山雨的兒子，武功應該不會高到什麼地方去，兩人是否有關係，不敢妄猜。」

董舒沉吟道：「谷前輩，兩位少兄，咱們似乎不用在這個關係不大重要的問題上浪費時間，既然七寶玲瓏血芝已證實了是巴通等人合謀所竊，如今最要緊的是，盡快追查出他們的行踪下落，免得讓他們有喘息的機會！」

谷雨首先頷首。「侯爺所見極是。」

秦匡却有點不明地道：「谷前輩，莫非巴通薛鳳如等人，在起火之後，偷偷溜走了？」

董舒點頭道：「可不是，谷前輩與本侯的人手衝入薛家時，薛家之內，已不見一個人影，就只剩下幾名無關緊要的人物——幾名僕婦下人及一名小廝。」

谷雨接口道：「也幸好我老人家一撲進去，便遇到那名昨天應門的小子方明，從他的口中，知道兩位老弟進入那座小樓後，一直沒有離去，我老人家若是去遲一步，我老人家也救不了兩位老弟！」

「好狡猾的傢伙！」易水寒脫口說一句。「相信侯爺在薛家遍搜不獲之後，立刻有了安排？」

董舒道：「不錯，本侯確是有了安排，嚴命本侯的人即刻在城內外明查暗訪薛府中人的行踪下落。」

「但願貴屬已有了發現。」秦匡心急地道。

話口未完，一名精悍的漢子在外面高聲稟道：「稟侯爺，屬下……」

董舒雙眉一揚，疾聲道：「侯健，進來，是否有消息了？」

「侯爺，屬下確是有緊要消息稟報！」外面那漢子侯健乃是董舒的一名心腹手下，回稟一聲，才敢垂手走進去。

× × ×

侯健稟報的消息不但緊要，對四人來說，亦是一個天大的好消息。

「稟侯爺，城外虎丘山脚下的一座庵堂附近，發現了要追查的人，特來回報侯爺，請侯爺定奪。」

董舒刹時目光大亮，急問一句：「確定了麼？」

「回侯爺，絕無差錯！」侯健趕緊回答，語氣肯定：「被發現的，是薛鳳如的近身侍婢小雅！」

「那就錯不了！」董舒推桌而起，「薛鳳如的婢女是一同失踪的，如今在那裏出現，薛鳳如巴通等人，一定在那附近匿藏無疑！」

谷雨秦匡易水寒三人聽了這個消息，亦振奮起來，特別是秦、易兩人，更是一副躍躍欲動的神色。

「侯健，咱們的人沒有露出形跡來吧？」董舒在興奮之餘，沒有忘形大意。

「回侯爺，咱們的人一直隱藏得很好，直到屬下趕回來稟報爲止，沒有被發現的跡象，屬下在趕回來之前，曾一再吩咐他們小心在意，切不可露出形跡，並且將那附近一帶的所有緊要之處，嚴密封鎖起來！」

「做得好！」董舒嘉許一句。「傳本侯之命，將其餘在城內外各處的人手全部召集回來，聽侯調遣。」

侯健躬身應道：「是！侯爺！」應聲中，疾快地退了出去。

侯健才退出去，秦匡已忍耐不住，開聲道：「侯爺，是否立刻行動？」

董舒說道：「兵貴神速，而且狡兔三窟，行動當然是越快越好，免得又被他們兔脫！」

「侯爺處事明快，當機立斷，不愧是大將之材！」谷雨讚一聲。

董舒却急搖雙手，道：「谷前輩太過獎了，相信換了前輩來處置此事，見解與本侯一樣！」

谷雨哈哈一笑道：「侯爺不是奉承我老人家吧？」

董舒連忙正容說道：「本侯乃肺腑之言！」

接轉顧秦、易兩人道：「兩位差點死在薛家之內，本侯若說兩位醒來不久，氣力未復，勸兩位留下來，兩位一定不肯，是以，本侯不再勸兩位留下來，將養身體了。」

秦、易兩人互相對望一眼，齊聲道：「侯爺通情達理，在下兩人也不再說甚麼了。」

谷雨大聲道：「好戲當前，自然亦不能少了我老人家一份！」

董舒朗笑道：「本侯能夠結識到三位，平生一大快事！」

× × ×

虎丘山脚下，有一大片竹林，名曰紫竹林。

紫竹林佔地數十畝，風景幽絕，千篁修立，天風過處，竹濤葉浪，勝絕一時，乃是蘇州城外有名的好去處。

而白竹庵就在紫竹林後，這裏却是竹樹疏落，環境僻靜，遊人甚少到此，甚至於有不少人沒聽聞過白竹庵這座庵堂。

而白竹庵內，眞的植有一叢色白如玉的竹樹，據說，那是天下獨一無二的異種，也只有種在庵內後園那一塊地方的那叢竹樹，才色白如玉，庵內的尼姑曾試過截根移種到園內的其它地方，但長出來的竹子，却是青綠之色，長不出那種色白如玉的竹子來，這實在怪異，有謂：可能種出那叢白竹的泥土地氣特異，所以才會生長出那叢異種白竹來。

至於爲什麼只有那方圓一丈不到的地上，才會長出那叢白竹來，就是歷代白竹庵主，也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董舒谷雨秦匡易水寒趕到紫竹林時，已是紅日西墮時分。

由於要召集散佈在城內城外其他各處的人手，故此就擱了個多時辰，再經過一番分派佈署，又花去了差不多一盞茶時分，故此，他們以最快速度趕到紫竹林時，那裏的遊人差不多散盡了。

幸好在那段時間內，沒有接到關於薛鳳如巴通等人溜竄的消息，這表示「點子」仍在，那自然是分派部署得越周詳，越對他們有利了。

四人才踏入紫竹林內，侯健驀地從一叢竹後閃了出來，疾行幾步，來到四人面前，躬身朝董舒行禮。「侯爺……」

董舒却一擺手，截住他的話，注目問道：「情形怎樣？」

侯健回答道：「回侯爺，情形一直無變。」

「好！」董舒滿意地點點頭，「所有的人手皆依照分派部署好了麼？」

「回侯爺，一切無誤！」侯健接問。

「確實地點查到了麼？」董舒接着問道。

「就在紫竹林後的白竹庵中。」

「不會有錯？」

「回侯爺，絕對錯不了！」

「嗯，傳令所有人不得妄動，聽命行動！」

「是，侯爺。」侯健應聲中，閃退入一叢竹樹之後。

董舒這才轉顧谷雨三人一眼。「谷前輩，兩位老弟，本侯忽然間改變主意，不想費時失事地，用突襲的方式撲攻進去，以免可能會毀了那方外之地，並殃及這片足堪觀賞的竹林，而且時候也不早了，天一黑，雖然對咱們的行動有利，但同樣也有利於他們的兔脫，本侯決定來一個意外之舉，登門『拜訪』，弄他們措手不及，未知三位意下如何？」

谷雨首先道：「這主意乾脆俐落，很好。」

易水寒却道：「侯爺，他們的人手不會不防守在庵內外吧？咱們直趨紫竹庵，只怕不會通行無阻吧？」

「老弟顧慮得極是。」董舒道：「不過，別忘了咱們的人手亦在附近，他們若是現身攔阻，本侯相信，咱們有足夠能力，應付得了他們！」

秦匡接道：「侯爺，萬一應付不了，又或是他們的人發出訊號，通知巴通他們，那豈不是讓他們有機會……」

「這一點，本侯早已想及了。」董舒笑笑道：「他們不會有機會溜走的，再說，就算有機會，也絕對溜不了，何況，咱們直趨庵堂，本就是公然行動，他們絕對不會毫無所覺，咱們這一次的行動，可以說是一次公開的行動，已沒有秘密可言，而在一個『快』字！」

秦、易兩人聽了，露出明白的意思，點頭不迭。

董舒接口再道：「兩位老弟沒有什麼要說的了吧？若有，不妨說出來。」

兩人同時搖頭。

抬頭望一眼一縷從竹樹枝葉隙縫間斜投在地上的陽光，董舒決然地道：「谷前輩，兩位老弟，咱們走！」說話間，他已當先向前快步行去。

谷雨秦匡易水寒齊應了一聲，隨後前行。

前面大約五六丈外，便是白竹庵了！

董舒四人腳步不停，直向那座靜謐得給人一種肅穆之感的庵堂走去。

忽然間，從竹樹後閃出一名漢子來，橫身將四人的去路阻住了。

四人只是看了那漢子一眼，腳步沒有停下來，直走前去，一副不將那漢子看在眼內的神態。

那漢子即時喝一聲：「停下，庵堂方外之地，亦是你們可以亂闖的麼？」

董舒腳步一停，在那漢子面前不到三尺處站下來，莞爾一笑：「你知我是什麼人麼？」

那漢子顯然知道他們的來意，並認出了谷雨三人，但却不知道面前這位氣度不凡的中年人是誰，是以聞言之下也怔了一下。

董舒也就在那刹那出手，一連點了那漢子心坎肩井瘂啞四穴。

那漢子在現身攔阻時，便已全神戒備着，但在那刹那，仍然被董舒那奇快無比的出手，一下子制住了。

谷雨三人也因此第一次見識了董舒的身手。

盛名之下無虛士，果然不是浪得虛名之輩！

董舒出手制住了那漢子，便不再理會他，身形一偏，從那呆立着的漢子身邊走過，直向庵堂走去。

谷雨秦匡易水寒三人自是亦步亦趨。

但走出才不過五六步，便又被五六條從兩旁的竹樹中，閃身出來的漢子攔住了去路。

這五六名漢子不像被制住的漢子那樣，動口不動手，而是動手不動口，閃身而出的刹那，五六柄刀便交錯斬劈向四人。

四人的動作也不慢，身形閃錯間，指掌齊施，立時響起了幾聲悶哼與痛叫聲，那六名刀手其中有四人就像木偶塑像般，定在當場，另外兩名則倒跌出丈外的地上，一臉痛苦之色，掙扎着就是爬不起來。

方才，四人在出手時，皆用上了本身最精妙的一招手法，一出手便擊傷了那六名刀手，因爲他們不想纏鬥下去，浪費時間。

而且，他們既然直闖白竹庵，也就表明了他們不想掩飾身份行藏，也就不怕驚動白竹庵內的人了。

四人根本連看也沒有多看那六名刀手一眼，腳步不停，繼續向白竹庵走去。

他們的神態是那樣從容。

終於，四人走到了白竹庵前。

意外地，沒有人再現身出來攔阻他們了。

而庵內亦一點動靜也沒有。

四人不免有點狐疑起來，互相望了一眼。

「侯爺，會不會……」秦匡首先開了聲。

「秦老弟，他們若是偷偷溜了，本侯的手下不會覺察不到的！」董舒語氣異常肯定，日光有如兩道尖錐般，直射向庵內，彷彿要將庵內所有的地方，皆看清楚一般。

「侯爺，咱們是否直闖進去？」谷雨有點急不及待的問道。

董舒却搖搖頭道：「不可，白竹庵說什麼也是方外之地，不宜亂闖，咱們還是先禮後兵的好！」

董舒不愧是文武奇才之士，一切皆設想得週到妥當，不失風度。

易水寒讚同地點點頭，道：「侯爺，待在下向他們招呼一聲。」

「如此有勞易老弟了。」董舒頷首。

易水寒吸了口氣，朝庵內叫道：「白竹庵內的大小師傅聽着，長樂侯董侯爺已經查明了貴庵內窩藏了一伙被官府追緝的盜匪，董侯爺體念貴庵乃佛門清靜之地，不欲令貴庵沾上血腥，遭受兵燹之災，貴庵……」

「什麼人在庵外大呼小叫的了？」一聲厲喝倏地從庵內響起，打斷了易水寒下面的話。

厲喝聲中，庵內人影一閃，現出一名中年尼姑來。

四人的目光立刻落在那中年尼姑的身上，易水寒有點生氣地道：「師太難道聽不到在下剛才的話聲？」

那中年尼姑目光一掃四人，有點火爆地道：「此乃佛門清靜之地，四位施主剛才大呼小叫的，擾了貧尼的功課，請問四位施主是什麼意思？」

這中年女尼不應反問，分明是有意避而不答，其中只怕有詐，易水寒冷笑一聲。「師太，爲何避不答在下的話？」

谷雨更是忍耐不住，大聲嚷嚷道：「她分明是有意拖延，咱們別理他，衝進去再說！」

說着作勢便要向庵內衝去。

那中年尼姑臉色一變，正想說什麼，董舒已開聲阻止谷雨。「谷前輩，他們逃不了的，且看看這位師太有什麼話說。」

谷雨這才收住勢子，瞪了那尼姑一眼，憤憤地道：「既是佛門清靜之地，居然窩藏朝廷要犯，難道不怕佛祖責怪嗎？」

那中年尼姑的臉色又變了一下，强詞道：「這位施主信口雌黃，胡言亂說，難道不怕死後下拔舌地獄麼？」

谷雨怒笑一聲：「出家人好利的口舌，該下十八層地獄的是妳這個凡心未盡的出家人！」

秦匡接口說道：「出家人不打誑語，師太若不及時悔悟，難道忍心看着佛門清修之地，遭受兵災，百年基業，毀於一旦麼？」

那中年尼姑的臉上接連數變，咀唇噏動，欲言又止，董舒看在眼內，雙手背負，不疾不徐地道：「這位師太，本侯奉當今皇上聖諭，緝拿一伙盜匪，經明查暗訪，探出那伙盜匪逃匿在貴庵之內，師太若不想佛門遭刦，請立刻交出那伙盜匪，免至成爲佛門罪人！望師太當機立斷！」

那中年尼姑這刹臉色變得一片灰白，一個身子也抖顫不已，口齒噏動，却就是吐不出聲來。

易水寒却再也按捺不住了。「侯爺，咱們已將利害說明，看來這位師太却是執迷不悟，那就怪不得咱們了，侯爺，庵內一直沒有動靜，只怕其中有詐，事不宜遲，咱們還是闖進去吧！」

谷雨更是急不及待。「侯爺，我老人家笨鳥先飛！」

說話間，也不等董舒說話，直向庵門內衝去。

董舒沒有阻止，一聲：「谷前輩小心！」身形一動，緊接撲向庵內。

但人影連閃中，秦匡易水寒左右向前閃掠上去，比董舒快了一步。

那名中年尼姑見谷雨當先衝來，神色遽變，身形欲動，但隨之喟嘆一聲，低頭閃身退過一旁。

谷雨「哼」了一聲，就像一陣風般，從那尼姑的身邊掠過，衝入了庵內。

但他立刻就一個倒翻，翻退出來，緊跟在他身後的秦匡易水寒料不到他忽然會倒翻掠出來，差點被他撞中，幸好兩人反應夠快，左右斜搶出去，險險避過。

「嗤嗤」急響聲中，起碼有二十七支弩箭追着谷雨的身形，自庵內疾射出來。

谷雨翻掠倒射的身形倏地向下疾墮，那數支弩箭險險從他的身上射過，被董舒雙掌一擊，盡數將那些弩箭劈擊落地。

谷雨身形落地，一張臉已沉了下來，一步搶到那中年尼姑的面前，伸手便要抓向那尼姑的衣襟，但又猛地窒住了，許是猛省起那尼姑是個女的，若是劈胸一把抓住她的衣襟，那可是大大的不妥，他雖然年紀已有一大把，但男女授受不親，何況對方又是出家人，這可是一種褻瀆，幸好他驚覺得快，沒有做出那種尷尬的事來。

但他却怒氣衝衝地向那中年尼姑吼道：「妳看到了吧，妳還有什麼話好說？」

那中年尼姑的頭垂得更低，雙掌合什當胸，惶然道：「施主責怪得極是，貧尼乃是身不由主，貧尼罪該萬死！」

適時，董舒撮口發出了一聲長嘯。

嘯聲才起，只見人影飛閃，自白竹庵的附近竄撲出來，將這座尼庵團團包圍起來。

那中年尼姑一見，臉色慘變，連喧佛號不止。

而這時庵內也起了一陣騷動。

「師太，妳乃佛門弟子出家人，不會忍心看着這座庵堂化作刦灰的吧？」董舒一雙目光注視着那尼姑。

中年尼姑渾身悚顫了一下，倏然抬頭道：「侯爺，貧尼知道怎樣做了，請侯爺

暫緩一時。」

董舒頷首道：「好，本侯就暫緩一炷香時間，希望師太能夠說服他們！」

中年尼姑喧了一聲佛號，轉身急急走回庵內，庵門却沒有關上。

從敞開的庵門往內看，可以看到庵內那小小的庭院中，呈半月形站了一排黑衣刀手，每一個人的手上，皆握着一具連弩，對準了大門及左右的牆頭。

而左右的牆頭上，董舒的人手爬伏在牆頭上，手上亦執着一具連弩，對準了下面的黑衣刀手。

易水寒吁口長氣，開口道：「侯爺，天快黑了。」

日頭確已沉沒在西天邊，天邊晚霞艷麗，歸鳥陣陣中，暮色就像輕烟一般，籠罩着大地。

董舒亦舒口氣，道：「但願他們不會負隅頑抗，連累這佛門之地遭難就好！」

谷雨「哼」一聲道：「侯爺慈悲爲懷，只是，那姓薛的丫頭及那巴通不會束手待擒吧……」

秦匡冷然道：「谷前輩，那說不得只好來硬的了！」

易水寒忽然道：「大約已過半炷香時候了。」

董舒無言頷首。

× × ×

也就當易水寒話聲剛落，董舒頷首的刹那，庵內倏然間響起一片叱喝聲厲叫聲，接下來是兩聲慘叫。

那兩聲慘叫淒厲刺耳，懾人心魄。

董舒四人神色一凝，暗自戒備起來。

谷雨道：「莫非窩裏反不成了？」秦匡心急地望着董舒。

董舒目光一瞬不瞬望着庵內，沉吟道：「這……」

庵內人影飛閃間，搶撲出四五條人影來，當先一人，正是那中年尼姑，緊跟着的，赫然是薛鳳如，兩人的手上，皆提着一顆血淋淋的人頭！

那十數名刀手在庵內傳出叱喝聲及慘叫聲時，便已神色慌亂起來，一個個露出惶恐無措的神色來，及至見到那中年尼姑及薛鳳如手上提着的人頭，刹時間大亂起來，一個個臉色慘白，驚呆了。

那中年尼姑手上所提着的人頭，董舒等人一眼就看出，正是侍衛領班，飛天老鼠盧讚！

而薛鳳如手上提着的那顆人頭，四人皆一眼就認出，正是那罪魁禍首，不知是何方神聖的巴通。

這時侯董舒若是下令手下擊殺那些黑衣刀手，肯定可以輕易得手，但他却沒有那樣做。

他只是長長地吐了口氣，神色之間亦緩和下來。

谷雨易水寒秦匡臉上却露出訝異之色，接連眨着眼。

這刹那間的變化，確是大出他們意料之外。

正如谷雨所說：窩裏反了！

那中年女尼朝那些驚呆了的黑衣刀手喝道：「巴通經已授首，你們還不放下兵刃，束手待縛？」

那十數名刀手聞喝之下，恍似當頭響了個焦雷，悚然震顫之下，掃一眼兩邊牆頭上一觸即發的長樂侯手下，知道頑抗徒自取死，一個個垂下頭來，將手上的兵器拋落地上。

董舒的臉上現出了笑容。

那中年尼姑快步搶到庵前，朝着董舒單豎一掌，施禮道：「侯爺，貧尼幸不辱命。」

董舒道：「師太能夠及時化去這一場災劫，眞是功德無量！」

中年尼姑惶然道：「侯爺，敝師姪臨崖勒馬，手刃罪魁巴通，未知侯爺能否網開一面，赦免敝師姪之罪？」

董舒沉吟不語。

中年尼姑急喝道：「鳳如，還不上前向侯爺請罪！」

薛鳳如神色一震，急步上前，「噗」地跪在董舒面前，俯首不語。

巴通那顆血淋淋的人頭，就放在她身前的地上。

董舒皺了一下眉頭，遲疑地道：「這個……師太，請將事情說出來好麼？」

中年尼姑忙道：「事情是這樣的，貧尼返入庵堂時，盧讚大概起了貪念，想獨據巴通恰好煉製成功的九轉七寶血芝丹，逃之夭夭，乘巴通揭開鼎蓋取出丹丸的刹那，驟然向巴通出手，欲將之一擊至死，那知巴通老奸巨滑，早已暗中提防，是以盧讚那一擊只是傷了巴通，未能置於死地，反而被巴通以手上的鼎蓋飛擲在身上，撞得他翻跌出去，直向貧尼撞過來，貧尼見機不可失，一面喝叫敝師姪當機立斷，將功補過，一面乘機出手殺了盧讚！」

語聲一頓接道：「幸好鳳如靈智未泯，被貧尼一言喝醒，與貧尼聯手擊殺了那罪魁巴通！」

喧聲佛號後，接又道：「侯爺，請念在敝師姪懸崖勒馬，卽時悔悟，又是在身罹絕症之下，聽了奸人擺佈，一時間靈智迷失，才會唆擺盧讚自宮中偷盜七寶玲瓏血芝出來，至犯下瀰天大罪，還望侯爺慈悲，赦免她的死罪！」

董舒擺擺手，道：「薛鳳如，妳且先起來再說。」

薛鳳如却跪伏着不肯起來，悽惶地道：「侯爺若不赦免小女子之罪，小女子不敢起來。」

董舒目光閃動了數下，吐口氣道：「嗯！姑念你知錯能改，及時回頭，將罪魁擊殺，且是受人唆擺，才會幹下那等大錯特錯的傻事，本侯就網開一面，不追究妳的罪責，你快起來說話，本侯還有很多話要問。」

薛鳳如這才三叩首，「多謝侯爺恩典！」爬起身來，但却不敢望一眼易水寒秦匡兩人，將頭垂得低低的。

易水寒秦匡兩人雖則痛恨薛鳳如欺騙了他們，也鄙視她爲了活下去而委身於巴通那傢伙，但畢竟是愛過的人，看她弄到如今這種可憐的田地，惻隱之心油然而生，但兩人却沒有表露出來。

而目前最令他們關心的，乃是那一株七寶玲瓏血芝的下落，這可是關係到很多人命的，若是找不回那株七寶玲瓏血芝，只怕被關押在天牢內的侍衛統領及司庫監

乃會人頭落地。

所以，董舒急不及待地問：「薛姑娘，那株七寶玲瓏血芝還在麼？」

薛鳳如搖搖頭：「已被巴通用來與幾種極珍貴的藥材，製煉成一種丹丸了。」

董舒臉色微變，一時間急驚得轉不過彎來，頓足脫口道：「唉，這叫本侯怎樣回復聖上！」

谷雨畢竟是老江湖，立刻就想到了其他：「薛姑娘，巴通煉製的這種丹丸，有什麼功用？」

薛鳳如想也不想就道：「據他說，這種九轉七寶血芝丹的功用可大了，不但可以醫治小女子的心漏之症，還可以醫治各種固疾頑病，據他說，幾乎可以醫治世上百病，不管是患了何種無藥可醫的絕症，只要還有一口氣，吃下九轉七寶血芝丹，便立時痊愈。而練武之人吃了，據巴通說，若是連服七七四十九顆，可收洗毛伐髓之效，可以平添一甲子功力，他正是想憑借九轉七寶血芝丹的奇妙功效，脫胎換骨，增加功力，以達到他在江湖上吐氣揚眉，稱雄武林的野心！」

「嗯，原來他居心叵測，野心勃勃，怪不得他甘冒滅族之大罪，偷盜那株七寶玲瓏血芝了。」谷雨感嘆出聲。「一個人若是被利慾矇了心，眞是什麼事也會做出來的！」

薛鳳如聽着谷雨那番話，一顆頭垂得更低了！

她若不是不想死，還妄圖青春常駐，又何至於受巴通的唆擺，慫恿表兄飛天老鼠盧讚，自皇宮內院中，將那株七寶玲瓏血芝偷出來，而又自甘下賤，委身巴通，幹下這種天下第一等的蠢事來。

「嗯，聽你這樣說，那九轉七寶血芝丹的功效，比七寶玲瓏血芝還要大了，咳，本侯那就總算可以向聖上覆命了！」董舒色然而喜。「那種九轉七寶血芝丹在何處？」

中年尼姑答道：「回侯爺，仍在庵內一間密室的爐鼎中，還未取出來。」

「好！」董舒長吐一口氣，笑道：「若是本侯猜得不錯，薛姑娘，你們之所以沒有遠走高飛，匿藏在離城不遠的白竹庵內，可是當時正煉製着九轉七寶血芝丹，而且快將煉成，極欲要找個地方繼續煉製下去，待煉成了，才遠遁？」

薛鳳如垂着頭道：「侯爺英明，情形確如侯爺所猜的差不多，據巴通說，若是爐鼎內的火一旦熄滅，鼎內的丹丸功效便大失，倉惶之下，是小女子想起了白竹庵，於是連爐鼎帶柴火，從宅內的一條秘道中，搬運出去，在庵中繼續煉製。」

「那株七寶玲瓏血芝，確是盧讚偷出來的吧？」董舒雖然已知道，但爲了好向聖上覆示，仍要問個清楚明白。

「侯爺，小女子罪該萬死，是小女子唆誘表兄盧讚，答應在製成丹丸後，分給他一些服用，他才肯從宮中偷盜出來的。」薛鳳如沒有將一切的責任推在死無對證的盧讚身上。

董舒目光一閃，點點頭：「這種誘惑，相信江湖武林中凡是練武之人，只怕也很難忍受得了而不動心。」

秦匡亦接口道：「換轉是在下，也會怦然心動，能够一下子增加一甲子的功力，脫胎換骨，正是練武之人夢寐以求的奢想啊！」

「這確是很難抵受的誘惑！」易水寒感慨地道：「在這種誘惑之下，什麼事幹不出來？」

谷雨嚷嚷道：「天快黑了，還是快將事情辦妥，回城喝酒吧！我老人家可不管那些九轉八轉什麼丹呀丸呀的，最要緊是有酒喝！」

「谷前輩，這件事能夠順利解決，功勞不少，本侯一定與你喝個痛快的！」董舒接轉對中年尼姑道：「師太可否帶本侯進庵內將那些丹丸取出來，好讓本侯能夠上覆聖命？」

「侯爺請隨貧尼來。」中年尼姑才走了兩步，倏地停了下來，囁嚅着道：「侯爺，貧尼有個不情之請，還望侯爺大發慈悲。」

董舒一怔，繼之恍然道：「師太可是想本侯贈薛姑娘一顆丹丸，以治絕症？」

「阿彌陀佛，侯爺慈悲，還望救人救到底，功德無量。」中年尼姑合什連連。

董舒頷首道：「嗯，念在薛姑娘知錯能改，本侯答應師太所求。」

中年尼姑喜道：「多謝侯爺贈丹丸之恩，鳳如還不過來叩謝侯爺活命之恩？」

薛鳳如搶前兩步，「噗」地便向地上跪下去，但却給董舒一把伸手托住了，令到她跪不下去，正容道：「薛姑娘快請起來，希望妳能夠經此教訓後，不要再行差踏錯，那勝過妳向本侯叩拜千百回！」

薛鳳如的嬌軀微顫着，凄聲道：「侯爺教訓得極是，小女子一錯怎敢再錯？蒙侯爺不究罪責，並贈丹療病，使小女子得以重生，小女子已決定皈依我佛，遁入空門，以贖罪衍，以洗恥垢……」

秦匡易水寒聽薛鳳如如此說，心中感慨萬分，唏噓不已。

谷雨趨着，臉上也露出憐憫之色。

相信除了一死之外，這種代價是最大的了！

× × ×

人生有聚亦有散，有喜亦有悲，就像月有陰晴圓缺一樣，自古皆然。

十里亭外，秦匡谷雨易水寒三人，正送別長樂侯董舒。

董舒本來想與他們歡聚多兩天的，無奈皇命在身，加上救人如救火，故此只好忍痛離別三人，帶着九轉七寶血芝丹，趕回京城。

望着漸漸遠去的人馬，三人終於收回目光，無言對望着。

好一會，谷雨首先笑嚷道：「兩位老弟，天下無不散之筵席，我老人家買醉去也！」說完朝兩人揮揮手，轉身往城中一溜烟般跑去，生像跑慢了，便買不到酒喝般。

秦匡易水寒怔了一下，接目光一閃，幾乎是同時呼叫出聲：「老前輩，請等一等！」

呼叫聲中，同時放步急追上去。

谷雨奔走如飛，連頭也不回，呼應道：「一醉解千愁，與你同消萬古愁！」

秦匡、易水寒兩人相視一笑，脚步更急。

（全文完）

美蘇間諜毀滅戰　羅唐納·文

血戰黑太陽

紅太陽變作黑太陽。但却又不是日蝕，敎主尼羅法力無邊，他蓄意毀滅了一切，他爲的是什麼？那是一個謎……





秘魯的大隧道，叫做黑地獄，有的是金銀珠寶，三個帮主都想單獨佔有它，於是展開明爭暗鬥，敎主尼羅有力使太陽變色，仍然同歸於盡。

黑地獄有的是財寶

秘魯以及智利這兩個的國家都是南美洲的古國，開國的時期，巴西仍是蠻荒地帶，阿根廷更加荒涼了，傳說在這兩個國家當中有一條秘密隧道互通，叫做黑地獄，長達千里，隧道當中有一截是「金穴」，置身其間，隨手可以撿取金銀珠寶，富甲萬邦，不過，那個地方沒有絲毫陽光透入，伸手不見五指，一個人孤軍深入，必死無疑，如果結集一二百人入內，別說找不到金銀珠寶了，就算找到它，互相殘殺，那些人也是死個清光的，假如有一個武功蓋世的人，死剩一個，他也沒法把它帶走，剛剛離開隧道，仍然中箭身亡，這種事情一次又一次的發生，隧道之內的金穴，彷彿變成一個「謀殺陷阱」，近年已經失去了吸引力，只是偶然有些人向當地的居民查問而已。

有一晚，月色澄明，在秘魯首都「利馬」的一角，有幾個人聚在一起，苦練武功，奇怪的是那一間武館十分陰暗，只有少許光亮，他們都是用眞刀眞槍過招，異常逼眞。四個人纏着苦鬥，他們沒有注意到戶外有一個人很冷靜的坐着觀望。

靠近深夜，四個人鬥完了，有兩個人走出來，突然，他們發覺戶外的陌生人，吃了一驚，正想亮刀，陌生人趕快打個手勢，制止他們動武，很冷靜的說：「我不是你們的人，是美國人，此行只是想跟你們打個交情，希望參加一脚，同在一起走進金穴探險，你們的意思怎樣？」

「你說的是山王金穴嗎？」

「是的，我說的是山王金穴。」

「你懂得大隧道裏面最凶險的一處叫做山王金穴，當然知道走進去的人九死一生，爲甚麼你仍然有胆向山王挑戰呢？你是否美國的通緝犯呢？」

「不，我不是通緝犯，也非失業漢，我之所以斗胆向山王挑戰，因爲我在美國無意中學會了中國功夫的刀法，叫做夜行刀，能夠在完全沒有光亮的地方出擊，憑着這種本領，我認爲有希望在金穴之內獲得神的賜惠，如果我的所料不差，各位故意熄了燈之後苦練刀法，大概是準備到金穴尋寶的，多一個人去，可能實力更强，故此斗胆向你們講幾句話。」

有一個人膚色特別黑，却又不是黑人，只是秘魯人，挺身而出，說：「我是查利，係秘魯人當中刀法最好的一個，綽號黑金剛，如果你的刀法比我更强，我們歡迎你加入挑戰山王的尋寶團。」

「好的，我接受你的挑戰，而且有方法證明我的功夫比你强，不過，我的刀法未必勝過你，如果你同意，不妨一試，找一個黑沉沉的大堂，讓我們二人入內，過了一會，便可分出勝負來，這種搏鬥叫做空手奪刀，中國功夫裏面最巧妙和最深奥的一種，到時你有刀，我沒有刀，我能夠在黑暗中奪去你的刀，那就證明我有資格跟你們同行，反之，我死在你的刀下，死而無怨。」

「你眞有這種本領？」

「你不必理會我是否有這種本領，總之，你願意跟我較量，不妨試一試，我決不會傷害你的，因爲我的身上沒有刀。」

「好，我從來沒有想像過有人可以在我的手中把一柄鬼頭刀奪取，希望你使我大開眼界。」

綽號黑金剛的刀王查利，一直用英語跟對方交談，那時他改用秘魯的土語跟同伴講了幾句，叫那個同伴通知留在屋裏的人，一齊看熱鬧，他的同伴走開了，他把臉孔朝向美國人那邊，說：「我的朋友，我還沒有知道你的大名呢！可否賜告？」

「我叫做湯深，綽號天涯浪子。」

「好一個的浪子！我是由衷說的，希望你不要死在我的刀下。過了一會，我們就要決鬥了，我想你看看鬼頭刀，我十分肯定的說美國人沒有想到一柄大刀，可以變成這種形狀。」

「多謝你的指點，照我所知，中國古代的俠士或者江湖大盜有人使用鬼頭刀的，刀身非常闊，却又非常薄，舞刀的時候，它就像是一片落葉，這種刀的優點是以旋風式的招式進攻，希望掩住對方的兵器，然後殺上，它的弱點是刀子太過闊大，舉動不夠靈活，可能被人奪刀。」

黑金剛查利哈哈大笑，說：「你太過樂觀了，你說的鬼頭刀只是說對了一部份，還有另外一部份，你茫無所知，就快決鬥了，給你看看也好。」

說到這裏，他聽到同伴叫喊聲，便不開口，走在前面引路，湯深在後面跟隨。

兩人先後走了進去，穿過走道，直入大堂，有許多種古怪的兵器放置，黑金剛查利走向兵器架，抽出一把刀來，在他的臉前揚一揚，說：「天涯浪子，你現時看見了，這一把刀，就是鬼頭刀。」

湯深接過那一把刀，反反覆覆的看了一遍，說：「這一把刀有一個闊而厚的護手，預防別人奪刀，設計得十分週到，佩服佩服，照我看，它的確是從中國流傳過來的，叫做虎嘯鬼頭刀，舞動的時候，透過小孔的風，越吹越勁，變成一片龍吟虎嘯之聲，令敵人聽了心寒，是否如此？」

黑金剛說：「不錯，你說對了，我想問你，你以前有沒有跟這種刀打鬥過？」

「是，起碼我奪取過十把鬼頭刀，其中有些鬼頭刀還是我在黑暗中奪取的！」

「我不信！有胆的立刻走入神殿決鬥！這一個武館是從神殿改裝的，越是深入，越加沒有光亮，不過，爲了決鬥的公平，我應該帶你走進神殿之內，看看它有些甚麼，然後把燭台拿走。」

黑金剛查利大喝一聲，他的同伴送上了燭台，隨手點燃了長長的白蠟燭。

在燭光照射之下，幾個人魚貫而行，穿過走廊，進入神殿！

黑金剛說得對，神殿之內甚麼都沒有，只有神像，以及祭台石。

湯深說：「現時可以開始決鬥了，我眞的是兩手空空的，小刀也沒有，你吹熄蠟燭吧！」

「好，我吹熄蠟燭，立刻發招！」黑金剛即說即做。

他的同伴剛剛關了神殿的門，他立刻吹熄蠟燭，一片刀風，在黑暗中掃過，立即聽到龍吟虎嘯之聲，非常威猛。

黑金剛查利好像表演刀法似的，那一把鬼頭刀，向四方八面砍劈，始終是撲了個空。

他冷笑道：「天涯浪子，你認眞乖巧，必然是躲在神枱上面了，看刀！」

他揮刀向神枱掃橫過去。

料不到湯深在他的背後發聲，很清楚的說：「你猜錯了，我不是躲在神枱上面，自始至終，我都是躲在你的背後。」

黑金剛查利大吃一驚，趕快轉身橫劈，還把他的身體頻頻轉動，又撲了個空。

神枱那邊忽又有人開口，當然是湯深的語聲。他很冷靜的說：「黑金剛，你是我的對手，我就快出擊了，提防我空手奪刀吧！」

黑金剛查利既然吃驚，同時湧起了一股旺盛的好奇心。照他想，無論如何，他所握的鬼頭刀決不會被人奪去，爲了保護那把刀，他不斷的旋轉，還把刀子伸到盡，彷彿一個風車。

他認爲沒有人能夠接近他，怎料湯深並非眞用手奪刀，只是借此分散對方的注意力而已，時機成熟，他就像飛鳥投林似的從神像頭頂飛跳下來，就在空中出擊，一個掛眉腿，釘在黑金剛查利的額角，聽到錚的一聲，認爲對方的鬼頭刀已經脫飛出來，大概查利本人已經暈倒，他緩緩的走過去，脚在地上探索，找到了刀子，然後走向神殿的門口，用拳擂擊那扇門。

外邊的人開了門，有人提燈高照，發覺查利所握的刀，竟然落在他的手上，呆若木鷄。

湯深說：「他只是暈倒，扶他站起來，很快他就甦醒，我在的大堂恭候。」

湯深靠卓越的輕功取勝，黑金剛查利輸得心服口服，事實上我們進入大隧道搜索金穴，的確是危機四伏的，多一個帮手，當然是有利無害，故此天涯浪子的武功越是出色，他越加高興。

決鬥結束了，黑金剛甦醒之後，叫湯深留在武館裏面喝酒，談及空手奪刀，湯深很謙虛的說：「查利先生，你不必自卑，我聽到那一股刀風，已經知道你是天下無敵的刀王了！我的刀法眞的比不上你，我能夠取勝，只是施展詭計，分散你的注意力，然後乘機飛脚由空中踢出去，偶然命中，只是僥倖，這一招你已經識穿，如果再鬥我必然死在你的刀下，現時我們又已經聯合爲一個團體，彼此係一家人，誰勝誰負，也不必放在心上了！我想知道這一點，你們多次滅燭練習刀法，似乎預知在大隧道尋寶可能跟一的擅長刀法的人交手，是也不是呢？」

「不，我們這樣做，只是準備得手之後，被人截擊，跟對方搏鬥，如果在大隧道碰上了山王，我們就完了，肯定不是我的對手。」

「山王到底是甚麼人呢？」

「我認爲這傢伙不是人，只是一種怪獸，不管怎樣碰上了他，就凶多吉少。」

「那麼，你們既然担心在大隧道碰上了山王，又担心找到了金銀珠寶，有人截擊，爲甚麼你們仍然有信心冒險進入大隧道呢？」

「問得好，假如我們不是找到十多隻運金鼠，不會出動。」

「運金鼠？難道牠懂得金穴在甚麼地方嗎？」

「不，這種老鼠根本上就不是準備替人運金的，牠會得這樣做，逼不得已，事實上應該說牠喜歡吃金就眞。」

「我從未聽見過有些老鼠能夠吃金，甚至喜歡吃金！好，就算牠眞的是有本領吃金吧，怎樣利用牠替你們工作呢？」

「首先，我把牠放在鐵籠之內飼養，在鐵籠外邊必須有巨型的貓，這兩種小動物同時放入大籠裏面，由於籠中有籠，貓沒法咬死老鼠，小籠裏面的老鼠，雖然牙齒如鋼，牠也不敢咬開鐵籠逃出來，因爲鐵籠外面有特別兇悍的巴西貓看守，如果沒有意外事情發生，老鼠的處境實在是很惡劣的，牠一直捱餓，我們把牠帶入大隧道之前，先要餓透了牠，然後把三百呎長的繩子緊縛在牠的頸上，牠急於找尋食物，金子也吃，我們不管牠是否吃金子，放牠走出，不久就把繩子拉緊，直到牠回來，然後用刀殺牠，看看牠的腸胃是否有金子留下，只是施展這一招，已可獲得金銀珠寶，我對這一次尋寶充滿了信心，運金的老鼠就在這間武館飼養，你也想看看牠嗎？」

「好極，我眞的不相信世界有些老鼠吃金。」湯深說。

過了一會，查利、湯深以及幾個朋友同到地窖看看，那些老鼠全身金色，名符其實的是金毛鼠，十分可愛，每一隻老鼠起碼有兩三磅，有如一個小鼓那麼圓，全部囚禁在鐵籠裏面，籠子外面有一頭重約十磅的大貓看守。

湯深笑了笑，說：「這種老鼠可以看做珍貴的寵物。」

黑金剛查利說：「在我的眼中看來，牠就是財神。」

血戰大隧道的山王

從那一晚開始，天涯浪子湯深住在武館裏面，閒來無事，有一天，他走到大街上面散步，在一處賣酒的小館裏面獨酌，突然有一個僧人走進來，向他打量了一眼，說：「先生，你的枱子是否留着等候朋友呢？我想佔一席位，可以嗎？」

「當然可以，我只是一個人。」湯深漫不經心的說。

那個僧人先行介紹自己說：「馬面僧波理斯。」跟着又道：「先生，你大概是綽號天涯浪子的湯深了，在這裏沒人能夠打贏黑金剛查利，佩服之至！你不遠千里而來，一定想走進大隧道尋寶，是嗎？」

湯深說：「不瞞大師，我確有此想，但却不易成功。」

馬面僧波理斯很鄭重的說：「去年有十六次冒險尋寶的人闖入大隧道，僅有一個人，他就是黑金剛查利，不見待你比他更加幸運，你還是打消這個念頭吧！」

湯深說：「我決不會改變主意。」

馬面僧波理斯說：「黑金剛查利能走出來，因爲他身上有護身符，看來我跟你有緣，就送你一個護身符，祝你好運！」

說完這句話，他探囊拿出一塊橢圓形的白玉，交到他的手上。

那塊白玉相當珍貴，湯深向他稱謝，說：「這塊白玉如此珍貴，我與你只是萍水相逢，你怎會慨然賜贈呢？」

「我懂得看相算命，就快有一個殺星在秘魯出現，大開殺戒，這個人可能是你，希望我們將來狹路相逢，手下留情。」

湯深哈哈大笑，突然眼睛一花，馬面僧踪影全無，他大吃一驚，連續幾次轉身，到處張望，那個僧人仍是踪影全無，他無法可想，只好付賬離開食店，把那塊白玉貼身收藏。

三日後，黑金剛查利對他說：「湯深，今晚凌晨一時我們就動身了，你也參加一脚，出動之前，我必須把一件重要的事情對你說知，那一條隧道長達百哩過外，有如黑地獄，除非萬不得已，不要出聲，更加不能夠弄出火光來，只有我携帶火柴、電筒和手提燈，各人絕對不能携帶引火見光之物，免得驚動山王，一旦驚動了它，死無葬身之地。」

湯深答應了他。

當晚月黑風高，凌晨一時，七個人組織的探險尋寶隊伍，在大隧道的入口齊集，互相握手，表示一切準備妥當，先後走進黑沉沉的隧道裏面。

黑金剛查利曾經三探大隧道，對那邊的形勢他最熟悉，一馬當先走在前面，有一條尼龍繩子從他的掌心低垂下來，走在背後的人，抓住了它，那就不會散失，押陣的一個就是天涯浪子湯深。

在隧道裏面走動，空氣稀薄，還有些臭味很不舒服，有時落脚的地方突然低陷或者有水，他們走得很慢，越是深入越加困難，往往給蝙蝠迎面撞擊，嚇了一跳。

這些困難並非難以應付，只是吃點苦頭，最成問題的還是這一點，他們只是相信隧道有一個金穴，收藏金銀珠寶，不知道那個地方在隧道之內的那一處，只是暗中摸索。

隧道長達一百七十六哩，係古代秘魯人跟智利大軍決戰的地方，傳說隧道有鬼，這種謠言增加了心上的恐懼，越往前走，越加沒有信心，幾個人的感覺大致相同，彷彿走進了一個惡夢。

他們早已料到，隧道兩邊出入口有些空氣流通，走到中段，可能沒有新鮮空氣，甚至因此窒息，爲了應付這種困難，入洞之前，每人背上携帶一個潛水用的氧氣筒，儘管如此，除非必要，不敢浪費。

不知道走了多久，他們都感到十分疲倦，不自覺的坐下來。

黑金剛查利以領隊的身份，容許他們坐下，甚至躺下，仍然不准交談，且又不准見光，因此之故，休息變成全無義意，相反的因爲停止活動，有點緊張。

湯深練習過中國功夫，聽覺比較强，側耳傾聽，初時他只是聽到啪啪的聲响，好像蝙蝠拍翼，後來，他發覺那種古怪的聲响並非拍翼之聲，極有可能是一種動物在遠處走動之聲，而且越走越近。

他實在無法忍受，在地上爬到前面去，而用右肘碰了碰黑金剛查利，以極低的話聲在查利的耳邊私語，只是說了兩個字：「山王！」

他伸手摸了摸查利的下頷，發覺查利不斷的點頭。

顯然他聽到的奇怪聲响，查利也聽到了，山王就在附近，他要通知各人備戰。

他雖然擅長空手奪白刄，可是，潛入地穴之內，隨時跟强敵交手，不能夠太過大意，故此他也帶了一把鬼頭刀。

他剛剛拔出刀子，那一頭好像大動物的東西已經走到眼前來，他感到這傢伙的呼吸很响，而且越來越近。

他無法在黑暗中看見牠，胡亂出刀，恐怕別人也用刀砍劈，無意中斬傷了自己人，逼於走開幾步，自管自的舞刀直衝過去，飛躍而起，向他聽到呼吸聲的一處砍劈。

他覺得那一刀砍了一件物體，却又無法傷害對方，不覺愕然。

突然，有一種沉重的壓力凌空而下，覺得它太過厲害，不敢招架，只好閃在一邊。

他的武功不弱，能夠及時躲閃，別的人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驟然聽到黑暗中傳來了一陣陣慘呼之聲，心上一悚，不由自主的大聲叫喊，「山王來了，快扭亮電筒！」

黑金剛查利聽了，果然扭亮一柄强光電筒，霎時間，一條白光橫掃，停在一件黑黝黝的物體上面，所謂「山王」，原來是一頭碩大無朋的大猩猩。

即使是一頭大猩猩，也不會皮堅肉厚，刀槍不入，顯然牠並非普通的猩猩可比了，跟牠交手，只有一個機會取勝，向這傢伙的一雙眼撲攻，主意打定了，他就飛躍而起，左右脚輪流出擊，希望有一脚能夠踢盲牠的一雙眼。

山王的戰鬥力很强，湯深剛剛飛脚踢他，牠就閃開，雖然牠的身體十分健碩，有如一座山，躲閃的身形手法，非常靈活，湯深多次出擊，仍是落空，整個呆住，不敢戀戰，拔脚飛奔。

他知道自己觸犯了山王，這傢伙不會放過他，故此盡快逃生，無法兼顧同伴。

黑金剛查利的電筒光亮只是照射到大猩猩的身上，已經被牠的巨手一揮，跌跌撞撞的倒下來。

他懂得自己的命運就快完了，逼於揮刀應戰，僅憑一把鬼頭刀，怎會是山王的敵手呢？轉瞬他就倒了下來，電筒拋在一邊。

由於查利纏住山王，湯深有機會逃生，不過查利的命運跟別的同伴一樣，被山王抓住，撕做兩邊，然後喝他的血，那樣的慘死狀，就像是五馬分屍，極端痛苦。

想到這裏，湯深不敢再想下去。

他究竟是怎樣逃出來的？自己也弄不清楚，重見天日，他離開了黑地所獄似的大隧道，有如喪家之犬，茫茫然的奔走，不知道他應該走到甚麼地方去。

闖入大隧道的時候，只是黑夜，離開大隧道，已經是翌日下午，靠近黃昏，可見他們在那一段時間已經走得很遠，山王出現的一處，可能是古代藏寶的秘窟，這一頁血淋淋的回憶，在他的腦海中留下了一個烙印，他發誓要殺死山王。

不管他怎樣想，離開了大隧道，總是要找一個地方歇脚，迷惘中，他回到結識

黑金剛查利的武館，然後倒在地上酣睡。

黃昏過去了，是另外一個殘夜，他被燈光刺激，睜開了一雙眼，看見一個人提燈站在身邊，他翻身一躍而起，大喝一聲，問：「你是誰？」

「眞是可笑了，這一座金剛堂，一向是我們的產業，看來你只是一個流浪漢，無意中闖進來，我還沒有查問你是誰，你反而大聲喝問嗎？」

「我不是流浪漢，我是黑金剛查利的朋友。」他理直氣壯的說。

這句話很是尋常，想不到提燈的大漢忽然大聲叫喊：「我抓着兇手了，你們快走過來抓他。」

湯深聽了，莫名其妙，問道：「你有沒有弄錯呢？這裏沒有發生血案，連鬼影也沒有，憑甚麼理由你說我是兇手呢？」

那個大漢絕不理會他，退後幾步，跟外邊衝進來的人聚在一起，其中有一個人拔槍向他瞄準，他才知道事態嚴重。

那個人把槍嘴對準他的胸膛，說：「我是這裏的警官，姓沙，你不承認是兇手，就跟我們同到警署再行辯白吧，我們控告你佈局謀殺黑金剛查利。」

有人把他從監獄救出

湯深聽了，大吃一驚，說：「黑金剛如果死在大隧道，他只是死於大猩猩之手，我是他的朋友，怎會殺死他呢？」

「胡說，你們大概有七八個人，一起走入大隧道，只有你一個人走出來，顯然是你謀財害命了，你在金剛堂辯白，那是沒有用的，回到警署再談吧！」

濃眉大眼的警官「沙必治」，執意把他帶走，湯深理直氣壯也沒反抗，只得馴若羔羊的被他押到外邊，拔出手槍監視，另有兩人亮刀同行，隨時出擊，看來整個形勢對他極端不利，湯深感到心上一沉。

在警署裏面，他很坦白的招供，把他如何結識黑金剛查利隨後如何走進大隧道尋寶遇險的情形，和盤托出來，一口咬定黑金剛查利死於山王之手，山王就是大猩猩。

幾個警官聚在一起傾聽，他們全不相信他所講的話，比「沙必治」更加高級的一個長官說：「不錯的，大隧道裏面的確有些傳說涉及你所講的山王，可是，除了你之外，沒有一個人說過山王就是大猩猩，關於這點你作何解釋呢？」

湯深聳了聳肩，表示他沒法解釋。

警官沙必治說：「假如你能夠把我們帶入大隧道，找到大猩猩，黑金剛查利以及其他的人都被牠撕做兩邊，證明你所講的話屬實，我們也許相信你並非兇手，你願不願意冒險再闖黑地獄呢？」

「不，再闖黑地獄也沒法證明我所講的一切，大猩猩決不會留在原處，等待我們厮殺，此外，我必須考慮這一點，就算有刀有手槍，我們也不是大猩猩的對手，此行只是送死而已。」

沙必治冷笑一聲，說：「湯深，我早巳料到你有這種話說，用來敷衍塞責，關於大猩猩暫時不談了，我在你身上搜出一塊白玉，它是古物，潔白無瑕，看來値美金三幾百元，你自稱是天涯浪子，怎會有這樣好的一塊白玉呢？照我看，你們可能在大隧道找到了一部份的藏寶，分贜不勻，黑金剛查利一向自大，先把那些人殺了，你乘機偷襲，終於把他加害，你急於逃生，甚麼都沒有帶走，實情肯定是這樣子的，你願不願意招供呢？」

湯深氣湧如山，大聲說：「這一個故事是你編造出來的，我全部否認。」

「好的，好的，你不認罪，索性押在牢獄好了，捱了幾天的苦頭，你的腦筋清醒了些，到時你可能認罪亦未可料。」

沙必治說完，向長官請示，肥頭大耳的警務處長「林倫」點點頭，他就關進了全部是石牆和水的「蟹獄」。

秘魯的監獄有許多種，專心磨折犯人的監獄，叫做蟹獄，它係石牆和水混合構成的，水中有蟹，離開水面七八尺的石牆，有幾個鐵環，還有鎖鍊垂下來，犯人抓住鎖鍊把自己提高離開了水，那就不怕水中的蟹，沒有人能夠用一雙手把自己吊起來，整天不鬆手，只要他的手鬆了鬆，就會給水中的蟹鉗住，痛得要命，這種刑罰可以令到犯人心灰意冷，願意招供，警官沙必治把湯深送進這種地方去，如果他不招供，不論遲早，被幾十隻大蟹鉗活活的鉗死，可謂心狠手辣。

湯深雖然武藝高强，被困在蟹獄裏面，無法可施，始終是這樣子掙扎，一會兒把自己吊起來，一會兒沉入水中，忙個不了，照情形看，也難持久，沙必治對付這種犯人，沒有水和食物供應，時間拖長了，沒有食物到肚，那個犯人就氣力全消。

湯深被囚禁了七八個鐘頭，眼前就是絕境，他仍要使勁掙扎，煞是可憐。

蟹獄裏面沒有半點光亮，不過，特殊的聲響却是聽得出來的，浮沉之際，他忽然聽到「啪」的一聲，抬頭一望，竟然看見微光從石牆透出來，顯然是石牆另有秘密通道透到外邊，有人把其中一塊石推跌，沉入水中，故此看見外邊的光亮。

他的身上沒有繩子束縛，看在眼裏，喜出望外，趕快抓着鐵鍊攀登，飛躍過去，他毫不考慮的鑽入牆洞之內。

果然不出所料，那個牆洞很深，相當曲折，有人提燈在前引路，湯深會意，一聲不響的緊隨在後。

洞穴出口是墳墓，墓穴很大，沒有棺材，兩人先後走出墳墓，那地方是荒山野嶺，可以隨意交談，湯深拱手爲禮說：「多謝壯士救命之恩，請問貴姓大名呢？」

「我沒有姓名，排列第七號，係哥倫巴二百個殺手之一，他叫我把你救出來，就帶到別墅喝酒，大概你不會拒絕吧？」

湯深說：「我當然不會拒絕。」

「汽車就停在下面的公路，不必亮燈了，請你跟着我走。」

湯深依了他，走到公路那邊，他感到完全恢復自己，非常高興。

他被帶到一座豪華的園林別墅，坐在客廳，另由女傭帶入一個小花廳，剛剛落座，很快就有一個身型高大的中年人走出來，點頭打個招呼說：「我是哥倫巴，如果你記得起那晚在秘密賭場打鬥，你就記得起我。」

湯深肅然起敬，說：「多謝帮主兩次救命之恩。」



紅鷹公主創立鷹敎，她擁有很多信徒，她的秘密武器就是大鷹。

哥倫巴笑了笑，說：「我一向喜歡做好事，像你這種人命不該絕，當然要想盡辦法救你脫險。」

「帮主，承蒙帮主厚愛，不勝感激，請問帮主，我有甚麼特色令到帮主這樣賞識呢？」

哥倫巴說：「從來沒有一個人看見過山王能夠活着離開黑地獄，只是這一點，巳經夠了，你可否把當時血戰山王的經過情形講出來呢？」

湯深十分興奮，把山王的威勢講得一清二楚，跟着說：「牠只是一隻大猩猩，沒有理由刀槍不入，簡直是妖怪，照我看，手槍也沒法殺牠。」

「信不信由你，我有本領把牠制服，不必殺牠，只是使牠受傷好了，牠受了重傷之後，一定會走回藏寶的秘窟，我們跟踪出擊，就有希望獲得全世界最豐富的寶藏。」

聽了這番話，湯深更加興奮，笑着說道：「帮主一定有本領制服牠，我深信不疑。」

哥倫巴說：「湯先生，請你同到酒房那邊，看看我設計的一種秘密武器。」

兩人走進酒房，隨意喝酒，地上有一個占士邦箱，可以用手挽起來，它有兩個地方能夠透光，哥倫巴叫人提箱扭開一個掣，霎時間兩條電光從占士邦箱的一邊射出，懸掛在牆上的兩個椰子，碰上了電光，立刻粉碎。

湯深讚了一聲，說：「這兩條電光向大猩猩的眼睛處發射，太過猛烈，恐怕牠受不住，立刻喪命。」

「這種光並非激光，如果它不是太兇的話，可以把光綫的强度減弱，到時由你調節光亮好了，這一次闖進黑地獄，你做領隊，負責指揮三十個殺手，一切拜托你了。」哥倫巴很有把握的說。

美色撩人的紅鷹公主

湯深由衷的說：「承蒙帮主救命之恩，急於圖報，既然你有辦法戰勝山王，盡快闖入黑地獄好了，你想那一天動身，請即吩咐。」

哥倫巴笑了笑，說：「你剛從蟹獄逃生，休息幾天然後出動，還未爲遲，賭場的園林深處有一座假山，你在假山裏面過活，不走出來，沒有人能夠找到你。」

湯深很高興的點點頭，他被人帶入假山的秘窟，那個地方擺設豪華的傢俬，冷氣機和雪櫃全部都是最昂貴的貨色，還有許多水菓和食物供應，酒的品種更多，確是個好地方，他索性把一切心事拋開，留下來歇息，甚麼也不想，腦袋一片空白。

一週之後，哥倫巴走進秘窟，說：「湯深，我巳經準備一切，除了强光的手提電機之外，還有手提槍以及噴火器，一定戰勝山王，不過，你必須緊守一個原則，只是把牠打傷了巳經夠了，不必把牠殺掉，我們冒險闖入黑地獄，目的只是想找尋金銀珠寶，並非想殺山王，替死去的朋友報仇，相信這一層道理，你一定明白，明天黎明之前出動，由你做領隊，你有權殺他，不必手下留情，要說的話都說完了，你有甚麼要求沒有呢？」

湯深說：「我是個天涯浪子，死了算數，沒有任何一種要求。」

這件事情巳成定局，凌晨三時，三十一個高手從秘密賭場出發，趁着天色仍未吐亮，靜悄悄的走入大隧道，一切順利。

那一條大隧道綽號黑地獄，名不虛傳，開始走進去只是覺得在黑暗中行走，脚步浮浮，很不舒服，越是往深處走，困難越多，不時的聽見蝙蝠飛行之聲，還因空氣稀薄，每一次呼吸都是感覺到吃力的，似乎在胸部壓下一塊大石。

這一切困難都是捱過去的，如果山王出現，那就不同，因爲牠巳經習慣了在黑暗中過活，非常靈活，他認爲那一隊冒險的勇士，並非山王對手，必須在這傢伙露面之前有充份準備，隨時應戰，因此之故，他每走十幾步，就把耳朶貼在地面上，聽聽前面是否有輕微的脚步聲。

他的準備工作做得十分好，走了十個多鐘頭之後，果然聽到地上有些震動之聲，他立刻吩咐各人備戰。

突然，脚步聲越來越快，似乎對方並非甚麼大動物，而是活生生的人，他不敢怠慢，趕快扭亮强光電筒。

在强烈的光綫投射之下，他看見了一片刀光，相當奇怪，持刀偷襲的人竟然是一些穿黑衣的僧人。雖然他不知道那些僧人爲甚麼在大隧道出現，既然對方沒表明身份，便即拔刀砍劈，他就不客氣，揮了揮手，機槍和噴火槍一齊進攻，僧人紛紛倒地，他們大獲全勝。

僅憑大刀怎能夠跟現代化的武器作戰呢？黑衣僧當然是屈居下風的了，湯深把僧人趕盡殺絕的時候，忽然感到一陣風聲，在頂上飄過，趕快閃開，定神一望，衝過來的强敵原來是「山王」，這一驚非同小可，他雖然避開，並非所有殺手都避得開，很快就看見兩個殺手被牠撕開，變成

兩邊，隨即低頭飲血。

山王這樣兇，目擊的人嚇呆了半截，有些人頭腦較靈活，索性用噴火槍射擊。

一條紅色的火燄對準山王射擊，山王只是很有威勢的怒吼一聲，沒有受傷，大踏步走過來抓人，被牠抓住的殺手，立刻分為兩截，一連串的慘叫聲及黑衣僧垂死的哀鳴聲混在一起，非常可怖。

有些殺手用機槍掃射，發覺子彈從牠的胸膛反彈出來，險些殺了自己人，不敢輕舉妄動。

戰局凌亂，達到極點，危急當中，湯深想起了挽在手中的電光噴射器，趕快按動機鈕，霎時間，兩條白光對準山王的一雙眼掃射，這種攻勢是突然發生的，山王也沒法想到，故此牠不能夠及時閉上眼睛，突然冲出一股天崩地裂的吼聲，倒在地上打滾，原來牠沒法活下去了。

雖然山王死了可救活十多人，可是，他們此行並非為了報仇，而是想找尋失落的寶藏，山王死了，豈非全功盡棄，此念一起，湯深就站着不動，愁眉苦臉。

在大隧道無人注意的一個陰暗地方，忽然升起一層層紅色的霧，它是山王死後才升起來的，並非春夏之交看得見的霧，它本身含有劇毒，吸入了它，很快就覺得自己缺乏了力量指揮一雙手和一雙脚的活動，呆若木鷄，直到他吸進太多的毒霧，頹然倒下來。

這一招確是出乎意外，甚至湯深那麼勇猛，他也沒法支持，不單是整個人不受支配，還覺得心臟的彈力減弱，沒法把血液泵到腦袋，眼前景物變成一片模糊，跟着失去知覺。

這種變化十分快速，如果他喪命，應該說他不知不覺的離開塵世，可是，他沒有死，不過昏迷不醒而已，過了一段時間，他恢復知覺，睜開眼睛，看見了燭光，又再發覺他躺在一張美麗的圓床之上，他沉住氣苦苦追憶，然後記憶起他跟三十個殺手合力對抗山王的情形。

他似乎在千鈞一髮中遇救，另外一些殺手，可能全部喪命，誰救了他？眼前他躺着的是甚麼地方？一切問題，有如風起雲湧似的湧上腦海，他自問沒法回答，只是呆呆的坐着沉思。

沉悶中忽然聽到一聲溫柔的呼喚，說：「你有胆闖入黑地獄，碰上了山王，能夠把牠殺掉，眞算了不起！可惜你們沒有携帶氧氣筒，毁在毒霧之下！」

「你必然是我的救命恩人了，你是誰？可否走出來相見呢？」湯深很快說出這幾句話，突然，他聽到細碎的脚步聲，抬頭看看，他即時發覺有一個千嬌百媚的女子站在他的前面。她臉露微笑。

湯深直覺到她並無惡意，他也微笑起來。

「我叫做鄧天嬌，綽號紅鷹公主，你現時躺在鷹宮之內，相信無人知情，故此你十分安全。有我保護你，沒有人能夠把你刦走，你放心住下來好了！」

湯深說：「紅鷹公主，蒙你搭救，我的一條性命，等於是你的了，任你差遣，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紅鷹公主嫣然一笑，說道：「你是個很有用的人，倘非如此，我不會單獨救你一個。」

說完這句話，她就對湯深打個手勢，續說下去：「你大概餓了，吃點東西，容後再談。」

她先走一步，湯深在後相隨，兩人先後走到一個小花廳，湯深坐下來，她轉身走開，很快就有熱騰騰的食物送上來，還有水菓和酒。

湯深眞的餓了，看見甚麼就吃甚麼，還喝了一杯酒。

有兩個侍女輪流服侍，非常艷麗的，至於紅鷹公主，更加迷人了，簡直是月殿嫦娥。

翌日上午，紅鷹公主對湯深說：「希望你喜歡這個地方。」

湯深說：「紅鷹公主，你待我太好了，我想報答你的救命之恩，我有用得着的地方嗎？」

紅鷹公主想了想，說：「看來你是美國人，怎會捲入這個漩渦呢？」

「眞是對不起，我不知道你所說的漩渦是指甚麼？」

「所有人到秘魯這個國家來，幾乎全部都是想找失落的寶藏，一共有三帮人馬，我就是其中的一帮，叫做紅鷹帮，還有黑太陽帮，以及輪盤帮，明爭暗鬥，拚個你死我活，你奉命闖入黑地獄，向山王挑戰，生死邊緣給我救出來，已經涉及兩帮了，將來你一定跟黑太陽的敎主尼羅交手，這種局勢，顯然是你已經捲入漩渦。」

湯深十分乖巧，聽了就說：「紅鷹公主，不管我站在甚麼地方，總是你的人，得到你的賞識，我甚麼都不怕，你是否想把那兩個帮主幹掉呢？」

「我跟他們無寃無仇，不必濫開殺戒，我已經告訴你，最終的目的，只是想拿到那批寶藏。」

「紅鷹公主，照你看，那批寶藏是否至今仍然沒有人找到呢？」

「那批金銀珠寶，係秘魯古代君王向各國搜刮得來的，全是古物，如果有人找到寶藏，需要錢的時候，一定把它變賣，現時沒有這一類的珍貴古物拍賣，故此我認為它仍然留在一個非常秘密的地方，還沒有人把它發掘出來。」

「眞是有趣，我一定傾全力找到那一批金銀珠寶，我想問問你，山王這一頭大猩猩究竟是那一帮人馬養出來的呢？」

「輪盤帮的帮主哥倫巴派你向山王挑戰，顯然山王不是他養的了，就算我沒有解釋，你也會知道，我不會養一頭大猩猩，剩下來的一個人就是太陽敎主尼羅，相信牠一定是尼羅的寵物。」

湯深微有所悟：「照情形看，山王一定是敎主尼羅那邊的秘密武器，那晚我們還未跟山王交手，先行被黑衣僧砍殺，山王站在僧人的背後，沒有向僧人襲擊，顯然他們是一窩蜂的了，是不是呢？」

紅鷹公主點了點頭，說：「湯深，你眞是聰明，如果我派你行刺黑太陽的敎主尼羅，你有沒有這一份勇氣呢？」

「我當然有勇氣，只是担心不容易接近他。」

「我有辦法令你接近他的，不過，必須繞一個彎子，我的意思是先行離開這個地方，回到哥倫巴的身邊，他派你偷襲，

我然後暗中助你一臂之力。」說到這裏，她突然語氣一變，緩緩的說：「湯深，我的門徒沒有敎主尼羅那麼多，不過，我的戰士比較他的戰士更兇，眞個火併，他不是我的對手，你想看看我的戰士嗎？」

湯深欣然點頭。

他們二人雖然在地下室交談，不過踏着屋內的梯級走上地面，毫無困難，由她帶路，穿過大廳，走到戶外，湯深突然發覺他們站在一個高峯的峯頂，下邊羣山起伏如龍，氣勢雄壯，覺得心曠神怡，衝口而出的說：「眞是一個好地方！」

她湊近一點，說：「湯深，你看得出我的戰士嗎？」

湯深搔了搔頭，說：「恕我眼拙，看不出甚麼。」

她輕輕的說：「我的戰士出來了。」跟着雙手擎天，大喝一聲，山鳴谷應。

說也奇怪，高峯下面雖然有許多樹木，一隻雀鳥也看不出來，她大喝一聲之後，突然在林木中飛出了許多大鷹，自遠而近，不約而同的飛到峯頂來，一層又一層，在她的脚下留步。

很快就有三四百隻大鷹，遮住光禿禿的岩石，彷彿一隊士兵。

還有更多的鷹在空中飛翔，顯然是向她這一邊飛來。

不必解釋，湯深也知道她說的戰士是大鷹，無怪她綽號紅鷹公主了，如果一隻大鷹跟一個武士決鬥，那個武士是輸定了的，他由衷的稱讚她一聲：「黑太陽的敎主尼羅，就算有千軍萬馬也鬥不過你。」

紅鷹公主突然臉色一沉，很鄭重的說：「湯深，你千萬不要輕視，他的敎徒遍佈秘魯各處，隨時召集十多萬人。」

「他憑甚麼本事迷惑那些敎徒呢？」

「他的本領就是使太陽變色，有如日蝕，霎時間天烏地暗，整個太陽變了黑色，却又有些微光透出來，並非白晝變成黑夜，它是魔術也好，是法術也好，看見太陽變成黑色的人，一定心裏驚慌，希望得到安全的庇護，於是投入他的邪敎。」

「照我看，太陽怎會變黑呢？一定是魔術。」

紅鷹公主說：「閒話談得太多了，還是講正事吧！我跟太陽敎主尼羅水火不相容，很難派人接近他，照我看，死了三十個殺手，哥倫巴一定怒火如焚，想辦法報復，他以為你已經喪命，你突然回去，還說我很樂意派出大鷹！並肩作戰，他一定很用心，到時你更加受他重用，負責向敎主尼羅挑戰，為了增加他對你的信心，你可以走進寶庫裏面取出幾件有價值的珍品，代表我送給他。」說完這番話，她把湯深帶入寶庫，千奇百怪，無數珍貴的珠寶活現在眼前，看呆了湯深的一雙眼。

紅鷹公主站在身邊，柔聲說：「這個藏寶室太過簡陋了，秘魯王朝的寶庫比較我的寶庫大過幾十倍。」

黑太陽敎主尼羅

哥倫巴以為失去了湯深，突然看見湯深走進賭場，精神奕奕，驚喜交集，走過去擁抱他，就像一個男人看見戀人那麼開心。湯深低聲說：「我一點損傷也沒有，請你放心，有些重要的話要跟你談談，同到密室再談吧！」

哥倫巴把他引進密室，關上了門，湯深把他帶來的禮物放在枱上，再把他死裏逃生的經過情形說出來，最後加上一句：「這幾件珠寶是紅鷹公主叫我帶來送給你的，表示她誠意跟你合作，對付黑太陽敎的敎主尼羅。」

哥倫巴興奮地跳起來，說：「眞的嗎？如果眞有其事，那就太好了。」

湯深說：「當然眞有其事，放在枱上的珠寶就是鐵證。」

「她還向你說些甚麼呢？」

「她想把敎主尼羅置於死地，對方雖然懂得法術，使太陽變黑，還有大批門徒保護，但是無論如何鬥不過一千幾百隻大鷹！」

哥倫巴不斷的搓着一雙手，說：「他有沒有談到我呢？」

「有的！他對我說知，你的個性非常倔强，不肯認輸，不論遲早，一定派人行刺敎主尼羅，因為他殺了你三十個心腹殺手！」

哥倫巴向湯深望了一眼說：「如果我派人行刺敎主尼羅，一定派你！」

× × ×

兩帮人馬集結在一起，穩佔上風，不過，敎主尼羅不會在公衆場地露臉，深藏若谷，等閒之輩不容易接近他，就算湯深發誓奪取他的性命，仍然辦不到，先決的原則始終是找尋捷徑走到他的身邊。

哥倫巴深深的思索一番，突然眼睛一亮，對湯深說：「你以前跟一個僧人碰過頭，他叫做馬面僧，正是敎主尼羅的爪牙，假如你能夠抓到他，逼他做奸細，就有機會走到敎主尼羅的身邊。」

說到這裏，哥倫巴向他再三解釋怎樣做才會令到一個人失去意志，做他本人不願做的事情，跟着加上一句：「再等三天，敎主尼羅當衆表演他把太陽變黑的絕技，這一項壯舉在杜魯多廣場進行，他在高台施法，料想馬面僧一定在他的身邊，記得這一點，你孤掌難鳴，如果你冒險出擊，沒法走上高台，已經喪命。」

湯深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他身為敎主，必然詭計多端，說不定當他走上高台之後，所有梯級都變成陷阱，任何人踏脚上去，便即跌下滾板所放置的刀山，我不會輕舉妄動的，正如你所說，此行只是想捉馬面僧。」

哥倫巴聽了，很是高興，說：「你明白整個局勢，再好也沒有了，要不要我派幾個人保護你呢？」

「不必再派別人出動了，抓馬面僧是毫無困難的，我突然偷襲，當時天烏地暗，防不勝防。」

「這樣也好，你是我的心腹，不妨花點時間細心欣賞太陽變色的奇景，坦白點說，我至今仍未獲悉這種魔術是怎樣變化出來。」

「你也相信它是魔術嗎？」

「當然是魔術，太陽距離地球那麼遠，誰也沒法使它變色。」

哥倫巴不再說了，湯深告辭。

「尼羅王」是古羅馬的暴君，縱火焚城，驅人鬥獅，他在高台欣賞，談笑甚樂

黑太陽教主尼羅，終於力竭身亡，至於他的戰士，亦跟隨他全部戰死殉教。

，可見他是毫無心肝的人，黑太陽敎的敎主尼羅，跟他同名，料想這傢伙亦係暴君這一類，隨時殺人放火，由於他有本領令到太陽變色，進而令到盲目附和的人，有十萬之衆，想給他致命的打擊，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當衆折穿他的魔術，這個念頭不斷的從湯深的心上湧起來，他更加興奮，集中力量注視太陽，研究它如何變色。

到了指定太陽變色的一天，還沒有到中午，廣場上面已經密麻麻的聚滿了人，靠近高台的人更多，大概是中午的一段時間，陽光最爲旺盛，敎主尼羅然後登壇作法，虔誠的敎徒繞着高台站立，前面仍然隔開一排僧人，湯深有了預謀，十點多鐘，已經置身於高台之前的第一綫，由於僧人太多，全是穿黑衣的，他很遲然後發覺馬面僧站在甚麼地方，盡量挨近，後來，馬面僧有些移動，他也跟着移動，相距不到十呎。

差不多是午間一點鐘的時候，敎主尼羅在高台講話，申述他的敎義，無非是普渡衆生那一類話題，湯深懶得傾聽，始終盯緊馬面僧。

敎主尼羅不知道說了一些甚麼，只見他把黑色的長袍右臂往上高高的擧起，往下一探，同時大喝一聲，果然在晴朗的空中浮起了一片黑雲，罩住太陽，它的面積逐漸縮細，把整個太陽罩得緊緊，有如日蝕，只是剩下四週的一條光氣，大致上是黑沉沉的，恍如剛剛入黑的夜景。

敎主在高台大聲講話，叫所有人不要移動位置，也不要跪下，太陽就快恢復原來的形狀。

湯深認爲機不可失，連發幾拳，把身邊的人打倒，闖入僧人的禁區。

他有備而戰，佔盡上風，再又加上所有僧人俱是遵守敎主吩咐的，更加沒有人攔截他了，表面上看來，他似乎直闖高台，實則不然，他只是向馬面僧撲攻而已，他把那個僧人打翻在地，立刻依照帮主哥倫巴的吩咐去做，雙手齊出，以中指按在對方左右兩邊耳後的穴道，使勁壓下去，令到受擊之人不由自主的張開了嘴巴，然後把一粒細小的紅藥丸塞入對方口內，再又使勁一拍，令對方的嘴巴合攏，無可逃避的吃了藥丸，然後鬆手。

馬面僧沒有機會開口，只是不斷的掙扎，直到那一瞬，對方鬆了手，他才有機會講話，沉住氣說：「你必然是湯深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正是湯深！馬面僧，你以前對我講過，再度碰頭，叫我手下留情，故此我不殺你，我只是給你吃一粒藥丸而已。」

「它一定是毒丸了！」

「不！它並非毒丸，假如你在二十四小時之內，發覺自己的肢體逐漸不受指揮，趕快到以前我們會過面的一間茶館，跟我見面，我就給你解藥，過了這一段時間，你不到來，我不會恭候，到時你會扮演甚麼角色呢？再行通知，太陽逐漸恢復光亮了，我必須離去，你切勿大聲呼救，殺了我也是沒用的，因爲我的身上是沒有解藥的。」

湯深說完就走，回到人叢中，馬面僧果然不敢聲張。

他可以集中注意力去欣賞黑太陽逐漸吐出光亮的奇景了，由於籠罩太陽的一股黑氣有一條條的裂縫，他認爲是一種奇妙的化學劑，化爲黑氣，在高空八萬呎過外的一處，遮住陽光。

敎主尼羅的一雙脚站在高台上面，並非飛上空中，他憑甚麼本領把化學劑噴到離地十一哩的高空呢？簡直不可思議。

無論如何，他已經達成任務，別的事情懶得去想了，很快他就回到帮主哥倫巴那邊，報告他如何執行任務，隨即向帮主請示怎樣對付馬面僧。

哥倫巴笑了笑，說：「樹大有枯枝，理所當然，敎主尼羅就算有通天本領，能夠使太陽變色，他也沒法控制人心，百份之百的傾向他，馬面僧根本不是好人，姦淫邪盜，無惡不作，且又見錢開眼，你拿解藥治療他，送他一袋金子，就算你是他的殺父仇人，他也歸順於你，我贈你一柄只有六吋長的寶刀，削鐵如泥，希望你達成任務！」說完，他眞的贈刀，兼且拿出金子和解藥。

最後，他補充一句：「解藥有兩種，一種是暫時止遏痛楚的，另外一種，澈底的治癒，你必須向馬面僧說清楚，現時你送給他的解藥只是止痛藥，殺了敎主尼羅，我才給他永久性的解藥，他想活下去抑或不想再活？任由他作主，不論如何，金子是一定贈給他的了，希望金子的誘惑比較他對敎主的忠心更加大。」

另外的一晚，湯深單獨守候在茶館之內，等候馬面僧，茶館外邊有二十名殺手

假扮來往客商，隨時加入戰團。

世事難料，假如馬面僧暗中向敎主尼羅告密，派出幾十個黑衣僧同行，湯深就屈居下風了，故此，哥倫巴派人躲在暗處相助。

不久，湯深看見一個人蹣跚而行，自遠而近，並非穿上了僧袍，從樣貌推測，此人可能是馬面僧，喜形於色，站起來向他打個招呼。

果然不出所料，進門的人確是馬面僧，他喘息了一會，才有氣力開口，說：「湯深，快些給我解藥，我就快斷氣了，如果我死了，你一點好處也沒有！」

「解藥在這裏，你用茶水把它吞服吧！」說完，湯深送上一粒相當大的藥丸，還把一袋重甸甸的東西放在枱上。

馬面僧吃了解藥，精神一振，百病全消，說：「湯深，你的藥眞是靈驗，有如仙丹！」

「不，它只是替你止痛，三日之內，你仍要吃它，否則，隨時病發，如果你想得到永久性的解藥，那麼你就要替我做一件事。」

「做甚麼事？」

「把我引到敎主尼羅的前面，我想單獨聽他講道。」

「你想殺他就眞！」

「我怎樣對付他，那是我的事，與你無關，哥倫巴叫我把一袋金子送給你，還叫我多講一句話給你聽聽，死人拿了金子是沒用的，希望你自己想一想！」

「如果我把你引渡到敎主尼羅的前面，你殺了他，我就可以獲得永久性的解藥，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早巳說過。」

「萬一你死在他的手上，那時我怎該樣辦？」

「三日之內，你照常到茶館吃吃喝喝，自然有人替代我的位置，跟你接觸，由你指導他怎樣下手，他會給你解藥的，仍是臨時的解藥，萬一他也喪命，另有別人替代他，直到哥倫巴二百個殺手死光了爲止，爲了享受人生，好好的接受命運的挑戰吧。」

「好的，原則上我答應你，但不能夠操之過急，從明晚開始，每晚你到這個地方來，時機成熟，我自然到來找你，不能夠限定是那一晚。」

「一言爲定，我走了，要不要我掩護你撤退？」

「不用你關心我了，金子到了手，你就完成任務。」

馬面僧拿了金子就走，脚步快速，沒有半點病態，哥倫巴的藥物眞妙！

湯深是一個守信的人，他果然是晚晚走到茶館恭候，連續兩晚，俱是落空，他毫不在乎，到了第三晚，他看見馬面僧歪歪斜斜走來，還沒有坐定便伸手要解藥。

湯深給了他，低聲說：「今晚動手了嗎？」

「是的，立刻動手。」馬面僧喘息着說。

他很快就恢復常態，很冷靜的說：「敎主尼羅有時在夜間進入花圃的，他很喜歡在花間喝酒，他的身邊沒有侍衞，你可以在花叢當中閃閃縮縮的走過去，直到你十分接近他爲止，你大聲叫喊，喊的是敎主！」

馬面僧停了停。

「殺了他之後，我怎樣走開？」

「問得好，你記準了去時的途徑，自然可以沿着那一條路走回來，不必担心，除非你落手的時候太慢，使他叫喊。」

「他不會叫喊的，我用毒藥刀對付他，見血封喉！」

「再好也沒有了，祝你交好運。」馬面僧說。

那時他的健康完全復元，步履爽朗，二十個殺手看見湯深尾隨着他走，毫無異狀，他們當然不會出擊，仍然在後面遙遙的保護他，直到他的身形消失在一座園林別墅的戶外，然後分散，在那個地方展開扇形的包圍。

他們都知道，湯深的武功很超卓，只要他進了門，有機會跟敎主尼羅接觸，一定不會失敗。

湯深也是那麼想，他認爲此行一定得手，雖然脚步很深，不過，一叢叢的菊花正好掩護他，慢一點也不要緊，直到他發覺距離三十呎的一處，有一個人穿了最高級的黃袍，坐着獨飲，馬面僧扯了扯他的衣裳，他會意，然後提高警惕，準備展開最後的攻擊。

他像一條蛇似的伏地而行，馬面僧失去了踪影，他毫不在乎。

他爬得很快，爬到一張食桌的前面，他就展開狂風驟雨似的攻勢，飛脚踢開那張木桌，立刻拔刀，桌上的食器和酒器全

部翻跌，穿黃袍的人愕然，他還沒有看清楚刺客是誰，湯深的毒藥刀巳經如箭離弦的插入他的小腹。

毒藥刀名不虛傳，這傢伙翻身跌倒，臉色立刻變藍，唇角流血，眼見沒法活下去了。

湯深喜出望外，不過，他俯下頭來，細心看了看這個僧人的臉孔，却又大驚失色，因爲此人的顏臉瘦削如猴，額上皺紋密佈，跟他以前看見過的敎主尼羅大不相同。

「難道是我找錯了對象？」他喃喃自語。

「對，你眞是找錯了對象，我才是敎主尼羅！」

花叢的石邊有人閃出來，以嘲笑的口吻說。

就在這時，左邊也有人走出，說：「他瞎說一頓，我才是敎主尼羅！」

這兩個人俱是穿黑袍的，並非穿黃袍，口出大言，自稱是敎主，巳經令到湯深目迷五色，不知道怎樣對付。

百忙中，他從死去的老僧身上，拔出毒藥刀，剛剛轉身，巳經有一個漁網凌空而下，把他罩住。

兩個黑衣僧退後幾步，高處的露台有另外一個漁網抛了下來，四五個漁網把他罩住，雖然他的刀子係寶刀，浸過油的漁網也可以斬斷，不過，因爲漁網太多了，他沒法突圍而出，終於變成網中魚，束手被擒。

直到那一段時間，眞的敎主尼羅然後走出來，傲然站在他的前面，好像欣賞一件古玩的欣賞他，湯深被縛在木柱上面，毒藥刀被人收去，兩手空空，沒法擺脫束縛他的繩子，焦躁異常，只好擺出一副倔强的姿態，大聲說：「我巳經失手被擒，要殺就殺，不必多講！」

「天，我偏要多講！我跟你無寃無仇，爲甚麼你千方百計要跟我作對？山王是你殺的，在大隧道死去的一批黑衣僧也是你殺的，現時，你還向我行刺，究竟我有甚麼深仇大恨使你拚命行刺？」

「我想說一句坦白的話，敎主，我是個天涯浪子，遠道而來，無非想爭取功名富貴，只是這一句，你就會明白了爲甚麼而行刺！」

「你如此坦白，再好也沒有了，我可以赦你的死罪，不過，你必須替我幹一件不容易幹的工作，你還沒有完全投入我的黑太陽敎之前，我必須令你在身心兩方面有些束縛！人來！」

他叫三個彪形大漢合力把湯深的上下兩排牙齒張開，投入一粒紅色的藥丸，隨手在前額拍打一下，湯深被逼吞了那一粒藥丸，敎主尼羅認爲滿意，很鄭重的說：「哥倫巴曾經在我的門人身上耍花樣，現時我用其人之道，還治其身，你吃了我的毒丸，只能捱三日，過了時沒有解藥，就會全身抽筋，咬斷舌尖慘死，我沒有馬面僧的解藥，相信哥倫巴也沒有你的解藥，不妨互相交換，第三日的晚上，你帶馬面僧的解藥去茶館，我叫馬面僧帶解藥給你，俱是永久性的解藥，不要弄錯，到時你們二人吃了解藥就一切安然無恙，此外，你要替我傳一個口訊給哥倫巴，我要跟他決鬥，地點是秘魯運動場，即是第四天的晚上，到時他帶備人馬，我亦把有戰鬥力的黑衣僧推上戰場，實行拚個你死我活，如果哥倫巴不敢交手，叫他滾開，言盡於此了，你可以自行離去。」

湯深居然被他釋放，如慶更生，他離開那座花香四溢的園林別墅，二十名殺手一窩蜂的湧上來，他趕快揮手揚聲，說：「我十分安全，走吧！」

過了一會，他回到秘密賭場，當面報告此行的遭遇，補加一句：「我的性命握在你的手上！」

他的意思暗指馬面僧必須取到永久性的解藥，他才有得救。

哥倫巴聽了，慨然說：「馬面僧算得甚麼？你是我們這一帮的虎將，拿他的性命跟你交換？他們太過吃虧了，我怎會不依？到時我一定把馬面僧必須的解藥交到你的手上，此外，還請你代表我答應他，正式依時交手！」

湯深說：「再好也沒有了，還有兩天的時間可以運用，我趕快走到鷹宮，通知紅鷹公主，說明你跟敎主尼羅在甚麼時間以及甚麼地點交手，她說過跟你聯手對付他的，多一股生力軍，當然好些！」

「好的，這件事情，由你去辦。」哥倫巴很爽快的說。

三天之後，湯深在夜間帶了馬面僧所需要的解藥，獨自前往茶館，跟他需要的藥解交換，兩個人的健康很快就恢復過來了。

馬面僧說：「明人不做暗事，希望我走出戶外，能夠安然而歸，明晚在沙場再見！」

說完，他轉身走開。

根本上哥倫巴不會把他看在眼內，他走了算數，怎會派人偷襲？此外，哥倫巴集中力量出擊，更加不會理會到馬面僧這一類地位低微的小角色了，那晚他看見湯深安然而歸，喜形於色，說：「明天我們傾全力出擊，我們這方面有手提機槍，噴火槍以及手榴彈，眞的有如在戰場衝鋒陷陣，如果敎主尼羅那邊的黑衣僧只靠一刀一盾作戰，他們輸定了，敎主尼羅有胆挑戰，必有陰謀，你以爲到時，他有甚麼詭計施展出來？」

湯深說：「我們曾經跟黑衣僧在大隧道交手，殺了他們很多人，隨後我們的人死在紅色毒霧之下，看來他必然重施故技，不可不防。」

「我早有準備，一共有三百個氧氣筒以及防毒面罩，剛好是他們的尅星，不必担心！」

三個帮主同歸於盡

翌日的晚上，兩帮人馬有如一大羣烏鴉，自遠而近，聚在秘魯運動場東西兩邊，等待厮殺，至於紅鷹公主那邊，毫無動靜。

逐漸靠近深夜，只聽有一股宏亮的聲響恍如春雷，透過强力擴音器傳達出來，說道：「我是輪盤帮的帮主哥倫巴，今日特來赴約，未知黑太陽帮的帮主是否巳經到來？」

「我巳恭候多時，我的黑衣僧有五百

之衆，你那邊有多少人呢？」

「我的人只有三百，巳經夠了，如果你同意，我們兩人分別用擴音器喊叫一二三，聽到了三字，便即出擊，你的意思怎樣？」

「好極了，我們立刻喊叫吧，一……二……三！」

霎時間，兩帮人馬出動，敎主尼羅那邊的黑衣僧，雖然手上只有刀盾，但却能夠排列成一個頗爲完整的陣勢，不怕噴火槍以及手提機槍，他們把長方形的盾牌豎起來，互相扣擊，一齊走動，彷彿築了一堵鋼牌，哥倫巴看在眼裏，爲之愕然。

戰士和殺手巳經齊集，怎會退縮？他下令衝鋒，把各式各樣的武器對準敵人掃射。

眞是可恨！敎主那邊的人，每六十個人作爲一組，擺出古羅馬征服埃及的龜陣出擊，任何一種火器沒法傷它，哥倫巴急攻無效，十分焦躁，大聲查問湯深的行踪，沒有人回答他。

湯深十分狡猾，早巳趁着混戰攀登石柱頂上，躲在那個地方觀戰，他希望兩軍殺到難分難解之際，出其不意的撲攻敎主尼羅。

看見了「龜陣」，他以爲哥倫巴輸定了，殊不料黑暗的夜空傳來了一陣鷹鳴之聲，他的眼睛一亮，顯然是紅鷹公主加入戰團了，她一定有辦法擊敗龜陣。

果然不出所料，大鷹在空中盤旋了一會，哥倫巴下令停火，大鷹由高處飛下來，用鷹嘴啄開盾牌互相勾連的鋼鈎，盾牌鬆開，牠再用利爪撲攻，黑衣僧陣勢大亂，屈居下風。

僧人鬥不過大鷹，他們急急忙忙退後，哥倫巴的殺手如飛殺上，用噴火槍襲擊，纏住黑衣僧苦鬥的大鷹也被火焰燒死，黑衣僧更加死得快。

由於黑衣僧的人數較多，剩下來的人，冒險向殺手出擊，那些盾牌可以抵禦子彈，他們的刀法熟練，這一陣反攻殺了對方許多個戰士和殺手，越戰越勇，不過，百忙中仍然有些大鷹偷襲，剩下來的黑衣僧一個一個倒下來，就快全軍覆沒。

敎主尼羅施展最後的一招，放出紅色毒霧，率領後一批黑衣僧在霧中拚命地厮殺。

那些毒霧十分厲害，大鷹沒有防毒面罩和氧氣筒，死個清光。

湯深巳經帶備防毒的器具，沒有損傷，他正想飛躍下來，忽然聽到嬌柔的語聲，立刻按兵不動。

說話的是紅鷹公主，她朗聲說：「敎主，我跟你勢不兩立，手下的人死光了，我要跟你火併！」

說完，她握了雙刀猛地砍殺，本來她是有機會殺死敎主羅尼的，不提防哥倫巴在身邊按動占士邦箱，射出兩點强光，直奔她的眼睛，她的一雙眼登時灼盲，倒地嬌啼不巳。

哥倫巴飛奔到敎主尼羅那邊，用强光噴射器出擊，敎主早有準備，趕快改穿黑色鋼甲，另有頭盔，也是鋼的，對方沒法傷害他，他却在哥倫巴背後飛奔追殺，哥倫巴沒有一種武器鬥得過他，被他壓在地上，憑着沉重的鋼甲巳經有力把他壓死，看來他就快完了，他氣喘如牛，說：「尼羅，你是蘇聯的科學家，原名蘇伐卡耶夫，在適當的時期，召喚蘇聯戰機飛到高空噴出黑烟，遮住太陽，吸引無知的人，創黑太陽敎，逆意的人，全部給你誅殺，包括我在內，不過你也不會好死的，我們不論遲早都在黃泉路上相見。」

敎主尼羅哈哈大笑，說：「你現時查出我的底蘊，未免太遲了。」

他十分豪氣，任意嘲笑垂危的哥倫巴，冷不提防湯深在石柱上面飛躍下來，雙脚沒有落地，寶刀先行出擊，一刀就穿過敎主尼羅的後心，那是毒藥刀，只是兩秒鐘，尼羅巳經喪命，比哥倫巴先死。

哥倫巴提起最後的一股氣力，問道：「湯深，你眞是聰明，鬥到最後然後才出現，我死前仍想知道你的身世，你是否特務？」

「是的，我是美國聯邦統計調查局的殺手特務，目的就是把秘魯境內任何一派妖言惑衆的匪帮殺個片甲不留，唉！眞是對不起，你是我的朋友，竟然死在尼羅的手上。」

「沒關係，我這種人本來就是該死的，這裏沒有你的事，快些走開吧，假如秘魯的警官沙必治率衆追查，看見了你，他一定不會放過你的，把你看做殺死一千人的兇手！」哥倫巴巳經說完這一句，便即氣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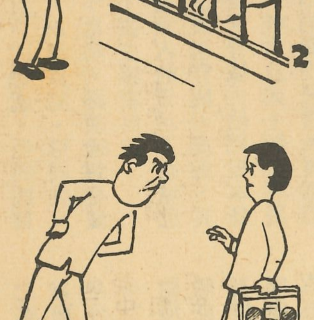
（全文完）

獅子吼

梁多美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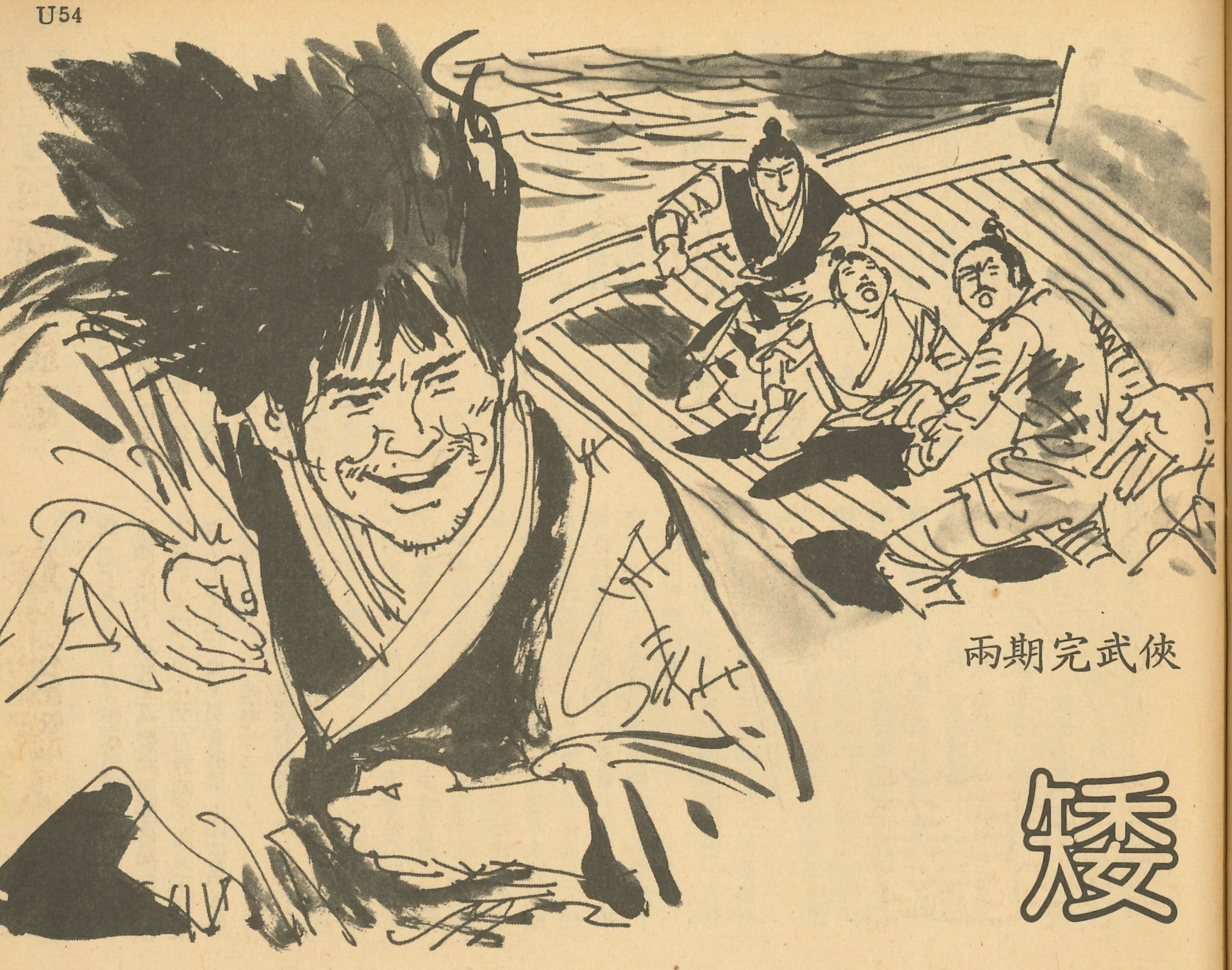




矮韋護

兩期完武俠

故事／凌波·文 可飛·圖



五義士就義

蘇州出了件轟動天下的大事。

著名的紳襟，前吏部文選員外郎周順昌被捕。罪名，莫須有。說什麼與前任應天巡撫周起元通同納賄，分得賍銀三千両云云！這簡直是熱昏，瞎說——

但是，當今的大明天下，朝政不修！不，可以說是朝政讓一個人把持了，此人是誰？九千歲魏忠賢。

目前的蘇州巡按毛一鷺，正是閹黨；魏忠賢的乾兒子，常言道：「冰炭不同爐。」好了，周順昌因爲有不少事與毛大人反對了，一個秘密呈報就將周順昌當作了欽犯。由京中的錦衣衛戴熙，葉標率領了手下，將周順昌押解進京。

蘇州城在五位義士的領導下，與官府展開了請願事件。當時萬人雲集，冲擊了巡按衙門，不准毛一鷺將周順昌押走。言語起了衝突，引起了百姓的不滿，在顏佩韋、周文元、馬杰、洗揚、楊念如的發動下，出了手，將爲虎作倀，天下痛恨的錦衣衛千戶戴熙、百戶葉標擊斃，然後，衝進了巡撫衙門，唉！可惜，百姓們是激於一時之義憤，根本沒有完整的計劃與方針，他們讓個陰狠刁蠻的老狐狸毛一鷺脫了身，毛一鷺的脫身就代蘇州引來了個難言的災害。

蘇杭護親人

毛一鷺本就有代乾老子打擊姑蘇善類的用心，現在，借此原由，擬定密計，意欲來個屠城！

這是栽賍嫁禍，可是，毛一鷺那裡會這一套，他希望憑仗屠城，撲擊善類。然後，盡量搜刮紳襟巨戶的財產，他的題目：「擊殺朝廷名官，刼奪欽犯，形同謀反，律應全城連坐。」當然，必須通報全城，也必須有所期限，要主謀者自首……

城門上貼出了毛大人的告示！全城已被封閉，所有兵勇已調來守城，戒嚴，其實，那些兵勇那裏是來守城，他們根本是來擾民，姦淫擄掠，殺人放火，無所不用其極，當然，這祇不過是小兒科，眞正的辣手是限期後的殺戮，屠城。

毛一鷺是志滿意得的在與幕僚張世倫計算着，這一役，他該取得多少的利益，又可以殺刼了多少的士大夫家……看來，他的如意算盤是打得响了……因爲，他的計算是：人，那會做這種傻事，自首投案。並且，又有五個之多……

世事就有這樣怪，顏佩韋、洗揚、周文元、馬杰、楊念如五個人一起投了案，一起自了首。

可憐，五個人受盡了嚴刑拷打，但是，五個人是爲求保得全城的安寧，也可以說，自甘一死。即使毛一鷺的心腹，希望他們牽攀幾個主謀人也不可得，尤其是顏佩韋的供詞更可貴，雖然，他祇是個機房的織工，可是，他却具無比高貴的品格，他說：「張師爺，這是殺頭的事，誰敢拿殺頭事來開玩笑？你能嗎？還有我說是毛一鷺的主使，你能信嗎？唉！張師爺，是毛一鷺他激起民憤，可惜你不會信……」

煌煌告示，又加蘇州紳襟的聯名稟帖，將毛一鷺的毒念阻窒，而五個義士在四月之初一，在察院塲被處決了。四月之初四，文震亨——註：即四大才子，文徵明之裔孫——姚孟長等人，醵資購得五人之首級——梟首示衆，頭被砍了，還得與屍身分離——縫合，下葬，然後拜祭。

但是在蘇州六城門中最冷僻的盤門，駙馬府堂街向南，有個倉橋的地方，這是個更冷、更可憐的所在，其中居住的全是苦憐人住戶，可在第一巷的第三戶人家！簡直是在枯墳中了，這兒祇有一個年才廿四五歲的婦人，帶了一個孩子才未滿月的孩子，孩子在哭，婦人却呆呆的注視着窗外的星光，爲什麼她會如此神不守舍？諸位，她可是剛才失去丈夫的顏家大娘娘！

丈夫去投案前，對她說得太清楚明白了，令她根本沒法阻！也沒法攔！丈夫受了刑，她知道，丈夫被殺頭她也清楚，不過，她始終難以明白的是：爲什麼歡騰跳躍的丈夫，一直待人和氣，誠懇的丈夫，會死、會被殺頭。她不知道做飯，也不懂得飢渴，好像她的魂早已跟了丈夫一塊兒脫離了軀殼。

可惜，大嫂啊，你可以不吃、不喝，孩子才滿月，他必須有母奶來養大啊！你就算吃，貧戶人家，奶也好不到那裏，再不吃，唉！聽……孩子的笑聲根本是斷斷續續，聲嘶力竭了啊……

「看樣子，祇能拖得一天半日了……」有隣居的嘀咕聲。可是，誰又有什麼好辦法？人們誰不想帮她忙，因爲，顏佩韋在官府眼中是窮兇極惡的元兇，在百姓心目中，他是個行俠仗義的英雄，他代蘇州全城百姓做了件大好事——誰也希望能對英雄家中有所表示，不想，顏大嫂她是變

成如斯模樣——

突然，風聲响，門開了！來了個氣喘吁吁的小伙子，小伙子眼中有淚，更有火，他是不理大嫂的傻怔，非常小心的抱起了嬰孩，他那抖戰的右手，不知拿捏些什麼？在餵孩子吃……孩子哭聲止了！啜啜有聲。「孩子乖，是叔叔不好，是叔叔不好……」說着，說着，那個自稱叔叔的飲泣了，話也說不出來了。

顏大嫂還是那個死樣……呆呆的望着窗外。

漸漸，靜了——靜了……

半晌，那個來人——看清了是個化子，放下了孩子，萬分愛憐的代他蓋了破薄被，然後，他來到了大嫂的背後，一揚掌，擊在大嫂背後的肩井穴，大聲叫道：「哭，哭，哭出來——」

果然，大嫂哭起來了，哭得萬分的辛酸……

「佩韋，佩韋，爲什麼，你不帶我母子倆一塊去啊……」

「得報仇呢——大嫂！」

啊！大嫂可是醒過來了。其實，她是痰迷了心竅，再加多日的苦愁勞神，她是眞能就這樣的失神，脫力，然後跟了她丈夫一塊兒走——現在，化子的一擊掌，正好擊準她的心脈要穴，她的痰給擊散了，她哭了，她叫了，她醒過來了，不過，她第一個念頭是：跟了丈夫走！

但是，「報仇！」這兩個字令她震了一震！

現在，她看見了……因爲，化子已點了火——眼前的化子，她不禁心有驚疑：

「你是誰？」

「嫂嫂，你忘了小三啦！」

「你是三三？」

「是的，大嫂……」化子哭了。

現在，她是多麼須要有個親人啊，那怕這個親人，一無能力，因爲，她要說：說丈夫的生前，說丈夫的死……說丈夫的苦命。

三三，是的，丈夫有個二妹，有個三弟，可惜，人窮，窮得無法照顧弟妹，妹妹是莫名其妙的溺死了，救她上來的大人說，祇見她浮在河面，還有，幾件破衣服，分明，她是洗衣……洗掉了命，丈夫那個時候與自己還未成親，可也看見他那樣個哭。這大個子抱住了二妹的屍身，死命的抱住……幾個人也不能將他的手扯開！

過了有五年，唉，大嫂可記得挺清楚，五年後，他們成了親，丈夫在織機房當了機工……三三是十四歲吧……挺精乖的孩子，不料，就在成親的下半年。三三不見了，丈夫二天沒上班，四出去找，看他那個急……

現在，丈夫死了！三三——他回來了，失踪了有三年了，呃，一個小伙子，挺精神，挺有力……可是……三三混得不好啊——你看，鶉衣百結，那能如此，不，三三，把衣服脫下來，啊！他哥的衣服，雖說破，但是，漿洗得乾淨，現在，他長得可又高又大，該可以穿了吧！是啊，該換一換……嫂嫂是想拿衣服去呢——三三却開了口道：「嫂子！別爲我操心，你自己——」

「我能爲我自己操心嗎？你哥哥能答

應我嗎？……」

「大嫂——」化子忍不住哭了。他何嘗不知道啊！大哥是個眞正的俠義人士！而大嫂是個仁柔和順，更且爲人打算，多過自己打算的好人。但是，天啊，天何嘗有眼啊！師父說得對，沒什麼神仙，更無天理之可言，一切，就該憑仗自己。求人不如求己！而今，大嫂却在如斯的田地下，還是先關心個小叔！大嫂，你自己還沒好好的調理自己呢！還有，還有，侄兒幾乎餓死！你——還不能爲自己操心？我哥還能干涉你……

「你哥死得値……」

「嗯，我知道！」

「祇不過，我，與你侄兒不知該怎樣活下去——」

「你會活下去——嫂子——」

「唉！有人在逼我啊！」

「啊！」三三跳了起來，還有誰來逼嫂子？

「那個衙門中的捕快，叫什麼神手丘剛，他說要我改嫁，哈，他們可看錯了人啦，三三，你來了！可眞好啊，把侄兒抱了走。」

「你說什麼？我帶侄子走，那你又準備怎樣？」

「本來我是一無主意。眞！我死，又怕對不起你哥哥，他祇有這個血泡泡，我死了，孩子怎辦？我不死，勢必受辱，我能嗎？我能對不起你哥哥嗎？……我一直在想這個難題。我……眞恨自己是個女人——哼，死了丈夫已是天大不幸，還有人落井下石啊！現在，可好啦，我可以甘心去死！不過，我會拖一個陪葬的……」

「還有這種事……哈哈哈……」三三在笑，笑得如此陰狠。「大嫂，別再想這些，明天，唉，你得先吃飽了再作打算。大嫂，天下沒走不通的路，越不過的山……眞的，一切事，明天再說！」三三走出去了……爲什麼？男女有別，即使是叔嫂，也不能不防人物議。

天亮了，顏家屋中來了不少人。是鄉隣，是窮人，他們是來抱不平，他們是來勸慰顏大娘，可惜，誰也說不出個辦法來，打官司，上衙門，嘿，來者是公門中人，他會怕？如果講打……手無寸鐵，能打嗎？顏佩韋大哥他是個會武的，他能打硬架，其他人，祇有看的份，可無出手的勁，說了半天，結了底是：再也不會有周順昌那樣好的紳襟——他敢於挺身而出，代百姓打官司。當然，也不會有顏佩韋、周文元、馬杰、洗揚，那幾個好功夫的漢子，代小百姓打架……

而今，他們祇有面面相覷的份，當然，他們也不會發現三三的存在，外面却有喧嘩聲傳來——

丘剛來了，當然，免不了有他那些狐羣狗黨……他們是公門中人，他們個個有單刀，鐵尺……有幾個年輕小伙子是不太服從這幾個忘八蛋，他們有的唏噓，有的怪叫，有的藐視，有的譏諷……表示了他們的不滿。

「是那幾個忘八蛋在冷笑……」

「我——」有幾個人應了聲：「我們看不慣差老爺的逼婚之舉……」「對啊，我們勸差爺你高抬貴手……」「公門之中好積德……」其實，他們還是在懇求，希望丘剛高抬貴手！

「你們與她是非親非故啊，關你們屁事！」

「我可是她的小叔啊！差爺——」

「噢，各人到現在可發現了三三，那個年才十八九的少年。衆人本來挺高興，但是，一看……是個又瘦又乾的小化子時，他們可說不上話來。

「你是她的小叔——來人，把他抓起來！」

「差爺，爲什麼抓他！」是大嫂的驚叫聲。

「殺頭犯的兄弟，能好得了，再說，也可能是漏網要犯，抓起來。」

「不！」可是又犯了衆怒了，三三分明是剛才回來的，他那會與衡衙之事有關連——

丘剛是個老公事，當然，他也明白，再掀起這件案，老實說，也沒什麼油水可撈，他本來是故意的借公事嚇唬人而已，更希望就此將個顏大娘子拾回了家！

三三可抓住了丘剛在求，討厭，打！

不料，三三是越打，越抱得緊，好了，又打，又踢，可憐，三三是讓他們幾個公差鬧了個遍體鱗傷，雖然有人在勸，在求情，三三依然是挨了打，大嫂可不得不護住了三三啦！

丘剛見顏大娘子出面，他笑了，他對她說話，不，是訓話：「跟我去……呃！後半世——咦——，圖個豐衣足食……」丘剛這才發現了，自己說話有些氣喘！哦，打人打乏了，歇一陣，再說……

奇怪！氣總是不太順，而自己幾個弟兄，爲什麼面靑唇白的，噢，不對頭啊，你們……他突然發現自己像脫了力那樣，突然，他的眼光與三三對上了。啊，這一對如冷電的眼光，竟然令他心頭一涼，他！是個什麼樣人？

「你……你……」可憐他祇說出一個字……立不穩了，慢慢的，他坐了下來。嗨！奇怪！他的幾個手足也與他一個樣，一塊坐下來了——耳邊聽得有人在說話：「回家去等死——」丘剛不禁大吃一驚，什麼，等死，爲什麼，我！再一看三三那張滿面血汚的臉時，他依稀的看到了一絲冷笑，笑得如此的陰狠冷酷——

「大嫂，咱們走吧！」

「三三，我們走，走到那裏去啊？」

「天下之大，何處不可容身！」

三三的說話是有他的道理。可惜，家無分文，不錯，文震亨大老爺是送來銀子——她不收。因爲，她是顏佩韋的未亡人，她不能代死去的丈夫丟臉。因爲她寧可挨窮，她也不能收下賣丈夫的錢，現在，三三要走，怎樣走？

「大嫂，我是什麼？化子，化子是可以走遍天下——」三三冷然的說着。雖然，血跡滿面，突然，大嫂却看出來三三的某些氣概？什麼氣概，她說不出來。至少，她看到了丈夫的某些特點來。

三三正是個沒計算的人！再說，是該走，此地是傷心地，不必多留戀：好吧，收拾收拾，可憐，有什麼可收拾的？一個破包袱！不過，有一樣東西不可忘記，佩韋的石硯。她看到了石硯，她眼淚再也忍

不住了，誰能想得到，顏佩韋不該是個機工，他該趕科場，他可以取得些功名。不過，他說過：「叫我在那些閹黨手下討飯吃！我寧願做乞兒！」然而，孩子生下來了，他却找出了硯台、紙張。他不能讓孩子做個文盲……「寧願做乞丐……」她笑了，丈夫的說話成了事實。眞的，踏上了乞兒的道路。

有多少人送他們出了巷口——有多少人垂泣，有多少人殷殷話別；有個白髮蒼蒼的老人，一手抓住了三三的手，一手指向天空道：「天——有眼睛的……」三三祇有笑，苦笑。

將近走出盤門，後面有人在叫：「顏大嫂，大嫂……」大娘子是回過頭一看，一個四十來歲的壯漢！手中拿了個荷葉包——裝熟食用的。飛也似的奔來，壯漢算是個肥胖的人，因此，走得他吃力非凡，但是，大娘是不認得他啊！

「大嫂……我是一壺春的陸大，陸阿大！」

記起來了，丈夫生前挺喜歡到他開設的一壺春去吃東西；價廉物美，尤其是他家的鹵肉，黃鷄……記得丈夫生前時常帶回來……

「大嫂！大嫂……」他還在氣喘。「我該怎樣說呢？大哥與我是好朋友：他爲了蘇州全城，殺了頭。可是多少人在哭，在記念他……但是，你！走了——大嫂，是朋友，大哥生前的朋友，還有我——送給你的，你無論如何得收下——」大胖子說下去了，哭了！看得出他的眞心——

三三是冷眼旁觀，師父的說話又在耳邊響起：「仗義每在市井間！」是的，這位陸阿大就是個極好的例子！他毫不在意的，代嫂子收下了——呃，很重啊……這是什麼？是鹵肉、黃鷄，陸大看自己的侄子。侄子自從吃了醫仙范無畏的保嬰散後，小命保住了。並且，這幾天——大嫂又服食了范無畏的補丸後，奶也很正常。孩子會很好的活下來了。也就因爲這個道理，孩子睜開眼，看着陸大，在笑。而陸大却說道：「孩子，不，大侄子，看天，沒用！要自己學好，報仇，將來……代大哥報仇——」

是個有心人！三三不禁又看了他一眼。然而，他却踉踉蹌蹌的走了。看得出，他在哭——大嫂却突然叫道：「陸掌櫃，我大哥還欠你卅文錢……」

「還了，還了……已經結了帳，結了帳……」

陸阿大走入了城門。三三打開荷葉包一看，有一包極好的鹵肉——還有一封銀子——十両——一封信，是一壺春的伙記寫的：「大嫂，區區之數，算是我們的一點心意——周小三、顧雲飛、洪祥、宋二、朱元齡，等等——等等——」三三苦笑了笑，問大嫂收還是不收！

「爲大哥，我們不該收！」

「大嫂，我送回去——」

「別多事了！小伙子，衙門在找人哪——」三三不知從那裏走來一個老頭兒，從他們的肩頭擦過——三三不禁留了神。是誰，自己會毫無所知……

「別自以爲了不起——京中已派下來了好手！你用借刀反擊的辦法，處理了幾個狗腿子，以爲人不知，鬼不覺，可露了餡了啊！帶一個婦人，一個嬰兒，你有本事對付得了？」

嘿嘿，老人走出老遠，但是，聲音却不變方向，一直在他耳朶響動，是老人！老人的功力簡直不可思議！他是誰？

師父的說話：「天外有天人外人……」不料，今天算讓自己碰到了。我能拋下大嫂侄子去追？不，走吧！反正有的是時間，祇要到了杭州……見到了尤堂主，那麼，就算蘇州是個刀山油鑊，我也得來闖他一闖……老人既然現了身，他是不至於避而不見面的！

走吧！他反而勸大嫂了。嗨，前面傳來了馬蹄聲，車輛聲，奇怪，此地對騎馬駕車是不太時興的啊！轎子，船倒是不少！看來是外地人，不，外地人必須有所留神。咦！攪什麼鬼？車子向人間中插來，有這種駕車的？他本能的一閃身，讓過了車子的擠兌，車子突然加快了步伐！走了。三三是剛定過了神來，突然，他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大嫂呢？侄子呢？當時，他一卸身，自然而然的與大嫂離開了嫂嫂一分隔開了，現在嫂子不見了——

是這輛車在搗鬼——！

三三第一個念頭是追。不過，他不得不有所恐懼。事實俱在，一輛車有目的而來，一個擦身而過，當然，他們是有了個冷不防，更計算到三三必然的會有所愕然，然後在一轉眼間，他們將嫂子刼上了車。但是，不可輕視的是，嫂子這大個人，她會不叫，不聲不響的讓人就這樣的刼了去？

來人是誰？突然，他不禁頭上見汗，老人的說話在耳邊響起：「京中派下能手……」莫非是他們？……三三稍一定神，看了看四週，盤門——人稱冷水盤門，因爲，這裏在開國時候，朱元璋——明太祖他是在此屠過城、因此，此地是荒凉，可悲——現在，三三又是如此的心情，越發顯得此地有些鬼氣森森——車子在遠處，他已無可選擇，就算京中眞的派下能手，哼哼——三三他是犯了性，他又會不顧一切的，想向人挑戰了。

身形才動，奇怪，面前莫名奇妙的，來了一股勁力，將他阻住了。沒人啊！那會有這樣的神力？那會令自己被阻？突然，他抬了頭，他看清了是一條柳條，而那顆半枯半死的大柳樹上，半躺半臥的有個人，一手是有意無意的抓住了一支柳條在拂，拂，拂，而拂的時候，可就將去勢阻住了。

三三看清了老人，是那個在自己的耳邊說話的人。他有不少的念頭在心中閃過，他是强忍了怒火，冷冷的說道：「前輩，在下顏佩魯，丐帮中弟子——」話未說完，「啪」的一聲——左面火辣辣——八成挨了打；不，眞正的挨了打了……

顏佩魯可心頭火起了，說實在，顏佩魯已經有多年未挨過打了。莫名奇妙，糊裏糊塗的挨了打，他那能忍得下這口氣？一個翻身，太乙十三掌中的「神玄手」已拍出。可是，明明老人已翻跌在地，自己的掌風已將個老人密密的扣住，突然，他收勁忍勢，他不想發出，顏佩魯是個血性的漢子，可不是個殘忍，冷血的殺手。他

不能因一時之意氣而濫殺無辜——他寧可為人說一聲：「婦人之仁」，他不能莫名其妙的殺了人，毀了人——

「小子，為什麼不下手——」

「你，你！」顏佩魯可說不出口。

「告訴你，如果再這樣的婆婆媽媽，你，一百次也不夠死！」老人邊說邊冷笑聲中，顏佩魯祇感到一股股勁力傳來。他是掌力外崩，眼前又是一花，不對，不對，老人已衝破自己的掌力籠罩。不對，背心突感一痲，人就此莫名其妙的仆翻在地，眼前祇見一個又醜又狠的老人，眼中有寒光，向他獰笑：「丐帮子弟，顏佩魯，現在，你又想如何？」

死！顏佩魯立即由心裏底泛起這個字來——

但是，值得嗎？他心中閃過一條苦意。自己為了莫名其妙救人。打抱不平，阻延了幾日，趕到蘇州，他才發現了自己的小侄子幾乎餓死，以為可以帶走了嫂子、侄兒，不想，唉！師父說過：「心不純，不分輕重，是為致命之傷！」對，師父可一些也沒說錯，自己實在是——唉！該死，自己死不足惜，嫂子侄兒呢？該怎辦？

眼淚迸出了——

「哭了！」老人在惡意的笑——

「不——」

「眼淚是證據！你怕死——」

「不！」三三——顏佩魯是怒吼了！

是的，他那會怕死，他對死生問題根本不放在心上。當然，他更不會對敵人哭。自己流淚是為了嫂子，侄兒——可惜，沒人能相信！「老賊，你可以殺了我！」

「我何必殺你？我大可一走了之？我可以讓你怨恨一輩子，我可以讓你活一天，難受一天——」

「你——說什麼？」

「嫂子呢？侄兒呢？哈哈哈——」老人在笑，笑得如此歡暢，而且，充滿了陰損，狠毒的味道。老人起身了，走了，可惜，三三却不能起身——老人分明點了他的穴。他真恨不能一頭撞死！老人的說話真的有他的可怕、可惡處。嫂子呢，侄兒呢？他……

他運氣，他撞穴，他希望能在短時間內運動自如。那想到老人的點穴功夫，不知是何門派，他連運七種功勁，依然無法可以撞開穴道！

突然，有車輪聲，馬蹄聲，咦，有人來，對，是那輛刦走嫂子的車，他又來幹什麼？

「何大人，鞏大人，請——」有人在招呼！

有人落車聲，有人引路聲，呃，人數還真不少。誰？大人！是官府中人？來此幹什？

「我們已打聽得明白，是丐帮中子弟，是他將丘剛等差爺，制得反穴，止脈，大人，得將他帶去，才可救得他們——」

果然不出所料，是官府中人。他們來抓自己，該死，自己可讓人偷襲得手——咦，那來的勁風，自己——四肢可運用自如……心中一個念頭閃過；好，他們當自己是被制住了，何不將計就計，運功使勁，他是緊歛功勁，希望當頭一擊，對，殺了兩個大人，就可對付引路人——車輛中人。要他們交出自己的嫂子，侄兒來——眼前見到了一張清秀的面孔，一個黑面，兩人在笑：「你是顏佩魯？」

「你—是誰？」三三反問。

「我，何君岳！」

記起來了，久聞魏忠賢手下有四天王，八金剛，卅六力士。何君岳正是四天王中之一，此人其實乃青城門下棄徒。但是，青城劍法號稱為方今三大門派之一。何君岳是別有企圖，這才進了魏閹之門下。他可是個勁敵——不過，現在，他再也沒有思考之餘地，他是一個鷂子翻身，右手五指為鈎，向何君岳之肩頭抓去——

這是猝然的一招。何君岳是老於江湖閱歷，却也想不到有這樣的變局。得到發招，肩頭為三三太乙分光爪抓住。饒是他深精青城玄門七式，應變奇快，可也無法避得過三三的太乙分光神爪。

更可怕的是，本來是阿諛諂媚的小人，突然全翻了面。一個個冷笑聲中，劍光如虹，分點何君岳之左右肩頭。何君岳是明白，他是再也無法可以脫出重困。他是個武林名宿啊！他懂得對手的出手發招之功力深淺。他冷冷一笑，是自己該死，那會一些也看不出。通風報訊的是江湖能手。當然，他是想不出，正教門下，幾時有過這兩個人物？如果是化裝？那麼，自己也太該死了。

但是，自己的下手呢？補天手鞏欽之呢？啊？死了，那會這樣快？並且，連聲也未出……突然，他看到了鞏欽之的屍身時，他轟然一震，「是衡山老人……」

「不錯，是我老頭子！」

三三幾乎昏了過去。這是什麼一回事啊！衡山老人，是敵是友？

「稍候片刻，嗯，雷氏兄妹，先痲煩你們，將這個叛徒帶走。唉，老頭子算是了結一件大心事，否則，我是永難心安，何君岳！你是為什麼？老頭子是到現在還要弄不明白，你喪心病狂，你倒翻師門！你想做什麼？」

「掌敎！我想做青城派掌敎——」

「你配嗎？」突然，老人是一翻掌，將三三撞開了：「你啊，小伙子，可不許在中間打岔！」

「你是誰？」

「與你無干！快去找你的嫂子，侄兒去——」

呃，對，自己的嫂子，侄兒——啊，這一輛車，這幾個人，來，交出來，什麼？不是他們幹的，人，在衙門——分明他們將自己的親人，騙取官府中人的信任，然後，由他出手，然後，三三狂叫了——可憐，一口鮮血噴出，他倒在地。

待得三三醒來，人，祇覺得顛簸不寧，頭重如山，口渴似焚。並且，還有噁逆之象，病了！三三第一個感覺是自己病了。不能，自己可不能病，自己有多少事得幹。突然，他又想起了自己的嫂子，侄兒來。呃，不對，我現在又是在那裏？那會如此的顛簸？那會如此……咦！有車輪聲！嗨嗨，是在車中啊！車！想起了車，就想起了那老人，那車中人，那……

他大叫一聲——不對，又發覺叫不出聲來！

想起身，啊！起不了身，渾身如為人縛住了！

哈哈，倒也怪，將我押了去，然後，殺我？也好，死就死！不過，嫂子該怎辦？侄兒又該怎辦？他不禁流下了淚。大哥的死，死得受人欽仰——現在，他是看出來了，蘇州城中百姓，真的對大哥是心中欽敬，那許多鄉隣，那許多樸實無華的行商走販，他，死得重如泰山！

自己的死……他幾乎流出了汗。死得多麼不明不白，多麼的窩窩囊囊！對，他死得就如師父所說的「輕於鴻毛！」不死，決不能死啊！

好，沉着，等待！那怕有一絲空隙，就得利用，那怕是一毫的時機，也得試探！現在，收歛光芒，聚集功力，然後，以待一擊。可是，奇怪啊，那會週身軟綿綿的，那會如此的不得力，難道讓他們廢了功！

他拚命的呼吸吐納，不對，毫無反應，三三不得不急了。因為，功勁被廢，那就得變成了廢物，一個廢物，活在世上又有何用？現在，他感到了真正的失敗，他的眼淚流了下來。

馬蹄聲停，車輪聲歇，三三開始提醒精神。呃，車門打開。噢，來人將自己提了出來，四週依然是一片黑、大概是晚上，自己是睡在一塊木板上呢，因此，兩個人將自己是抬了就走。

耳邊却聽得了說話聲：「來了嗎？」

「來了，你們弄妥了嗎？」「火巳生了，水也滾了，血巳放了！」然後是冷笑聲。

好，把我當作了牛、羊辦啦，江湖上幾時有過這樣個人，吃人的！自己又該讓人殺了，剖了，分了，當牛羊肉辦？他想叫，該死的是叫不出來。好！分明是有意，將自己先弄啞了，然後開刀——好，我無論如何得看看清楚，你們這批食人惡魔。記住了你們的面目，然後，我死了變成厲鬼，也得找上你們報仇！

眼前一亮，分明來到了目的地，他的眼前出現了一張清麗脫俗的俏面龐！啊，是個女的，這個女的生得可真美啊！年紀最多不過十六七歲。不過，大概自己的面色不好看，女娃子有些緊張——難道她也是個吃人的。

「姊姊，瞧他這個眼神啊！」好像能噴出火來的，也可能用這把火燒死人！為什麼啊？」

為什麼？咱顏佩魯得報仇，不錯，我的眼神能噴火，更能火化了人，因為，咱不願死，死得那麼沒名沒目！

「珊妹，不理他，咱們是受人之託，就得忠人之事！」

顏佩魯算是下了些氣，唉，他們也不過是受人之託，那麼，眼神一歛，不論如何，死得不明不白，他的雙目一閉。啊，不對，有人在動手脫他的衣服。不，是在撕，是在扯！唉，自己是個叫化子哩，自己穿的本來就是東一爿，西一片，那有塊整布的。你們再這樣的作賤，還能——睜開眼一看，一張笑瞇瞇的面孔，出現在他眼前！

撕了個差不多，三三——顏佩魯祇剩下一條貼身的短褲，他是停了手。突然，有人在點他的穴！快如閃電，並且，他可以感覺到，此人運指似飛，前面三十六大穴，已為其一口氣的點住，然後，將他一個翻身——現在，顏佩魯全身僵硬如石條——背心一痲——好，又是一陣痲，心中明白前後身七十二大穴已封死，奇怪，殺人還得封了穴？這是攪什麼鬼？

不對，熱，熱得難受！啊……祇覺得人似在蒸籠中。哼，根本就在蒸籠中啊！顏佩魯是為這熱氣蒸得難受，還有，一陣陣的藥味，薰得他抵受不住，口中發出「啊」的一聲。

顏佩魯發覺自己能叫，可是，一個昏迷，襲上心頭，他就此而人事不知！

一陣痠軟，將個顏佩魯弄醒了。四週燈光如晝，他想罵人，但是，一個嬌俏的聲音在他耳邊响起。「妹，他醒了？，醒了！」好像挺高興的！

「別吵他，睡得時間越長越好！」

「妹，他是醒了麼？」

顏佩魯可忍不住了：「我到底在那裏？」呃，聲音依然是自己的，說話也挺有力！

「顏道友，請稍安毋躁！」是個婦人聲，挺柔和，挺斯文，顏佩魯本來想開口罵人的，嗨！讓婦人的聲音阻住了。不過，他最關心的是，他，人在那裏？是友是敵，是……幹什麼來啦！

「求醫啊！」是那個小姑娘接了口。

什麼？求醫？我！生了什麼病？

「你啊，快死了啊！」

「胡說八道，自己那會快死了，好端端，不過？顏佩魯可有些怔住了。

「為了你哥哥的死，你氣鬱於胸，奔走十一日，你是祇管走，又不顧吃，更不對的是在富春江畔打了個不平，中了人家的陰損手。病上加毒，又為了懲罰惡徒欺弄你嫂子，運勁反彈，病、毒、傷迸在一塊兒啊，如果不在短時間內治療，你就算毀啦！」

顏佩魯回憶前情，不錯，自己的確有着恨怒鬱心的感覺。至於出手打不平，那三個五台餘孽，比掌不勝，為自己韋護神掌擊斃了一雙半，不過，依稀是覺得掌心一痲，不過，自己功力不弱……啊，對了，從此後，自己提掌運勁，總有些不順！唉，可能中了些陰損，至於反勁借力——自己却感到有些不對勁。

但是，總以為是神疲力乏之故，還有看見了大嫂、侄子的慘象，心中大是刺激，牽引了功力而已。

然後，噴血——對，自己那會噴血，為了嫂子、侄兒，即使如此，自己內功甚强，根基紮得極厚，那會觸引血穴！這是有些不對！

「就因為你根基紮得太好，所以，這麼多的創痛，鬱怒，全沒將你拖倒了，可是，病根潛伏啊，功力越强的，病根越被包伏，不發則巳，一發就不可收拾，因此，毛爺爺是設計，將你的病根引發——然後，再由妹妹將你治療。」

「小珊子，別多講啊！這個小子可不領情呢！」

聲音挺熟。啊，那個老頭子！你！顏佩魯再也不能忍耐，他是一挺身，坐了起來：「老爺子，老前輩，請問，請問！咱嫂子！侄兒——」

（下期續完）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笛劍客

受故人重托

浙江嵊縣西北四十里，有一座五龍山，五峯蜿蜒，勢若龍蟠，以岩壑奇勝而著稱。

五龍山南麓，矗立着一片大莊院，那就是名動江湖的「五龍山莊」。

這是二月中旬，江南春光來得較早，正是沾衣欲濕杏花雨，吹面不寒楊柳風的季節。

今天可沒下雨，朝曦充滿了青春活力，從蔚藍得可愛的天空，斜斜的射了下來，使人感到有輕微的暖意！

五龍山莊前面一片練武的廣場上，正有一、二十個勁裝少年在和煦的陽光下，練着他們家傳的「五龍拳」，拏爪作勢，吐氣開聲，雖是外門拳法，確也使得呼呼有聲，架勢十足。

五龍山莊東首，是一條鋪着青石板的大路，直通莊院前面，此刻正有一個青衫少年循着石板路，往莊前行來，敢情他是外路來的，要待問訊，但因大夥正在練功，他只好在練武場邊停下脚來。

但是這可犯了江湖上的忌諱，人家練的是獨門武功，照例是不許閒雜人等覷看的。

因爲這條路，從山口轉角起，就是五龍山莊的私路，平常就根本沒有外人走進來。

青衫少年脚下方自一停，練武場中就有人喝道：「喂，你是幹什麼的？」

練武的人，經他一喝，紛紛住手，所有的目光自然也一齊朝青衫少年投來。

另一個人走近他身邊，喝道：「你知道不知道這是什麼地方？由你隨便闖進來的？」

青衫少年連忙拱手抱拳道：「在下卓少華，請問老哥一聲，這裏可是五龍山莊麼？」

查玉珮寃情

走近他身邊的漢子看他說話謙遜，敵意消了大半，點頭道：「不錯，這裏正是五龍山莊，朋友到敝處來有何貴幹？」

卓少華道：「在下受人之託，專誠拜訪大先生來的。」

那漢子「哦」了一聲，連忙說道：「原來朋友是找我們大哥來的，請到裏面奉茶。」

說完，就連連抬手肅客，引着卓少華跨上石階，進入大門，一直行到左首一座院落的客廳，請卓少華在上首落座，一名莊丁獻上茶來。

那漢子含笑道：「卓朋友請稍等，兄弟立時去請大哥出來。」

卓少華忙道：「如此有勞兄台了。」

那漢子拱拱手，返身退出。不大工夫只見一個身穿天青夾袍，國字臉、皮膚白晳的中年漢子走了進來，他目光落到卓少華的身上，抱拳道：「兄弟孟大任，這位卓兄光臨寒莊，不知有何見教？」

卓少華連忙拱手道：「在下是求見大先生來的。」

孟大任一怔，說道：「寒莊事情，都是由兄弟掌管，卓兄有事，就和兄弟說好了。」

卓少華爲難的道：「孟老哥說的是，只是在下因爲受人之託，必須面見大先生才行。」

孟大任微微一笑道：「兄台說的大先生，大概是家伯了，從前大家都稱他老人家大先生，後來都改口叫他大老爺子，因爲兄弟在寒莊弟兄之中，排行居長，現在大家都把兄弟叫成了大先生了。」

卓少華暗暗「哦」了一聲，抱拳道：「兄台說的這就對了，在下求見的正是令伯父了。」

孟大任作難的道：「兄台見諒，家伯年事已高，已有多年不問俗事了，兄台究有何事，和兄弟說也是一樣，如果兄弟作不了主，自會去向家伯請示的，不知道兄台意下如何？」

卓少華點頭道：「如此也好，一個月前，兄弟在杭州遇見一位跛足老人家，他因不良於行，託在下替他前來求見大先生，還託在下攜來一塊玉珮，要面交給大先生……」

孟大任起身道：「既是如此，兄台請稍候，容兄弟稟明家伯，再來相請。」

說完，匆匆行了出去。

這回足足等了一刻工夫之久，才見孟大任再次走入，拱手道：「家伯已在後廳恭候，兄台請隨兄弟來。」

領着卓少華朝後進走來，這後進依然有一個大天井，兩邊是走廊，石階上是座一排三開間的大廳，廳前門額上釘着一方橫匾，上書：「平陵世家」四個大字。

卓少華隨着孟大任跨入堂門，但見廳上陳設十分考究，大有一派豪紳大宅的氣勢。

堂上，正中間放着三把紫檀錦披交椅，端坐着三個身穿古銅色長袍的老者。

孟大任領着卓少華走到三個老者面前，給卓少華引見，他先指着中間一個鬢髮花白，面色紅潤的老者說道：「這是我大伯父。」

接着又指左首一個蒼鬢老者道：「這是家父。」

再指右首一個黑鬢赤臉老者道：「這是我三叔父。」

卓少華心知自己要見的該就是中間這位鬢髮花白的老者了，一面恭恭敬敬的朝三人作了個長揖道：「在下卓少華，拜見三位老前輩。」

孟大任已在邊上接口道：「啓稟大伯父，他就是受人之託，從杭州來晋見你老人家的卓少華卓相公了。」

原來這三個老者，就是五龍山莊的三位莊主，大莊主叫孟居禮，二莊主孟居義，三莊主叫孟居廉。

孟家世居五龍山，家傳武功，自成家數，江湖上也稱他們爲五龍門。如今這三位莊主，都已六十開外的人了，莊中事務，統由第二代居長的孟大任管理。

孟居禮一雙烱烱目光盯注着卓少華，一擺手道：「卓相公遠來，請坐。」

卓少華一欠身，在邊上椅子落座。

孟居禮問道：「老夫聽舍侄來說，卓相公是受令友之託來見老夫的，只不知令友如何稱呼？」

卓少華欠欠身說道：「回老前輩，在下只是受他人之託，但那人並非在下的朋友……」

坐在左首的孟居義微哂道：「此人既非卓相公令友，卓相公怎會替他專程從杭州跑到五龍山來？」

卓少華道：「不瞞三位老前輩，在下是月前在杭州客店中和他邂逅認識的，他聽在下口音，極似紹興，就說想託在下捎一個信到嵊縣來，不知方不方便，在下正好杭州事了，要回家來，所以一口答應了下來。」

孟居禮問道：「他可曾告訴你姓什麼嗎？」

卓少華道：「他叫宰百忍。」

「宰百忍？」孟居禮微微攏了一下眉，沉吟道：「老夫並不認識這位姓宰的朋友，唔，他託你來找老夫，有什麼事？」

卓少華伸手入懷，取出一塊玉珮，雙手遞去，一面說道：「這位姓宰的老人家，因一足已跛，不良於行，託在下把這方玉珮，面交老前輩……」

他在說話之時，已把玉珮送到孟居禮面前。

孟居禮伸手接過，突然之間，不由得臉色大變，拿着玉珮的手，起了一陣顫抖，目中寒光暴射，厲聲道：「他……還說了些什麼？快……說！」

卓少華不期爲之一怔，望着他，說道：「宰老人家再三囑咐，務請老前輩把這方玉珮親手轉交給令甥女……」

孟居義急急問道：「他還說了什麼？」語氣顯得極爲急迫。

卓少華道：「宰老人家曾說，要令甥女持此玉珮，到杭州去找他。」

孟居廉道：「他還在杭州麼？」

卓少華道：「聽他的口氣，好像還要在杭州住一段日子。」

孟居廉抬目，問道：「大哥看會是他麼？」

「很難說！」孟居禮一手掌心攤着玉珮，目光不斷眨盯在玉珮上，沉吟道：「照說這已是不可能的事……但這塊玉珮却明明是他的……」

說到這裏，面情凝重，目光投到卓少華道：「小友是曾子玖什麼人？他是不是眞在杭州？」

「曾子玖？」卓少華訝異的道：「在下從未聽說過這個人的名字。」

孟居廉陰笑一聲道：「難道你不是他派來的？」

卓少華驚奇的道：「老前輩何出此言，在下連他姓名都沒聽說過，怎會是他派來的呢？」

他沒待三人開口，接着說道：「再說在下只是受那位宰老人家之託，把玉珮送交大先生，如今玉珮已經送達，在下責任已了，那就不打擾了。」

說完，就從椅上站起身來，正待往外走去。

孟居廉沉喝道：「站住。」

卓少華望望他，脚下一停，說道：「三先生還有什麼見教？」

孟居廉道：「你這樣就想走麼？」

卓少華道：「在下要說的話，都已說完，自然要告辭了。」

孟居義道：「卓相公大概也是武林中人，尊師是誰？」

卓少華心中暗道：「好啊，你們居然懷疑起我來了。」

一面拱手道：「家師一向很少在江湖走動，更不願人知，在下不敢提他老人家的名號。」

孟居廉哼了一聲，回頭朝老大道：「這小子果然大有可疑。」

孟居禮一手撚鬚，輕輕頷首，口中「唔」了一聲。

孟居廉道：「依兄弟之見，不如把他暫且留下，等咱們去過杭州回來再作定奪，不知大哥的意下如何？」

孟居禮道：「說不得也只好如此了，只是別難爲了這年輕人。」

孟居廉目光一抬，冷然道：「卓相公，你聽到了，目前，暫時只好委屈你幾天了。」

接着回頭朝孟大任吩咐道：「大任，你領這位卓相公到賓舍休息，留他在咱們這裏盤桓幾日，不可待慢了。」

孟大任躬身道：「侄兒省得。」

卓少華聽他們口氣，好像要把自己強留下來，心中不禁有氣，忖道：「自己好心替你們揹信來的，你們居然要把我留下，天下有這道理麼？」

他沉着淡淡的一笑道：「在下說過，我只是代人揹信，玉珮已經面奉大先生，責任已了，何用再在貴莊打擾，三位前輩的好意，在下心領，失陪了。」

孟居廉大喝一聲，說道：「老夫要你留下，你就得好好留下，想走可沒有這麼容易。」

卓少華劍眉一軒，朗聲道：「三位前輩乃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在下遠來送信，並無開罪之處，前輩要把在下强行留下，在禮數上只怕說不過去吧？」

孟居廉陰嘿一聲道：「你明明是曾子玖派來的奸細，老夫何須和你講禮數？大任，你把他拏下就是了。」

孟大任答應一聲，舉步走到卓少華面前，拱拱手道：「卓相公，我三叔要你在這裏盤桓幾日，你還是跟兄弟到賓舍去吧，眞要出了手，只怕對卓兄的面上不好看呢！」

卓少華少年氣盛，突然面向孟居禮，大聲說道：「大先生，你們五龍莊如此對客，傳出江湖，不怕辱沒了五龍莊的盛名麼？」

孟居廉聽得大怒，厲聲喝道：「大任，叫你把這小子拏下，你還要和他多說什麼？」

孟大任知道三叔是個火爆脾氣，口中唯唯應是，沉聲道：「卓兄多言無益，兄弟可要出手了。」

話聲出口，右手突出，五指箕張如鈎，朝卓少華的左手腕抓來，他使的正是五龍山莊的「龍爪擒拏手」。

卓少華眞想不到替人家送信，臨了還把自己當作奸細，翻臉成仇，兵戈相向，一旦眞要動上了手，自己身在他們莊中，只怕是難以脫身了！心念這一動，身形立即向左輕輕一閃，右手朝他臂上推出。

孟大任沒想到卓少華身法竟有這般輕捷，一記「擒拏手」，連人家衣袖還沒碰到，眼前人影已杳！不，右臂被人輕輕推了一把，竟然身不由主往前方衝出去了一步。

卓少華本來和孟大任對面站立，有孟大任擋住了他的去路，此刻閃身向左，（孟大任的右方）推開孟大任，再無擋路之人，趁着這一瞬空隙，雙腳一點，身如箭射，朝門外掠去。

就在他快要掠近廳門之際，突覺頭頂疾風颯然，一道人影奇快無比從頭頂掠過，一下落到面前，擋在門口，洪笑一聲道：「小子，你想從五龍山莊硬闖，那還差得遠呢！」

卓少華差點和他撞上，急忙刹住身子，舉目看去，這攔在門口的正是孟居廉，心中暗暗感到驚駭，忖道：「此人好快的身法！」

不覺後退一步，憤然道：「三先生要待怎的？」

孟居廉臉露陰笑，一昂頭道：「把他拏下了。」

他這話是對孟大任說的，原來孟大任往前衝出一步，眼前卓少華已經乘機往門外掠去，心中一急，腳下一個輕旋，跟踪追出。這時他三叔已搶先掠到門口，攔住了卓少華去路，等他追上，正好落到卓少華背後，所以孟居廉要他出手把卓少華拏下了。

三叔吩咐，孟大任自然不敢有違，右手一伸，如鈎五指朝卓少華「肩井穴」上疾落。

卓少華面對孟居廉，此刻身後又有人抓來，一時要待閃避，已是不及，忽聽身後「咕咚」一聲，孟大任竟然無緣無故的撲倒地上，再也爬不起來！

孟居禮、孟居義二人同時從椅上站了起來。

孟居廉一怔，他沒想到卓少華年紀極輕，一身武功竟有如此了得，連他如何出手傷了孟大任，都沒有看清楚，不覺臉色一變，雙手作勢，厲聲道：「好小子，你敢暗算傷人！」

只聽有人低笑道：「他根本沒傷人，是你侄兒閉過氣去了。」

這人聲音說得不響，但每一個人都聽得十分清楚，只是聽不出這聲音來自何處？孟居廉抬頭喝道：「什麼人？」

只聽那人低聲道：「當然是我了！」

這聲音似是來自遠處，又好像就在這大廳之上，令人不可捉摸！

這時孟居義已把兒子孟大任從地上扶起，但連推帶拍，幾乎拍遍了全身所有大穴，依然沒有解開兒子受制的穴道。

孟居禮臉色凝重，虎然站在中間，向空凝聲說道：「朋友何方高人，既然賁臨五龍山莊，就該堂堂正正的站出來，這般行動鬼祟，豈不辱沒了閣下身份？」

「說得也是！」

那人依然低聲說着：「你們三兄弟現在居然也會說堂堂正正這四個字了！」

「篤」！地板上忽然傳出一聲重金屬落地的震響！就在孟居禮和孟居義面前不遠之處，忽然多了一個身穿藍布大褂、頭上披散着亂蓬蓬長髮，左腿已跛的老者，他那左腳好像是鐵的。

卓少華驟覩來人，心頭不禁一楞，暗道：「他不就是要自己給他揹信來的宰百忍麼，原來他也跟着自己身後來了。」

孟居義驀見敵人在廳上現身，怕他傷害兒子，急忙雙掌提胸，一下攔在昏迷不醒的孟大任身前。

孟居禮神情一懍，凝重的道：「閣下何方高人，恕我孟居禮眼拙得很。」

那跛足怪人淡淡一笑道：「別忙！」

他伸手一指孟大任，說道：「這小輩方才從背後出手，偷襲我小兄弟，我才給了他一指，年輕人血氣方剛，再多閉一回子氣，會有內傷，且讓我給他穴道解開了，咱們再慢慢的說。」

孟居義依然攔在他兒子身前，厲聲道：「你想做什麼？」

「走開，老夫替你兒子把穴道解開了。」跛足怪人冷冷的道：「老夫點的穴，只有老夫能解，老夫若要取他性命，他有一百條小命，都早就沒得了。」

孟居禮沉聲道：「二弟，你只管讓開，這位朋友大有來頭，還不致對後生小輩下手。」

孟居義依言往邊上退後了一步，但他雙手依然凝聚了畢生功力，目光一眨不眨的盯着跛足怪人。

跛足怪人也沒去理他，走到離孟大任三尺來遠，但自站定，伸出左手，朝孟大任臉上虛虛的招了招手。

孟大任原已由乃父扶着斜靠在椅几上，說也奇怪，方才乃父連推帶拍都沒解得開穴道，如今經跛足怪人伸手在他臉上虛虛一招，他果然霍地睜開眼來，驚奇的「咦」了一聲，說道：「爹，孩兒方才怎麼迷迷糊糊的睡着了？」

這下直看得武功精湛的孟氏三兄弟無不大駭！

跛足怪人却在此時，回過身去，朝卓少華笑了笑，道：「小兄弟，謝謝你了，爲了替老哥哥揹信，使你嘔了一肚子寃枉氣。」

卓少華憤憤的道：「老丈自己要來，又何用替在下揹這個信呢？」

他這話，自然含有責怪之意！

「小兄弟，你莫要誤會了。」跛足怪人連連搖手道：「你這可錯怪老哥哥了，我原想託你小兄弟順道往五龍莊彎一彎，把玉珮送交這裏的大先生就好，但繼而一想，這事情有些不妥，這孟氏昆仲三個，可不是堂堂正正的人，萬一引起誤會，豈不給你小兄弟添了麻煩？就這樣，老哥哥才匆匆趕來的，不料不出老哥哥所料，他們三個老東西，果然在三根椽子底下，發起橫來了。」

孟居禮一向以一派掌門自居，這回，這跛足怪人不但在他們三人面前，制住孟大任在先，如今又冷嘲熱諷，居然當面罵他們三個老東西，這叫他如何受得了？大喝一聲道：「閣下究係何方高人，現在總可以亮個萬兒了吧！」

「這不是明知故問？」

跛足怪人大笑道：「老夫不就是你們要找的人嗎？」

孟氏三雄聽得不由齊齊一懍，孟居禮顫聲道：「你……就是……曾子玖……」

「哈哈！」跛足怪人仰天發出一聲嘹亮如鶴唳的長笑，然後徐徐說道：「老夫這位小兄弟不是已經告訴你們了麼？老夫是宰百忍。」

孟居廉道：「這是閣下的眞姓名？」

跛足怪人一笑道：「這名字原只是老夫當時隨口說的。」

當時隨口說的，自然不是眞姓名了。孟居廉說道：「那麼閣下的眞實姓名呢？」

跛足怪人傲然道：「眞姓名當然有，只是你們還不配問。」

孟居義沉哼一聲道：「閣下好狂的口氣！」

「老夫一點也不狂！」

跛足怪人微微一笑道：「但老夫用這宰百忍三個字爲名，也確有深意在焉！」

孟居禮早已看出來人身手極高，强忍着氣，微哼道：「閣下倒說說看？」

「這有什麼好解說的？」跛足怪人哂道：「宰百忍，就是宰不仁，難道你們聽不出來麼？」

「哈哈！」孟居禮狂笑一聲，說道：「如此說，閣下果然是找五龍山莊麻煩來的了。」

「哈哈！」跛足怪人也跟着狂笑一聲，說道：「如此說，你們孟氏三雄就自己承認是不仁不義之輩了？」

孟居禮氣得鬚眉軒動，洪聲大喝道：「來人哪，去把老夫的兵刃取來，今天倒要好好的向閣下討教討教。」

其實在第二進大廳門口兩邊，早就擠滿孟氏三雄的子侄門人，他們只是躲在門外偷覷，誰都不敢現身。此時聽到大老爺這聲洪喝，大家爭先恐後的搶着出去，不多一會，就由兩個子弟雙手扛着一支兵刃走了進來。

那是一根漆着朱漆的龍頭杖，金色的龍頭，頦下還拖着三尺長亮銀色的長鬚，一望而知這根龍頭杖不但份量極重，尤其那三尺長的龍鬚，在動手之際，還可以捲纏敵人的兵刃。

孟居禮伸手抓住龍頭杖中間，人也虎的站了起來，雙目精光暴射，直注跛足怪人，冷然道：「閣下要用什麼兵刃，自己到架上去取。」

跛足怪人嘿然道：「老夫已有一個甲子沒使兵刃了，這樣吧！」他目光一溜，朝站在門口的卓少華道：「小兄弟，就麻煩你，替老哥哥到廳前桂花樹上，去折一支桂枝來，不用太長，有二尺光景，就差不多了。」

這話聽得卓少華和孟氏三雄全都不由得一怔！

他說一個甲子沒使用兵刃了，這自然是誇大之言，看他模樣，最多也不過六十左右，這句話，當然唬不了人。但孟居禮手中一根龍頭鋼杖，總有數十斤重吧，他却要卓少華去折一支二尺長的桂枝來當兵器！別說兩件兵刃份量不相稱，而且桂枝性脆，一碰即斷，也不適宜作兵器。

如果說他不把孟居禮放在眼裏，含有輕視之意，在口頭上損他幾句則可，也犯不上和自己性命開玩笑！

跛足怪人眼看卓少華怔立當場，不覺呵呵一笑道：「小兄弟，快去呀，別說孟老大等不及了，老哥哥也有許多事要辦，難道你不肯給老哥哥折一支桂枝麼？」

卓少華經他一催，只得走出大廳，廳前左右兩邊，正好有兩棵高大的桂花樹，他走到樹下，想挑一支比較粗的，但較粗的桂枝，都有彎曲的枝節，找不到兩尺長的直幹，正在抬頭挑選之際。

廳上跛足怪人又道：「小兄弟，不用挑了，隨便折一支就好。」

卓少華聽他這麼說了，只好折了一支比拇指略粗二尺多長的枝幹，走了進去，送到跛足怪人面前，說道：「老丈看看還可以麼？」

跛足怪人接到手上，含笑道：「謝謝你，當然可以。」

隨着話聲，左手五指輕輕一掄，桂枝上許多枝葉，便如刀削一般，落得一地，他又用兩個手指，像剪刀般在枝頭一剪，剪去了五寸多長一截，差不多剛好二尺來長，才回頭笑道：「這樣就够了。」

他這句話，似是對卓少華說的，接着又朝孟居義、孟居廉二人笑了笑道：「你們二位的兵刄呢？也該準備着，萬一你們老大接不下來，二位也好及時湊個數，反正你們平時習慣以多凌寡，三打一也算不了什麼。」

孟居禮手握鋼杖，氣得花白長髯拂拂飄動，仰天打了個哈哈，沉聲喝道：「朋友善者不來，來者自然不善，就是沒把孟居禮兄弟放在眼裏，也用不着如此損人，老夫活了幾十年，江湖朋友還沒人敢小覷過我這支鋼杖，接不接得住閣下的高招，還要動上手才知道，閣下也毋須要如此賣狂。」

「哈哈！」跛足怪人大笑一聲道：「老夫已經狂了幾十年，也不是今天第一次在你們孟氏三雄面前賣老，好了，你進招吧！」

孟居禮眞被他氣炸了心肺，口中暴喝一聲：「好，你接着了！」

手中龍頭杖一橫，抬手之間，就是「呼」的一聲，朝跛足怪人攔腰掃來。

跛足怪人嘿了一聲，舉起手中桂枝，往外封出。

這是存心硬接孟居禮一杖了。孟居禮看得暗暗冷笑，心想：「你手中如是鋼杖，還可和我硬接，但你手中只是一支桂枝，這不是鷄蛋碰石頭？就算你功力和我相等，也無法接得下來！」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他這一記橫掃，勢道何等迅速，心念方起，鋼杖已經和桂枝接觸上了！

孟居禮但覺自己鋼杖在碰上桂枝的刹那間，先是微微一震，好像他在桂枝外面包了一層厚厚的棉絮，先碰到的，然後才眞正和桂枝碰在一起，等到鋼杖和桂枝碰在一起，他又感覺到從桂枝上傳來了一股極大吸力，竟然把自己鋼杖牢牢吸住，再也無法分開。

孟居禮這一驚，當眞非同小可，他縱橫江湖數十年，手中龍頭鋼杖會過不知多少成名人物，幾曾遇上過今天這等强敵，人家僅以一支桂枝，第一招上，就把鋼杖吸住，動彈不得，他成名多年，自然不肯就此甘休，急忙運起全身功力，凝注雙臂，左手迅快搭上杖身，全力相抗。

旁觀的孟居義、孟居廉，眼看跛足怪人僅以一支桂枝，果然眞的把他們老大橫掃一杖硬接了下去，心頭自然暗暗驚凜不止，但一接之下，鋼杖和桂枝竟似黏在一起，不見分開，他們二人見多識廣，眼就已看出老大和那跛足怪人第一招上，竟然比拚起眞力來了！（他們只當兩人比拚上眞力，可沒想到他們老大的鋼杖是被人家牢牢吸住）。

要知所謂比拚眞力，就是雙方同時把內力貫注到兵刄之上，彼此用力攻拒，相持不下，這和鋼杖被桂枝吸住內情雖然完全不同，但外表看來，却完全一樣。

比拚內力，是武家最忌的一種打法，因爲這種拚鬥，全憑眞功眞力，內家修爲，絲毫也取巧不得，雙方功力相等，直要等到兩人力盡筋疲，眞氣消耗殆盡，同時受到重創，或是一方受了重傷，才能停下手來。若是兩人之中，有一方內力稍遜，後力不繼，對方力可挾着排山倒海般的威力，乘勢追擊，功力遜的一方，就會當場殞命。

這道理，孟居義、孟居廉當然懂，他們心中兀自感到不解：「老大何以一上來就要和人比拚內力？此人旣已送上門來，難道還怕無法把他拏下麼？」

就在兩人心中驚疑之際，已然看出情形有些不對！

這不過是轉眼之間的事，孟居禮一張老臉，已經脹得通紅，頂門上直冒熱氣，連身上一件古銅長袍都在不住的波動。

再看那跛足怪人，踮着左足尖，右手一支桂枝搭在孟居禮的鋼杖上，神態安詳，好像沒有這回事一般。

這一情形，顯然是他比孟居禮棋高一着了！

孟居廉一看情形不對，立即回過頭去，低聲說道：「老二，這情形有些不對，老大似乎不是他的對手！」

孟居義攢攢眉道：「那該怎麼辦？」

孟居廉道：「這厮方才說過要咱們三個一起上，咱們一起上，自也不會貽他口實的了。」

這兩句話的工夫，孟居禮臉上汗水，已是滾滾直下，他那件長袍也波動得更厲害了。二人看出那已經不是老大全身鼓動的眞氣，使得長袍波動，而是他們老大站着樁的雙腿在不住的顫動了！

孟居廉口中說了聲：「不好，不好，快……」

兩人同時以極快的身法，閃了出去！

孟居廉一下搶到跛足怪人身後，右手一掄，猛向他後心印去。

孟居義却搶到他老大身側，右手一探，輕輕向旁推出。他自然知道此刻跛足怪人一支桂枝上，貫注了全力，往前逼進，他只有把老大向旁推出，老大才不會傷在對方乘勢追擊的內力之下。（他心中只道是兩人比拚內力，那麼他這下把老大向旁推出的方法，自然是準確的了，但是，其實他們可不是比拚內力。）

站在一旁觀戰的卓少華，眼看孟居廉揮掌擊向跛足怪人後心，心頭不由一驚，這般出手偷襲，太以卑鄙，要待示警，但兩人的行動，何等快迅，等你眼睛看到，他們手掌早已遞出了！

但怪事却也隨着發生，孟居義一掌輕輕推上他老大的右肩，不但沒有把孟居禮的人推出，他一隻右手，就搭在老大的肩膀上，再也無法移開。

孟居廉這一掌，五指箕張，使的是他們孟家獨門絕技「龍爪手」。以他數十年功力，這一記被他抓上，跛足怪人後心，至少就得添上五個血窟窿，出手可說狠毒已極！

跛足怪人身子動也沒動，他這一抓，當然抓個正着；但就在他抓落之際，一隻右手，也像膠住了一般，再也沒法撤回來了。

這下，就像孟居廉一隻手按上了跛足怪人後心，孟居義一隻手却按在老大的肩膀上，這四個人各以全力相拚，事實上，當然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大廳外面，雖然已聚攏了不少五龍門的子侄，但孟氏三雄家規素嚴，有他們三位老人家出手了，後輩除了站在廳門兩旁觀戰，連大氣都不敢透，那敢有人闖進廳來？

這樣又過了一盞茶的時光，孟氏三雄三張本已脹得通紅的老臉，如今汗流如雨，臉上紅色漸漸的褪去，變得一臉蒼白，氣喘如牛，三個人六條腿已經抖得幾乎站不住了！

「哈哈！」跛足怪人突然發出一聲黃鐘大呂般的狂笑！

這笑聲有如疾雷乍發，震得大廳上屋瓦震撼，迴響嗡嗡不絕，震得廳上的卓少華、孟大任和廳外的孟氏子侄們耳鼓狂鳴，許久聽不到聲音！

笑聲中，四條人影，倐然分開！不，孟氏三雄腳下踉蹌，分作三個方向往後連退，最後還是支撐不住，「砰」「砰」「砰」三聲，各自跌坐在地。

卓少華看得暗暗驚凜不止，忖道：「這位跛足老人家武功，簡直高不可測！」

孟居禮臉上一陣扭曲，目露怨毒，望着跛足怪人，切齒道：「曾子玖，你……廢了我武功，爲什麼不……殺了我……」

跛足怪人目光一抬，看了跌坐地上，神情萎頓的孟居禮一眼，把手中桂枝往地上一擲，截然道：「我不是曾子玖。」

孟居禮嘶聲道：「那你是什麼人？爲什麼要對我兄弟三人，下此毒手？」

跛足怪人冷聲道：「憑你們三人，還不配問老夫姓名，但老夫可以告訴你們，爾等三人一身武功，並未廢去，只是被老夫封住了幾處經穴，你們老三，大概傷得重些，但也不致送命……」

他剛說到這裏，只見大廳外人聲喧嘩，一、二十個五龍山莊的子弟門下，手執刀劍已經湧到門口，但又心裏害怕，腳下畏縮不前。

跛足怪人回頭說道：「孟老大，你要他們站在門口，不准進來，我不想出手傷人。」

孟居禮坐在地上，朝門外揮了揮手，嘶啞的喝道：「你們都給我聽着，沒有你們的事，出去……出去！」

衆人經孟居禮一喝，果然依言退了下去，但却沒有一個人肯走，仍在走廊兩邊擠着看熱鬧。

孟居廉受到的震動最厲害，（孟居禮是從跛足怪人的桂枝傳到鋼杖上，再震到身上，乃是間接的震力，孟居義是從老大身上傳過去，又多了一個間接，只有孟居廉手掌按在跛足怪人後心，震力自然最强了）他跌坐下去之後，噴出一口鮮血，就昏了過去。

孟大任已經奔了過去，從身邊取出他們孟家秘製的傷藥，給他三叔服下，這時人已清醒過來。

三人中孟居義傷得最輕，他暗暗運氣檢查，發現果如跛足怪人所言，有幾處經穴被人家截閉，一身眞力，再也無法凝聚，憤憤的道：「朋友既非曾子玖，究竟和咱們五龍莊有什麼過節？」

他這句話，也正是卓少華心裏的疑團，他是唯一的局外人，覺得孟氏三雄雖有不對之處，但跛足老人家也決不會無緣無故到五龍莊來尋釁，其中必有內情。

只聽跛足怪人洪笑一聲，點頭道：「問得好，你們若不是恃强動手，先問問老夫來意，也不致有這場自取其辱的無妄之災了。」

他口氣一頓，續道：「你們一再的把老夫當作曾子玖，老夫也不妨告訴你們，老夫就是找曾子玖來的。」

卓少華心中忖道：「只不知曾子玖是什麼人？」

孟居禮冷聲道：「咱們不知道。」

跛足怪人道：「老夫看你們和曾子玖好像有着深仇大怨，也會不知道嗎？孟老大，老夫不妨坦白告訴你，你們三個被老夫截閉的經穴，十二個時辰不解，就是終身殘廢，你若再敢說一句不知道，老夫就要把你們孟氏門中大小三十七口，一個個都點廢經穴，使你們五龍莊一日之間，變成殘廢之莊，你信是不信？」

孟居禮聽他口氣，當然知道此人說得出，做得到，再一細算，五龍莊孟氏家屬，連老三初生才滿月的孫兒一起算上，果然正好三十七口，一個不多，一個不少，可見此人未來五龍山莊之前，已經打聽得清清楚楚！

心頭禁不住機伶一顫，說道：「閣下對咱們五龍莊果然都算清楚了來的。」

跛足怪人仰天打了個哈哈，說道：「孟老大，今日之事，若是換在六十年前，老夫早就先點廢你們孟家老小的經穴，再問你們的話了，如今老夫好話說得多了，你們莫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到時就後悔莫及了。」

孟居禮聽他一再提及六十年前，心想：「此人莫非眞有這麼大的年齡了，此人會是誰呢？」

心中盤算着如何應付，一面說道：「咱們兄弟如果知道曾子玖的下落，也就不會把閣下當作曾子玖了。」

「這話倒是不錯。」跛足怪人口中「唔」了一聲，又道：「好，你們把曾子玖如何失踪的詳情，說一遍給老夫聽聽。」

孟居義道：「老大，事已至此，咱們就說吧！」

「好！」孟居禮沉應一聲，說道：「曾子玖原是咱們的表弟，也是先父最小的徒弟，咱們五龍莊有一項規矩，家傳武學中，有一種手法，照例不傳外人……」

跛足怪人笑說道：「那是『龍爪手』了。」

孟居禮不加可否，續道：「曾子玖年

齡和老夫么妹差不多，他覬覦我家絕藝，故意和么妹接近，此事經先父識破，就藉故要他離去……」

跛足怪人微哂道：「你們孟家的絕藝，老夫已經領教過了，也不過爾爾。」

孟居禮憤怒的看了他一眼，強忍着怒氣，續道：「事隔五年，先父去世之後，曾子玖忽然回到莊上來，向老夫提親，老夫有意為難，聲稱要娶么妹，就得勝過老夫一招，他滿口答應，那知他這五年果然藝事大進，功力雖然不及老大，但也只不過稍遜一籌。據他說：他之所以回到莊上來，要和咱們結成這門親事，是因為他曾在赤松山一處岩穴中，得了一冊古劍訣，書中文字古奧，一個人鑽研，實在無法領悟，如能得到咱們兄弟之助，互相研討，或可研究出書中的奧秘來……」

跛足怪人道：「你們垂涎他的古劍訣，就答應了這門親事。」

孟居義道：「那也不盡然，舍妹和他本來情投意合，先父當年要他外出，原也含有鼓勵他力圖上進之意，並不是不同意親事。」

跛足怪人道：「後來呢？」

孟居禮道：「他和舍妹結褵之後，就沒再提起共同研究古劍訣之事，經三弟向他催問，他却提出要和咱們交換『龍爪手』，咱們兄弟自然不能答應……」

跛足怪人雙目之中，神光閃動，冷然道：「你們覬覦他秘笈，就不顧郎舅之誼，兄妹之情，動了殺機？」

孟居廉接口道：「閣下如何知道咱們動了殺機？」

跛足怪人洪笑一聲道：「就憑你這句話，已可證實了，孟老大，你們最好說實話。」

孟居廉憤然道：「他不答應也罷了，那知這忘恩負義的東西，連夜帶着舍妹逃走，那時舍妹已經身懷六甲，不久生下一個女兒。這廝居然不顧結髮之情，逼着舍妹說出寒家秘技，舍妹不堪他的凌辱，終於抑鬱而死，他凌虐舍妹致死，咱們兄弟自然要視他如仇了。」

「這也難怪！」跛足怪人點了點頭道：「但曾子玖年紀應該比你們還輕，他當年能博得令妹歡心，自然相貌不會太醜，何以你們兄弟見了又老又醜又跛的老夫，會異口同聲認作曾子玖呢？」

孟居廉說道：「咱們已有多年不曾見面，你老哥送來的玉珮，正是曾子玖隨身之物，是以咱們還當是曾子玖上門尋釁來了。」

「說得也是。」跛足怪人緩緩俯下身子去，從地上把那支桂枝撿拾了起來，一指孟居禮，說道：「孟老大，他說得對不對？」

孟居禮道：「事情就是這樣！」

跛足怪人冷冷一笑道：「但老夫知道的，却和你們說的大有出入……」

孟氏三雄臉色不禁一變！

孟居廉道：「也許朋友聽信了曾子玖一面之詞，自然和咱們說的事實不盡相符了。」

跛足怪人道：「所以老夫要聽聽你們的，也就是在此。」

他長長吁了口氣，繼續說道：「老夫也不妨告訴你們，這方玉珮，就是曾子玖親手交給老夫的，老夫一生，沒有一個朋友……」

他顛着一足，有如鶴立，但說到最後一句，口氣之中，似有無限寂寞蒼涼，緩緩接道：「六十年奔走江湖，只結交了兩個小兄弟，一個是曾子玖，一個就是這位小兄弟……」

他用桂枝指了指卓少華，接着道：「十七年前，曾子玖找上老夫，唔，他確實和老夫一樣，跛了一條左足，說是從懸岩失足，幸而未死……」

孟居廉悚然一驚，失聲道：「他那是沒有死了？」

「當然沒死！」跛足怪人冷峻一笑，說道：「他交給老夫這方玉珮，懇託老夫，那時他妻子已經有孕，不論是男是女，要老夫妥為照顧，一幌就是十八個年頭，從此不曾見過曾子玖，此次就是為了故人重託，才遠來江南……」

他說到這裏，忽然目光一聚，直注着孟居廉，冷聲道：「但老夫聽到的，却是爾等兄弟編好的一番欺人之言，老夫耐性有限，要聽的是不折不扣的實話，老夫希望你實話實說，你……」

手中桂枝一指孟居廉，又道：「再說一遍。」

孟居廉說道：「孟某說的都是當時實情，你聽信了曾子玖一面之詞，那要我如何說呢？就是再說十遍，你也不會相信的了。」

「你說的真是實話麼？」

跛足怪人緩緩朝他走了過去，手中桂枝輕輕落到孟居廉的肩頭，沉笑道：「老夫已有幾十年不曾殺人了，比你們三個厲害上十倍的人，見了老夫，有誰敢在牙齒縫裏迸出半句謊言來？你這小子真是活得不耐煩了！」

他手中桂枝只是輕輕的搭在孟居廉肩頭，看來毫不用力，但孟居廉却似觸電一般，身軀陡然一震，好像要待開口，却又忍了下去。

不，他口中發出一聲輕哼，頭上青筋立時一齊綻了出來，不過一瞬之間，額角已隱見汗水，一顆顆汗珠隨着愈來愈大，愈來愈密，滾滾而下，一個人也起了一陣輕微的顫動，好像他承受着無比的痛苦，只是說不出口來！

孟居義沉聲道：「朋友，你這是作什麼？」

跛足怪人回過頭來，輕鬆的笑了笑道：「你們三個，都不肯說實話，我只好挑一個教他嚐嚐逆血攻心的味道如何了。」

孟居義憤然道：「朋友，士可殺，不可辱，你這樣做未免太過份了。」

「士？」跛足怪人嘿然道：「你們孟氏三雄，也算得是士麼？」

他兩句話的工夫，孟居廉身子已經抖得連牙齒都格格作響，臉色由紅轉青，由青轉白，張大了口，除了喘氣，簡直快要昏厥過去！

「住手！」孟居義大聲喝道：「我說就是了。」

跛足怪人冷笑道：「老夫偏要聽他說的。」

他在說話之時，手中桂枝，輕輕往上

抬起！

這一抬，孟居廉就像千斤重担，驟然一鬆，口中迸出一句話來，道：「我說，我說……」

這句話好像早已就在喉嚨口了，只是被桂枝壓在肩頭，無法說出口來，直等桂枝一鬆，話聲就衝口而出！

卓少華看得暗暗心中驚凜，忖道：「這逆血攻心，大概痛苦萬分，連孟居廉這等高手，都無法承受得住！」

「老夫要聽的話，不怕你不說。」跛足怪人站在他面前，冷笑一聲道：「好，你說。」

孟居廉咬着牙，說道：「那是他們（指曾子玖夫婦）結婚剛滿月之日，那天晚上，咱們兄弟為了表示祝賀之意，請他夫婦喝酒……」

跛足怪人哼道：「那是黃鼠狼給鷄拜年，你們沒安着好心了。」

孟居廉道：「當時咱們兄弟原也沒有惡意，只是在席間跟他提起古劍訣之事，那知他居然提出和咱們交換『龍爪手』的話來。老大就責問他，當時他曾答應過，把古劍訣由咱們四人共同研究，如何說了不算？他狡辯着稱咱們也答應過他用『龍爪手』跟他換的，這一來，雙方幾乎鬧僵了，兄弟就勸他們不可爭吵，有什麼事改天慢慢研究，大家就繼續喝酒……」

「慢點！」跛足怪人桂枝在他面前一擺，說道：「你在他酒中下了什麼？」

孟居廉一怔，但他對跛足怪人手中這支桂枝，方才吃過苦頭，實在害怕極了，忙道：「入口迷。」

孟居禮鐵青臉道：「老三，你真要全抖出來了？」

孟居廉苦笑道：「不說成嗎？換了你老大，到此田地也非說不可了。」

「唔！」跛足怪人口中唔了一聲道：「說下去。」

孟居廉道：「他夫婦二人果然全醉倒了，但搜遍他全身，又去他房中仔細搜索，始終沒有找到那冊古劍訣。但咱們兄弟到了此時，只好一不作，二不休，把他架到後山僻隱之處，點了他穴道，才將冷水把他潑醒過來，問他古劍訣藏在何處？」

跛足怪人聽到這裏，不禁浩歎一聲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連嫡親的郎舅都顧不得香火之情，人心不古，當真可怕得很，後來呢？」

孟居廉道：「那知他外出三年，武功果然精進甚多，先前敗在老大手下，只是故意藏拙而已，此時竟在咱們問話之際，自解穴道，一躍而起，企圖奪路而逃，但還是被咱們截住了。」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略為一頓，接道：「他眼看被咱們截住，無法脫身，就向老大提出條件，和老大單打獨鬥，以定勝負，若是他輸了，願意交出古劍訣，供大家參研，若是老大輸了，就得以咱們家傳的『龍爪手』作交換。

「老大問他要比試拳掌？還是兵刃？他笑着說：孟家以『龍爪手』名聞天下，比拳當然自然不如兵刃的好。於是就由兄弟下山，替他們取來了兵刃，當時我和老二還暗暗竊笑，老大在這支龍頭杖，浸淫的功力，並不下於『龍爪手』，估量他絕不是老大的敵手……」

跛足怪人道：「他不知道孟老大龍頭杖上，另有機關？」

孟居廉聽得又是一怔，忖道：「老大龍頭杖上，另有機關，他如何知道的？」

一面搖頭道：「他不知道。」

接下去道：「那知他和老大一動手，他使的是一路『青萍劍法』，雖然輕靈純熟也並無奇特之處，自然不是老大的對手，但每當他危急之時，就會使出一記怪招來，這一記怪招，看來十分笨拙，却居然神妙無方，往往逼得老大撤杖後退不迭，但仔細看去，他又似乎運用並不純熟，只是有此招式而已，兩人激戰多時，他使出來的僅此一招，却可保身有餘，老大始終無法佔得半點便宜。」

「時間稍長，老二和我已看出端倪，他這一記怪招敢情就是從古劍訣中學來的，他並未參透箇中玄奧，已有如此威力，這古劍訣，豈非真是獨步武林的瑰寶？」

跛足怪人哂道：「你們覬覦之心愈急，眼看孟老大一個人勝不了他，就加入戰團變成三打一了？」

孟居廉道：「雖然咱們加入戰團，但他那一記不純熟的怪招，煞是厲害，每遇險招，只要使出那一記怪招來，劍雖一招，但恰似對着咱們三個人發的，每人都感到劍鋒逼近自己，又無法封架，仍然把咱們逼得非撤招後退不可……」

跛足怪人道：「因此你們老大就使了毒手？」

孟居廉道：「那是沒有辦法之事，老大到了此時只好使出『龍口針』了……」

孟居禮怒聲喝道：「老三！」

跛足怪人回頭道：「你不用叱喝，你的『龍口針』，一發就是三十六支，餵有劇毒，老夫早就知道了。」

孟居廉道：「他身中毒針，劍法一滯，還被他隻身逃走，又被我一杖擊中左腿，一個人飛出去數丈之外，直向山崖斷壁飛墮下去……」

卓少華心中暗道：「這孟氏三雄，果然不是好人，無怪跛足老人家要如此對他們了。」

「你們很好！」跛足怪人冷冷一笑，問道：「那麼他妻子是如何死的呢？」

孟居廉道：「舍妹當然雖不知他跌落山崖之事；但始終認定是咱們兄弟為了覬覦劍訣，害死了他，一直哭鬧不休，她那時已經身懷六甲，不久生下一女，但她因懷念丈夫，懷孕之時，抑鬱哭鬧，以致產後失調，不治身死……」

跛足怪人道：「這也算得是你們逼死的了，唔，那麼他那女孩呢？」

孟居廉道：「舍妹已死，此女自然也不能再留在咱們五龍莊了，當時就要收生婆把她抱走了。」

「好！好！」跛足怪人用桂枝指着他們三個，點頭道：「孟氏三雄，果然毒辣得很，唉，依老夫昔年的脾氣，你們三個當真死有餘辜，但曾子玖是你們的妹夫，他妻子是你們的妹子，小女嬰也是你們的外甥女，老夫究竟是外人，曾子玖不死，自會找你們算帳，老夫似乎不用難為你們，你們可以說是六十年來，老夫手下第一次唯一的活口了！」

（未完・一）

新派俠情中篇 故事／王一龍・文 可飛・圖

關門弟子

覬覦掌門位 借故傷藥童

仲秋時分，樹上的葉兒，已掉得七七八八，即使留在樹上的，也早已變成黃褐色了。

「得得得！」一陣清脆的馬蹄聲响起，樹梢升起一團長長的黃烟，接着一匹黑馬自樹林後飛了出來。

馬是黑的，人也是黑的，黑衣黑袴黑披風，連皮膚也是黝黑的，三十開外的一條漢子，方面大耳，矮矮壯壯，面目雖平平無奇，但神態看來也有幾分威武。

那黑衣漢子一邊策騎，一邊抬頭望山，這是秦嶺北麓終南山下，山腰有一石亭，亭裏有一灰一白兩個漢子。灰衣的臉色青白，身材高瘦，年紀已接近三十歲，那白衣的大約廿四、五歲，臉目俊朗，意態逸飛，眉宇間却有一股浮誇之色，身材適中，這時節手中仍提着一柄摺扇。

白衣青年「刷」的一聲把扇子打開，指着山下那一人一騎道：「二師兄，那不是大師兄麼？」

灰衣人笑道：「三師弟你知道否，大師兄最近在商丘好生得意？」

白衣青年輕聲笑了笑，問道：「哦？恕小弟孤陋寡聞，不知大師兄如何風光得意！」

灰衣人哈哈一笑。「大師兄最近得了一個外號，叫做『黑旋風』！」

白衣青年又哦了一聲，問道：「大師兄的輕功，最近大有進展麼？否則怎有旋風之稱？」

灰衣人笑道：「不是不是，那是大師兄最近得了一匹寶馬，可以日行千里！」

白衣青年大笑，灰衣人續笑道：「大師兄七歲即跟師父學藝，二十五年的苦練得益膚淺，難道奇跡會出現在他身上？」

談笑間，山下那黑馬已停下，黑衣人翻身下馬，拉馬上山，那馬蹺石跳澗，如履平地，不一陣便來至石亭外。

灰衣人及白衣青年趨前抱拳叫道：「大師兄，你好！」

黑衣漢子神氣地唔了一聲，道：「你們剛到吧？老二，你發信約愚兄回師門，到底是爲了什麼？信上語氣嚴重，偏又不說清楚，你辦事眞是糊塗！」

灰衣人道：「大師兄，上月小弟從迅達鏢局，路經此處，師妹託岑鏢師帶口信給小弟，說師父已經病危，叫咱們三師弟回山，大概是要挑選新掌門人吧？」

黑衣漢子道：「老三你看是不是？一定不錯的！」

白衣青年淡淡地道：「這個當然，難道咱們三師弟都會看錯不成？」心中却暗道：「大飯桶，還要擺架子，師父那老懵懂若選你做掌門的，我便脫離終南派！」

黑衣漢子咳了一聲，道：「既然大家看法一致，那麼咱們現在便上山吧！」

三人走出石亭，向上走去，灰衣人及白衣青年到附近樹後取了馬匹，慢慢上去，黑衣漢子哈哈笑道：「老二老三，你們也得想想辦法去買匹千里馬，咱們終南派弟子要騎這等劣馬，也不怕被人笑死！」

白衣青年忍不住道：「大師兄你有辦法，不如把你那匹黑馬賣給小弟吧！」

黑衣漢子失聲笑了起來：「老三，你不是跟愚兄開玩笑吧？師父一早便教導咱們，辦事要親力親爲，你年紀也不少啦，還要師兄替你操心麼？」

白衣青年說道：「那你便請少說幾句吧！」

黑衣漢子哈哈道：「何況你一向喜白色，根本不配騎大黑！」他伸手輕輕拍拍馬頸，喃喃地道：「大黑大黑，你說是不是？」

白衣青年冷笑一聲，道：「大師兄你幾時變成馬兒，牠懂得答你的話麼？」

「老三，你好沒規矩，我是大師兄，你說話全不尊重愚兄！」

灰衣人道：「到啦到啦，少說幾句話吧！」

白衣青年道：「對啦，你該留些話對師父說！」

說着來至一座草坪，坪上有兩間茅屋，一間離石壁有丈餘遠，另一間則貼壁而建。黑衣漢子大聲叫道：「師父師妹，咱們回來啦！」

他連叫兩遍，還沒人應，灰衣人向白衣青年打了個眼色，也一齊叫了起來。

俄頃，貼壁那間茅屋打開，一個少女衝了出來，歡聲叫道：「大師兄、二師兄、三師兄你們都來啦！」

那三個師兄一齊問：「師妹，師父的病好了沒有？」

師妹道：「還未好……不過比前一段好了一點，師兄你們知道爹的病爲何會好起來麼？」

黑衣漢道：「咱們又不在，怎會知道的。」

白衣青年道：「我知道，一定是師父參悟了青玉上的武功，內功忽然深厚，把病魔迫出體外，對不對？」

師妹搖頭，道：「不是，是有人救師父的！」

黑衣漢問道：「是那個高人來救師父的？」

「吺，他還在山洞裏，大師兄，你們還不去看爹！」師妹拉着大師兄走進茅屋內。

茅屋中間是條甬道，兩邊各有一間房，通道的盡處有塊突了出來的岩石，師妹把岩石一推，那石便移到一旁去了，露出一個山洞，四人魚貫而入！

那山洞頗深，寬足可容兩人並肩而行，山壁上有石雕的油燈，山洞越來越寬，還有一條岔道，遠處傳來一個老人的聲音：「鳳兒，是你師兄他們回來了麼？」

「是的，爹！」少女急奔過去，黑衣漢大聲叫：「師父，徒兒們回來了！」

只見裏面有個石洞，一個老人躺在石床上，石床之前有個年青的小伙子，靦覥地望着這三個威風凜凜的漢子。

少女把床上的老人扶了起來，那黑灰白三色衣服的三個漢子即跪下道：「師父，不肖弟子來遲了！」

老人含笑道：「起來起來！」

白衣青年問道：「師父你的福體如何了？」

老人指一指那土頭土腦的青年，道：「全靠這位上官小哥的山藥，爲師才可苟延殘喘！」

黑衣漢道：「這小子救您的？」

老人不悅地瞪了他一眼，轉頭向青年道：「上官小哥，這位是老朽大弟子于望山……」

黑衣漢忙道：「外號『黑旋風』！」

老人只當作沒聽見，指着灰衣人道：「這是二徒羅方進，這是三徒唐翔！」

白衣青年道：「不知上官兄系出何門，令師高姓大名？」

那小子斯斯文文地道：「我，我只是個挖山草藥維生的……什麼也不懂！」

唐翔微微一哂，道：「你沒師父，怎地年紀輕輕的便懂得分辨草藥？」

「那是先父生前敎的……其實我所識無多……」

羅方進乾咳一聲：「你好大的胆子，既然所識無多，你還敢給草藥咱們師父吃？你知道家師的身份麼？他有什麼三長兩短，咱們便唯你是問！」

老人咳了一聲，黑衣漢道：「師父，二師弟說得對呀！」

土小子道：「我知道，老伯是終南派第十三代掌門人，姓呂，名容亮，這是鳳姐姐告訴我的！」

羅方進道：「原來你並不儍，好啦，你出去吧，咱們有話要跟師父說，對啦，你叫什麼名，將來我師父有事，也可以去找你！」

土小子道：「我叫上官業勤！」

唐翔冷哼一聲：「你連姓名都比人痲煩，我才兩個字哩！」

呂容亮道：「小哥請你明日再來吧，鳳兒替爲父送客！」

那少女是她女兒名丹鳳，聞言便道：「上官弟我送你出去！」

「不必啦，鳳姐姐！」

呂丹鳳拉着他出去，到了茅屋，道：「上官弟，我爹這兩天又有了好轉，請你明天再來！」

上官業勤嘆了一口氣，道：「可惜我，我沒錢去買『當門子』！」

「什麼是『當門子』？」

「聽我爹說過，麝香腺中成粒狀的麝香，便叫『當門子』，它的功效比麝香更佳！」

呂丹鳳問道：「上官弟，那種藥很貴麼？」

「聽說很貴，不過，我也不知道到底有多貴……而且很難買得到的，不過老伯若加服了這味『當門子』，病況一定好得更快！」

呂丹鳳想了一下，說道：「我師兄他們一定有錢，你明天再來吧，我給錢你去買！」

「你師兄跟你好像不大一樣……他們好像有點傻氣的！」

呂丹鳳道：「我爹說他們其實並不傻，但卻故意裝傻！」

「爲什麼他們要裝傻？」上官業勤十分疑惑地問。

呂丹鳳搖搖頭，嘆了一口氣，道：「我也不知道！」

上官業勤道：「鳳姐姐我去了，明天再來！」

呂丹鳳走進山洞，立即把岩石推上，隔遠便聽見洞裏師兄們一片吵鬧聲，她快步跑了進去，道：「師兄們，爹病還未好，你們吵什麼？」

黑衣漢子于望山道：「師妹，你來得正好，快替愚兄評評理。」

呂丹鳳道：「爹病還未好，你們吵什麼？」

唐翔道：「因爲師父病還未好，所以咱們才要趁早把繼承掌門的事明確解決一下！」

呂丹鳳躁急道：「師兄，你們這是什麼意思？爹的病一定會好的！」

羅方進道：「師妹，你莫誤會，咱們沒有人認爲師父會死，但掌門大弟子大可以先選定！」

于望山道：「這還用選？愚兄是入門最先，掌門當然由我繼任！」

羅方進道：「這是別人的規矩，本門卻無此一條，第七任及第十一任掌門人，都不是由大弟子担任的！」

唐翔接口道：「所以小弟認爲應該比武定勝負，想咱們終南派以前曾是中原八大門派之一，但這百餘年以來，每況愈下，如今武林中已有很多人不知道有咱們這一派，因此作爲掌門，一定要武功出類拔萃，師妹，你說愚兄所言是否有理？」

呂丹鳳道：「不管有理無理，此事都該由爹決定！」

于望山道：「師父，你就告訴他們吧，讓他們死了心，免得師父你老人家被吵得睡不着覺！」

呂容亮嘆了一口氣，揮揮手道：「你們三個且出去，待爲師考慮一下，明日才宣佈！」

于望山師兄弟互望一眼，最後都無可奈何地道：「好吧，請師父早點休息！」

呂丹鳳送于望山等人出洞，忽然道：「三位師兄，小妹有一件事想問……不過又覺得難以啓齒……」

唐翔道：「鳳妹，咱們只有你一個師妹，有事但說無妨！」

呂丹鳳沉吟了一下，終於鼓起勇氣道：「三位師兄，爹的病還未痊癒，你們都已看到了……」

唐翔問道：「師妹，師父到底是患了什麼病？」

呂丹鳳淚水盈眶，道：「前幾年爹的內息忽然走到岔道去，幸而發覺得早，沒有引起『走火入魔』，但內勁却消失了七八成，身體便塌了，精神更差，早幾個月便中風了，攤在床上不能動彈，嚇得小妹六神無主，整日背着爹流淚……」

唐翔嘆息道：「師妹，這就是你的不是了，爲何不派人通知咱們？」

于望山與羅方進齊聲道：「不錯，你看這次你一通知咱們，咱們不就立即趕回來了？」

呂丹鳳臉有喜色，續道：「幸而後來認識了上官弟……」

唐翔截口道：「那小子是怎樣攀上你的？」

呂丹鳳道：「三師兄，你怎能這樣說……上官弟經常由此上山採山藥，多虧他不斷煮藥給爹服食……」

于望山不耐煩地道：「那師妹你到底要對咱們說什麼？」

「上官弟說若有『當門子』作配，爹的病便會痊癒得更快！」呂丹鳳囁嚅地道：「聽說『當門子』不便宜，而小妹身邊又沒錢，所以，所以……」

于望山恍然大悟地道：「原來師妹要向咱們借錢！」

呂丹鳳心頭一酸，心想：「我這樣說，他們還無動於衷，難怪爹不贊成我通知他們！」嘴上却道：「請三位師兄看在爹的份上，借一些與小妹吧，日後小妹必定償還！」

于望山問道：「師妹，你打算借多少錢？」

呂丹鳳又想道：「聽他們的口氣，好像不太願意，我若開口多借，反而不便！」當下道：「就請大師兄借小妹十両銀子吧！」

于望山咳了一聲，半晌才道：「要這許多？」

羅方進冷笑一聲：「那『當門子』乃珍貴無比之物，有人稱之『千金不易』，千金不易當然是誇張之言，但十両銀子只怕買不到一點丁，於事何補？」

唐翔冷笑一聲：「二師兄，你又怎知道？」

「愚兄雖不是賣藥材的，但我押過藥鏢，聽藥販們說過！」

呂丹鳳囁嚅地說道：「那麼就請大師兄多借一點給小妹，明早好託上官弟去買藥！」

于望山叫了起來：「小師妹，咱們終南派門下弟子可是規規矩矩的人，愚兄在商丘當護院，收入有限，又要養妻活兒的，去那裏拿這許多銀子？」

呂丹鳳還未向羅方進開口，羅方進已搶着道：「小師妹，愚兄的情況你更加清楚，我上有父母，下有妻兒，單靠愚兄一個人賺錢過活，不被餓死已是萬幸，那有什麼錢剩下來？不過爲了表示愚兄對師父的孝心，唉，我把身上的碎銀都拿出來吧！錢雖少却代表愚兄的一點心意！」他自腰帶內挖出兩塊碎銀。「請師妹代師父收下！」

呂丹鳳怔了一怔，本不想收，但心中着實希望父親的病能早日痊癒，因此還是謝了一聲，伸手接下。

于望山道：「老三，你還未成親，又沒負担，師父在你三歲時便抱你上山，沒有師父便沒有你，你應該多拿點出來！」

羅方進接口道：「大師兄說得不錯，三師弟你理該傾盡所有，否則，便是不孝了！」

唐翔冷笑一聲，道：「眞是好笑！難道沒有師父，你們會有今日麼？」

于望山道：「師父對你的恩惠較大，你就要孝順多一點！」

呂丹鳳不忍再聽，大聲道：「好了，不要再說，你們不借便算了！」言畢，轉身而去。

唐翔忙道：「師妹且慢！」他見呂丹鳳仍無停下來的意思，便又道：「師妹，難道你不需要銀子？」

呂丹鳳停了下來，嘆息道：「三師兄你肯借多少與小妹？」

唐翔反問：「師妹，你想要多少？」

呂丹鳳不知道「當門子」到底有多貴，轉頭望向羅方進。羅方進道：「三師弟，你還問來作甚？你身上有多少，便得拿多少出來！」

唐翔轉頭瞪了他一眼，道：「誰不知道，但如今小弟身上並無太多的銀子！不過，小弟可以想辦法……」

于望山截口道：「你有何辦法？去搶去偷？」

唐翔怒道：「大師兄，這種話虧你說得出口！小弟是這種人麼？」

呂丹鳳說道：「你們不要爭……小妹也不知道需要多少銀子，今早忘記問上官弟！」

唐翔道：「師妹，那你本人難道沒主意？」

呂丹鳳臉上一紅，說道：「小妹寸步不離，終南山方圓十里，怎知道該用多少錢？」

唐翔忽然走到一邊去，向呂丹鳳招手，呂丹鳳邊走前邊問：「什麼事？」

「師妹，愚兄問你一件事，請你照實答覆我！」

呂丹鳳訝然道：「是什麼呢？」

羅方進走前幾步，接問：「是啊，有話便問，爲何這般神秘兮兮的！」

唐翔道：「二師兄請勿過來，小弟跟師妹有事要商量！」

于望山也跨前一步，道：「愚兄跟師妹也有事要商量！」

唐翔悠悠地道：「好啊！如此師父的藥費就勞煩兩位師兄去籌集了，小弟感激不盡！師妹你問他們要吧！」

于望山輕咳一聲，期期艾艾地道：「我跟老二都已把錢借給師妹，師弟你倆商量去吧！」拉着羅方進退後。

呂丹鳳見他倆已去遠，怯生生地問道：「三師兄，爹一向對你期望最大，你，你……」

唐翔輕咳一聲，道：「以前的事且莫說它。師妹，我問你一句話，你對那上官業勤是不是……」

呂丹鳳怔了一怔，問道：「是不是什麼？」

「是不是看上了他？」

呂丹鳳粉臉發燒，嬌嗔地道：「三師兄，你，你胡說什麼！我，我只是當他弟弟……」

唐翔雙眼放亮，急再問一句，道：「眞的？」

「三師兄，我……」呂丹鳳臉帶薄怒，道：「你問這個作甚？他跟借錢有何關係？」

唐翔笑嘻嘻地道：「怎會沒關係？」

呂丹鳳一愕，問道：「恕小妹不明白，請三師兄明言！」

「假如你已看上那小子，愚兄便學大師兄跟二師兄那樣，只拿一點丁出來，『聊表寸意』！」

呂丹鳳滿面通紅。「小妹根本沒……你不要胡說！」

唐翔道：「如此說來，愚兄尚有機會囉！」

呂丹鳳臉上又是一紅，怒道：「三師兄，我尊你一聲師兄，你也該尊重小妹！你想用錢來買我？想不到你下山三年多，人便變得這般無恥！你知不知道，你下山之後，爹一直在惦念着你，你說過快則半年，慢則一年便會上山看望爹，但却一去三年多……」

唐翔忙道：「愚兄有事辦，很忙嘛，師父了解愚兄的爲人，剛才他也沒數說我的不是！」

呂丹鳳哼了一聲，以背對着他，唐翔走到她面前，呂丹鳳又把嬌軀轉向另一面。唐翔故意嘆了一口氣：「師妹，你作甚生愚兄的氣？」

「你，你有話便快說吧！」

「愚兄完全沒有要用錢買你的意思……好啦，咱們年紀都還小，不談這問題，我且問你，你知否師父是否有選繼任人的打算？」

呂丹鳳也嘆了一口氣，道：「爹的年紀已不小，而且身體又有病，當然有此打算！」

唐翔緊張地問：「師父預備把掌門之位傳給誰？」

呂丹鳳道：「爹還……唉，這問題已使爹担憂了很久！」

唐翔一怔，道：「師妹，你爲何用担憂兩字來形容？」

「因爲，因爲爹認爲後繼無人！」

唐翔一愕，脫口說道：「不算師妹，也還有咱們這三個做師兄的，可以接其衣砵！」

呂丹鳳道：「小妹武功低微，但三位師兄的人品可也使爹失望！」

唐翔怒道：「就算失望，也要在咱們三個之中挑一個！難道終南派以後不再設掌門？」

呂丹鳳道：「小妹相信終有一日爹也

會選一個來繼承他掌門之位！」

唐翔堆下笑容。「愚兄相信師妹對師父的決定，有一定的作用……」

呂丹鳳一怔，問道：「三師兄，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唐翔吸了一口氣，道：「假如師妹肯爲愚兄在師父面前美言幾句，愚兄也會爲藥費奔波！」

呂丹鳳看了他一眼，眼光有幽怨之色，唐翔忙又道：「師妹，你當知愚兄是孤兒，不可能有家財，所以愚兄要去向朋友借……而且，而且愚兄今年已二十四歲，下山三年多尚未娶妻，你當然知道愚兄的心事……」

呂丹鳳臉上一紅，螓首低垂，嬌羞地道：「小妹……怎知道？」唐翔下山時，她還未屆十五歲，當時山上除了呂容亮之外，就只有唐翔，加上唐翔生得俊朗，小妮子對他已生了愛意。

唐翔道：「師妹，你應該知道的，咱們青梅竹馬，除你之外，還有那位姑娘能打動愚兄之心！」

呂丹鳳粉臉比西邊的晚霞還鮮艷，芳心鹿撞，却不敢說一句話。唐翔斜看了她一眼，道：「師妹，你說話呀？」

「我，我不知道……你不是說咱們的年紀都還小麼？」

唐翔道：「咱們可以先訂婚，以後再成親！」

呂丹鳳聲如蚊蚋地道：「待爹的病好了之後再說吧！三師兄，你，你準備向誰借錢？人家肯借給你麼？」

唐翔苦笑一聲，道：「人家有條件，不過假如……咳咳，師妹，假如咱們成爲夫婦，而愚兄又是本派之掌門，你說這有多好？」

呂丹鳳走前兩步，芳心怦怦亂跳。「爹不一定會把掌門傳給你……唉，都怪你到現在才上山，若是在兩年前回來，這掌門九成便是你的了！」

唐翔心中暗道：「我若是把『飛鳳門』鳳飛天的獨生女弄上手，誰還稀罕這終南派的掌門！」嘴上却道：「師妹，你先去探探師父的語氣，咱們再商量！」

呂丹鳳道：「假如爹不肯把掌門傳給你，你便不爲爹籌集藥費？」

唐翔心頭恚怒：「你這臭丫頭眞是不知趣之至！」嘴上的語氣也有點不快：「師妹，你這話是什麼意思？你把愚兄看成什麼人？你說，除了愚兄之外，大師兄跟二師兄配當這掌門麼？師父眼睛又沒瞎，他還會選錯人？」

呂丹鳳說道：「好吧，今夜小妹告訴你！」

唐翔道：「多謝師妹，今晚見！」

呂丹鳳返回山洞，呂容亮道：「鳳兒，你怎出去這許久？那三個畜生呢？」

呂丹鳳道：「他們都在外面茅屋裏，沒進來！」

呂容亮慢慢地走下石床，扶着牆走至一張石櫈坐下。

「爹，三位師兄都來了，你也跟他們談過了，誰最適合做掌門呢？」

「爲父沒跟他們談過，是他們跟我談而已！」呂容亮嘆了一口氣，問道：「鳳兒，依你看那三個小畜生，誰最適合？」

呂丹鳳道：「女兒怎敢胡亂揣測這種事……」

「無人叫你揣測，就依你的看法說說讓爹參考！」

呂丹鳳想了一下，不敢推荐唐翔，只得把剛才借錢買藥的事簡述了一下。呂容亮一掌拍在石桌上，怒道：「眞是氣煞老夫也！」

呂丹鳳忙道：「爹，你莫氣壞身子……也許他們沒錢，並不是不想借……」

「住口！」呂容亮神情十分激動道：「他們吃了爲父多少年飯？拿他們幾兩銀子還要借？嘿嘿，爲父若要跟他們算飯錢學費，外加利息，他們還不知還不還得起哩！」

呂丹鳳走到老父背後，輕輕替他搥骨，說道：「爹，三師兄說要去借錢來給你醫病！」

呂容亮眼光一亮，喃喃地道：「還是他這小子有點良心！」

「當然囉，他三歲便上山嘛！」

「丫頭，那『當門子』眞的能治癒爲父的病麼？」

「那是上官弟說的，一定有效，否則怎會這般貴！」呂丹鳳道：「二師兄說它還有一個名字，叫做『千金不易』哩！」

呂容亮沉吟一下，道：「老三要去那裏借錢？」

「他沒有說，只說要向朋友借錢！」

呂丹鳳盤算着如何開口，半晌才道：「爹，你看三師兄是不是會比大師兄跟二師兄好？」

呂容亮道：「老三雖然聰明，却輕浮不肯吃苦，否則他武功早超過他兩位師兄了，他雖有可取之處，但若立他爲掌門人，老大跟老二也不會服！」

呂丹鳳小嘴一噘，道：「難道他倆最反對爹您不成？」

呂容亮忽然轉頭瞪着呂丹鳳，呂丹鳳被他看得渾身不自在，低着頭道：「爹，你看什麼？」

呂容亮嘆了一口氣，道：「你跟老三最熟，希望爹是過慮了！」

「爹……你顧慮甚麼？」

「我怕你瞧上了老三！」

「爹——」呂丹鳳粉臉如洪爐火烘紅。「您，您怎地拉扯到這件事上去！」

「知女莫若父！」呂容亮冷笑一聲。「老三剛才在這裏說的話，爲父聽了很傷心，我不太相信他肯下山借錢給爲父買藥，除非他另有目的！丫頭，是不是？你老實告訴爹！」

「爹……他……他問你對他的印象如何……」

「是不是他的目的吧？」呂容亮冷哂道：「他要拿你去換？」

「爹——你怎會這樣說？女兒又不是貨物！」

呂容亮沉聲道：「好啦，你老實說給他聽！」

呂丹鳳不敢開口，事實上唐翔也只是對她暗示，並沒有說假如他當不上掌門，便不去籌集藥欵，是以她過了半晌才道：「爹，……他希望能當上掌門，不知您意下若何？」

呂容亮臉色一變，冷冷地道：「我道

他要買你，原來是要買掌門！」

「爹，你不能這樣說他，有爲的青年，誰不向上？難道掌門落在大師兄跟二師兄手上會較適合？」

呂容亮又一掌擊在石桌上，道：「他在勒索！嘿嘿，爹這副老骨頭還硬得很，不吃『當門子』也死不了！」

「爹，但這對你的身體……」

「你不必多說，假如那小子眞的看上你的，你說他會等了三年多才上山麼？而且還是因爲爲父病重，他們認爲我要宣佈繼任人，所以才會來的！他們是爲了掌門，不是爲了你，也不是爲了爹！」

呂丹鳳心頭一涼，但仍不相信唐翔是這種人，是故期期艾艾地道：「爹，三師兄不是這種人的，也許他在山下有事要辦呢！」

「他有甚麼事要辦，你知不知道？」

呂丹鳳不作聲，呂容亮道：「把錢都替我還給他們！去！」

「爹，你身體要緊……」

「丫頭，你也不會不知道，爲父不但是他們的師父，而且對他們都還有養育之恩，當年爲父還送過二十兩銀子給方進的爹。哼，他現在既然敢跟我計較，好呀，我反正年紀已不小了，死了也不算夭折，便不醫這甚麼半身不遂的鬼病，也不致他們得償所願！」

「爹，你莫生氣……」

「誰說我不生氣，快把錢還給他們，叫他們立即滾！」

「爹，您冷靜一點……」

呂容亮激動地道：「想當日……他們沒有我，早就餓死了，到如今爲師老了，病了，不能走動了，連生活也困難，他們拿點錢替我買藥，還要跟爲父計算，你說這還有甚麼意思？這種徒弟還要來作甚？我寧願終南派到我手上而終，也不令他們得償所願！」

「爹，他們是你花了無數心血才栽培成人的，如果就這樣把他們趕掉，以後他們也不會回來了！」

呂容亮用力一拍石桌，道：「誰稀罕他們來？」他頓了一頓又道：「丫頭，你先把銀子還給他們，看他們有甚麼反應再來告訴爹！」

話音剛落，洞口傳來敲打的聲音，呂容亮道：「鳳兒，扶爹上床！」

呂丹鳳扶父親上床之後，走到洞口，把作門的岩石推開，只見于望山在外面。

「大師兄，有甚麼事？」

于望山道：「師妹，灶堂裏只有一些鹹菜，不知還有甚麼東西可吃？」

呂丹鳳道：「咱們吃稀飯送鹹菜，已經有好幾個月了！」

于望山懊喪地道：「早知道愚兄便買些吃的東西上山，現在怎辦？」

呂丹鳳沒好氣地道：「隨便你吧，你若不喜歡吃的，可以下山吃！」

于望山道：「由咱們這裏，到小集裏面，來回最少要二三十里路，算啦！」他轉身出去。

呂丹鳳越想越氣：「他們現在都已自立，返回師門還想吃師父的飯，難怪爹生氣！」當下忙道：「大師兄，且慢！」

于望山轉頭問道：「甚麼事？」

「爹說不要你們借錢給他買藥，叫小妹把銀子還給你們！」呂丹鳳把十兩銀子還給于望山。

于望山一邊伸手接回去，一邊道：「原來師父還有錢！」

呂丹鳳說道：「爹沒有錢，他是怕你們……」

「他怕甚麼？」

「他怕你們要計算利息，而且他年紀又老了，恐怕還不起！」

于望山臉上微微發熱，道：「不會的……咱們怎會跟師父計較甚麼利息……咳，師妹你還是拿去吧！不過，愚兄家裏那棟屋子已破了很久，本想今冬僱人來修葺一下，好過新年的，現在……」

呂丹鳳冷冷地道：「現在你還可以去修葺屋子！大師兄，這兩塊碎銀，煩你替小妹還給二師兄吧！」

于望山猶疑了一下，伸手接過便走了。呂丹鳳把山洞堵起，快快地去陪伴她父親，一顆心却飛到唐翔的身上！

×　×　×

當于望山回到灶堂時，唐翔便問：「大師兄，有沒有甚麼能吃的？」

于望山嘆了一口氣，說道：「老頭子好像在生氣，他連咱們借給他的錢也不要哩！」

羅方進一呆，忙問道：「這是甚麼原因？」

于望山把呂丹鳳的話轉述，順便把碎銀交給羅方進。「眞不知道這老頭子打甚麼主意！」

羅方進道：「大概他還不想把掌門交出來吧！」

唐翔道：「不交出來，難道可以帶進棺材麼？」

于望山問道：「老三，依你看老頭子是不是想把掌門傳給咱們三個？」

羅方進道：「徒弟怎比自己的女兒親？嘿嘿，也許他想讓師妹繼任！」

于望山冷笑一聲：「那丫頭何德何能？她那三脚貓的功夫做掌門，不怕笑掉同道的大牙！」

唐翔道：「大師兄，你說師父會否打算再收一個關門弟子？」

于望山失聲笑道：「他現在那副身子還怎能教徒弟？哼，就算他收了一個徒弟，也得十餘年才能跟咱們爭一日之長短，怕甚麼？」

羅方進道：「不錯，師父只怕捱不了三五年，就算他把掌門傳給那人，咱們屆時來個『卡察』！」他用手作刀，作了一個殺頭的手勢道：「老頭子的好夢還不是落空！」

唐翔冷冷地道：「那是後事，如果讓他得償所願，咱們豈非要多等幾年！」

于望山問道：「老三，你有甚麼好辦法？」

唐翔道：「我認爲二師兄的顧慮極有道理，老頭把銀子退回，便有決裂之意，而最有希望作他的關門弟子的，你們說會是誰？」

于望山反問：「會是誰？他去那裏挑徒弟？」

「有一位現成的，便是那位小子上官業勤！」

羅方進左掌在大腿上一拍，道：「不錯！咱們把那小子『卡察』掉，就像寡婦死了兒子，屆時老頭子還不是乖乖要在咱們三個之中挑選一個？」

唐翔道：「不必殺死他，只要令他做不成老頭子的徒弟便成了！」

于望山道：「師妹不是說那小子明早會來麼？咱們明日一早分開守在附近，不要讓他來此！」

× ×

太陽破薄而出，霞光萬道。給肅殺的秋天，送來了一點暖意。唐翔已來至山側守候了。他們知道上官業勤住在何處，所以一人守着一個方向。

過了一忽，遠處便出現一個人影，依稀看出是上官業勤，唐翔見他由另一個山峯走過來，便連忙迎上去。

終南山的一草一木對唐翔來說並不陌生，而且這幾條路他本已走熟了，很快便攔在上官業勤身前，上官業勤帶着靦覥的神色道：「唐，唐三哥您早！」

「早！」唐翔瞄了他一眼，問道：「你要去那裏？」

上官業勤說道：「小弟正要去找呂老伯！」

「哦，我師父還在睡覺……嗯，你家人呢？你又住在那裏？」

上官業勤道：「小弟與家母相依爲命，寒舍就在那座山峯後面！」

唐翔道：「反正時候還早，上官老弟怎不請唐某到府上參觀一下？」

上官業勤埋怨地道：「蝸居狹窄，實在不敢請唐三哥去，以免失禮！」

唐翔哈哈笑道：「朋友相交難道以家財爲準則乎？唐某見你談吐不俗，料讀過不少聖賢書，爲何有此迂腐之見？」

上官業勤道：「唐三哥既然錯愛，便請跟小弟來吧！」他轉身在前帶路，唐翔在後面暗打主意。

兩峯之間，有個山溝，兩人都健步如飛，眨眼間便走過山溝，向第二座山峯走去。

山溝裏有山洞，兩旁都是大石，澗裏之水極少，流水嗚咽，遠近可聞。唐翔忽然趕前，道：「上官老弟，下面那是甚麼東西？」他說着轉身向山澗一指。

上官業勤不虞有詐，轉身望去，唐翔裝作站立不穩，身子一歪，撞及上官業勤的後臂，上官業勤收不住脚，向山溝跌下去！

唐翔也假裝站不穩，滑下了幾尺，才拿住樁，大聲叫道：「上官老弟你要小心呀！」

叫聲剛落，下面已傳來上官業勤的一道慘呼聲，唐翔心頭大喜，却假意問道：「上官老弟你怎樣啦？」他急忙爬下去，只見上官業勤倒在岩石旁，他身邊血漬斑斑！

唐翔走到他身邊，叫道：「上官弟，上官弟！」

上官業勤右脚骨折，早巳痛得暈死過去，唐翔冷笑一聲，抓起一塊石頭，見四處無人便砸在上官業勤的足踝上！

上官業勤哼了一聲，唐翔拋下石塊，抱起上官業勤，用力地搖幌着他的頭。「上官弟，你醒醒！」

上官業勤稍微有感覺，痛哼出聲，唐翔把他抱起，道：「上官弟，我先抱你到師父那裏去！」

上官業勤閉上雙眼，兩行清淚沿腮流下。唐翔只走了一半便遇到趕來的于望山及羅方進！唐翔猛向他們打眼色，大聲道：「大師兄，二師兄，上官老弟跌斷了腿，快帮小弟扶他上去！」

于望山與羅方進心中大喜，却道：「師父那裏有藥麼？怎地不扶他回家？」

唐翔瞪了他一眼，道：「小弟生怕嚇壞了上官伯母嘛！別再囉嗦，先扶他上去休息再說！」三師兄弟興高采烈地把上官業勤抱進茅屋，唐翔便去敲打山洞。

一會，呂丹鳳把石門拉開，探頭問道：「三師兄甚麼事？」

唐翔裝作一臉惶恐的道：「師妹，不好啦，剛才上官弟跌下山澗，把脚骨跌斷了，你快去看看！」

呂丹鳳吃了一驚，三步併作兩步地奔到茅屋的廂房裏去，只見上官業勤躺在茅草蓆上，滿頭大汗，哼哼哈哈地呻吟着。

呂丹鳳走到他身旁，焦急地問：「上官弟，你覺得如何？」

上官業勤臉有莫奈之色，輕聲道：「不要緊……只是，只是小弟無法替你去買藥採藥……」

呂丹鳳不由熱淚盈眶地道：「上官弟你不要再說，先把你的傷治好……哎，你怎地這般不小心，跌下山澗的！」

上官業勤望了唐翔一眼，唐翔見他目光並無怪責自己之意，心頭十分放心，便詐作苦着臉，道：「今早愚兄在山邊散步，見到上官弟過來，便與他聊起天來，知道他家就在附近，便求他帶愚兄去他家看一看……」

呂丹鳳訝然問道：「你要去他家作甚麼？」

唐翔早巳想到藉口。「愚兄見他年紀輕輕，對草藥便有這般的認識，所以想到他家裏去看看他採的山藥，順便向他請教一番，不料半路愚兄因見山澗下竟有一隻山兔出沒，十分奇怪，便指與上官弟看，不想愚兄站立不穩，轉身之時，碰到上官弟的身子，也萬想不到那輕輕的一碰，却鑄成大錯，使上官弟跌下山澗……」

呂丹鳳埋怨地道：「你好不小心！」

唐翔嘆了一口氣，道：「愚兄的確不小心，但却不是有意的！」

于望山也道：「老三既是無意的，那也只能怪這小子自己的命不好！」

上官業勤悲傷地道：「小弟的確命苦，怪不得唐三哥！」

呂丹鳳向唐翔瞪了一眼。「三哥，你還不向上官弟陪罪？」

羅方進道：「愚兄反對，三師弟既是無心之失，何必陪罪？」

唐翔却眞的向上官業勤長長一揖，道：「愚兄魯莽，請上官弟原諒則個！」

上官業勤忙道：「小弟生受不起，唐三哥你不要這樣，否則，小弟心中更加難受！」

羅方進怒哼一聲：「老三，你專扮『紅臉』，却難爲了咱們扮『白臉』的！」

唐翔生怕他把陰謀揭了出來，忙向他丟了一個眼色，岔開話題道：「你們誰有

傷藥？快拿出來爲上官弟敷上。」他取出一柄小刀，將上官業勤的褲管割開，只見他左小腿上又紅又腫，足踝則一片血肉模糊。

呂丹鳳心頭惻然，因爲根據跡象看來，這隻脚即使能治好，將來也將殘廢！當下衆人忙亂起來，找樹枝準備接骨的，找藥的，找布條的，忙了個多時辰，才把上官業勤的脚包紮了起來，却巳痛得他暈死了幾次。

呂丹鳳問他：「上官弟，咱們弄個担架，抬你回家如何？」

上官業勤沉吟了一下才點點頭，唐翔斬了樹幹和樹籐，紮了一張担架，與羅方進一人一頭，抬起上官業勤，呂丹鳳在前帶路，于望山想留下來，羅方進忙叫道：「大師兄，你也來，萬一有事也多一個人抬！」

于望山說道：「愚兄留在這裏保護師父！」

羅方進道：「此處安全得很，又沒外人來，師父用不着你保護！」

于望山道：「須知不怕一萬，最怕萬一，誰敢保證一定沒有外人來？萬一有事你敢負責麼？」

唐翔心中想着道：「假如大師兄不用負責的，他若殺死師父，再說是仇家上門殺死的，然後編造一套師父臨終遺言，說已將掌門之位傳給他，咱們要反對可要大費周章……」當下忙說道：「大師兄，假如你留下來，師父的安全便要由你負責，他老人家若少一根毫毛，咱們也將唯你是問！」

于望山道：「人死不能復生，我如何負責？」

呂丹鳳怒道：「大師兄你怎說這種話來！」

唐翔道：「師父若損失一根毫毛，你也不配當我終南派的弟子！」

羅方進這時候也聽出唐翔弦外之音了，忙接道：「不錯，三師弟這次說得最有道理！大師兄，你若不敢負起保護師父安全的責任，便由小弟來吧！」

于望山悻悻然地道：「不必你掛慮，愚兄還有這份孝心！」

呂丹鳳道：「快走吧，別再囉嗦。大師兄，煩你小心則個！」

羅方進與唐翔立即起程，于望山一待他們背影消失在石坪下，便走進茅屋，却見山洞入口的石頭巳推起，他伸手去推，機關在裏頭被閉死，他放聲叫道：「師父快開門，徒兒有話跟你商量！」

他叫了幾遍，裏面都沒反應，不由心中有氣：「這老鬼故意把石門鎖住，顯然不想見我，哼，終南派第十四代掌門人的身份很崇高麼？我會稀罕麼？也不知倒了什麼霉才會投在他門下！」

于望山發了一輪脾氣，便走到草坪上去看他那匹愛駒，這匹千里馬是他以八十兩銀子向一位落魄的書生買來的，此馬本是他家之物，只因家道突然中落，他要上京赴試，盤川不足，才忍痛賤價賣掉。

× × ×

上官業勤家在另一座山峯，距離終南派此山並不遠，不過因爲路途不好走，羅方進與唐翔又抬着人，也頗覺吃力。

呂丹鳳顯然來過上官業勤家，在前面帶着路。不久便見一堵山壁前有一座木屋，她上前敲門，俄頃門拉開，是一個三十餘歲的婦人，雖是荊釵布裙，但裝扮仍予人整齊的感覺，那婦人見來了這許多陌生人，又見上官業勤躺在担架之上，臉色大變，高聲叫道：「呂姑娘，發生了什麼事情？」

呂丹鳳不大好意思地道：「上官弟不愼跌到山澗裏去……」

「摔死了沒有？」那婦人一陣風般竄了出來，手指戮到上官業勤的額上，罵道：「畜生，我早叫你不要去找人家了，送藥，陪小心，你以爲這樣就高攀得上麼？現在把你摔得半死不活的，才將你抬回來，你叫老娘今後如何生活？你會去照顧人家，爲何別人不照顧你，却將你送回來，要老娘反倒過來服侍你這殘廢的畜生！老天爺呀，你怎不開開眼！」

那婦人邊罵邊啕，却無一滴眼淚，把呂丹鳳三師兄妹，弄得手足無措，上官業勤更是羞窘，半晌才道：「娘，你先招呼客人……」

話未說畢，那婦人巳截口罵道：「畜生，你吃內扒外，你爹一死，你便要指使老娘？這些是什麼客人？他們的良心都全讓狗咬去了！」

唐翔不由有怒，冷笑一聲：「這位夫人說話似乎有欠思慮！令郎跌斷了腿，咱們好心送他回來，你怎反罵起咱們來？」

「你們若是好心的，爲何不養他一生，爲何不先把他的腿治好才把他送回來？」那婦人毫不退讓，仍尖着聲道：「他是爲了去治那個老不死的終南派掌門才跌斷腿的，你們應該養咱們母子！」

唐翔與羅方進面面相覷，呂丹鳳要想道歉，却讓上官業勤用眼色止住，唐翔看見，他心思靈活，稍一思索，便知道上官業勤的心意，當下冷笑一聲，反問：「夫人怎知令郎是爲了醫治家師醫病才跌斷腿的？」

那婦人一怔，道：「誰說不是？」

上官業勤道：「娘，孩兒是去採山藥，自己不小心跌下的，與他們無關……」

婦人罵道：「好個吃內扒外的畜生！你以往每天早上便去看那老不死的，你道老娘不知道？」

唐翔道：「以往可能是，但昨天咱們師兄弟回來了，今早有事商量，已吩咐他不用去了！上官弟你說是不是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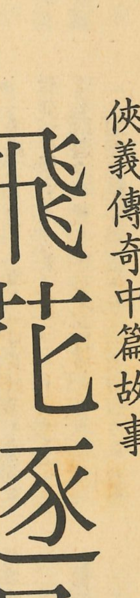
呂丹鳳六神無主地猛向唐翔打眼色，勸他不要多說，不料上官業勤竟連聲稱是。婦人大怒：「畜生，那老娘今後如何生活？」

上官業勤自小跟父親習過跌打，深知自己之傷十分嚴重，最快也得半年才能下床，而且很可能會殘廢，日後的生活的確大成問題，不由無語以對。

唐翔冷笑一聲，道：「原來夫人花了這許大的氣力，說了這許多話，只不過是要錢而巳！好吧，此處有五兩銀子，你先拿去，相信你兒子賣幾個月的山草藥，也未必賺到這個數目！」

呂丹鳳見三師兄大破慳囊，心頭頗爲欣慰，忙道：「嬸嬸，你就收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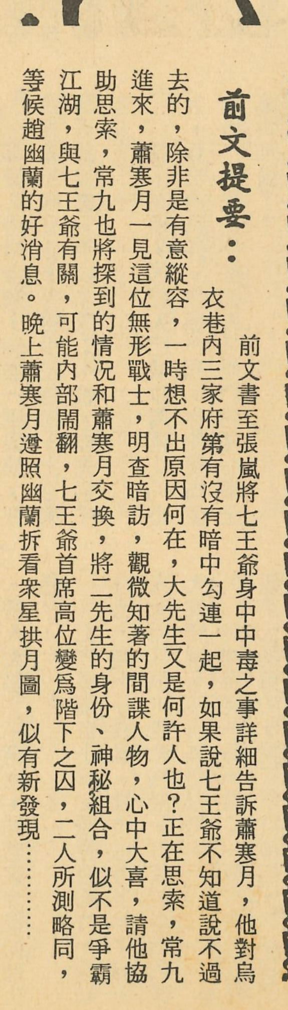
（未完‧一一）



侠義傳奇中篇故事

飛花逐月

臥龍生・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張嵐將七王爺身中中毒之事詳細告訴蕭寒月，他對烏衣巷內三家府第有沒有暗中勾連一起，如果說七王爺不知道說不過去的，除非是有意縱容，一時想不出原因何在，大先生又是何許人也？正在思索，常九進來，蕭寒月一見這位無形戰士，明查暗訪，觀微知著的間諜人物，心中大喜，請他協助思索，常九也將探到的情況和蕭寒月交換，將二先生的身份、神秘組合，似不是爭霸江湖，與七王爺有關，可能內部鬧翻，七王爺首席高位變爲階下之囚，二人所測略同，等候趙幽蘭的好消息。晚上蕭寒月遵照幽蘭拆看衆星拱月圖，似有新發現………

拱月圖發現密詔

但這已經夠了，蕭寒月心中已經有了一個大概的概念，但密詔是何人所下，三王會衍又代表什麼？却又不能弄得十分清楚。

這等深宮機密，國家大事，蕭寒月雖然胸羅錦繡，也是料斷不出，不過，隱隱覺得，七王爺和二先生一手操持的神秘組合，可能和這張淡墨寫成的神秘文件，有着很密切的關係。

但實際的內情如何？就不是憑藉着猜測能夠瞭然全盤的情勢了。

蕭寒月匆匆收好了白絹，重新貼好「衆星拱月圖」，心中暗作忖思，趙百年，只是一個醫生，怎麼牽入這一塲糾紛之中？

趙幽蘭雖然聰明絕倫，但從未涉足入江湖紛爭，又怎麼瞭解到圖中藏密。

在蕭寒月想像之中，這圖中的秘密，這必是有關醫藥，或是震動江南的「長生神丹」，絕未料到，竟然是一張記載着有關密詔的大事情……。

三家巷拯救王爺

蕭寒月化費了一段相當的時閂，希望能把這密詔和眼下金陵發生的事事物物，連貫起來，但有些地方，總是無法順暢、啣接，使得全局無法明朗。

但他很快的明白了原因，這些事，必須要人、物對接，才能找出實情。

忽然間，蕭寒月有着一股强烈的衝動，要儘早見到七王爺。

推窗看去，月已西斜，已是四更過後，蕭寒月吸一口氣，平靜一下心情，靜坐調息，他明白，愈深入，可能會有更大的危險。

× × ×

防守森嚴的趙府，保持正常的寧靜，神刀唐明和向中天的傷勢，逐漸的痊癒，再加上閑雲大師，墨非子等高手進駐，趙家宅院中的實力大爲增强。

金陵城中仍然保有着昔日的繁華景象，表面瞧不出一塲大變，正在暗中醞釀。

七王爺已經七八天沒有見過客人，虛掌文部的公卿，及手握軍、政實權的將軍、布政，兩度晋見，請安，都被擋駕。內府中傳出的話說，七王爺身體不適，但病得不重，請諸位各安職位。

且說蕭寒月把張嵐約到雅室，提出了求見七王爺的要求。

張嵐苦笑一下，說道：「提的好，你就是不提出來，我今天也忍不住了。看你這位乘龍快婿，似乎是一點也不關心未來岳父大人的安危……」

蕭寒月接說道：「此事關係重大，在下如若想不出妥善之策，貿然見他一面，可能會害了他。」

張嵐點點頭，道：「現在，你想到了妥善之策了？」

蕭寒月道：「事情該如何安排進行，恐還得七王爺作個決定！」

張嵐微微一怔，道：「如若王爺早有良策，豈會等到現在，我看……」

蕭寒月歎口氣，接道：「張前輩，我已經想了很久，但一直無法找出一個完美的辦法，一切主動，都操於人手，除了七王爺之外，恐怕別人也無法找到一個下手之處？」

張嵐是老江湖了，如何聽不懂弦外之音，沉吟了一陣，道：「好！在下這就設法安排，不過，不能明目張胆的去……」

蕭寒月接道：「怎麼？王府之中，也被人監視了麼？」

張嵐苦笑一下，道：「張某無能，連七王爺如何受制於人，就沒有發覺，不過，佈守在王府四週的警衛，並未受到驚擾……」

蕭寒月點點頭，接道：「我明白，張前輩確已盡到了心力，……」吁一口氣，接道：「除了在下之外，還有兩位同行，……」

張嵐吃了一驚，接道：「那兩位？」

蕭寒月低聲道：「白玉仙白姑娘，還有一位，在下希望說服他肯同行。」

張嵐接道：「蕭公子說的是……」

「閑雲大師……」蕭寒月說：「這位高僧佛法淵博，使人難測，也許，他能有療治藥毒之能。」

「那是最好不過了，在下這就去安排，午後行動。」

說完話，起身而去。

蕭寒月担心閑雲大師不會答應，那知一開口，閑雲就欣然答允。

午後不久，蕭寒月先行上路，相隔約一刻工夫，白玉仙、閑雲大師，也悄然離開了趙家宅院。

七王爺接見蕭寒月的地方，竟是在初度晤面花廳之中，除了張嵐之外，還有紅衣宮女在一側伺候茶水。

這等容易的會見，使得蕭寒月心中生出很大警惕，一道暗中留心四面事物。

張嵐的神情很奇怪，引導蕭寒月進入了花廳之後，一直一語不發，似乎是完全變了一個人似的。

七王爺紫袍官帶，威嚴猶在，但臉色却白中透青，色泛灰暗，果然是中毒之徵。

「蕭寒月，請用茶……」七王爺聲音還很宏亮，他雖然氣色很差，但眼前的精神，似是很好。

紅衣宮女應聲奉杯，一隻白玉茶杯，送到蕭寒月的身前。

「多謝姑娘──」蕭寒月微微欠身，右手一翻，迅如電火，一把扣住了宮女的右腕，左手疾至，點了那紅衣宮女的穴道，白玉杯摔在

地上。

他動作快速，那紅衣宮女完全沒有反抗的機會，已被制服。

張嵐開了口，道：「好手法，爲了七王爺的安全，老哥哥差一點就急死了。」

蕭寒月微微一笑，道：「張兄一語不發，就等於告訴了小弟，這個丫頭有問題。」

張嵐道：「除了你蕭兄弟之外，只怕也難在一招之中能制服住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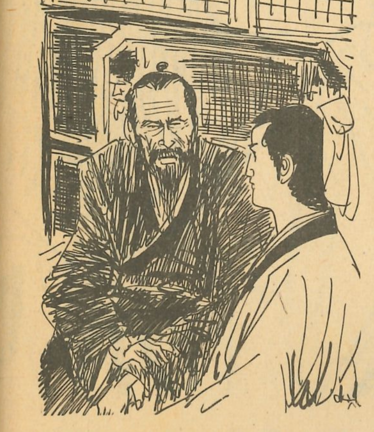
七王爺歎息一聲，道：「蕭寒月，你來的晚了一步，本王中毒已深，如沒有他們供應的藥物，恐無法活過三個時辰了？」

蕭寒月微微一怔，道：「王爺服藥一次，不是可支持十二個時辰麼？」

七王爺笑一笑，道：「你明白飲鴆止渴吧！他們每天給我服用的，都是毒藥，不但服量越來越大，而且時限越來越短，……」端起面前茶杯一飲而盡，接道：「藥物就在茶中……」取過茶壺，自斟一杯，又喝下去了。

蕭寒月黯然說道：「王爺……」

七王爺接道：「不要緊，這茶雖毒，但喝下可以提神，我有很多話要對你說，他們認爲我眞的怕死，才想到了這種辦法來控制我……哈哈，其實，他們不知道，我早已把生死置於度外了。」



蕭寒月肅然說道：「王爺，你不能死，這中間重重疑問，還要王爺從中解說，才能使眞相大白，再說，王爺手握軍政大權，剿平匪寇，犂庭掃穴，還要王爺下令才行。」

七王爺苦笑了一下，無奈的道：「寒月，官場上的恩怨是非，比江湖尤爲繁雜，我活着有口難辯，只有以身殉國，或許能保得個身後哀榮……」

蕭寒月低聲說道：「可是爲了那份密詔畫押，三王會銜……」

七王爺呆了一呆，道：「你……你怎麼知道？」

蕭寒月道：「七王爺請寬心，此事草民已有概念，也許我能找出那畫押的密詔……」

「好……好……」眞能如此，寒月，你不但是救我的恩人，也救了天下百姓，千萬蒼生……」七王爺神情激動的說：「只可惜，我不能分享這份榮耀了……」

「王爺……」蕭寒月神情肅然的說：「你必須活下去。」

七王爺怔了一怔，道：「我……」

蕭寒月接道：「至少，你自己要有活下去打算的勇氣，我們才能盡力……」



七王爺接道：「太晚了，今夜初更之前，我沒藥物服用，就會毒發而死。」

蕭寒月道：「試試吧！王爺，現在，我們還有四個時辰左右……」

目光轉動，四顧了一眼，接道：「這裏可有他們的埋伏？」

七王爺道：「有！他們的人，都藏在假山之內。」

張嵐道：「難怪王爺吩咐不准我們的人進入花園。」

七王爺道：「唉！我知道你忠誠，也盡了心力，但我知道，你無法抗拒他們，我怕直接衝突的後果，會使他們立刻發動……」

目光轉注到蕭寒月的身上，接道：「眞想不到，寒月竟然已手握契機，只要畫押的密詔不在他們的手中，就不用怕他們了，我個人的生死……」

蕭寒月接道：「很重要，此事非王爺出面領導，只怕還棘手的很……」

「寒月，你要担起來……」七王爺緩緩的說道：「我是無法撐得下去啊！」

蕭寒月突然仰臉發出了一聲長嘯，道：「張兄，由現在開始，王爺不能再落入他們的手中，去把府中可靠的侍衞調進來，先保護王爺安全……」

但見兩條人影，星飛丸跳，先後落在了花廳前面。

正是閑雲大師和白玉仙姑娘。

見到兩人，蕭寒月也似放了心般，吁一口氣，道：「兩位來的很快。」

白玉仙道：「我和大師就隱身王府外面，聽得你蕭公子嘯聲相召，立刻趕到。」

蕭寒月回顧了七王爺，還未來及開口引見，閑雲大師已合掌下拜，道：「小僧閑雲，叩見王爺。」

白玉仙也盈盈跪下，道：「江湖女匪白玉仙，給王爺請安。」

七王爺忙說道：「大師、女英雄，快快請起……」

白玉仙接道：「女匪……」

七王爺接道：「既往不究，護國有功，另加封賞。」

白玉仙道：「謝王爺。」

輕輕數言，盡洗了過往罪行。

蕭寒月道：「大師、白姑娘先看看王爺毒傷如何？張兄請調入侍衞，守護廳外，再派人通知譚前輩、常九趕來。」

張嵐低聲道：「要不要通知郡主一聲？」

「這個……」蕭寒月看看七王爺，道：「要請王爺示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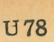
七王爺點點頭，道：「好！我也很希望能見她最後一面，雖然是小別不久，但，倒眞有些想念她了。」

張嵐應了一聲，飛步而去。

閑雲大師道：「王爺，讓老衲把把你的脈象……」

七王爺伸出右手，笑道：「毒侵內臟，病入膏肓，只怕是無藥可救了？」

閑雲大師緩緩坐下，合掌說道：「佛渡有



緣人，看王爺相貌，福祿深厚。」

「多謝禪師，藥醫不死病，小王只求能見今夜東升明月，和小女閑話幾句……」七王爺談笑自若的說：「於願足矣！」

閑雲大師已然伸出右手，三指搭在七王爺脈穴之上，長眉低垂，微閉雙目。

蕭寒月凝目看去，只見他寶相莊嚴，大有佛陀東來，普渡衆生的氣勢，不禁肅然起敬。

但聞步履聲響，張嵐帶了二十四名侍衞，奔入花園。

這些衞士，各分佩刀劍，但每人手中都拿着一把陰陽傘。

他們訓練有素，進入花園之後，立刻四下分佈，把花廳包圍起來，背對着廳內，面向廳外。

張嵐緩步行至蕭寒月的身側，道：「蕭兄弟，一柄陰陽傘的威力勝過數名高手，他們都已練習得施用純熟了。」

蕭寒月點點頭，道：「張兄，什麼人去通知小郡主了？」

張嵐道：「我已派出了四名侍衞，而且，也要府中總管通知了城防營，立卽調派一哨人馬來……」

蕭寒月心中忖道：事情已經鬧出來了，通知官方也無可厚非，眼下兩件最重要的事情，一件是啓動七王爺求生之意，一面要解開龍口藏珠之意，找到密詔押書，這件事，是屬於宮闈密聞，但也關係着天下百姓，一旦引起戰亂，那將是屍骨如山，血流漂杵的刀兵之災，非得找到不可。



只聽白玉仙冷冷說道：「蕭兄，只怕要大開一場殺刦了。」

蕭寒月全神集中，在想那龍口藏珠的暗語，耳目失靈，聽得白玉仙的話，才抬頭看去。

敵人並非由假山內出現，而是由圍牆上翻入花園。

臨隣着楊尚書的府第，和李大將軍的宅院，蕭寒月完全沒有把握他們由那一家中來。

但這已經不重要了，事情已到了掀底的時刻。

不論那位二先生是何許人物，七王爺應該很清楚。

當先躍入花園中的，竟然是中州四奇。

他們仍分着紅、黃、藍、白，四色衣服，不過，跟在他們身後的，已不是成隊的劍手。

每個人身後只跟了一個人，一個二十三四歲的年輕人，四個人分着四色衣服，像影子一樣分隨中州四奇的身後。



蕭寒月感覺着四個年輕人身上散發出來的殺手氣味，似是尤過他們的主人中州四奇，不禁留心打量了四個影子一眼。

四個人年紀相若，臉上泛現着一種慓悍之氣，最使蕭寒月懷疑的，就是這四個人的膚色，都如古銅一般，閃動着一種油光。

這說明了他們都是受統一訓練的人，在同一環境下砥勵而成，由他們銳利的眼神中，可以看得出來，四個年輕人，都是苦心淬煉的精英。

張嵐雙目泛起了一點脹紅，引吭高聲說道：「今天是咱們捨死報答王爺的時刻，全忠全義，……」

但聞一個整齊的聲音應道：「血濺五步，死而無憾！」

二十四侍衞同聲回答，聲音劃一，頓然形成了一股凛人的殺氣。

蕭寒月心中忖道：這位張老哥，能够訓練出如此勇敢的鐵血侍衞，果然也有常人難及之處。

忖思之間，人影轉動，二十四個侍衞全轉對强敵，四個人躍入廳中，站在七王爺的身後，二十個分列花廳兩側，作勢拒敵。

張嵐笑一笑，道：「蕭兄弟，老哥哥教不出他們什麼武功，但他們却是有爲主求死的勇氣……」

「我看得出來……」蕭寒月緩緩說道：「張兄，你和這些侍衞以保護王爺爲重，緊守花廳。」

張嵐道：「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我……」

蕭寒月揮揮手，道：「聽我的。」舉步向廳外行去。

白玉仙緊隨在蕭寒月的身側，笑一笑，道：「蕭公子，瞧出來沒有？」

蕭寒月道：「你說那四個年輕人？」

白玉仙道：「不錯，我從未見過他們，但我感覺到他們是殺手中的殺手，千錘百鍊出來的精銳人物！」

蕭寒月道：「也許，他們感覺到這是最後的機會了。自然要出動最好的人？」

白玉仙星目轉動，瞟了蕭寒月一眼，低聲道：「能和你並肩禦强，死而無憾，告訴黃天復，我並沒有負情變心。」

幾句話，說的低沉有力，無疑是臨死遺言，似乎强敵的銳利，已使得白玉仙預感到，這一刦數難逃。

蕭寒月頓感心頭泛起了一股凄楚，說道：「白姊姊，妳退入廳中保護王爺，由小弟單獨迎敵。」

白玉仙目光一亮，笑道：「好！依你的，就憑這聲姊姊，我已經不虛此生了。」

言語雖然凄壯，但也偷偷的洩露出內心中隱藏的一股愛意。

但聞一聲佛號，道：「兩位別忘了，還有老僧。」

轉頭看去，不知何時，閑雲大師已替七王爺把好了脈，合掌而立，面對强敵。

（未完・六十二）

俠義中篇傳奇故事

雲飛揚外傳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醫仙、藥仙、毒仙在廬山較量自己的學功，互相切磋，交流經驗，這次遭到粉羅刹殺害了藥、毒二仙，醫仙却失了踪，鍾大先生和徐建封找到他們時，因來遲一步，只見藥、毒二仙的屍體，還有棺材裏的一具老人屍體，眉心插了一支毒針，猜不出是何人殺害。將三具屍體送去南宮世家檢驗，只知道毒針的來歷，不知道使毒的人，因百花洲論劍期近，暫作罷論。另一邊寧王府裏小王爺朱君照和師父一刀軒從東瀛歸來，東洋刀法和中原劍法各有千秋，一刀軒意圖和蕭三公子較量，但蕭三公子碍於寧王的情面，不敢正面和他衝突，却暗中使計……

蕭 邀一刀軒　赴約百花洲

「閣下這樣的聰明人又怎會猜測不到？」蕭三公子從容不迫的背負雙手。

「你又何嘗不是一個聰明人。」一刀軒冷笑。「今夜你誘我到這裏來，是求情還是找死？」

「都不是——」

「那你安排了什麼陷阱，多少帮手。」一刀軒目光一掃，以他的經驗，到現在仍無發現，而從朱君照口中所得，蕭三公子也不是這種人。

「這裏沒有陷阱，我也只是一個人。」蕭三公子仰首向天。「在到來找你之前我曾經找過王爺。」

「那當然你巳經知道，小王爺向王爺建議，拜我爲劍師，也即是由我取代你的職位了。」

「我知道——」

一刀軒截住了蕭三公子的話。「所以你不服氣，找我出來一較高下。」

「我找王爺正是要辭去劍師的職責。」

一刀軒大笑，蕭三公子不以爲意，很冷靜的接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到底是一個江湖人，接到南宮世家的帖子，明天便要趕赴百花洲論劍。」

「好一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刀軒搖頭。「你明知道難以下台，勉强一戰，更只有當衆出醜，所以找我出來談條件，可以的——」一頓他笑接：「只要你跪下來向我叩三個响頭，我一定會讓你走得風風光光，舒舒服服。」

蕭三公子淡然道：「我找你出來，主要是請你明白一件事。」

「我巳經很明白。」

蕭三公子自顧接道：「中原的武功並不是你以爲的那樣，中看不中用。」

「話那一個也會說。」一刀軒目光陡亮。「莫非你眞的要在這裏與我一較高下？」

「只是切磋。」

「我們那兒沒有切磋，也只有生死决鬥，才能夠發揮一個人所有的潛能與本領。」

蕭三公子淡然道：「勝負不一定要到生死才能夠决定的。」

「强弱太懸殊的確是的。」一刀軒放聲大笑。「你放心，只要你跪地求饒，我一定會饒你一命。」

蕭三公子目光落在一刀軒面上。「說得太遠了。」

一刀軒手落在刀柄上，猛一翻，拔刀出鞘，高擧，接喝一聲：「拔劍——」

蕭三公子劍終於出鞘，目光下斷劍的决口閃動着殘缺的光芒。

一刀軒目光及處，搖頭。「這不是一柄好劍，好劍絕少會斷折。」

蕭三公子淡然道：「本來就不是一柄好劍。」

一刀軒傲然將刀一轉。「連一柄好劍也沒有的，根本就不配稱爲好手，你們也會說，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蕭三公子笑了笑。「本該是這樣的。」

一刀軒接問：「難道在中原要找一柄好劍也這麼困難？」不等蕭三公子回答，又道：「好像我手中這樣的寶刀，在東瀛地方俯拾皆是。」

「是麼？」蕭三公子並無太大反應。

一刀軒倭刀斜落。「我讓你三劍。」

蕭三公子笑問：「東瀛島國也有這種規矩？」

「沒有……」

「既然沒有，又何必多此一擧？」蕭三公子斷劍一翻，指向一刀軒，這一動之下，地上的青草便波動起來，他一身形亦同時無風自動。

一刀軒亦同時感到了斷劍透來的寒氣，一皺眉，面上的笑意隨即僵結，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好像他這樣的高手，當然有一定的判斷力。

蕭三公子也是有意顯露實力，他原是可以借一刀軒三讓的機會，全力將一刀軒擊敗，但如此一來，一刀軒一定不會心服，只有在絕對公平的情形下，才能夠令一刀軒心服口服。

他也絕對有這個信心，一刀軒有多少斤兩，他其實心中有數的了。

一刀軒雙脚隨即移動，繞着蕭三公子緩緩移動了一匝，倭刀的位置也跟着不住的轉動，他是要找到一個適當的角度以適合的速度斬出必勝的一刀。

蕭三公子脚步沒有移動，斷劍也沒有，一個身子就像已變成化石。

一刀軒一匝移動下來，却竟然找不到他心目中要找到的破綻，他的刀終於還是斬出，從蕭三公子後面斬上，後腦斬下，電光石火般迅快。

蕭三公子這才動，劍同時一劃，正好接住了一刀軒劈來的一刀，這一刀當然還有變化，一共十三個變化，每一個變化俱足以致命。

蕭三公子的劍跟着轉動變化，每一刀都接個正着，到一刀軒刀勢變化已盡，他的劍竟然還在變化，劍鋒上一搭一轉一挑，一刀軒只覺得一般內力從劍鋒上透來，雙手不由都一緊，抓穩了刀柄，一個身子却不由隨勢往上升起。

他暴喝抽刀，蕭三公子那股內力却千絲萬縷般將他的刀裹起來，非獨抽不開，身形也因而被牽制，隨着蕭三公子的身形變化而變化。

蕭三公子的劍勢也隨着身形而變化，糾纏着一刀軒的倭刀，內力一股一股透去，不住的透過倭刀撞擊一刀軒的雙手。

一刀軒終於雙手一陣痳痹，那柄倭刀再也掌握不住，脫手飛上了半天。

他人也在半空，身子一弓，探手硬要將倭刀接回，那柄倭刀却已被蕭三公子的劍搶先接下，一挑，不偏不倚，插回他腰間的刀鞘內。

這判斷何等準確，與之同時蕭三公子的斷劍亦入鞘，飄然落下。

一刀軒跟着落下來，那刹那他不免有一種錯覺，以爲那柄倭刀會飛射進腰間的要害，到發覺只是插進鞘內，還是不免倒抽了一口冷氣，他絕對明白，蕭三公子若是有意殺他，易如反掌。

他的右手仍然迅速藏在劍柄上，却沒有再拔刀出鞘，只是狠狠的，盯着蕭三公子。

「中原的武功不重於殺人，只重於如何止殺，今夜我送你忍、恕二字，你回去好好的斟酌一下，也不枉我一番苦心。」話說完，蕭三公子便轉身離開。

目送他的背影消失，一刀軒的眼瞳中才露出狠毒的光芒，這一敗他也實在敗得太慘，也幸好在這個時候這種地方，否則寧王府中如何還有他立足的餘地？

× × ×

寧王很清楚蕭三公子的脾性，沒有强留，只是隆而重之，設宴送行。

一刀軒朱君照四季殺手都來了，就是不見朱菁照，對這個寶貝女兒，寧王亦束手無策。

蕭三公子也並不介意，他完全明白朱菁照不希望他離開，不能夠挽留便只有使性子。

朱君照原就瞧不起蕭三公子，所以到來除了看看父親怎樣，還要看看蕭三公子失意的樣子，在他的心目中，蕭三公子是因爲看出不是一刀軒的對手，不敢應戰之餘，知難而退，但看見蕭三公子神態從容，若無其事，仍難免有些奇怪，最令他奇怪的却還是一刀軒，已經完全沒有了之前那份豪氣，說話也少了。

四季殺手一直在留意一刀軒的神態，昨夜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雖然不知道，但看見一刀軒這樣子，多少亦猜到了幾分，知道自己並沒有推測錯誤，蕭三公子昨夜果然已找上一刀軒，而且將一刀軒擊敗，不由得相顧發出會心的微笑。

一刀軒看在眼內，一股怒火湧上心頭，只是沒有發作出來，却並非已領悟到蕭三公子送給他的那個「忍」字，不過技不如人，無可奈何。

他也不以爲四季殺手是猜度得來，只以爲蕭三公子經已將擊敗他的事告訴其他人知道，對他在寧王府立足，當然大有影響，唯一解决的辦法也就是公開挑戰，當衆將蕭三公子擊敗。

但現在來說他却是連一分把握也沒有了。

佳餚美酒之外還有金銀百兩，寧王雖然沒有挽留，却是不忘叮嚀。「百花洲事了，你千萬記着要回來，寧王府少不得你的。」

蕭三公子連聲：「一定一定——」

「菁照就是那樣子，你千萬不要放在心上。」寧王說到菁照，不由一笑。「這個女兒我實在管不來。」

「我這個做師傅的自然更加管不了。」蕭三公子移步走向一刀軒。「劍師的事情，交給先生了。」

一刀軒乾咳一聲，也不知如何答話，蕭三公子接又說：「王府上下能夠學到東瀛的上乘武功，也是拜先生所賜。」

這只是客氣話，蕭三公子隨口說來，並沒有多大的意思，一刀軒聽在耳裏，却以爲他是有心譏笑，雖然沒有當場發作，內心那份怨毒又已加重三分。

× × ×

四季殺手一直送出王府門外，認識蕭三公子以來，這是他們對蕭三公子表現得最熱情的一次。

「我們早知道蕭兄是絕不會袖手旁觀的了。」柳飛絮眉飛色舞的。「看他方才的樣子，昨夜一戰必定敗得很慘，那份不可一世的氣焰才會蕩然無存。」

夏清風接道：「只怪蕭兄不給大家一個通知，以致大家都錯過了這精彩絕倫的一戰。」

「這也是蕭兄厚道的地方，否則乾脆在酒宴間教訓他，省得痳煩。」花別離隨即替蕭三公子分辯。

雪漫天撫掌接道：「花老三說得不錯，這個倭奴也到底是小王爺的師父，經此一戰他也應該知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在中原地方不敢再那樣放肆的了。」

蕭三公子歎了一口氣，終於開口：「怎樣也好，小王爺引進這個人，必有所謀，大家小心一些。」

四季殺手心念一轉，亦都收住了笑臉，蕭三公子接又歎了一口氣。「只要王爺不同意，問題還是不會太大的。」

四季殺手亦皆點頭，蕭三公子也沒有再說什麼，舉步離開。

× × ×

出城十里，走在山路上，蕭三公子終於發覺有人在後面跟着，他最初只是懷疑，但再走一段路終於確定。

他停下脚步，那個人立即閃進路旁的一株樹後。

「是什麼人，還不出來？」他盯着那株樹。

那個人知道被發現，躲不了下去，唯有走出來，赫然就是朱菁照，一身勁裝疾服，提着一個小包袱，望着蕭三公子，伸了伸舌頭。

「是你？」蕭三公子一怔。

「師父——」朱菁照有些害怕的。

「你在這裏幹什麼？」

「我是跟着你來的。」朱菁照倒也坦白的說。

蕭三公子搖搖頭，再問：「你跟着我幹什麼？」

「到百花洲見識一下。」

蕭三公子恍然道：「原來今天老早你便已偷出王府，難怪找不着。」

朱菁照笑了。「你以爲我這個徒弟眞的那樣沒有人情味，師父要走了，也不送行？」

「你立即回去。」蕭三公子一張臉沉下來。「這樣偷出王府，給你爹爹知道，怪罪下來，我可担當不起。」

「我已經留下字條在房間，說清楚是自己的主意。」朱菁照仍然一面笑容。

「你——」蕭三公子氣的偏開面。

朱菁照移步上前，收起了笑臉，懇切哀求道：「我留在王府，一個人已經不好受的了，還要跟那個倭奴學劍，如何受得住。」

「你是什麼身份，怎能夠隨便在江湖上行走？」

「師父不說出來，有那一個知道？」朱菁照牽着蕭三公子的衣袖，道：「我最多什麼也聽你的，保證絕不會胡亂闖禍生事。」

「江湖險惡，你毫無經驗再加上刁蠻任性——」蕭三公子想到她刁蠻任性的地方，不由得又搖頭。

「我一定會改好的。」朱菁照倒也懂得說話，接道：「你不是一直都希望我能夠改過，現在我自動自覺願意改了，應該給我機會才是。」

蕭三公子苦笑了一下。「你一定不肯回去的了？」

朱菁照點頭。「師父一定不許我跟着，我只好一個人上路，有什麼……」

「這是要脅師父了？」蕭三公子冷截。「好，話是你說的，我跟你約法三章，路上若是你不聽吩咐，胡作妄爲，我便立即將你趕回去。」

「一言爲定——」朱菁照高興得跳起來。

× × ×

寧王這時候經已發覺朱菁照的偷走，當然勃然大怒，這個女兒他明白自小便被寵壞，無論做出什麼事情也不值得奇怪，但好像現在這種事情總該跟他說說。

「以我看，一定是蕭三從中唆使。」朱君照又怎會錯過這種難得攻擊蕭三的機會。

「蕭三不是這種人。」寧王到底是一個明白人。「都是我平日疏於管教，太過縱容……」

「菁照嬌生慣養，如何行走江湖，我以爲還是立即將她追回來，否則——」

「好，這件事就交給你。」寧王不忘吩咐。「將菁照帶回來便是了，千萬不要對蕭三無禮。」

朱君照一口答應，示意一刀軒外出。

× × ×

步下大堂，朱君照一張臉便沉下來，一刀軒隨即問：「小王爺的意思可是要我走一趟？」

「除了師父，沒有更適合的人了。」朱君照一頓接道：「蠟齋他們若是沒有其他事，最好也能夠同去。」

「將郡主截回來不難，只是她身旁那個姓蕭的——」一刀軒盯穩了朱君照。

「乾脆殺了——」

一刀軒立時雙眉齊揚，眼瞳中殺機畢露。

× × ×

離開了王府，一刀軒直奔城東，出城三里，來到了一座草亭旁邊，四顧無人，撮唇吹出了一聲鳥叫。

一個黑衣人應聲自旁邊的一株高樹上躍落，着地無聲，裝束絕非中原武林所有，說的也不是中原的言語，看他的神態，對一刀軒是非常尊重。

一刀軒吩咐了幾句，那個黑衣人連連點頭，轉身奔出。

雪漫天都看在眼內，他只看見一刀軒形跡可疑，由王府跟出來，以他對周圍環境的熟悉，沒有被一刀軒發現，追踪到這裏來。

那個黑衣人動身，他亦動身，遠遠的繞開草亭，追在那個黑衣人後面。

黑衣人快步如飛，雪漫天的身形也不慢，一樣是起落矯捷，不動聲息。

黑衣人沒有察覺，越過荒野，奔進了一個樹林內，雪漫天亦追進去。

樹林的地上遍佈枯枝落葉，黑衣人雖然脚步輕快，落在枯枝落葉上仍難免發出聲响來。

雪漫天也知道環境特殊，脚步起落雖然更加小心，但到底還是被那個黑衣人發覺。

黑衣人脚步一頓，霍地轉身，雪漫天身形方落，不錯及時閃到一株樹後，還是被那個黑衣人看在眼內。

黑衣人喝問，雪漫天聽不懂，移步走出，自顧喝問：「你們到底有多少人？來這裏有什麼目的？」

黑衣人一樣聽不懂，回喝了幾句，拔刀出鞘。

雪漫天大笑道：「好，看你們也不會安什麼好心，我就見一個殺一個，落得乾淨。」

那個黑衣人一個身子立時凌空拔起來，手一翻，一連串暗器射向雪漫天，再滾身，半空中揮刀斬至。

雪漫天偏身一閃，暗器都打在樹幹上，風車也似，殺傷力顯然甚大。

雪漫天閃避同時暗器亦出手，既急且勁，黑衣人揮刀回擋，身子凌空再一翻，倒躍上一條樹木的橫枝上，才站穩便又俯衝而下。

雪漫天袖子裏寒光暴閃，兩枚暗器分射黑衣人要害，一雙短刀隨即從袖子裏亮出來，手掌中風車般一轉，緊接迎前去。

黑衣人半空中回刀擋開兩枚暗器，身形順勢倒翻回去，雖然未能倒翻回原來那橫枝上，亦能夠在從那條橫樹下倒翻過去的剎那，雙腳一伸，以腳尖勾住了那條橫枝，蝙蝠般倒懸下來，暗器同時射向雪漫天。

雪漫天雙刀將暗器擋開，身形繼續向前欺進，也就在此際，霹靂一聲，一股濃烟在那條橫枝上爆開，迅速擴散，黑衣人隨即在濃烟中消失。

雪漫天沒有追進濃烟中，身子往下一倒，面貼在地上，傾耳細聽，老江湖到底是老江湖。

× × ×

出樹林北面兩里，便看見一座古寺建在山坡上，不太大，但也頗具氣勢，那個黑衣人沒有走正門，從牆頭上翻過，掠了進去。

雪漫天遠遠的看在眼內，身形加快，迅速追近去。

古寺橫匾的金漆經已大半剝落，但隱約仍然可以分辨出「普濟寺」三字。

門大開，一個矮小枯瘦的老和尚立在當中，頭頂疏疏落落的白髮只怕不到百根，一襲灰灰白白的僧袍既寬且長，山風中飄舞，驟看來有幾分出塵的味道。

他的相貌慈祥中見威嚴，似笑非笑的，完全就像是一個得道的高僧。

雪漫天待要衝進去，却被他截下，合什一聲佛號：「阿彌陀佛，貧僧蠟齋。」

「走開！」雪漫天輕喝一聲，手中雙刀又風車般一轉。

「佛門清靜地，施主持刀到來，莫非敝寺弟子有什麼得罪之處？」蠟齋語聲異常之陰柔。

「我乃是追踪一個倭奴，看着他逃進這裏。」雪漫天原要一把推開，看見蠟齋那個弱不禁風的樣子才忍着沒有出手。

「有這種事，貧僧與你進去找。」蠟齋轉身舉步，走來雖然有些滑稽，但也不慢。

雪漫天亦步亦趨，蠟齋這麼巧等在門外，他多少也已有些懷疑，只是看到現在還是看不出這個老和尚什麼地方不妥。

繞過對門那塊刻着「佛」字的石屏風，進入院子，到處頹垣斷壁，野草叢生。

再進佛堂，蛛網塵封，一爿瓦面崩塌，陽光從缺口射下來，更覺詭秘。

雪漫天目光一轉，隨口問一句：「這裏多久沒有打掃了。」

「不清楚。」蠟齋搖搖頭。

「後面是什麼地方？」

「禪房。」蠟齋接問：「施主要進去看看。」

雪漫天點頭，尚未說話，蠟齋已又道：「以貧僧看，不必多此一舉了。」

「哦？」雪漫天一怔。

「你要找的人不是躲在那兒？」蠟齋手指着壇上那個金漆剝落，殘缺不全的佛像，接喝了一句雪漫天聽不懂的話。

雪漫天又是一怔，與之同時，那個黑衣人從佛像後閃出，一躍而下。

蠟齋接又大罵，雪漫天看出他是在大罵，亦聽出語氣中帶着的怒意，罵的是什麼却聽不出來，但蠟齋與那個黑衣人、與一刀軒是一夥完全肯定了。

蠟齋大罵一頓，才回顧雪漫天。

「你在說什麼？」雪漫天不覺問這一句。

「罵他沒用，竟然被你追踪到這裏來。」蠟齋語聲未落，經已出手。

雪漫天已經在提防，反應也不算慢的了，一雙短刀立即刺出，那知道蠟齋用的竟然是虛招，雙掌插到一半身子便倒下，踢出了一脚，正踢在雪漫天右膝上。

雪漫天一閃不開，膝蓋便被踢碎，一個身子倒飛了開去，撞在牆壁上。

蠟齋同時探手，拔出了那個黑衣人腰間的倭刀擲向雪漫天，這一擲向空門，雪漫天空有雙刀在手竟然封擋不及，一刀直入小腹，硬生生被釘在牆上。

他慘叫：「你到底是什麼人？」

「蠟齋——」話出口，蠟齋已到了雪漫天面前。「念流的忍者，你知道什麼是忍者？」

不等雪漫天接話，他又說道：「一種受過嚴格的鍛練，擅長暗殺，刺探消息的人。」

「你不是一個武士。」雪漫天手中雙刀擲出。

蠟齋從容接下。「所以無論用什麼方式殺你，你也應該瞑目。」語聲一落，雙手一翻，接在手中的雙刀扎進雪漫天的要害。

雪漫天噓了最後一口氣，眼睛仍然睜大，這樣子死在這裏又怎能瞑目？

× × ×

那到底過了多少天，小子沒有記着，雲飛揚也沒有，自入仙桃谷以來，他便已沒有時間觀念，尤其是開始的時候，往往一昏迷便是三四天。

小子則是在雲飛揚的指點下苦練武功而廢寢忘餐。

猿長老風雨無間，每一天都到來找他們過招，非到他們筋疲力竭不肯罷休。

小子即學即用，進步得特別快，他到底是一個練武的天才，何況教他的與磨練他的都是天下有數的高手。

猿長老當然快樂，雲飛揚看見小子進步神速，亦非常高興，小子本來也很高興的，但冷靜下來，便高興不來，牽掛的人的事實在太多了。

雲飛揚一面鑽研易筋經，一面督促小子練武，並沒有在意，但終於在意。

小子已開始坐立不安。

「你有很多心事？」雲飛揚終於開口問。

「也不很多。」小子有些歉疚的，道：「我該到外面去，那便不會騷擾你練功了。」

「你要離開仙桃谷。」

「雲大哥，你也一起走，我們聯手一定可以擊倒那個老怪物闖出去的。」

「若是可以，我們根本就不會再留在這裏。」雲飛揚微喟。「這位老人家內外兼修，內力深厚，招式變化又已臻化境，憑你我現時的功力，單打獨鬥與聯手並無多大分別。」

小子一陣失望。「那看來要離開這裏

得待雲大哥你的功力完全恢復，可以再施展天蠶神功的了。」

雲飛揚沉吟着道：「易筋經上最後的兩種心法到現在仍然未能夠領悟，若是眞的要到參透之後功力才能夠完全恢復，也不知道要等到什麼時候。」

小子追問：「大概需要多少時間？」

雲飛揚笑了笑。「可能窮此一生亦茫無頭緒，一無所得，可能機緣巧合，立即便融滙貫通。」

小子苦笑，雲飛揚沉吟着雙眉陡然一揚。「但是你要離開仙桃谷，辦法還是有的。」

「什麼辦法？」

「先誘猿長老進來……」

× × ×

要誘猿長老進去樹屋並不困難，雲飛揚深夜假裝內傷發作，一陣痛苦的呻吟，再加上小子一陣叫嚷，便足以將他驚動，走進來一看究竟。

小子本來不同意，但正如雲飛揚說的，留在這個地方對他並沒有多大好處，想到南偷的對他恩重如山，他還要將兇手找出來，問清楚明白，無奈只有答應了。

「怎麼突然又發作了。」猿長老看見雲飛揚痛苦的在籐床上打滾，也覺得有些奇怪，以他計算，雲飛揚應該好了很多，就是內傷再發作，也該在半月之後，而且也不會這樣痛苦。

小子一見他呆在那裏，立即催促。「你還等什麼，萬一雲大哥有什麼不妥，那一個再陪你過招？」

猿長老看看小子。「我當然會救他，你們兩個倒下，第一個我還是先救他。」

「我以為你應該先救我的，最低限度我沒有受過那麼重的內傷，第二天立即又可以生龍活虎的跟你過招。」

猿長老冷笑道：「你算是什麼龍什麼虎，那幾下三脚貓的本領，怎比得上雲飛揚。」

他隨即走近去，看看雲飛揚，搖頭。「你這個人就是麻煩一些。」

「還不去救他？」小子不由又催促。

「我自有分數，你少在旁邊嚕囌。」猿長老瞪了小子一眼。「滾開——」

小子退到窗下，猿長老沒有在意，一股內力透在雙臂上，十指便要按向雲飛揚的穴道，雲飛揚也就在這下子半身疾轉，雙手閃電般扣住了猿長老雙腕，接喝一聲：「快走！」

「雲大哥，後會有期！」小子應聲穿窗倒竄出去。

猿長老的反應也實在敏銳，雲飛揚雙手才扣上，他雙腕的穴道便已移開，十隻手指就像是沒有骨頭的，反彈雲飛揚雙腕的穴道。

雲飛揚立即鬆手，雙掌緊接拍出了二十八掌，猿長老居然被他迫退了三步。

「雲飛揚，你竟然使詐？」猿長老勃然大怒，招式展開，既狠且辣。

雲飛揚全力應付，一面罵道：「人家有要事在身，你又何必强留他在這裏？」

「你懂什麼？只是你這個只得半條人命，如何滿足得我老人家的。」猿長老一面出手一面大喝：「還不快快滾開，讓我將那個小子抓回來。」

雲飛揚笑道：「我正要他離開，又怎會這麼容易將你放過去。」

「你是不要命了？」猿長老更加生氣，招式果然狠辣了許多。

「我若是死在你老人家手下，你老人家以後豈不是寂寞得很。」雲飛揚忽然一面笑容。

「好小子，要是給那個小子跑掉了，你這個小子每天最少要陪我過招兩次，有你好受的。」猿長老語氣已經軟下來，他仍然奮力搶攻，要攻過去。

雲飛揚盡全力封擋，怎也不讓開，樹屋到底身形不容易展開，又是在籐床之上動手，猿長老空有一身超卓的輕功，也施展不出來。

只要他稍慢，雲飛揚便能夠追上他的動作，他必須要掙脫雲飛揚的糾纏才能夠透出樹屋外，當然不是立即可以解決的事情。

他也試用虛招，企圖引開雲飛揚的注意，從旁邊竄過去，可是以雲飛揚的臨敵經驗與智慧，又如何看不出，就是糾纏着不肯讓開。

百招一過，猿長老不由歎了一口氣，他也明白越焦急便越難將雲飛揚擊倒，以小子的身手，這時候應該可以逃出仙桃谷的了。

這一逃天空海闊，他如何去將人抓回來，而且以小子的身手也引不起他多大興趣。

想通了這一點他反而平靜下來，招式變化越來越怪異，攻向雲飛揚必救之處。

雲飛揚對猿長老招式的變化絕無疑問早已經滾瓜爛熟，甚至猿長老觸類旁通，可能會悟出來的新變化，他多少也能夠揣測得到，只是內力未能夠接續得上，許多招式都施展不出，才被猿長老搶盡先機。

他終於被猿長老打翻地上，猿長老沒有追出去，只等雲飛揚爬起來，再將雲飛揚打翻。

雲飛揚昏迷過去的時候，嘴角仍然有笑意，猿長老看着心裏生氣，對他亦無可奈何。

這個人當眞是嗜武如狂，已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 × ×

小子離開了仙桃谷，原是要北上進京找鍾大先生，但一入江湖便知道百花洲論劍的消息，也知道鍾大先生在邀請之列，打消原意，轉下江南。

他到底是老江湖，消息特別靈通，竟然很快便讓他打聽到武當派應邀的子弟非獨已動身，而且那個弟子竟然是他認識的陸丹。

要找陸丹在他來說當然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陸丹却意外之極。

他呆在客棧裏，聽到拍門聲，以為是店小二，一開門見是小子，不由得呆在那裏。

「怎麼？不認識我了，」小子面上還是那種懶洋洋的笑容，也許苦難中成長習慣了，無論在什麼時候，看見老朋友，他仍然能夠保持笑容。

也許他是不希望朋友担心，而他的朋友也並不多。

（未完・廿七）

中篇俠義　奇情故事

虬龍倚馬錄

龍乘風·文
可　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許不醉在魏家莊被神通教護法雷金錢纏鬥，胡無法傷重遇害，黑拳僧來爲魏淵報仇，雖然殺了紫衣四煞，自己也送了一條生命，許不醉敵不過雷金錢，形勢危殆，師叔雲淡來及時派來胖太歲、瘦天王二人協助，胖太歲雖然將雷金錢用鐵頭功撞傷，被瘦天王殺掉，但自己亦被他的豹刀插入肚內，雲淡來先用金創藥急救，許不醉回去找神醫公孫咳趕來搶救，才脫險境。岳小玉、常掛珠等人趕來魏家莊，神通教匪徒已撤退，衆人正商量如何去鐵眉樓解圍，却見公孫我劍、諸葛酒專暨鐵眉樓諸位高手已護着郭堡主朝這邊趕來，衆人皆大歡喜……

煩惱變義憤　聯手殺番僧

岳小玉道：「但布公子武藝超羣，他一定可以應付得了。」

鐵髮道：「但願如此。」

公孫咳也是不禁爲之一楞，道：「你怎麼好像對布公子失去了信心？」

鐵髮道：「因爲布公子也是人，他也和我們一樣有弱點。」

岳小玉道：「兩位既知飲血峯下危機四伏，何以不留在布公子身邊？」

鐵髮說道：「因爲布公子不想我們死去。」

木眼道：「敵人一定很厲害，以我和鐵髮的本領，根本就抵擋不住。」

鐵髮道：「所以，他要我們早一點離開飲血峯下。」

木眼道：「當時，我們遵命。」

鐵髮道：「凡是布公子的命令，我們都不想抗拒，也不能抗拒。」

木眼說道：「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回去的。」

岳小玉說道：「你們打算怎麼時候回去？」

木眼道：「現在就回去。」

鐵髮道：「希望還趕得及，可以跟布公子的對頭人一拚高下。」

說完，這兩個曾經名噪大江南北的六扇門高手就走了。

岳小玉瞧着他們的背影，忽然大聲叫道：「你們現在才回去，是不是已經太遲了？」

公孫咳嘆了口氣，道：「看來，我是越來越糊塗了，居然連身邊的形勢也無法看得清楚。」

岳小玉道：「師兄不要担心，常言有道：『邪不能勝正』。」

公孫咳點點頭，道：「你說的不錯，但『常言』這一類說話，有許多都是騙人的。」

岳小玉只好沉默下來。

× × ×

黃昏，布狂風在寒風下漫步。

還是那一座奇怪的市鎮，他仍然是這市鎮的主宰。

他在漫步，另一個冷靜得出奇的人也在漫步。

布狂風若走在前，這人就走在他的背後。

布狂風若走在左邊，這人也在他的右方一步一步的跟隨着。

這人一身灰衣，大概三十歲左右年紀，手裏握着一把劍。

劍在鞘中，而這劍鞘，居然是用黃金打造的。

用黃金打造的劍鞘，當然很燦爛奪目，而且會使人對劍鞘中的劍更感興趣。

黃金鞘裏的是甚麼劍？

布狂風沒有問，甚至連看也懶得去看它一眼。

因爲對他來說，這是不必要的。

灰衣人也沒有盯着布狂風，他只是跟着布狂風走，就像是布狂風的跟班，又像是布狂風欠了他一大筆債似的。

布狂風「帶」着灰衣人，來到了一條石橋之上。

石橋很寬敞，連馬車也可以在上面走過。

布狂風在橋東，灰衣人在橋西。

兩人的劍還在鞘裏，兩人的表情還是沒有半點改變。

但殺氣却忽然來了。

殺氣很重，雖然它是無形無影無聲無味的，但却似乎沉重得快要把石橋壓斷。

忽然間，石橋眞的斷了。

但石橋並不是給「壓斷」，而是給一股難以形容的大力，從橋底之下直逼上來，硬生生把橋面衝斷的。

絕大多數人，忽然遇上這種情形，都會難免大吃一驚。

但布狂風和那灰衣人却連眼睛也沒有眨動一下。

橋面爆裂後，首先從下面冒上來的，是一個黝黑的鐵箱子。

這鐵箱子說大不大，說小不算小，倘若岳小玉蜷曲着身子，大可以把他整個人放進這鐵箱子裏。

布狂風和灰衣人都凝視着這個鐵箱子，他們都知道，在這箱子下面，還有一個人。

石橋是給這鐵箱子硬生生撞斷的。

由此可見，這箱子一定十分堅固，而用這箱子來撞斷石橋的人，也必然是武林中的絕頂高手無疑。

箱子已冒出來了，但它的主人却還在斷橋之下。

這情形不但罕有，簡直就是莫測高深，詭異絕倫。

過了很久，終於還是布狂風首先開口：「容兄，你的劍鞘很好看。」

他這句話，是對那灰衣人說的。

灰衣人淡淡的說道：「再好看的劍鞘，在決戰的時候，還比不上一把生銹的刀劍。」

布狂風道：「以容兄在劍法的造詣，已無劍鋒與劍鞘之分。」

灰衣人的聲音更冷淡：「是麼？」

布狂風說道：「容兄之劍，根本無須出鞘，劍鋒固可殺人，劍鞘又何嘗不可以呢？」

灰衣人道：「不錯，在眞正高手手裏，就算是一團軟綿綿的棉衣，也可以化爲無堅不摧的鐵石。」

布狂風問道：「嚴一初死了，你知道嗎？」

灰衣人道：「此人死不足惜。」

布狂風道：「儘管他死有餘辜，但在我眼中，嚴一初還是不失爲一條硬漢。」

灰衣人道：「人言可畏，你對神通教孽徒如此惺惺相惜，外人聽了，只怕難免會蜚短流長。」

布狂風道：「我不怕。」

灰衣人道：「怕不怕是另一回事，但君子不立危牆之下，做人又何苦老是把不必要的煩惱加在自己的頭頂上？」

布狂風默然。

他並不是個呆子，而且聰明絕頂。

他已聽出，灰衣人後面這幾句話，並不是對自己說的。

果然，那鐵箱底下立刻有人嘿嘿冷笑，道：「不必要的煩惱？嘿嘿，你這種話對我來說，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灰衣人道：「橋下的朋友，難道你完全沒有半點煩惱嗎？」

橋下人「嘖嘖」連聲，道：「人生在世，除了白痴之外，又有誰能全無煩惱？即使是白痴，他自己不懂得甚麼叫煩惱，但這種人還是有極多煩惱的，只不過這些煩惱往往會轉移到別人的身上罷了。」

灰衣人道：「這麼說，尊駕是個不怕煩惱的人了？」

橋下人道：「虱多不癢，債多不愁，煩惱也是這樣的。」

灰衣人道：「你若以爲這是一樣的，

那就大錯了。」

橋下人道：「萬事以和爲貴，布公子也不是難於相與的人，容兄弟又何苦咄咄逼人？」

灰衣人道：「在下與布公子的糾葛，旁人又知道得了多少？」

橋下人道：「我毋須知道，也不想知道，可是，唉，我却偏偏知道了。」

灰衣人冷冷道：「你知道些甚麼？」

橋下人道：「我知道，布狂風這個人並不壞。」

灰衣人道：「然則，在下倒似是個十殺不赦的大惡人了？」

橋下人道：「你不算極壞，但有人比你更壞得多。」

灰衣人說道：「尊駕此言，是有何所指？」

橋下人道：「左指右指，指天指地，亂指二十四。」

灰衣人沉聲喝道：「在下沒這個閒情逸致來開玩笑。」

橋下人道：「我也沒心情來開玩笑，只想容兄弟早離此地，莫再節外生枝。」

灰衣人怒道：「是誰節外生枝了？」

橋下人道：「就當我不識時務，節外生枝也罷，總而言之，我是苦口婆心，絕非有意與任何人爲難？」

灰衣人道：「尊駕有甚麼話，何不現身再說？」

橋下人道：「我在橋下，乃屬下等之人，實在不配與閣下正面談論事情。」

灰衣人道：「荒謬！」

橋下人道：「荒謬也有荒謬的好處，不少人一輩子正正經經，但到頭來又怎樣了？還不是板着臉孔過日子，板着臉孔踏進墳墓去嗎？」

灰衣人冷笑道：「尊駕也不見得是個洒脫之人。」

橋下人道：「我自然一點也不洒脫，正唯如此，才深深感受到拘泥不化所帶來的煩惱和痛苦。」

灰衣人道：「你不是說過，不怕煩惱多多嗎？」

橋下人道：「怕不怕是另一回事，唉，雖然是不怕，但煩惱多了，總是渾身不自在的。」

灰衣人說道：「你總算說出的眞心話了。」

橋下人道：「但我最眞心的一句話，還是希望兩位化干戈爲玉帛，不要爲了女人而傷了和氣。」

布狂風道：「在下與容三公子，可不是爲了女人而傷了和氣。」

橋下人道：「你不是爲了女人，但他是。」

灰衣人道：「不錯，布公子是爲了朋友，但我却是爲了慕容雪。」

「慕容雪！」橋下人似是輕輕嘆息一聲，道：「她眞的具有這種魅力，可以使你們那樣的高手爭得頭崩額裂嗎？」

灰衣人道：「情之爲物，本來就不是局外人可以理解萬一的。」

橋下人道：「你不要說得太玄奧了，我也是過來者，可不是個自小做和尚長大的出家人。」

灰衣人道：「聽閣下口音，似是蜀中人氏？」

橋下人默然半晌，才緩緩道：「容三公子判斷力不錯。」

灰衣人道：「莫非尊駕姓唐？」

橋下人道：「也不錯。」

灰衣人冷冷道：「如此說來，尊駕是蜀中唐門中人了？」

橋下人道：「你又說對了。」

灰衣人說道：「蜀中唐門，向以暗器功夫稱霸武林，但尊駕一上來就以內家眞氣衝斷石橋，倒不像是唐門中人的一貫作風。」

橋下人道：「甚麼一貫作風，簡直是自欺欺人，唐門人丁旺盛，各有各的脾性，各有各的作風，又怎能一概而論之？」

灰衣人道：「尊駕之言，雖然不無道理，但在下仍然無法明瞭，在下與布公子之恩怨，何以要勞煩到尊駕插上一手？」

橋下人道：「實不相瞞，唐某此舉，只是爲了自己着想。」

灰衣人奇道：「咱們爭拚，又跟你有甚麼相干了？」

橋下人道：「唇亡齒寒，兔死狐悲，當今武林大勢，已陷入岌岌可危之境，爾等身懷絕藝之士，若還再作鷸蚌之爭，後果如何，實在是難以想像的很。」

灰衣人道：「當今武林之危，危在何處？」

橋下人嘆息道：「羣邪並起，無處不危！」

灰衣人道：「如此說法，未免是太籠統了，即以蜀中唐門而論，江湖中也有不少人視爲旁門左道，甚至是恨之切骨。」

「恨之切骨！」橋下人喟然道：「不錯，江湖上痛恨蜀中唐門的人，不知凡幾，這一點，唐某也不想再爭辯了。」

布狂風却道：「樹大有枯枝，唐門家族龐大，偶有害羣之馬，那是一點也不足以爲奇的。」

橋下人道：「蜀中唐門在武林中名聲欠佳，主要還是一個『毒』字。」

布狂風道：「暗器再歹毒，也比不上歹毒的心腸。」

橋下人說道：「但一般武林中人，却認爲心腸善良之輩，絕不會使用歹毒的暗器。」

布狂風道：「只是，唐門傳統，歷來以毒爲先，以暗器功夫爲本。」

橋下人道：「世人只知道本門使毒功夫第一，却不知道本門解毒之術，尤爲獨到。」

布狂風道：「在下知道，唐門高手殺人易如拾芥草，救人活命，也同樣手段高超。」

橋下人道：「此語若是出自他人之口，唐某必然當作是拍馬屁。」

布狂風道：「我說又怎樣？」

橋下人坦率道：「布公子不喜恭維奉承之性格，唐某知道得很清楚，所以，公子昔才之言，乃是由衷而發，絕無半點虛僞。」

灰衣人道：「唐朋友，可以站出來說兩句話嗎？」

橋下人道：「可免則免！」

灰衣人倏地喝道：「不可免！不能免！」喝聲一起，人如隼鷹冲天飛起，黃金劍鞘「颼」聲直向鐵箱子擊下。

布狂風也同時躍起，以劍鞘擋住灰衣人這一擊，並且沉聲道：「你我之事，不該傷及旁人。」

灰衣人道：「唐門朋友擋路，可怪不得在下翻臉無情。」三言兩語間，已跟布狂風拚搏了十幾招。

兩人都是劍未出鞘，但劍鞘也同樣發出冷厲殺氣，逼人胸臆。

只見灰衣人招數怪異，驟着之下，似乎雜亂無章，破綻百出，實則招快技奇，勁力內蘊，只要敵人稍爲疏忽，每一招都可以化爲殺手。

布狂風却也是隨手揮洒，一二三十招比拚下來，招式似有若無，居然更是變化多端，曲盡其妙。

灰衣人冷冷一笑，陡地呼的一劍，脫鞘向布狂風當頭直劈。

布狂風臉色不變，長劍也已挺出，在電光石火之間，輕描淡寫地化解開灰衣人這當頭一劍。

灰衣人又是「嘿嘿」冷笑，劍鋒猛地斜揮，直如神龍破空一般，直取布狂風左邊脇下要害。

布狂風身形一側，只見長劍矯矢飛舞，又似是流水行雲，鋒芒耀眼欲花。

灰衣人連環攻擊，氣勢越來越盛，可說是猛如雄獅，翩若驚鴻。

但布狂風也是劍法上乘，數招神妙無匹，他守多攻少，但偶而也有幾着反擊，恍似洪濤捲浪，驟然向灰衣人壓過去。

兩人輾轉攻拒，瞬即鬥了二百餘招，忽然斷橋之下！一人疾衝上來，喝道：「看我毒砂」

喝聲中，一蓬砂影漫天飛洒，灰衣人與布狂風不禁立刻分開，但所站方位却和動手之前互易。

× × ×

從橋底下，疾衝上來的，是個中年文士。

他唯一不像文士之處，就是手裏捧着一隻很大的鐵箱子。

灰衣人盯着這文士，過了片刻，才說道：「唐門蝕骨化血砂，似乎不是這樣子的。」

中年文士嗯了一聲，道：「銀髯戰神容伯鄂的兒子，似乎也不該如此小器。」

灰衣人乾笑兩下，沒有答腔。

布狂風在地上瞧了片刻，忽然道：「這砂是沒有毒的，就算有毒，也決不是唐門的蝕骨化血砂。」

中年文士呵呵一笑，道：「兩位果然好眼力，不愧是當今武林俊彥份子。」

布狂風道：「布某才德庸駑，俊彥份子這四個字，實在担當不起。」

中年文士搖頭不迭，哂然道：「以公子之武功、才智，日後必然有作爲，至於容三公子，他也不弱，就只怕一念之差，把自己引進萬刦不復的淵藪裏。」

灰衣人冷冷一笑，道：「在下早有自知之明，不必唐朋友來刻意提點。」

中年文士道：「容三公子，唐某絕非存心挑剔，也不是倚老賣老，從這件事看來，你好像是有點邪門作風了。」

灰衣人道：「甚麼邪門作風？」

中年文士道：「布公子已處處忍讓，但尊駕却咄咄迫人，唐某雖然置身於局外，也有看不過眼之感。」

灰衣人冷然的道：「這算是不平則鳴嗎？」

中年文士道：「好像是的。」

灰衣人道：「瞧唐朋友的武功，他可算得上是一流好手，容某雖然不才，仍想向閣下討教幾招。」

布狂風搖頭，說道：「這件事，跟這位唐朋友全無相干，布某可不想驚動了外人。」

灰衣人道：「不驚動也已驚動了，如今說甚麼也是無用。」

布狂風道：「容兄，布某一人作事，一身當，你既是衝着我而來，又怎能讓旁人來爲我揹黑鍋子。」

中年文士兩眼一瞪，道：「布公子，你未免是太瞧扁人啦，我還沒正式跟容三公子動手，又豈知唐某必揹黑鍋無疑？」

布狂風道：「兩虎相爭必有一傷，以是兩位若然付諸一戰，無論誰勝誰負，對布某來說都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

中年文士搖頭不迭，道：「公子此言差矣，當今天下大勢亂七八糟，正是羣雄並起，邪魔處處蠢動，倘若咱們還斤斤計較，一點一滴都算得清清楚楚，將來又還有誰能力挽狂瀾於既倒？」

容三公子冷然道：「聽唐朋友之言，倒似是把容某當作大奸大惡之徒。」

中年文士道：「相由心生，善惡正邪皆由一念而起，容三公子本非邪惡，唯獨因情生妒，因妒成仇，而仇恨之火，每能燃燒他人，亦能燃燒自己，唉，此一刦數，能否避過，就要看看你怎麼去想了。」

容三公子盯着他，說道：「蜀中唐門，甚麼時候出了你這麼一個和尚般的人物來？」

中年文士答道：「我怎麼會像個和尚了？」

容三公子道：「縱使外形不像，言語間已十足十是個佛口婆心的高僧大師。」

中年文士道：「唐某只是個凡夫俗子，跟那些得道高僧相比，實在是太遠太遠了。」

容三公子冷冷道：「兵貴神速，言不在多，武器也是一樣，只要能發揮威力，一枚繡花針已遠勝鋼刀利斧。」

中年文士道：「我手裏沒有針。」

容三公子道：「却有一隻大箱子。」

中年文士問道：「箱子能不能算是武器？」

容三公子道：「高手中，任何物事皆爲利器。」

中年文士道：「利器有其形，不及隱形。」

容三公子道：「隱形武器，還能算是武器嗎？」

中年文士道：「怎能不算，而且該當算是武器中的武器。」

容三公子道：「說得輕鬆。」

中年文士道：「練却艱難，比方說一指禪，無形劍，虛無七式散手，彈指神通，夢幻千飛掌，只要把這等功夫練得出神入化，還有甚麼武器可以抵擋得住，可以比擬得上？」

容三公子道：「還有以氣御劍，飛仙

之術，更是驚世駭俗，無與倫比。」

中年文士道：「說得對極了。」

容三公子道：「但尊駕手中，還是離不開了這個大箱子。」

中年文士道：「你想看看箱子裏有甚麼武器？」

容三公子道：「看看無妨，不看也無妨。」

中年文士道：「既然無妨，那就不要看，既不要看，還是速離此地也罷。」

容三公子說道：「我若不走，却又如何？」

中年文士道：「還是無妨。」

容三公子目光一閃，忽然大笑道：「唐青湘，妳果然不愧是唐門叛逆，中原奇士！」

中年文士也笑了：「在下正是唐青湘，十年以來，一直爲唐門所棄，甚至視爲叛逆。」

布狂風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唐門十絕，叛逆爲先，唐朋友，你怎麼會爲自己惹下那麼大的麻煩？」

唐青湘道：「麻煩是有脚的，它若是來了，那麼無論是誰都趕它不掉。」

布狂風道：「我父曾說過，『越頑固，越多麻煩。』」

唐青湘道：「所以我的麻煩，一直以來都是又多又大。」

布狂風道：「人貴自知。」

唐青湘道：「但布帝一生，麻煩遠比我多。」

布狂風道：「父過子不聞，唐朋友也不要提了。」

唐青湘道：「不提就不提。」目光轉視容三公子，半晌接道：「你走罷。」

容三公子道：「此地欠佳，在下也不欲久留，只想布公子把一個人交出來。」

「紫電槍阿閃？」唐青湘目光一寒。

容三公子道：「正是阿閃。」

「阿閃！」唐青湘喟然道：「這位阿閃又有另一個綽號叫『閃電抓邪手』。」

容三公子道：「還有呢？」

唐青湘道：「他又是另一個人。」

容三公子道：「是何人？」

唐青湘道：「九節槍王展獨飛。」

容三公子的嗓子有點發乾，聲音聽來怪異之極，說道：「展槍王，他眞的好帥！」他在稱讚展獨飛，但讚來却是酸溜溜的。

唐青湘瞧着他，道：「展獨飛一貌堂堂，容三公子不是弱者，我若是慕容姑娘，也會頭疼萬分。」

容三公子陡地喝道：「你沒資格說這種話。」

唐青湘道：「只要是活人，都可以開口這樣說。」

容三公子臉色一寒，道：「你眞要找死了？」

唐青湘道：「天下間想唐某去死的人，多得不可勝數，但到現在我還是活得很好。」

容三公子道：「把箱子打開，拿出你眞正擅長使用的武器來。」

唐青湘皺着眉，道：「你眞的要看這箱子？」

容三公子道：「我要看的，其實不是箱子裏的東西，而是想看見你怎樣的倒下去。」

唐青湘嘆了口氣，道：「也罷，你瞧着好了。」

說完，他就打開了鐵箱子。

鐵箱子一打開，容三公子的臉色立刻就變了。

他怎樣也想不到，在這鐵箱子裏裝着的，竟然只是一束烏亮的頭髮。

「這頭髮是誰的。」

「慕容雪。」

「放屁！」容三公子的說話突然粗俗起來。

唐青湘道：「你就當我是放屁算了。」說完，把鐵箱子蓋上。

容三公子倏地厲聲說道：「把頭髮給我？」

唐青湘道：「給你又怎樣。」

容三公子道：「這眞是她的頭髮？」

唐青湘道：「那又有甚麼稀奇了，她很傷心，所以落髮做尼姑去啦。」

容三公子臉色蒼白道：「她爲甚麼要傷心。」

唐青湘道：「那自然不是爲了你。」

容三公子雙手握緊，額上青筋凸起，顫聲道：「姓唐的，你要老實告訴我，他們發生了甚麼事？」

唐青湘道：「你想知道，不妨去問一問旁涵。」

「旁涵？」容三公子一怔，「旁涵是甚麼？」

唐青湘道：「旁涵是一個年輕尼姑的法號，也就是你最想見的人。」

「慕容雪！」容三公子驚駭地叫。

唐青湘道：「不錯，旁涵就是慕容雪，她現在大概甚麼煩惱也沒有了。」

容三公子怒道：「誰說出了家就不會再有煩惱。」

唐青湘道：「連三千煩惱絲也剃落了，又怎會再有煩惱？」

容三公子用力地搖頭，道：「我不相信她已出家，她就算不想念我，也不會捨得離開小展。」

小展就是九節槍王展獨飛，也就是木眼鐵髮紫電槍三大神捕裏的阿閃。

「阿閃」其實也只是一個外號。

只聽見唐青湘又緩緩地說出來道：「她當然不捨得離開展獨飛，但展獨飛却已走了。」

「走了？」容三公子的聲音發抖：「這是甚麼意思？」

唐青湘道：「這意思就是說，展槍王已經死了。」

容三公子陡地呆住。

忽然間，四方八面都湧出了人。

這些人一出現，四方八面立刻就金光閃閃起來。

因爲他們都穿着金色的衣服，連靴子和武器都是金光閃閃的。

他們用金盾牌，配着鋒利無匹的金刀，從四方八面圍了上來。

唐青湘咳嗽兩聲，目注布狂風道：「你瞧，這是甚麼人來了。」

布狂風道：「是十八金尊者，阿爛陀修天刀陣。」

唐青湘哈哈一笑，道：「阿爛陀修天

刀陣？這算是甚麼玩意？」

布狂風道：「阿爛陀修，就是不怕死的意思。」

唐青湘盯着三公子，道：「這一定不是容樓中人。」

容三公子沒有回答，甚至連半點反應都沒有。

布狂風道：「他們都是西域必那寺的僧人。」

「必那寺！」唐青湘冷笑一下，道：「這些番僧從千里迢迢來到中土，有何所圖？」

布狂風道：「報仇。」

唐青湘道：「爲誰報仇？」

布狂風道：「金刀法王。」

唐青湘道：「金刀法王在五十年前，曾經大鬧中原，殺了不少江湖上成名的高手。」

布狂風道：「這十八金尊者，就是金刀法王的同門師兄弟。」

唐青湘道：「他們要報仇，對象又是誰？」

布狂風道：「是我。」

唐青湘一怔：「難道金刀法王就是給你幹掉的？」

布狂風沒有回答，彷彿已是默認下來了。

容三公子却倏地冷笑一聲，向那些藏僧說：「不管你們跟他有什麼過節，現在還輪不到你們來動手。」

其中一個藏僧站了出來，吼叫着道：「你滾開。」

容三公子瞳孔收縮，長劍忽然响起了吟嘯之聲。

他的手腕沒有動，手臂和身子也沒有動，但劍鋒却已動了，這情形實在很覺怪異。

那藏僧瞪着他，忽然道：「中原高手，果然內力不凡。」

唐青湘冷冷道：「既知不凡，還來送死嗎？」

那藏僧冷笑道：「誰勝誰負，誰存誰亡，還得一戰方可分曉。」

他這句話才說完，容三公子的劍已向他眉心要害直刺過去。

× × ×

容樓無弱者！

容三公子當然不弱，他這一劍擊出之勢，招式雖然平平無奇，但却像是雲外的風，甚至像是霧裏的幽靈。

那藏僧根本無從抵擋，眉心立刻就中了劍。

這一劍絕對致命，十八個藏僧馬上只剩下了十七個。

唐青湘撫掌微笑，道：「好一招『唐伯虎點秋香』，一點就中。」

布狂風說道：「但容兄點中的，却是個番僧，番僧又怎比得上秋香那麼嬌俏動人？」

容三公子道：「兩位的心情，倒是輕鬆的很。」

其餘十七藏僧陡地齊聲喊吶，刀光盾影綿綿不絕地撲了上來。

布狂風的劍也不客氣了，他的劍法同樣來無影去無踪，輕描淡寫地又殺了三個藏僧。

唐青湘則以鐵箱子作爲武器，一個藏僧以爲可以用金盾將鐵箱擋住，誰知箱、盾相碰之下，金盾就彷彿是用紙糊出來似的。

只聽見「喀」的一聲，金盾給鐵箱子砸扁下去，藏僧登時給這一撞之力震得七竅流血而死。

容三公子冷冷道：「這樣的飯桶，也配來到中原興風作浪嗎？」手中長劍一輪急攻，又有兩名藏僧栽倒下去。

但就在這兩名藏僧倒下去之際，容三公子眼前倏地亮起了一道銀光。

銀光亮如雪，並且弧形般向容三公子迎面罩了過來。

容三公子是容樓中人！

容樓無弱者！

但這一道銀光的出現，却還是使他大感驚異。

所有番僧都是金衣金盾金刀的，怎麼會忽然有這道銀光湧現出來。

就在這刹那間，他忽然看見了一張雪白的臉。

銀光在動，這張臉也在動。

銀光燦爛，臉兒却令容三公子爲之呼吸窒息！

「慕容雪！」他突然興奮地叫出這三個字，但叫聲甫落，銀光也已罩住了他的臉，擋住了他的視綫。

「容兄小心——」布狂風倏地喝叫着道。

但遲了，容三公子在一片銀光幻影之中，腰間突然感到一陣奇寒，直沁骨髓。

銀光終於撤走，但一道血泉，却從容三公子的腰間直標出來。

十八個番僧之中，忽然有一個完全變了模樣。

原來這番僧居然是個婀娜多姿，美艷不可方物的絕色佳人。

在銀光迎面飄來之際，容三公子驀地瞥見了她這張美麗的臉。

當時，他以爲是慕容雪來了。

可是，等到銀光撤掉之後，他才發現這張臉只是酷似慕容雪，却不是眞的慕容雪！

那是一個和慕容雪同樣美麗的女人！

× × ×

容三公子忽然重重地在咳嗽，臉上的血色漸漸褪得乾乾淨淨。

他凝注着這個女人，盯着她身上所披的一襲披風。

銀披風。

「妳……妳不是慕容雪……」容三公子的聲音聽來又是絕望，又是驚怒。

披着銀披風的女人淡然道：「原來我的樣子，很酷肖慕容小姐嗎？」

容三公子慘然一笑，道：「沒有七分，也最少像了一半。」

披着銀披風的女人道：「我們之間，誰好看一些。」

容三公子道：「慕容雪的心腸善良，妳根本不配和她相比……」

披着銀披風的女人眨了眨眼，道：「幸好我也不想跟任何人相比，慕容雪就是慕容雪，我就是我。」

容三公子喘息着，半晌才叫道：「妳是誰？」

（未完・廿六）

中篇武俠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劍中劍

（續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老大挾着酒肉道士從右手洞窟進入洞內，而狄少青、華惜春、嚴娟娟跌落洞窟之後，便被兩個漢子用布袋裝着交給石洞內一個叫玄陰叟古崇智，住在這石府內還有他兩個弟子田化龍、薛世昌。錢老大等人同時進入石府內，酒肉道士叫狄少青用師門「紫陽指」純陽眞氣協助錢老大，破解他的玄天掌，將他們師徒三人制服，相詢之下，才知道下毒的不是玄陰叟，他也中毒被人幽禁在黑谷內當一名谷主，由他帶去另一石洞內找到黑谷的主人，他原來是失踪匿跡已久的使毒能手西門康，他的「綠毒」難不到酒肉道士和錢老大，他們長驅直入……

玄天掌凌厲　中者變冰人

錢老大貪婪的看了一眼，嘻嘻笑道：「古老哥，咱們早已講好了的，見者有份，你可不能賴帳！」

玄陰叟怒喝一聲道：「西門康，你把老夫看成何等樣人？古崇智豈是萬兩黃金就能收買的人麼？」

錢老大朝他擠眉弄眼，小聲說道：「古老哥，不要白不要。」

西門康目光一抬，冷笑道：「至於二位，既然駕臨敝府，又通過了兄弟略有佈置的毒徑，而能安然無恙，進入兄弟石府，也是江湖道上所僅有，兄弟也薄有奉贈，以酬高誼……」

「嘻嘻嘻……」錢老大聳着肩樂得笑出聲來，說道：「這回錢老大小鷄跳進白米缸裏來了，不但古老哥的萬兩黃金，見者有份，另外還有一份見贈，這眞是太好了。」

西門康只是微微一笑，又舉手擊了兩掌，只見兩名綠衣少女聞聲走出，手中各自捧着一隻雕刻精細的小木箱，一直走到几前，把木箱放下，才自退去。

西門康舉手揭開了兩隻箱蓋，裏面同樣都是珠光寶氣的珍寶！一面含笑道：「張道兄，錢老哥二位意下如何？」

錢老大喜形於色，大聲叫道：「酒肉道士，快些過來看呀，這是毒鷹西門康老哥送給咱們的呢！」

酒肉道士自顧自捧着酒罐喝酒，口中迷迷糊糊的連說了兩個「好」字。

狄少青忍不住道：「西門老哥，這些珍寶，不知如何來的？」

錢老大道：「有珍寶就好，你小兄弟就不用多問了，自古以來，只要是珍寶，上面多多少少都有着血腥氣，這些珍寶自然也免不了染上血腥，善良老百姓的血，貪贓枉法官吏的血，江湖保鏢拚了命的血，你只要不去聞它，就一點事也沒有，鬧出來了，事情也就大了。」

「不錯！」西門康冷冷一笑道：「錢老哥知道就好。」

「自然知道，自然知道。」錢老大聳着肩，沒命的點頭，接着問道：「只是小老兒想問一句，這些珍寶上，不知有沒有小老兒朋友的血，如果有，小老兒可就不敢拜領了。」

西門康道：「錢老哥的朋友，不知是什麼人？」

錢老大道：「小老兒的朋友，上從皇帝老兒，嘻嘻，我在皇宮裏作客，自然是皇帝老兒招待的人，所以我也算他是朋友，下來嘛，就是江湖朋友了，有名門正派的人，也有下五門的朋友，三教九流，無所不交，一時也數說不清，不過小老兒說的，只是流血死去的朋友，那也不少，就像……」

他搔搔頭皮，思索着竟然說不出來。

西門康沉聲道：「是些什麼人？」

「我朋友中間，血染珍寶的算起來可也不少。」

錢老大扳着手指說道：「就像……嗯，拿近兩年的說吧，八卦門的姚子清，他娘舅是我小老兒的堂表兄弟，還有鐵指綿掌岳維峻，他第二房媳婦是小老兒遠房兄弟的乾女兒，這些算是一表三千里的親戚，不算也罷，還有褚斗星，他師父是小老兒的朋友，那年，小老兒喝了酒沒有帶錢，酒店老板硬是不肯掛帳，小老兒却非掛不可，結果，就是他給小老兒會了帳，還有……」

「哈哈！」西門康突然大笑起來。

錢老大怔得一怔，說道：「小老兒還沒說完呢！」

「不用說了。」西門康冷冷的道：「你大概還要說武當乙青子是你乾兒子的師父吧？」

「對，對！」錢老大湊着笑臉問道：「西門老哥原來也知道？」

西門康臉色陰沉，詭笑道：「這麼說，錢老哥也是劍盟的人了？」

「那倒不是。」錢老大道：「劍盟是他們幾個門派合組了找人的，丟了人總得找，小老兒是自己湊熱鬧，聽說一二十家鏢局丟了上千萬的銀子，小老兒若是找得到一點零頭，就可發了大財。嘻嘻，所以小老兒是找銀子來的。」

西門康大笑道：「錢老哥這可找對了地方。」

錢老大睜大雙目，喜形於色，伸長脖子，問道：「就在黑谷？」

西門康沉笑一聲，說道：「不錯，這批銀子，加上珍寶，就存放在兄弟這石府之中。」

「眞的？」錢老大不覺高興得手舞足蹈的道：「那……那太好了，小老兒只要十分之一，就可富甲一方了，錦衣玉食，後半輩子……」

西門康沒待他說完，陡地石腕一振，一點血紅的指影，望他咽喉點去。

「血影指！」華惜春驚叫聲中，倏地抬腕發劍，一道銀虹，斜劈而出。

「砰！」錢老大一個人直挺挺的往後便倒，但倒下之後，又骨碌一個翻身，爬了起來，叫道：「西門老哥好厲害的一指，差點要了我的老命。」

西門康看了華惜春一眼，嘿然說道：「小姑娘，妳如何認得老大使的是『血影指』？」

華惜春臉凝寒霜，長劍一指，冷然喝聲道：「西門康，你十五年前可曾到過北嶽？」

西門康道：「老夫去過。」

華惜春又道：「普天之下煉成『血影指』的人不多吧？」

「豈止不多？」西門康沉笑道：「大概僅祇老夫一人而已！」

「這就好！我問你……」華惜春切齒道：「當年在通元谷結廬養病的一位儒生，和你何怨何仇，你竟用『血影指』把他害死？」

「你是說華山商子樵的弟子華風藻？」西門康目光森綠，注視著華惜春，問道：「唔，妳是他的什麼人？」

華惜春說道：「我就是他的女兒華惜春。」

「妳果然不姓單！」西門康冷森的道：「華風藻的女兒，這就對了，好，老夫不妨告訴妳，華家有一方世代相傳的溫玉，放在懷裏，可以不懼『玄冰眞氣』，老夫當年爲了要去找古老兒（玄陰叟），聽說妳爹練功入岔，在潛龍雙泉養病，趕去元谷，向他商借溫玉，三月之後，即可歸還，那知妳爹一口拒絕，雙方說僵了，妳爹原只左臂不能動彈，右手居然點出一記『穿雲指』，老夫也還了他一記『血影指』，這有什麼不對？」

（恒山通元谷有潛龍雙泉，兩泉相距只有尺許，泉水入口，一樣冰涼入骨，但味道甘苦不同，據說，飲甘泉可治內臟諸病，飲苦泉却可治皮膚，通經絡，十分奇效。）

玄陰叟聽得暗哦一聲，忖道：「他取到了萬年溫玉，才去找自己，此人果然處事謹慎，心機極深！」

華惜春道：「你自己承認了，血債血還，你納命來吧！」長劍一舉，正待出手！

「小兄弟，慢點！」錢老大急急喊道：「妳找到了殺父仇人，那就好辦，只是這位西門老哥，還有許多公案未了，要動手，也該把大家的事兒全攤開來再說。」

「哈哈！」西門康大笑道：「你還沒弄清楚，兄弟已經全弄清楚，失陪！」

雙足突然一頓，一個人忽然像土行孫一般，朝地下鑽了下去。

好，只不過一句話的工夫，他人業已不見，他鑽下去的地上，依然平整無缺，看不出一絲痕跡！

就在大家注意西門康失踪的同時，身後四扇廳門，也悄無聲息的關了起來。

玄陰叟口中輕「哼」一聲，說道：「這老匹夫居然逃得這般快法！」

嚴娟娟咦道：「四扇廳門怎麼關起來了，這廳上的機關只怕還不止這些呢！」

錢老大道：「女娃兒，你不用急，有酒肉道士在，就是玉皇大帝在凌霄寶殿，裝了機關埋伏，都不怕找不到出路。」

嚴娟娟回過頭去，目光轉動了一下，叫道：「老人家……」

錢老大低着頭，蹶起屁股，正在看着西門康失踪的那塊地上，大聲道：「妳窮嚷個什麼勁，我老人家正在研究他如何鑽下去的，別讓酒肉道士一口道破了，就沒意思。」

嚴娟娟道：「老人家，酒肉道長也不見了呢！」

經她這一嚷，大家不由一齊轉過頭去，方才蹲着倚在抱柱邊上，努力灌酒的酒肉道士，這回果然也不見了踪影，只留下了一個空酒罐，還在那裏！

這下瞧得錢老大也傻了眼，他弄不清酒肉道士是跟着西門康鑽到地底去了，還是他喝醉了酒，一不小心，被翻板一類埋伏，翻了下去。

一時搔搔頭皮，說道：「這臭道士只知道喝酒，不理會這是什麼地方，不管如何，總該出聲通知咱們一聲，現在好了，剩下我這半個賽魯班，要摸索了半天，才打得開廳門。」

廳門關上不久，廳上四角四盞慘綠的流蘇宮燈和中間那盞倒掛蓮花燈，也漸漸黯淡下來，終於熄滅了！

整個大廳上，剎那之間，變成了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

五人之中，內功自然要數玄陰叟最爲深厚，其次是錢老大，他們都有幾十年的功力，狄少青年紀雖輕，練的却是玄門正宗「純陽眞氣」，是個平日都目能夜視的人；但在這山腹地底，沒有一絲天光，自然也見不到四周景物了。

錢老大是一個最機警的人，他當眞比老鼠還精，一看廳上燈光全熄，立時就想到了甕中捉鼈，大廳石門業已關上，再加上燈光驟滅，這是敵人偷襲的好機會，黑暗之中，敵我難分，豈不是予人以可乘之機？

他心念一動，懷裏雖有千里火筒，却並不取用，匆忙之間，他早已看準玄陰叟站立的地方，這就以「傳音入密」叫道：「古老哥，快退過來。」

一面又回頭朝狄少青叫道：「小兄弟，你和兩個女娃兒快過來。」

玄陰叟依言後退，到了錢老大身邊，狄少青也一手拉一個拉着華惜春、嚴娟娟的手，迅快走到了錢老大身旁。

玄陰叟以「傳音入密」說道：「錢老哥有何見敎？」

錢老大也以「傳者入密」朝他說道：「目前情勢緊急，廳門已閉，燈光一滅，須嚴防敵人乘機偷襲，咱們如不聚在一起，敵我難分，就極易被對方所乘，現在，咱們先在廳上站一個五方陣勢，大家面向外立，才能抵禦從各方向襲來的敵人，第二，那西門康外號毒鷹，又娶了唐門一個姪女爲妻，唐門以毒藥暗器馳譽江湖，唐門最厲害的暗器，一向傳媳不傳女，但唐門的一般暗器，也比江湖上的毒藥暗器要厲害得多，咱們不可不防。」

他對玄陰叟說過之後，又跟狄少青說了一遍，再由狄少青以「傳者入密」轉知了華惜春、嚴娟娟兩人。

錢老大在說話之時，早已用手拉着大家在廳中間一丈方圓，佈成了一個圓形的陣勢。

他這佈置是以玄陰叟面向大廳北首，（那是敵人可能從後面衝出來的正面），東首是華惜春，東南首是錢老大，面向廳門，（他把華惜春夾在玄陰叟和自己之間，是防備華惜春萬一不敵，有自己和玄陰叟可以支援掩護）西南首是嚴娟娟，西首是狄少青。（嚴娟娟是五人之中功力最弱的一個，安置在他和狄少青之間，也是防萬一不敵，可有自己和狄少青支援掩護之意。）

果然不出錢老大所料，就在大家集中一起，佈成陣勢的同時，大廳四周响起了一陣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迅速佈散開來，人數少說也有七八個之多。

衣袂飄風之聲，居然極其輕微，可見這進入廳來的人，武功何等高强了。

錢老大立卽暗以「傳音入密」分別朝狄少青、華惜春兩人說道：「小心，有人來了！」

話聲甫落，黑暗之中，劃過一道慘綠的燈光，那燈光比閃電還快，從衆人頭上一閃而沒！

燈光劃過，塲中五人，當然全被照到了，但剛才進來的人，他們已經隱伏四周，他們自然經過毒鷹西門康特別指點，早已隱伏下來，大廳有的是抱柱、椅几，足夠他們掩蔽。

因此，燈光一閃，錢老大等人，全都暴露在燈光之下，而進入大廳的人，却一個不見！

不，玄陰叟、錢老大、狄少青三人，目能夜視，方才若無一點燈光，看不清周遭物事，凡是能夜視的人，只要有一點火星，就可以看得見了，因此燈光雖然一閃而沒，而且照的只是大廳中間，他們對大廳四周黑暗之處，依然可以一目了然，看清對方存身之處。

所以燈光這一閃，可以說敵我雙方，都已明瞭了對方存身之處。

燈光乍滅，也正是雙方攻防爆發的訊號了！

玄陰叟雖沒有看清他對面（大廳上首）的敵人是誰？但已看到了正有兩人隱伏在上首一張高背黑石椅的後面，這時豈容這兩人躍出來向他偷襲，一聲不响，右手一揮，就是一記「玄天掌」朝石椅拍了過去。

「玄天掌」奇寒無匹，比「玄冰掌」還要冷上十倍，它無須擊中人身，只要掌風掃過之處，就可凍得令人窒息！

他這一掌可說是大廳上敵我雙方中最先出手的第一掌了！

隱身石橋後面的兩人，燈光乍沒，堪堪縱身掠出，「玄天掌」寒冰般的掌力，已然像一團凍雲，湧了過去。

兩人中有人「啊」了一聲，就沒再出聲。

另一個發出機伶的嘿聲，喝道：「是玄陰老兒麼？」

「砰」！他舉掌硬接，兩股掌力乍然一接，發出一聲震响，那人却已閃身橫移出去。

玄陰叟但覺對方這一掌，堅實如同有物，居然被他接了下去，心中不禁暗暗吃驚，忖道：「此人能接下自己一記『玄天掌』，應該是武林大大有名的人了，這人會是誰呢？」

兩個人，只有一個硬接了玄陰叟一掌，迅速朝橫裏移開，那麼還有一個呢？不用說那發出一聲驚「啊」的人，已經全身凍住，僵死過去了。

就在玄陰叟發掌先後之間，隱伏四周

的敵人也緊接着紛起發難，劍影刀光，朝五人立身之處撲攻過來。

華惜春早已長劍當胸，全神貫注凝視着前方。（她的前方是大廳的正東首，因爲五個人像梅花瓣一般，分作五個方向，面向外立，每一個人只要防範一個方向就可。）

這時突覺有一股金光劈風之聲，迎面襲來，一時那還和他客氣，長劍一展，使出「靈飛九式」中的「飛雲出岫」，「噹」的一聲，撥開對方兵刃，唰的一劍，斜刺而出。

她這長劍一撥，才發覺雙方使的好像是一柄勢道極爲沉重的厚背刀，若非自己使的是「靈飛九式」，招式變化奇妙，善使功勁，這一招幾乎就吃了大虧！

那人使的是一柄厚背金刀，和華惜春長劍乍然一接，發現華惜春劍上力道，不如自己，心中方自一喜，但就在他一喜之際，陡覺自己刀上勁力無形消失，對方一點劍風已刺到自己脅下，這下不由大吃一驚，暗道：「這是什麼劍法？」

要知雙方黑暗之中動手過招，全憑聽覺和觸覺，所謂聽風辨位是也，差幸他一身武功，原極高强，匆忙之間，急急吸氣後退，才避過了華惜春的一劍。

那人似是被華惜春這一劍所激怒，口中「嘿」了一聲，欺身疾進，厚背金刀呼的一聲劈了過來。

華惜春耳聽八方，不用想就知對方這一刀是來劈自己的右臂，她身形略轉，堪堪避開刀勢，長劍還未出手，敵人的刀鋒忽然劈到面門，也不知對方是繞那個方位劈來的？

一時心中也大爲驚凜，知道這進入大廳來的人，無一弱手，身形閃動，避招還招，長劍隨着出手，一記「飛花隨水」，緊接着「飛星入戶」，把「靈飛九式」源源展出。

那人不但刀法純熟，身形也隨着刀勢飄忽不定，刀刀俱是進手招式，記記刀風如濤，勢道兇猛！

華惜春「靈飛九式」，身形同樣飛旋不定，劍法更是奇奧莫測，這一運劍如風，有如鷹翔集刺，硬把對方絆住！

但她吃虧在對敵經驗不足，又在黑暗之中動手，「靈飛九式」有許多招式，都要飛身刺擊，看不清楚對方人影，就無法施展，不然，憑「靈飛九式」，曠世無儔的劍法，任你武功再高，也早已屈居下風了。

玄陰叟左首是狄少青，燈光閃過，就有兩個人疾撲過來，一個使的是掌，風聲一颯，人已到了面前，一隻無聲無息的手掌疾如魅影，一下印到了身前。

另一個使的是劍，兩人雖是同時撲來，但身法似是沒有使掌那人快速，但人還未到，一道銳利的劍鋒却也急襲而至！

狄少青左手振腕一指，迎着對方第一個人的掌風點出，長劍一圈，也不去理會對方刺來的長劍，只是身隨劍走，在方圓數步之間，連接劈出了七八劍，也連轉了七八個圈，劍勢登時佈了開來，森寒劍風，漸漸凝成了一道劍牆。

第一個使掌的人，手掌堪堪印到，陡覺一縷疾風，像雷公鑽一般，一下擊中他的掌心，這一擊，幾乎如中雷火，口中駭然尖叫道：「紫陽指！」

他這一開口，錢老大立時聽出來了，急忙叫道：「小兄弟，他是錦衣雙衛笑彌勒秦青雲，你當心他的『袖裏印』！」

狄少青朗笑一聲道：「老哥哥，只管放心，這兩個人已被我圈入在劍下了。」

錦衣雙衛，在武林中算是首屈一指的頂尖高手，他居然說出被他圈入在劍下，這口氣未免太託大了！

笑彌勒的「袖裏印」，是他成名絕技，掌而稱「印」，可見這功夫一定出之西域，乃是密宗神功之一，但他這一記「袖裏印」却幾乎被狄少青玄門純陽眞氣所凝聚的「紫陽指」震散，一條右臂，被震得麻木了半响！

一時不禁兇心大發，口中陰嘿道：「好小子，你倒會冒大氣！」

左手一掄，接連劈了兩掌，以笑彌勒的功力，這兩掌又是在怒極之後才出手的，威力之强，自然非同小可！

那知掌風出手，他就感覺有些不對，因爲自己劈出去的掌風，劈出去不過四五尺光景，就被一道奇强的森寒劍氣擋了回來，竟然劈不出去了！

這下可敎笑彌勒大吃一驚，心想：「難不成自己眞會被這小子圈入在他的劍下了？」

他自然不會相信，猛一提氣，雙臂一伸，發出一陣格格暴响，雙掌連環向左右劈擊出去。

這是他使了全力劈出的掌力，數十年來，他從未用過這麼大的力氣，何況連環發掌，雙手一連劈出了七掌之多，就是尺許厚的石牆，大概有兩記掌風，也該被衝破一個大缺口了。

那知掌風出手，四面强勁得像鋼指一般的劍風，依然把他七記掌風，全數擋了回來，只是在他周圍數尺，像狂濤般的飛捲，幾乎把他整個人都吹了起來，却沒有一記掌風能突破這堵森寒的劍氣牆。

另一個使劍的人，也在拚命的發劍，朝四周亂砍。

凡是被派到進入大廳來的，當然是江湖上的頂尖高手了，使劍的人，至少也有二三十年劍上造詣，但他劈出的長劍，就是無法遞出五尺，劍法自然施展不開，所以只有向四周亂砍了。

狄少青一來是因左首嚴娟娟之武功較弱，未來如今已經毋須再隱蔽自己身份，是以一上來就施展出師門絕學「劍中劍」來，在五尺之內，佈成了一道縱橫交織的劍氣，不論你過來多少人，都可以把你圈入在劍氣之中，讓你衝不破，出不去，這樣就可以使嚴娟娟不用出手了。

笑彌勒「袖裏印」受創，「連環七掌」無功，心頭不由大爲驚駭，驀地想起一個人來，大聲喝道：「你是三元眞人的門人？」

錢老大嘿的笑道：「秦老三，你到現在才知道？」

原來撲到錢老大身前的是一個使外門兵器龍頭奪的人，此人功力深厚，第一招就使出「龍門擊浪」，奪勢沉猛，迎面擊倒。

錢老大究是老江湖了，一聽風聲，就

知來人使的是外門兵刃，黑暗之中，雖看不到對方使的是何種兵刃，低嘿了聲說道：「你老哥這般賣力，那是爲了什麼？反正大家都看不清楚，你馬虎點又有什麼關係？」

口中說着，人已從對方奪下忽然鑽過，伸出三指，去扣他脈門。

那人驟遇怪招，却不慌亂，沉腕一截，龍頭奪突然上挑，擊向錢老大面門。

在這電光石火之間，錢老大左手忽然摸到了他脅下，在他膈肢裏抓了一把。

那人大喝一聲，龍頭奪接連揮出三招，攻得風聲呼呼，極爲凌厲，他是怕被錢老大掩近身去，所以忙把身前左右都封住了。

錢老大口中「咦」了一聲，低低的笑道：「你老哥原來不怕癢。」

這句話剛出口，就聽到笑彌勒喝出：「你是三元眞人門下？」他接口說了句：「秦老三，你到現在才知道。」

但這句話才說完，突聽又有一道輕微的衣袂飄風聲撲了過來，響起一個深沉的聲音喝道：「姓錢的，老夫正要找你！」

「嘶」的一聲，一縷爪風直抓過來。

錢老大嘻的笑道：「冷老二，原來是你。」

這人不用說是錦衣雙衞的老大冷金華了。

他入廳之後，首先朝玄陰叟撲去，仗着功力深厚，硬接了玄陰叟一記「玄天掌」，便自向右躍退，但玄陰叟的左首是狄少青，一動手就展開了師門「劍中劍」絕學，劍氣如牆，擴及一丈方圓。

他自然識貨，不願輕攖其鋒，正好聽到錢老大的聲音，就聞聲撲了過來。

本來在狄少青和錢老大的中間，還有一個嚴娟娟，因狄少青怕嚴娟娟武功較弱，進入大廳來的又都是高手，才把劍氣橫展過去，連嚴娟娟一起護住了，所以冷金華越過狄少青的劍牆，就到了錢老大右首，人還未到，一記「搜魂鬼爪」，已經先人抓到。

錢老大滑溜得很，一低頭便閃到使龍頭奪的那人身後，低聲道：「冷老二排起來還是我小老兒的老二，我不好和他動手過招，你老哥給我擋一下吧！」

右手一下托在使奪那人的右手關節上，往前推去。

那人冷不防錢老大會有此一着，右手龍頭奪果然「呼」的一聲，往前打去。

錢老大一鬆手，低笑一聲道：「謝謝你。」

那人聽了大怒，霍地轉身，奪勢往後橫掃過來。

錢老大早已一弓身，從地上左首鑽了出來，閃到冷金華身邊，低聲道：「老二，他使的是什麼兵器？如此兇猛，你給我招呼他。」

口中說着，人已從冷金華身後閃出，雙手連使了幾記怪招，一回攻向使奪的，一回又攻向冷金華。使出來的招式，一回摟頭蓋頂，一回搥肋搗胸，一回摸脈門，一回按穴道，身子鑽來鑽去，忽拳忽掌，忽劈忽戳，把拳法、點穴、擒拿，全使出來了，紛然雜陳，使人不可捉摸。

逼得冷金華和那使奪的人，連聲怒吼，兀自找不到他的人在那裏，使的是什麼路數？只好閉了全身穴道，和他像捉迷藏般追逐攻擊。

大廳上大家正在摸黑拚搏，各自仗着聽風辨位，和對方的人厮殺。

只有站在大廳上首，面向北方的玄陰叟（山腹中不辨東西南北，但以大廳來說，面向上首姑以朝北稱之）一個人孤零零的，却沒人和他動手。（方才撲去的兩人，一個被「玄天掌」凍僵了，一個是冷金華，和他接了一掌，就避開了。）

此時，忽聽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在大廳四周響起。

從這一陣衣袂飄風之聲聽來，人數顯然不少，至少也有一二十名之多！

也可以從這一陣衣袂飄風之聲，聽出這一批進入廳來的人，身手比第一批六人要差得多了。

因爲第一批六人進來之時，衣袂飄風之聲極爲輕微，這回入內的每一個人，都風聲颯然，就顯示出他們輕功造詣不如先前六人了。

玄陰叟正好沒有人和他動手，這一聽到有人增援，大批湧入廳來，那還猶豫，口中大喝一聲，雙手齊發，一向右劈，一向左掃，兩股「玄天掌力」，像波濤般捲撞出來。

「玄天掌力」奇寒無比，何等厲害，只要被掌風邊緣掃中，立可冰凍三尺，水不揚波，人是血肉之軀，脈絡如同江河，一旦熱血成冰，給凍結住了，人也就隨着僵凍而死了。

「玄天掌」奇寒冷凍之氣，除了內功已臻上乘境界，寒暑不侵，還差可擋上他一二掌，普通武士，武功雖高，却無法擋得住他一掌。

這回掌風出手，立時聽到有人發出驚「啊」之聲；但「啊」聲出口，就被冰寒之氣給凍住了，是以只「啊」了半聲，就沒有了，緊接着就是一陣五六聲「砰」「砰」重響，倒向地上，好像這五六聲摔倒下去的並不是活人，而是笨重的鐵人！

人就算最高大肥重，摔倒地上，發出來的聲音不會如此堅實，這是因爲這五六個人被「玄天掌」冷凍成了堅硬的冰人，所以連聲音也不同的。

就在玄陰叟發出「玄天掌」的同時，東首的華惜春頓時感到有三四個人疾然欺近，圍了上來，三四件兵刃，交相襲到。

西首的狄少青已經展開了「劍中劍」，一丈方圓，劍氣瀰漫，衝上來的人，一下就如入五里霧中，除了身前劃過一道道森寒的劍風，連這發劍的人在什麼地方，都摸不着邊際。

這幾個人就是這樣糊裏糊塗的被困住了。

衝到錢老大身前的也有四五個人，但他們才衝到大廳南首，冷金華就冷冷的喝道：「你們都給老夫站開去，別碍了老夫手腳。」

原來方才和錢老大動手的那個使龍頭奪的人，也早經冷金華喝住，退後幾步，站在邊上了。

只聽衝過來的四人當中，有人陰冷說道：「閣下口氣不小，究竟是什麼人？」

這人一開口，就可以聽出他是霍天來

手下婁良的口音。

瘦金剛冷金華和錢老大纏鬥了半天，佔不到絲毫上風，心頭正在惱怒之時，聞言更是怒不可遏，大喝一聲：「你老祖宗是瘦金剛……」

話聲甫出，一記「搜魂爪」，朝婁良抓了過去。

婁良身爲南北武館總館教練，武功極高，但如何擋得住瘦金剛的成名絕藝「搜魂爪」？何況又在黑暗之中，既看不到，又毫無準備，口中慘叫一聲，往後便倒。

就在此時，突聽「砰」「砰」兩聲，中間兩扇廳門，被人撞開，當先衝進來的是一個一手執着火筒，一手仗劍，一臉俱是焦灼之色的紅衣少女。

她就是大鬧北山第一樓的裴小霞，她身後還緊跟着兩個人，一個是臉色白淨，中等身材的人，他，正是江南武館總館石子信。另一個則是周友成。

裴小霞衝進大廳，因爲廳上黝黑如墨，刀光劍影，交織如網，心頭焦急，看不清楚面貌，（是她剛衝進來之故）美目流盼，就大聲叫道：「大家快快住手，狄大哥，你快點出來，這廳上已經散佈了『無形奇毒』，不出半個時辰，大家都會中毒無救……」

因她心急狄少青安危，喊聲又尖又响，是以所有人都聽到了。

只聽一個婦人聲音從廳上飄送過來，冷喝道：「小霞，妳快退出去，這裏的事，不許多嘴。」

裴小霞聽得一怔，臉現驚奇之色，失聲道：「會是娘，娘你怎麼會……」

那婦人聲音又急又怒的道：「妳快出去！」

大廳上正動手的人，已經自動停了下來。

廳上因有裴小霞手中那支火筒的火光，雙方的人，也自然都看清楚了。

除了錦衣雙衞，使龍頭奪的江南武館館主金鷹金聲望，使劍的是總教練霍天來，其餘狄少青認得的如瞿凌霄（江南武館南山堂主）、席勝衣、鮑叔寒。

已被玄陰叟「玄天掌」凍僵的人中，有胡在田（龍門堂主）、言柏春、張振宇、馬樹椿等人，還有十幾個從未見過的，敢情是南北武館的人。

看情形南北武館的人，這次好像傾巢而來，全出動了！

狄少青感到不解，這些人何以全都趕來了黑谷，就算要對付自己幾個人，也用不着把南北武館的人全體出動？

裴小霞沒理會她娘的喝聲，只是一臉焦急叫道：「狄大哥，狄少青，你快出來，再遲就來不及了……」

婦人聲音喝道：「小霞，妳還不快些走？」

廳上敵我雙方的人，都是老江湖了，聽她們女兒叫狄少青快出去，做娘的又連聲催着女兒快走，顯而易見這大廳上定然有着極厲害的埋伏無疑！

總館主事前既未說明，把南北武館所有的人都調集到這裏來，豈非有意要大家來陪葬的？

這是一石二鳥之計！

金聲望因瘦金剛要和錢老大動手，喝令他退後，他本來就站在大廳門口不遠，此時一想情形不對，第一個雙脚一頓，一團人影，以極快身法，朝門外掠出。

他這一退，南北武館的人就紛紛奪門而出，向大天井（形如天井）掠去。

他們不動倒也無事，這一紛紛掠起，各人功力不同，有的已經掠出天井中央，有的堪堪掠出廳門，就聽到一陣連續的「砰」「砰」之聲响處，一個個跌倒地上，再也站不起來。

瘦金剛冷金華，笑彌勒秦青雲早聽到裴小霞說的話，他們還算鎭定，並未隨同大家退出廳去，此時看到衆人紛紛跌倒，果然是中了劇毒，不覺心頭大怒。

冷金華突然身形一晃，探手就一把扣住了裴小霞的脈了，回首喝聲道：「唐夫人，老夫早已知道裴成康就是毒鷹西門康，但他不該不分敵友，企圖把咱們一網打盡，在廳上散佈無形奇毒，老夫不爲已甚，妳女兒在我的手中，妳總看到了，解藥呢？」

裴小霞右手被扣，尖叫道：「你放開我！」

那婦人聲音喝道：「冷金華，你還不放開我女兒？」

冷金華沉笑道：「解藥呢？」

就在此時，只聽有人接口笑道：「冷金華，無形劇毒的解藥，只有在未中毒前，預先服用，才能辟毒，中了毒，是無藥可解的了。」

聲音來自地底，冷金華喝道：「你是酒肉道士。」

「砰」的一聲輕响，右首一根抱柱旁，一塊石板彈飛而起，一道人影，跟着冒起，那正是滿身酒氣的酒肉道士，他左手已挾着一個人，那是毒鷹西門康。

裴小霞掙扎着急叫道：「娘……」

婦人聲音氣憤的道：「小霞，都是妳壞了大事。」

酒肉道士笑嘻嘻的道：「你以爲廳上安裝了數萬支唐門化血毒針，可以把大家一齊解決，妳以爲投鼠忌器，這一毒針，壞在你女兒手裏，哈……妳按一下機關試試看？」

錢老大道：「酒肉道士，是你把機關毀了？」

酒肉道士聳聳肩，笑道：「不然，我跟他（指西門康）下去做什麼？要從翻板下去，找到這隻毒鷹，可着實花了我道爺一番工夫呢！」

冷金華扣着裴小霞手腕不放，沉聲道：「唐夫人，酒肉道士說的可是眞的？」

廳屏風忽然移開，走出一個花白頭髮的婦人，她自然是西門康的妻子，四川唐門上代老莊主的姪女兒，只聽她冷冷的道：「你放開我女兒，我給你們解藥。」

冷金華喝道：「妳先把解藥交給我老二。」

笑彌勒聞言就迎着老婦人走去，道：「唐夫人，解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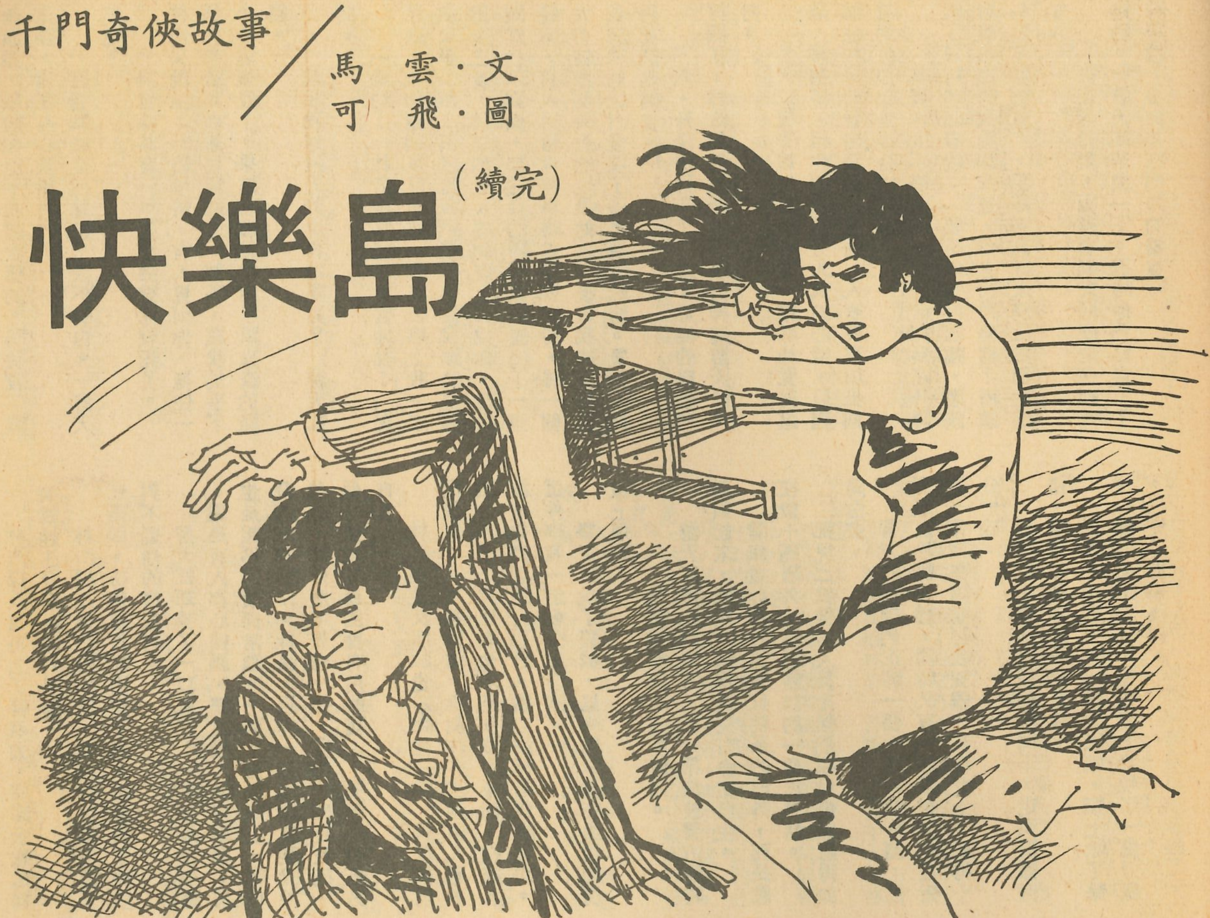
他「呢」字還沒出口，口中忽然「咦」了一聲，身子突然搖了兩搖，砰的一聲倒了下去。

唐夫人臉上飛過一綫冷峻的笑意，忽然搖搖頭道：「小霞，妳應該可以掙得脫了。」

千門奇俠故事

快樂島（續完）

馬雲·文
可飛·圖



裴小霞聞言右腕用力一掙。

冷金華口中冷嘿一聲，右手突然使勁，使出了「搜魂鬼爪」。

他這時業已發覺不對，拚着最後一口氣，把全身力道都用到了「搜魂鬼爪」之上，裴小霞口中嚶了一聲，一個身子軟軟的倒下去。

冷金華也用出了最後的力道，身子一歪，跌倒下去。

唐夫人大吃一驚，她雖然已算定冷金華中毒已深，快倒下去的人了，却沒料到瘦金剛的修爲勝過笑彌勒甚多，臨死還能發出「搜魂鬼爪」來，這時一見女兒跌倒，心頭又驚又急，一步搶到裴小霞身邊，雙手抱住她嬌軀，急得流下淚來，叫道：「小霞，你做什麼？」

裴小霞一張桃花臉上，一瞬間變得了無血色，雙目神光也顯得呆滯了，咀唇翕動，氣息微弱的叫道：「娘，女兒……只怕不成了，我……心裏空空的，好像……快要……斷了……娘……我求求你……狄大哥……他中了……毒……」

唐夫人道：「小霞，你快別說話，妳不會有事的。」

裴小霞眼中流出淚水，顫聲道：「女兒……知道……眞的不成了，娘……狄少青……」

她念念不忘的只是狄少青。

周友成是跟着她來的，也是他給她去報的信，這時看她這般光景，心頭一酸，大聲叫道：「狄老弟，裴姑娘是我去找來的，她已經危急了，你還不快過來看看她呢。」

狄少青俊臉一紅，只得走到唐夫人身邊，說道：「小霞，我沒中毒，你安心養傷，不可說話了。」

裴小霞看到狄少青，她眼中有了光采，說道：「狄大哥，你眞的沒事……」

狄少青點點頭道：「是眞的，我們都先服過了解藥。」

裴小霞雙頰忽然紅了，紅得像胭脂一般，望着他低低的道：「狄大哥，我心裏空空的，身子好像要飛起來一般，你……抱抱我好嗎？」

唐夫人眼中不住滾出淚來，她心裏清楚，女兒重傷之際，蒼白的臉上，忽然現出胭脂般的紅色，這豈不是迴光反照，一時肝腸寸斷，幾乎要昏了過去，以央求的口吻說道：「狄少俠，小霞對你念念不忘，你就來抱抱她吧！」

狄少青紅着臉，只得伸手把她接過，安慰道：「小霞妳不可再說話了，閉上眼睛，休息一回吧！」

裴小霞把頭靠在他懷中，幽幽一笑，眼睛中又湧出淚來，說道：「我心裏有許多話要和你說，但我心裏空空的，什麼也說不出來……狄大哥，你快抱得我緊一點，我身子怎麼會浮起來的呢？」

華惜春和嚴娟娟是隨着狄少青走過來的，聽了裴小霞的話，兩位姑娘都忍不住眼眶紅了。

錢老大搖搖頭道：「小兄弟，這位姑娘中了『搜魂鬼爪』，心脈只怕……」

狄少青並不知道裴小霞傷得如此嚴重，聞言不覺身軀一震，抬頭問道：「老哥，你說甚麼，小霞她……」

錢老大臉色一黯，聳聳肩道：「她已經去了。」

「啊！」狄少青低頭看去，裴小霞臉上胭脂的紅色已經褪盡，看去一片蒼白，但臉上已留着笑容，雙目微闔，人已經嚥了氣，一時不由大慟，急叫道：「小霞，小霞……」

她在情郎的懷裏溘然長逝，那裏還聽得到他的呼叫。

唐夫人也在此時，一下昏了過去。

酒肉道士早已放下西門康，搖頭道：「這小妞人可不壞，這是她爹作的孽。」

周友成急忙拍了唐夫人幾處穴道，她才悠悠醒轉，淚眼模糊，望了衆人一眼，說道：「我女兒已死，丈夫成擒，你們要如何處置他呢？」

華惜春切齒道：「他二十年前殺死我爹，這血債總該還吧？」

酒肉道士歎息一聲道：「小兄弟，他被我擒住，就已服毒自戕了，人死不記仇，這筆帳也不用算了。」

「什麼？」華惜春、唐夫人同時驚呼出聲。

華惜春道：「他已經死了麼？」

酒肉道士道：「道士哥哥還會騙你不成？」

唐夫人沒有作聲，舉起左手，把指環朝咽喉輕輕一拂，人就隨着往後倒去，分明她那指環上，淬過劇毒，見血封喉，立時死去。

石子信（江南武館總管）一直站在上邊上，沒有作聲，這時朝錢老大拱手道：「錢老爺子，這些人中無形毒，眞的沒法救了麼？」

大廳上除了玄陰叟、酒肉道士、錢老大、狄少青、華惜春、嚴娟娟六人進來之時，服過解藥丹，不畏奇毒，跟裴小霞進來的石子信、周友成兩人，也在進入山腹之前，服過解藥，是以沒有中毒，所有南北武館的人，不下三十人之多，此時全已毒發倒下了。

酒肉道士搖着頭說道：「這是西門康親口說的，進入大廳之人，不曾預先服他的解藥，毒發就無藥可解，這大概不會錯了。」

錢老大問道：「石老哥，這裏面有你們劍盟的人麼？」

石子信點頭道：「是的，瞿凌霄，鮑叔寒都是。」

錢老大從身邊摸出一個藥瓶子，遞了過去，說道：「這藥專解天下奇毒，你拿去餵他們每人三粒試試，不知道還有沒有效？」

石子信接過藥瓶，急忙和嚴娟娟兩人分頭去向中毒的人施救。

過了一刻工夫，石子信把藥瓶還給錢老大，神色黯然的道：「西門康的無形奇毒，果然厲害，凡是中毒之人，都已回生乏術了。」

酒肉道士道：「石施主是劍盟的人就好，這座石窟之中，從屏風進去，一共有六間大石室，裏面全是金銀珠寶，這些東西自然是西門康從南到北，刦自各大鏢局的贓物了，石窟機關，全已毀去，就費老哥的心，通知劍盟來處理吧！」

（以下轉入第壹二九頁）

騙局敗露　老千落網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游天虹和張雪兒因爲懷疑快樂島藍圖事件而牽連到郝納德有殺死史勿夫的嫌疑，他的侄兒小郝失踪，他曾向叔嬸兜售藍圖，因此先去找綫人黑鬼森查詢，根據他提供的綫索去找大頭菜，知道小郝和霍中城在他開的俱樂部發生口角，探到消息後便告辭離去，在自己的車上發現黑鬼森的死屍，以爲是大頭菜所爲，一方面報警，一方面回俱樂部和他理論，警探到來之後，却不見了屍體，認爲游天虹報假案，拘回警局查詢，游天虹想到霍中城可會出事，趁警探不在暗中溜走到霍中城的寫字樓，却發現小郝的屍體，更覺得事情嚴重……

根據大頭菜的口供，小郝曾與霍中城在俱樂部內秘密會面。

他們必然是爲了藍圖的事，只是其中詳細情形就沒有人知道。

現在警方人員已派人去到霍中城的家裏去找他，但霍家的人說：霍中城今天整日在外，一直未見回家。

由於霍中城在外交際繁忙，所以他夜歸乃常見的事。他的家人亦見怪不怪。

游天虹正在胡思亂想．那邊却有一名探員走過來，不知附耳對林浩探長說了一些什麼。只見林浩探長態度有些緊張，匆匆忙忙地，走到那邊一張辦公桌旁邊去，接聽電話。

由於距離太遠，游天虹根本聽不到林浩講電話的情形。

游天虹心裏想．小郝被殺，到底顯示了一些什麼？

黑鬼森被殺，到底又暗示着一些什麼？爲什麼他的屍體會出現在他（游天虹）的車廂裏？後來又失了踪？

游天虹無法想出一個合理的答案來。

就在這時候，林浩探長又回到了游天虹的身邊來了。與他同來的，還多了三名探員以及一名軍裝警員。他們的態度似乎有些特別。

「游天虹，你眞有種啊！」林浩探長怒氣地瞪住他：「你竟敢戲弄我！嘿！」

「你說什麼？」游天虹暗地吃了一驚．「我根本不明白，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現在正式宣佈逮捕你，罪名就是謀殺警方綫人黑鬼森。」林浩探長又像對待其他犯人一樣，宣讀警誡詞。

與此同時，一名探目本是游天虹也認識的，這時已掏出了他的手鐐來，說了一聲：「對不起！」跟住就將一對手鐐加在游天虹手上。

游天虹沒有反抗，因爲他根本沒有殺人，又何必害怕。假如這時候用暴力反抗，後果可能不堪設想，在場的警方人員說不定還會開槍射殺他。

林浩探長循例宣讀了警誡詞之後，就把游天虹帶走。

游天虹又急又氣，邊走邊問道．「你眞糊塗，連黑鬼森的屍體也未找到，你怎麼可以控告我殺死他？」

林浩探長回過頭來，瞪住他苦笑道：「你

眞頑固，以前你也不是這麼樣的。明明殺了黑鬼森，還在有心戲弄我們！」

「這話到底從何說起？我不明白。」游天虹道。

「黑鬼森其實一早就已經被你殺死了。」林浩又說道：「較早時，有人見到你，拖住一個大布袋到你家垃圾站去。結果，在我的手下小心追查底下，果然在那兒找到了黑鬼森的屍體。」

「就在我家附近的垃圾站裏面？」游天虹問。

「是的！」林浩探長毫不諱言地說：「在私底下我你雖則是好朋友，但在公事上我一定要公事公辦！所以當我們發覺你從我辦公室逃出去之後，我立刻派人趕到府上去找你，結果雖然找不到你，却從你的隣居口中查出了一些綫索，有人目睹你較早時鬼鬼祟祟的，將一個大布袋拖到隣近的垃圾站去。後來我的下屬就在垃圾站之內發現了黑鬼森的屍體。警方人員仍在該處調查。」

不久，升降機已升了上來，電梯的自動門打開了，林浩和他的助手們親自押解游天虹入內。

游天虹雙手被加上了手鐐，雖然他覺得這是一種侮辱，但也明白警方人員的心情，只因爲他較早時曾由警局內逃脫，人家現在加倍刻意對付他也是很合理的事。

「其實你太不够朋友，」林浩探長在升降機下降時埋怨着說：「要是你有何困難，應該坦坦白白對我說個清楚，何必閃閃縮縮？所謂『邪不能勝正』，犯罪者到頭來總是法網難逃的。」

「你倒講得對，犯罪者到來頭總是法網難逃的。」游天虹苦笑一下。這時他們已走出了升降機，步向停在門外的警車。

林浩探長也坐上了警車去，隨即示意司機響號趕往發現屍體的現場。

林浩探長仍然很生氣，他沒有主動與游天虹搭訕，彷彿游天虹出賣了他，或者做了許多對不起他的事似的。

游天虹却嘆了一口氣道：「不知是我倒霉，還是有人存心嫁禍，總之殺人要有動機，這也是起碼的偵探常識。」他又側過頭去，瞪住身旁的林浩：「探長，以你一位這麼有經驗的偵探，爲什麼不先想一想，我爲什麼要殺死一個好像黑鬼森這麼有用的綫人？兇手分明是另有其人！」

林浩探長反而瞧也不瞧他一眼，只瞪住前面說道：「誰都知道，你與許多江湖中人過不去，不過，黑鬼森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沒有人清楚你們之間的恩怨。總之法律是講證據的。這件事我一定會公事公辦。」

警車拉响了警號，風馳電掣地在黑夜的街道上飛馳！

不久，就到達游天虹住所附近。

游天虹所住的地方，那一帶均被警方暫時封鎖起來，顯然是因爲這兒有命案發生。

警車並非停在游天虹住所的門外，而是駛往數十碼以外，靠近路口的一個垃圾站。

那兒已被警方人員用强烈探射燈照射得如同白晝。

警方的偵探們正將一個大帆布袋打開，拍照以及檢驗屍體，同時又有一班警探們正在附近一帶搜集證據以及兇器。現場之上，顯得十分忙碌。

游天虹在林浩探長的陪同下，走到屍體旁邊，發覺那死者正是黑鬼森。

黑鬼森死狀可怖，睜眼張咀，頸上除了繫住一條尼龍繩之外，還在背上發現了一處刀痕。但兇刀仍未找到。

游天虹對林浩說道：「探長，這種手法已經不似我的，爲甚麼你會相信他們的說話？」

「我對你絕無成見，但是，我不能不依法辦事，除非你有辦法證明這一切都與你無關。」林浩又說：「你不該由警局逃出，這會給人一種印象，你畏罪潛逃！」

這時候，有二名探員陪住一名婦人過來。探員向林浩交代說：「她就是目睹兇手搬屍的人。」

豈料話猶未完，那婦人已指住游天虹，吃驚地說：「就是他！」

游天虹也平空給她嚇得一跳。他正待申辯，那老婦人又說：「是他把這個大帆布袋拖到這兒垃圾站來的。」

這剎那間，林浩探長和在場的警方人員都難免有些緊張起來。

林浩探長主動地問老婦人：「他甚麼時候，由何處將這大帆布袋搬到這兒來？請妳仔細記憶清楚好嗎？」

「嗯——」老婦也很認眞地回憶：「那大概是不足一小時之前吧。」

「妳肯定就是他？」林浩探長可能因爲老婦人的年事已高，担心她的視覺有問題，所以才有此一問。但在塲的警方人員，包括了游天虹本人在內，都有一種錯覺，以爲他存心偏帮他的好朋友游天虹。

游天虹道：「我從未在入黑之後回到這兒來。」

但老婦人却指住他說道：「你說謊，無論身形、衣着等等，我都認得一清二楚，你想否認也不可以。講眞的，要是你把大帆布袋放在垃圾站以外，我不一定干涉你。但當時你却把大帆布袋拖入垃圾站之內，我以爲你只是拋棄一些廢物而已，所以絕未想到，帆布袋裏面竟然會是一具屍體。太可怕了！」

一名助手看見林浩的表情，立刻對老婦人道：「妳最好認清楚一些，因爲妳的說話，會影响到一宗十分嚴重的刑事案件。」

「我自問不會看錯的，你以爲我眞的老了麼？」老婦人又說：「我可以肯定就是他，他由那處梯間出來。」

衆人的視綫不約而同地，往那邊張望過去。循着老婦人的手指所指，大家都可以清楚見到，那是游天虹住所所在的一幢大廈的後門梯間。

目前一般住宅大廈大部份只有一個門口出入；但較早期完成的住宅大廈，除了正門之外，還有一個後門，而且還有供送貨工人用的電梯。游天虹現在所居住的一幢住宅大廈，正是這一類。

老婦人又自作聰明地分析道：「由後門走出來，肯定不爲人注意，甚至會被人以爲是下人們搬運垃圾，可惜偏偏遇上了我，算是他倒霉了。」

林浩探長又問道：「請問妳當時在甚麼地方？」

「在我家窗口。」老婦人毫不考慮地說。

「妳府上在何處？」林浩探長的視綫也移到隣近一帶的住宅窗口去。

老婦人指指一幢住宅大廈一個窗口。那是與游天虹所居的地方的對面，那窗口應該是八樓。

林浩探長又打量着她問道：「請問妳今年有多大的年紀？」

「嘿！這是甚麼意思？」老婦人有些生氣，「誰不知道女人的年齡是個秘密啊！」

在一片緊張氣氛之中，在場的警方人員都忍不住笑了起來。就只有游天虹笑不出。

相信任何人遇上了同樣的情形，也會像游天虹一樣，很難擠出一點點笑容來。假如那婦

人不改變她的口供，相信游天虹要洗脫殺人的罪名就難乎其難。

既然林浩探長並非存心偏帮游天虹，但是，老婦人看來最少也有六十歲了。以一個六十歲的老婦人的視力，從八樓窗口俯視昏暗的街道的情形，能否看得清楚呢？這正是林浩探長要質問那老婦人的主要原因之一。

老婦人是主動走出來作證的，這就是更加令到游天虹有些啼笑皆非。但在警方的立場來說，她却是個十分熱心的市民。

無論如何，游天虹這一回已陷入「水洗不清」的境地。

難怪林浩探長回頭也對他說道：「天虹！這一回，你要好自爲之，只怕這一次我也帮不了你！」

游天虹在警探的押解下，被帶回他的住所裏去。

由於殺人兇器仍未找到，所以警探們在屋子裏四處搜索。

游天虹啼笑皆非地說：「除非有人揷贓，我不會笨到把兇器留在家中的。何況我根本就無須殺人，殺人是要有動機的，難道這麼簡單的常識你們也不明白麼？」

林浩探長在他的身旁說道：「我個人百份之百相信你不會殺人又有什麼用？」

「難道你相信那老婦人之言麼？」游天虹道。

「我不相信那又怎麼樣？除非你有足够的時間證人，以及有奇蹟出現。」

「什麼奇蹟？」

「就是讓我們證明死者的正確死亡時間，以及兇手另有其人。」

游天虹嘆了一口氣：「如今我已失去了自由，相信很難會有奇蹟出現。」

林浩瞪他一眼：「是你自討苦吃，要是循正當手續保釋出來，這些麻煩都可以避過了。但是現在，我就算肯帮你，也沒有用。」

「你是見死不救了？」游天虹回頭望住林浩。

「你還有一條生路！」林浩探長道：「你何不撥個電話給你的女朋友？」

「你是說雪兒嗎？」

「是的，除了她之外，相信也沒有誰可以救你了。」

游天虹總算給林浩一言驚醒了夢中人。他立刻致電張雪兒。

張雪兒不在她的辦事處內，游天虹只好留話給她的女秘書。

此刻的警方人員雖則是仍然在游天虹的住所之內，以及外面街道上展開一連串的偵查，但是，林浩探長此刻的心情，却似乎較爲平靜下來了。

他揀着身邊沒有其他人在着的時候，對游天虹說道：「你對於一連串發生的命案，到底知道了一些什麼？」

游天虹苦笑道：「我可以告訴你，現在我就好像丈八金剛一樣，根本摸不着頭腦。」

「我也相信你不會殺人，但這又有什麼用？」林浩探長又說：「首先是屍體失踪，跟住死了兩個人，一個是你要找的活人小郝，但到頭來却變了死人。另一個是你要追尋的死屍——黑鬼森的屍體。結果却有人要做成好像是你殺死的一樣。這到底又是爲了什麼？」

「我也無法解釋。」游天虹又說：「其實對於藍圖的事，我自問所知不多。」

「你以爲這些事，會與藍圖都扯上了關係麼？」

「是的，尤其是由郝乃才手中失去的一份藍圖，可能就是整個事件的關鍵。」游天虹說出了那天藍圖被竊之後，范愛寶如何去請他女朋友——私家偵探張雪兒調查的經過情形。

林浩探長聽了，却沉思着說道：「那些藍圖既然可以複印，看來是沒有理由顯得這麼重要。」

游天虹道：「表面上看來，的確如此，但是，其中內幕非我你所能知。尤其是目前這裏一班有錢人，紛紛找出路跑到外地去。那些藍圖既然被號稱是『快樂島的發展藍圖』，引起一些人的興趣總是難免的事。」

「你以爲小郝爲什麼會死在河床船務公司之內？」林浩忽然又問道。

「找到霍中城，自有答案。」游天虹道。

「但是，我剛得到消息，我們到霍家去調查時，霍中城整夜未歸。」

「希望不要被我猜中，更可怕的命案，說不定已經發生了。」

「嗯——」林浩吃驚地側過頭來，瞪住游天虹：「你這麼說，又是什麼意思？」

「看更人員憶述當時霍中城帶人回辦事處時的情形，我覺得有些古怪。」游天虹道：「我們不妨假定他——霍中城是在被人要脅的情況底下，押回那兒去的。」

「我不明白爲什麼你要作出這種假設。」林浩探長有點懷疑。

「第一，看更人員說，霍中城身邊的人，大都是一些從未見過的陌生人。第二，霍中城沒有理由在那段時間返回辦公室。因此，我担心有人迫他返回辦公室去，目的是爲了取回一些文件之類。」

「你所指的文件，會不會就是藍圖？」林浩問。

「大致是的。」游天虹又說：「但我不敢確實，總之，我有一種感覺，霍中城可能身不由主。」

林浩探長正想說話之際，門外忽然又來了一個人。

那是游天虹的女朋友——私家女偵探張雪兒。

在塲戒備的探員們，多是林浩探長的手下們，他們都認識游天虹和張雪兒，也明知他們是好朋友，所以也沒有阻止她進來。雖然大批警方人員仍留在游天虹家中偵查。

張雪兒對游天虹說：「對不起，我也是剛得到消息的，到底怎麼一回事？」

游天虹約略交代過之後，又說道：「我雖然蒙寃，但事情總算開始露出了一點兒端倪來了。」

張雪兒道：「聽說我們要找的小郝也死了，是不？」

「是的。」游天虹道：「小郝死在霍中城的辦事處之內，這點最值得我們研究。」

「我才不明白，他們爲什麼要殺死小郝呢？」張雪兒在游天虹對面的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

林浩探長就坐在游天虹的身邊，他們三個本是好朋友，但此刻雙方的立塲頗尷尬。因爲游天虹變了殺人疑犯，林浩探長又是一名高級警務人員。最令林浩爲難的，就是游天虹不應該由他的辦公室越窗逃去。更湊巧的是，游天虹想去找霍中城，想不到那兒竟發現了小郝的屍體。

有此種種關係，林浩探長不得不小心提防，以免又一次被游天虹逃得無影無踪。

但在另一角度看，眼前這一男一女都是林浩探長的好朋友，許多大案如果沒有這兩個人的助力，林浩探長根本就不可能破案。

所以除了公事上要秉公辦理之外，私底下林浩又不得不求教於他們。

現在張雪兒既然知道她的男朋友涉及一宗命案，自然在心理上也變得緊張起來。

為了沖淡一下眼前的緊張氣氛，張雪兒忍不住又對林浩說道：「探長，你是個有經驗的偵探，相信你心裏一定很明白，天虹不可能殺害一個黑社會綫人，正如郝納德不可能殺死美國人史勿夫一樣。」

林浩苦笑道：「世間事沒有『不可能』的，我們私交是另一回事，但法理上又是另一回事。」

「你的意思是：你也相信游天虹殺了黑鬼森？」

「我沒有這樣說，但表面上他受嫌最大，叫我如何交代？」

游天虹掃咀道：「算了，反正是非黑白，到頭來一定會水落石出。」他又對張雪兒道：「現在我不想再令探長難做，所以只好難為妳了，雪兒。」

張雪兒和林浩都聽得明白，他們各有各的立場，各有各的想法。游天虹不想再逃脫，以免林浩無法交代，所以他要張雪兒代替他去追尋事件的眞相。故此才說了剛才那一番說話。

游天虹這時又說：「我覺得問題全在那些藍圖——發展快樂島的藍圖，尤其是被小郝等三名年青人偷竊過的那一份，其中必有內幕。我希望妳循這方向去查。」

張雪兒安慰游天虹：「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會為你弄清楚這件事。」

林浩探長正是求之不得。他說：「要是過去我們肯好好地合作，就不會弄到今天這個田地。」

游天虹却說道：「三個年青竊賊之中，如今先後死了兩個，那就是陳用和小郝，只剩回一個陳才，我勸你們警方最好小心保護他！」

林浩探長一怔：「這是甚麼意思？」

游天虹道：「這個我實在也無法解釋，總之我有一種感覺，凡是見過或者接觸過那份藍圖的人，都可能被殺。」

張雪兒彷彿被游天虹提醒了。他說：「你以為那份藍圖是否與別不同？」

游天虹道：「無論如何，我贊成妳設法與范國良父女連絡一下。同時為了找出眞正的答案，不妨再找郝乃才談談。」

張雪兒道：「郝乃才與范愛寶是一對情侶，找到范氏父女已經夠了，為甚麼還要找郝乃才？」

游天虹道：「郝乃才是郝納德的兒子，目前郝納德也像我一樣，捲入殺人漩渦之中，我覺得沒有人存心要我們蒙上不白之寃。我要妳去找郝納德父子，無非想了解一下那美國人史勿夫。聽說郝納德是史勿夫生前的朋友，說不定可以發現一些線索呢。」

張雪兒覺得游天虹言之有理。她回頭對林浩說道：「探長，你勿難為他，我相信很快就可以查個水落石出！」

林浩探長道：「要不是涉及人命，我也不會留住妳這位男朋友，妳以為他是很易服侍的麼？」

三人會心微微一笑！然後張雪兒離去了。

張雪兒急急回到她的偵探社之後，立即召集一批有經驗的男女探員，展開一連串的部署行動。

她又致電郝乃才，約他私自會面。

郝乃才正因為父親惹了麻煩，心煩意亂之際，幾乎不允與張雪兒見面。

但是張雪兒對他說：「如果你想救你父親，這是唯一的機會。」

因此，郝乃才終於也答應了與張雪兒悄悄會面。

郝乃才依足了張雪兒的說話去做，連女友范愛寶也沒有通知，就偷偷溜到偵探社去見張雪兒。

他們在辦公室見面後，張雪兒急不及待地問他：「范國良給你再映印一份藍圖，現在何處？」

郝乃才道：「在家裏我的書房內。妳問這些幹嗎？」

「可以讓我看看嗎？」張雪兒瞪住郝乃才問道。

「可以是可以的，不過——」郝乃才有點猶疑地說：「為了這些藍圖，我已經惹來了不少麻煩，要是能令我們一家置身事外的話，那麼，我眞希望時光倒流啊！」

「你不必內疚，今次你爸爸出事，絕對與你無關。」

「你的意思是——」

「首先你爸爸早已存心要離開香港，可惜他沒有門路，所以才會找到美國人史勿夫那裏去。」

「不！」郝乃才道：「自從范國良把發展快樂島的事告訴了我之後，我已轉告爸爸，可惜他不相信范世伯，反而悄悄去找美國人史勿夫。」

張雪兒乘機問道：「你可知道他為什麼不相信范國良麼？」

「可能是基於兩個理由：一是先找史勿夫互相印證一下。二是『外國月亮較圓』的心理在作祟。」郝乃才忍不住反問道：「妳要我讓妳看看那些藍圖，可是因為妳發現了什麼新綫索？」

「不！只想見識一下。」張雪兒笑了笑，說道。

郝乃才說：「其實，那些藍圖也沒有什麼可觀。以我的觀感，繪製那些藍圖的人，十分外行。」

張雪兒面孔的笑容突然消失了。

她怔怔地問道：「你這麼說，又是什麼意思？」

郝乃才道：「由范國良手上交給我的一批藍圖，經我看過之後，只覺得雜亂無章，講眞的，以內行人的見解，繪製該批藍圖的人，對於城市設計以及建築繪圖等等，根本就毫無知識。」

「你的意思是：范國良給你修改的藍圖，根本就是外行人繪製的？」

「對了。不怕對妳說，別的事情可以瞞得住我，偏偏這些學識正是我學過的，又如何騙得過我雙眼？我才不明白：為什麼范世伯會相信繪圖人。看來他是被人騙了。」

「你的意思是——」

「我只是指范世伯被人騙了一筆繪圖費用。」郝乃才又說：「那人根本不是這方面的材料，可能死充內行，偏偏范國良和他的股東們又不是這方面的人才，自然就很容易讓對方欺騙了。」

張雪兒立刻又問：「你有沒有把這些說話對范國良講過？」

「有，當然有。」

「那麼，他又怎麼對你說？」

郝乃才道：「他叫我全力帮帮他，不但可以大刀闊斧地改，甚至重新設計也可以。」

「那批原來的藍圖，就是范國良交給你的那一批，你肯定仍在書房中？」

「是的。」

張雪兒一邊由椅子上站立起來，一邊說道：「走吧！我們一齊返回你府上去。」

「幹嗎？」郝乃才又是怔了一怔：「妳要我——」

「我只是想看看原來的一批藍圖。」張雪兒道。

「嗯——」郝乃才又在猶疑，「讓我回家拿來給妳好嗎？」

「不！我急於要看看。」張雪兒又在催促郝乃才：「走吧！我們一齊去。」

「嗯！好吧！」郝乃才終於也無可奈何地答應了。

張雪兒這次約晤郝乃才，本來不想驚動其他人，更不想郝、范兩家人知道，但是，為了知道藍圖的內容，她却有點急不及待。

離開辦事處之後，她親自開車送郝乃才返家去！

郝家之內，顯得有點沉寂。

郝乃才問管家才知道他的父母已到律師樓去了。

郝乃才把張雪兒帶到他的書房裏去。然後拉開一個鋼櫃，他只瞥了一眼，隨即又急急拉開另一個，同樣也只往裏面瞥了一眼，又再伸手去拉開第三個，最後連最底下的第四個鋼櫃也被他拉開了。

張雪兒冷眼旁觀，只見他喃喃自語地說：「沒有理由的，明明是放在這裏啊，怎麼會不見了？奇怪？」

郝乃才一邊說話，一邊又滿額大汗地到處搜索。

張雪兒耳聞目睹，也忍不住走過去問道：「你肯定就是放在這裏麼？」

「是的，肯定就是放在這裏。」郝乃才雖然是到處找尋着那些藍圖，但是口裏却說得絕不含糊。

張雪兒又問道：「你有沒有把這個鋼櫃上鎖？」

「沒有。」郝乃才仍然答得很爽快，「平時除了我之外，其他人都不會跑到這裏來。那些又不是什麼重要文件，所以我一直只放在這裏，沒有把它鎖上。」

「我以為你不妨把下人召來問一問，說不定你父母把它暫時帶到律師那兒去了。」張雪兒又說出了她的想法：「律師為你爸爸找藉口辯護，偏偏這些事情都涉及到藍圖方面去，說不定律師要借用那些藍圖呢。」

郝乃才由於事出突然，又明知張雪兒是一名私家女偵探，所以也相信她的想法是對的。於是就把女管家召來，問她當自己離家外出了之後，有些什麼人來過，特別是誰曾經入過這間書房。

女管家被郝乃才一問，立刻抱歉地說：「對不起大少，我差些忘記告訴你，你外出後不久，范小姐來找過你。本來我叫她等你片刻，但她說有事先走了。」

張雪兒幾乎不等她說完就問：「范小姐有沒有入過這間書房？」

「有啊！」女管家道：「我見她是大少的女朋友，同時以前她也常常到書房去，所以，我也找不出理由去阻止她。」

郝乃才這才說道：「是的，愛寶有時也會在這兒陪住我，看我替她爸爸繪製快樂島的發展藍圖。」

「但是她明知你不在這裏，為什麼又要入來書房這裏呢？」張雪兒回頭又問女管家：「妳記得范小姐當時手裏帶着一些什麼嗎？」

女管家回憶着說：「她好像剛去過百貨公司購物，所以手裏除了挽住一個名廠手袋之外，還有一個黑色的布紋大膠袋。」

至此，張雪兒幾乎十分肯定地對郝乃才道：「一定是她拿走了那叠藍圖。」

她又問郝乃才：「你重新替她父親繪製的新藍圖在着嗎？」

郝乃才顯得有些忙亂；他被張雪兒追問時，才再去打開另一個鋼櫃，隨即順手捧出一大叠由他繪畫的新藍圖。

然後對張雪兒示意道：「新的反而都在這裏啊。」

「嗯——這就奇怪了！」張雪兒喃喃自語地說：「他們為什麼要舊不要新？」

郝乃才仍然不大明白張雪兒的意思：「他們？妳以為是誰幹的？」

「我先假設有一批人，他們發現了舊藍圖中的秘密，所以四出追尋那批舊的藍圖。」張雪兒道，「當然，一切只不過是我個人主觀的假想而已，實際情形，還有待我們一齊去找出一個正確的答案來。」

郝乃才有點恍然大悟：「我明白了，舊藍圖之內，可能隱藏着的某種秘密，所以頻頻出事的，都是舊的藍圖。」

張雪兒道：「不管怎樣，現在我們必須趕快去找你那位女朋友范愛寶。」

張雪兒說着已走出了那間書房，郝乃才則追住她問道：「妳到底懷疑她什麼？」

張雪兒一邊與他併肩兒走着，一邊說道：「本來我也沒有理由懷疑范愛寶。但是，萬一那些藍圖是她『不問自取』，問題反而變得簡單了。不過這並非一定出自她個人的主意，說不定她身不由主。」

「妳的意思是——」

「最能直接影响她的，我以為是她父親范國良。」

「對了。」郝乃才也同意了張雪兒的見解。他說：「最初把舊藍圖交給我的人，正是范國良。後來被我發現舊藍圖不合邏輯，我也曾向他們父女反映意見，但是，我不明白，他們是物主，要取回舊藍圖，又何必如此鬼鬼祟祟呢？」

「也許范愛寶今天正是奉了她父親之命，來此取回舊藍圖，碰巧你出外未返，她只好自行取回了。」張雪兒又說：「但無論如何，我們也要趕到范家去一次，說不定會有意外收穫呢。」

這時，他們又步至停車場，二人急急登車去。

張雪兒親自開車趕到范家去，目的是要看看范愛寶，看她是否取去了舊的藍圖。

郝乃才則怔怔地呆坐一旁，喃喃自語道：「為了那些藍圖而去殺人，而且一個又一個，值得嗎？」

張雪兒很明白他的意思，她一邊開車一邊說道：「藍圖之內可能隱藏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這是其中原因之一。此外就是有人不想別人沾手這一宗生意——投資開發快樂島的生意。」

郝乃才立刻說道：「我覺得前者的可能性較高，因為憑我繪製新藍圖的印象，快樂島之上可供發展的地方很多，單憑三幾個有錢人的力量，根本無法完成這件大事。也就是說：他們財團與財團之間，根本無須明爭暗鬥。」

「我同意你的見解。」張雪兒道：「自從史勿夫被殺後，我曾向美國方面調查過，知道目前由美國托管的快樂島，快將獨立，成為美國一個聯邦。島上正待開發的地方很大，大到足以容納全香港的居民一齊湧過去，在那兒發展。所以我們同意你剛才的講法：財團與財團之間，根本不必明爭暗鬥，因為快樂島待發展的地方太大，所以一間甚至幾間建築公司，也不可能獨力去發展，那又何必為此而殺人？」

「對了，殺人是要有殺人動機的。更貪婪、胃口更大的人，也不可以獨攬全權去發展快樂島；就算某一財團有此企圖，只怕島上主政者也不會批准。所以我認為這件事一定另有內幕。」

這時候張雪兒已將車子開到了范家附近。他們發覺隣近一帶街道停放了許多名貴房車，尤其是范家門外，有些豪華房車之內，還坐着穿制服的司機。

張雪兒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車位，將車子停放好。

她一邊和郝乃才步向范家之門，一邊說道：「范家可是有什麼喜慶？」

郝乃才道：「不會吧，要是有什麼喜慶，愛寶怎麼可能提也不提？」

「但是看眼前情景，這兒又好像請客。」

他們併肩走到了范家大門口，這兒的大閘門半掩，守住二名大漢。當他們看見張雪兒和郝乃才走過來時順手派了一本小冊子和一張表格給他們。

其中一人還說道：「投標的，請繞過花園內進！」

「投標？」張雪兒又是一怔！但她已伸手接過了小冊子和表格。當她發覺身邊的郝乃才想說話時，立刻捉住他的手臂，示意地輕輕揑了他一下。

在外人的眼中，郝乃才和張雪兒只是一對情侶，又或者是商業上的拍檔，所以他們之間的一舉一動並未引人注目。相反，此刻范家內內外外的佈置和氣氛，却令二人大感詫異。

張雪兒和郝乃才沿住花園中的水泥通道入內，沿途上可以在一些彎角地方見到指示的紙牌，上面寫着：「投標者，請由此內進！」

入到屋內大客廳時，只見裏面人頭湧湧，最少也聚集了一百幾十個人。單從衣着方面看，他們大都是有錢人。

酒吧那邊的櫃枱之上，豎起了一個木架子，就像寫生用的畫架一樣，但懸掛在架子上的，是一叠藍圖，最少也超過了十張以上。此外，酒吧的櫃枱之上也放置了另一叠藍圖。

情形就彷似拍賣會，但照張雪兒他們收到的小冊子內的指示，那只是一種「明標」的標投方式而已。

所謂「明標」亦即一種可以公開出價競投的投標形式。這是較少人採取的，尤其是一般工程合約，多數採用「暗標」競投。

在那兒主持大局的，正是范國良；他身邊有數名男子協助，愛寶和長子志行亦在場。

張雪兒和郝乃才滲在人羣中，她低聲問郝乃才：「那些藍圖，可是舊的還是新的？」

郝乃才低聲回答道：「新的。目前所見到的，正是我重新為他繪製的，不過這些只是影印的副本而已。」

「你可熟悉這裏的環境？」張雪兒又低聲問道。

「當然熟悉，我是這裏的常客啊。」郝乃才道。

張雪兒於是用手肘碰碰他：「走吧！跟我來！」

他們悄悄離開了人羣，繞出花園之後，由一條可以由花園一角直到二樓露台的露天梯階，跑到二樓去！根據郝乃才過去在范家作客所了解，二樓乃范國良臥室與私人辦公地方之所在，等閒人也不准上去！

當張雪兒和郝乃才上到二樓露台時，發覺由露台通往室內的玻璃門、窗等均已在內鎖上了。不過，這一切對張雪兒來說絕對不成問題；她只用一枚髮夾，輕輕在玻璃門的匙孔之內撬了幾下，不到一分鐘光景，門便應手而開。

他們進入二樓有上蓋的部份，這兒就是郝乃才所講的「范家禁區」了。

郝乃才就他所知，把張雪兒帶到范國良私人辦公的地方去。那是一間頗大的書房，房門已被鎖上了。這兒二樓既然已被列為禁區，等閒人也不易上來，為什麼書房還要鎖住了房門呢？張雪兒和郝乃才都難免感到驚奇！

他們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張雪兒又再度出手，用髮夾將書房的門開啓。

入到書房裏面，張雪兒首先注意到一個鋼製的文件櫃，郝乃才也急不及待地走過去，企圖將它開啓，但是，鋼櫃已經鎖上了。

郝乃才回頭遞了一個眼色給張雪兒，先後看過她露了一手之後，對她的開鎖絕技十分有信心。張雪兒也明白他的意思，走過去同樣靠一枚髮夾把鋼櫃開啓了。

鋼門拉開，裏面堆放了一叠叠的藍圖與文件，郝乃才發現一個熟悉的膠袋，裏面儲住的一大叠藍圖，正是范國良曾經交給他的副本，為什麼又會收藏在這裏？毫無疑問，一定是范愛寶到郝家時順手從郝乃才的書房裏取回來的，同時也不難想像得到，這是范國良的主意。

既是被郝乃才認為「太過外行」的藍圖，而且還是一些映印副本，為什麼范氏父女又會如此重視呢？

張雪兒順手將鋼櫃裏面一個抽屜拉開，發覺裏面有一批合約，幾乎每一份都夾了一張數目頗大的支票在內。張雪兒把那批合約攤在辦公桌之上，約略地看了一次，發覺全是與快樂島「發展計劃」有關的。其中有些是工程合約，有些是「專利權合約」，那些支票都是「訂金、按金」之類，銀碼很大。

但最能引起張雪兒注意的，還是支票抬頭所寫的「快樂島發展有限公司」。既然所有支票和合約都寫上了這名稱，而所有合約和支票均在這裏，證明范國良就是該公司的負責人。

張雪兒回頭問郝乃才：「范國良有沒有跟你談過這間公司的來龍去脈？」

「沒有。」郝乃才道：「他只暗示過他是其中一名大股東而已！」

「但是，看見正在下面進行的投標，他分明是全權負責此項發展大計的人，」張雪兒又若有所思地說：「不過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如此重視那些舊的藍圖？」

「是的，我也不明白，最初他的確很信任我，所以才叫我看看舊藍圖，豈料看過了之後我才發覺，根本不是專門人才設計的，我也惟有坦白對他們父女說了出來。」

「關鍵極有可能就在這裏。」張雪兒說道：「我有理由懷疑這是空中樓閣——」

「妳的意思是：可能根本沒有『快樂島發展計劃』這回事。對嗎？」

「對了，」張雪兒沉吟道：「正因為舊藍圖是最大的破綻，所以他們才會急急收回，以免被內行人見到，露出馬脚。」

郝乃才也恍然大悟道：「我明白了，他們要利用我，只因為我是這方面的人才。」

「對了，所以叫你繪製另一份更易令人入信的新藍圖，目的正是用來取信於其他人——與他簽合約的有錢商人們。」

「這麼說起來，范國良豈不是——」

「老千，而且還是大老千。」張雪兒也不等郝乃才講完，已經接住說道。

郝乃才有點惘然若失地說：「那麼，我們現在應該怎樣做？」

「報警！」張雪兒毫不考慮地說：「最好的辦法當然就是報警。」

想不到書房門外這時候却出現了三個人，其中一個正是這裏的主人范國良，另外其他二名大漢生得虎背熊腰，分明是聽命於范國良的打手們。剛才范國良也聽得一清二楚，所以他顯然非常生氣地闖了入去。

郝乃才嚇了一跳！

張雪兒反而表現得非常鎮定地說：「范先生，你來得正好，我有些問題想請教你。」

豈料范國良幾乎不等她說完就說道：「妳也不必問了，不如就讓我爽爽快快地告訴妳好了。」

郝乃才又是一怔，他想不到范國良入來之後，神色漸漸變得沒有剛才那麼緊張，更難得他這麼爽快。

相反，身經百戰，經驗老到的私家女偵探張雪兒反而暗暗吃驚，因為憑她的經驗，好像目前這種情形，已屆攤牌階段，對方越是爽快、坦白，他們的處境往往就會變得越是危險。

不過無論如何，張雪兒也不會退縮，好像她這種人，試問還有什麼場面未見過呢？

張雪兒於是說道：「范先生，還是由我來發問吧，因為有些事情我根本不想知，你告訴我也是多餘的。」

「好吧！」范國良也答得爽快，「那就請妳告訴我，到底妳想知道一些什麼？」

「首先令我最感興趣的，就是正在樓下舉行的投標集會，可是與快樂島發展計劃有關？」張雪兒問道。

范國良道：「是的，那是一項大計劃。剛才有人見到你們入來，後來又不知所踪。想不到你們會跑到這裏來。」他又冷然一笑：「你們到底想要找一些什麼？」

張雪兒用手輕輕拍拍辦公桌上的一叠舊藍圖，又故意遞了一個眼色給郝乃才：「這些藍圖本來由你交給郝先生的，但不久之前他發覺它失踪，所以託我代為找回，眞想不到，整叠藍圖會在你這裏呢！」

「這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范國良道：「這些藍圖本來就是我的，乃才既然重新繪製了新的藍圖，我叫女兒把它取回，也是很合理的事。」

「奇怪的是：你並未問過郝先生，就擅自將它取回。此外，你又從霍中城那裏，取回了另一份——」張雪兒所以突然提及霍中城，是因為她從那叠合約之中發現有一些是霍中城和河床船務公司所簽署的。當她把一連串發生的事，聯串在一起去分析時，就悟出了其中的道理來。

范國良聽了「霍中城」這名字之後，也吃了一驚！他面色一沉，問道：「剛才你們還到過什麼地方？」

范國良這麼反問，也令張雪兒理解到更多事情；她怕郝乃才經驗不足，答漏了口風，所以她搶先說：「我們存心要查清楚這件事，先後也到過不少地方。自然也知道不少事情。」

「那就好極了！」范國良面色刹那間變得更加難看，「本來你們是可以留回一條生路的，但現在就連這一點點的希望也告消失了。」

郝乃才聽了之後自覺不安。但張雪兒反而因為對方中計而咄咄進迫地說：「可是因為你的『大計』被我們知得太多？其實你也不必太過緊張，最低限度我們還未對外人提及啊！」

「正因為你們未有機會把我的秘密洩漏出去，所以我才不得不對付你們。」范國良又向身邊二名大漢遞了一個眼色，「先把他們押到地牢去，回頭我會慢慢對付他們的。」

二名大漢正分別接近張雪兒和郝乃才之際，張雪兒突然發難，先把那名大漢用力一推，順手迅速抓起一把椅子拍過去！

那大漢事前顯然估計不到一個女子會有這麼大的一股勁力，更加想不到她的動作會這麼快速，立刻受傷倒向書房一角。

范國良見狀也嚇得忙着探手腰間，拔出一支手槍來。

但是，說時遲那時快，張雪兒得勢不饒人，她手上抓住那把椅子，已迅速轉移了方向，急急拍向范國良的身上來！

「嘭」的一聲！槍聲一响，子彈射向書房的玻璃窗門去，「嘩啦」連聲，震耳欲聾。

范國良被張雪兒擊倒地上，但手槍仍然是握在他手中，剛才一槍落空，他急急忙忙又再開了一槍！可惜仍然無法擊中任何人，反而把天花板上的燈飾擊得粉碎。當他企圖開第三槍時，張雪兒手上的椅子已發揮了最大的威力，及時擊倒另一名靠近郝乃才的大漢。當張雪兒回頭發覺范國良仍緊握着手槍時，也吃了一驚！急忙轉身，一脚踏在范國良的手腕之上。

「嘭」的又開了一槍，不過這一槍却是有點不由自主的，因為此刻范國良的手腕被張雪兒用脚力踏，痛入心脾。

張雪兒正待彎腰奪取手槍，一名剛由地上爬起來的大漢已撲了過來。幸好郝乃才眼見勢成騎虎，又見范國良已露出了原形，所以也不敢再猶疑，立刻採取行動，奮不顧身地，從後面把那大漢力推，大漢隨即跌出門外！

大漢正待重新爬起來之際，梯間有數名男子衝了上來，拔槍吆喝着說：「不要動！我們是警探！」跟住有人出示證件，也有人撲過來替那大漢加上了手銬。

原來出現在眼前的數名警探，乃商業調查科的探員，他們早已混在富商羣中，參加了今次的半公開投標集會。因為最近他們先後接獲多宗投訴，有人答應協助一些商人在快樂島投資，收了錢之後沒有下文，所以懷疑被騙。因此商業犯罪調查科就派人冒充富商，混了入來。但想不到競投會中途范國良突離席，把主持大局的責任交給他女兒。不久之後，他們又聽到樓上傳出槍聲，所以他們才被迫表露身份。

如今大局已定，范國良也沒反抗。商業犯罪調查科的探員們，事後在他的書房中搜出大批證據，證明他存心佈局欺騙一些急於要離開香港的有錢人。

不過，被范國良稱為「快樂島」的巴朗島，目前的確是由美國托管的一個南太平洋的小島。島上正待開發的地方很多，美國人史勿夫代表的投資顧問公司也是一間受委託的公司，他企圖到香港來試探一下，看看香港人是否有興趣到巴朗島去投資，想不到讓范國良知道了，担心眞與假之間發生衝突時，他的「快樂島發展計劃」就會露出馬脚，所以派人去把史勿夫殺了。

至於小郝和陳用等人，也是被范國良的手下殺的，他們不想「露出破綻的舊藍圖」，令到他們功虧一簣！後來他們又發覺黑鬼森被游天虹纏住，於是一不做二不休，把黑鬼森殺了之後，企圖嫁禍於游天虹，所以才會派人把黑鬼森的屍體移到游天虹的住所附近去，還故意扮成游天虹把屍體搬往垃圾站去。

由於事態危急，范國良担心無法撤退，所以提前召開「標投會」，想不到反而出了事。也算得上是天網恢恢吧！

事後警方又在范家的後花園一角，發現一個秘密地牢。警探們又在裏面找到了失踪的霍中城等人。原來霍中城本來答應賣一些[illegible]給范國良，後來霍中城發覺他只是利用[illegible]，根本無心光顧。小郝就在這時候企圖悄悄[illegible]售他們三個人偷來的「快樂島發展藍圖」。霍中城於是把藍圖購下。

范國良的人知道此事之後，派人把霍中[illegible]和小郝捉住，要脅他們交出舊藍圖，霍中城於是帶他們返回河床船務公司去。

豈料小郝想反抗逃走，就被范國良的手下就地殺死，然後他們又把霍中城押回范家的秘密地牢來。

現在「快樂島」眞相大白，但已有不少香港商人上當。

郝納德和游天虹被證明不是殺人兇手，自然獲得釋放。但是，郝乃才和范愛寶之間的愛情，却因為愛寶被控「協助」而被判了徒刑，因而中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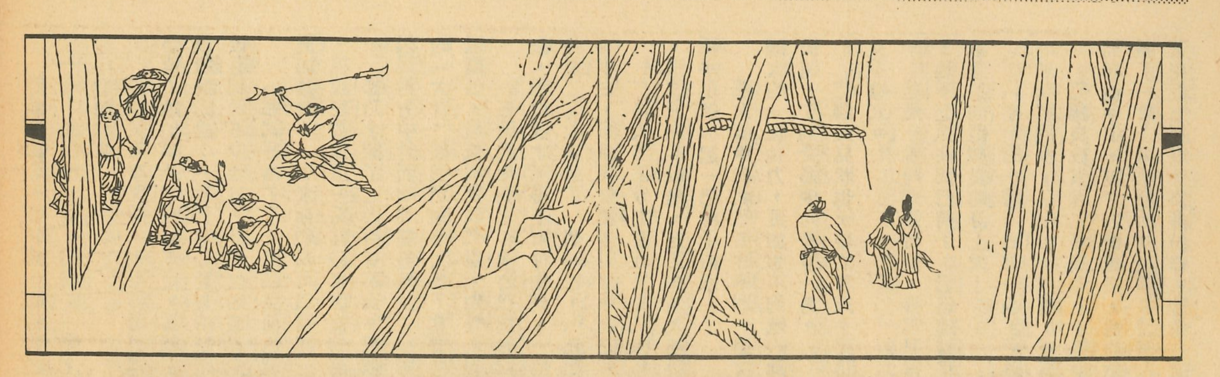
其實，香港本來就是個充滿了樂趣的地方，為什麼還有這許多人要去找夢想中的快樂島呢？

（完）

水滸傳人物故事

林冲雪夜殲仇記

袁冬青編繪



1 却說這日，天氣晴朗，風和日麗。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帶着娘子和使女錦兒，徑朝東岳廟燒香還願。路經東岳廟間壁的菜園時，林冲聽得牆內傳出一陣喝采聲，便着錦兒陪娘子先去廟裏燒香，自己去看看就來。

2 林冲急步走到那圍牆缺邊，只見園裏一個和尚，把一根鐵禪杖使得颼颼着响，渾身上下沒有半點兒參差。原來這和尚正是魯智深，閑來無事，在此演武使械。



3 林冲不禁喝采道："端的使得好！" 智深收住了手，見牆缺邊站着一個三十四五年紀的官人。衆人道："這官人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武師林冲。"魯智深遂請林冲園內相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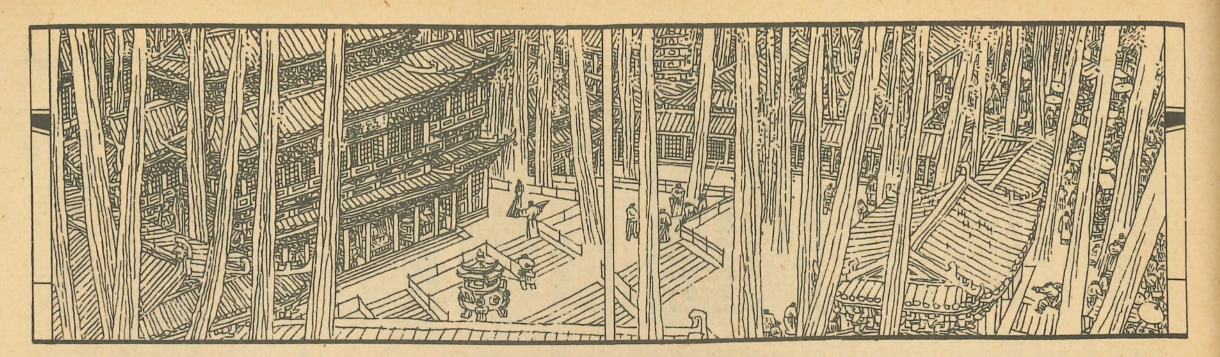
4 兩人一同坐地。林冲問道："師父何處人氏，法諱喚做什麼？"智深說："洒家鎮關西魯達。只爲抱打不平，三拳打死「鎮關西」，無處安身，才削髮爲僧，法名智深。"兩人十分投契，就結義爲兄弟。



5 智深道："洒家初到這裏，正沒相識，得這幾個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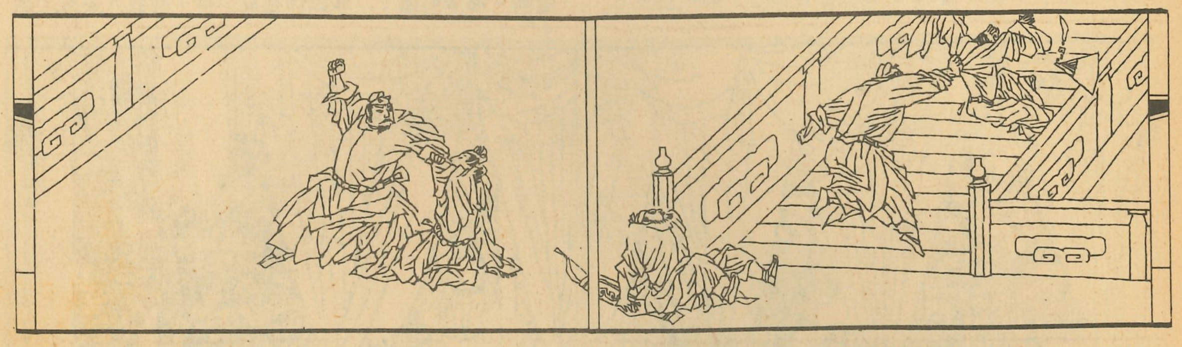


6 林冲正和魯智深飲酒，只見錦兒慌慌急急在牆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哪裏？"錦兒道："正在五岳樓下來，撞見個奸詐不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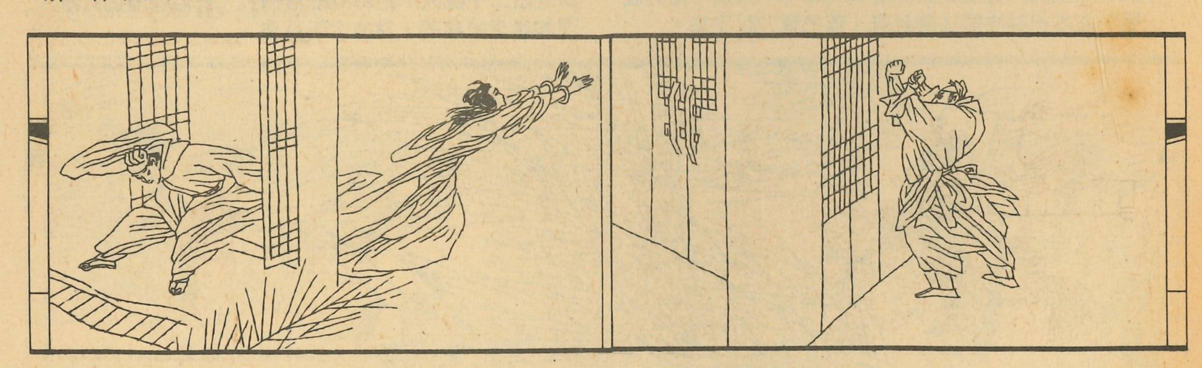
7 林冲辭別魯智深，隨錦兒搶到五岳樓看時，見了數個人拿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桿邊；胡梯上一個年少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娘子攔着不肯放。

8 只聽那後生道："你且樓上去，和你說話。"林娘子紅了臉兒："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



9 林冲趕到跟前，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扳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

10 林冲恰待下拳打時，認得是高太尉義子高衙內，吃了一驚。舉起的手先自軟了。那高衙內，人稱"花花太歲"，惧怕他的權勢，誰敢與他爭口。衆人一齊攏來勸解，林冲心中憤憤，也便領着娘子取路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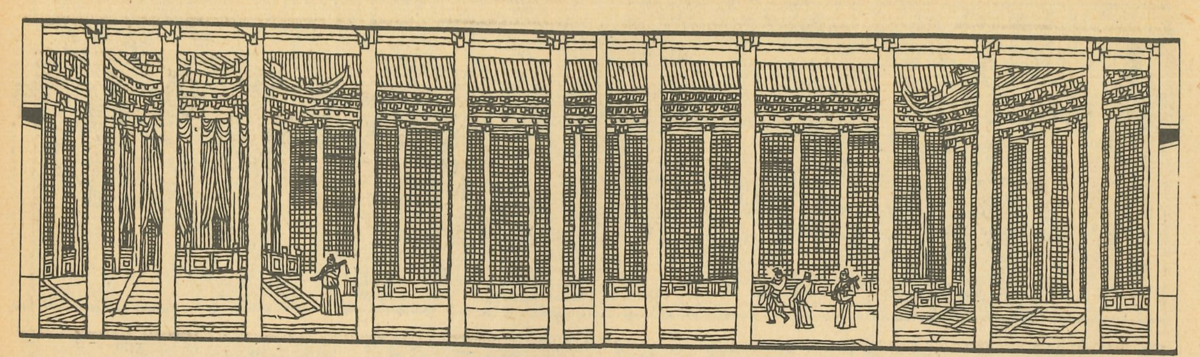
11 高衙內回府後，照富安之計，令陸虞侯陸謙邀林冲酒樓吃酒，另着人賺出林娘子。當林冲知是中計，便三步併一步跑到陸家，把他門擂得震天價响，高叫："娘子開門！"

12 林娘子聽是丈夫聲音，只顧開門。高衙內吃了一驚，斡開樓窗，跳牆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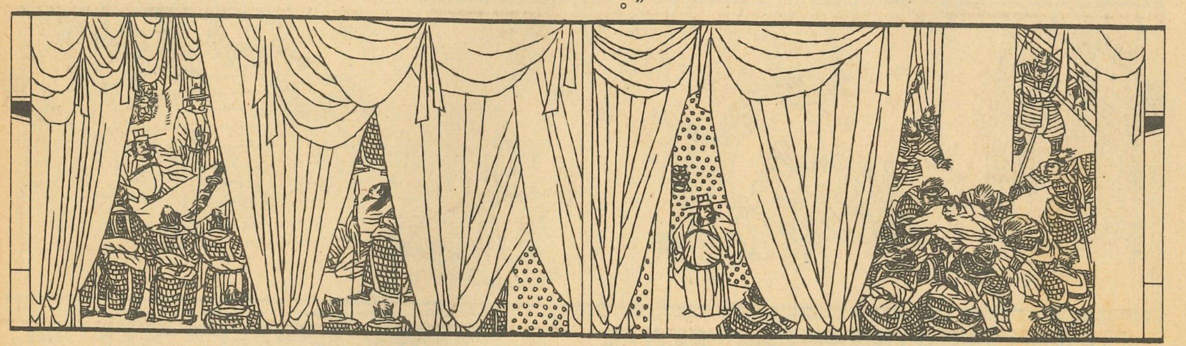
13 高衙內逃回府，又驚又氣。遂稟告太尉高俅，說明就裏，高俅甚爲憂慮。陸謙又獻毒計。這日，林冲與魯智深閑遊，見一大漢拿着一口寶刀自語："不遇識者，屈沉了這口寶刀。"林冲接刀在手一看，失口道："好刀！"

14 林冲問道："你要賣幾錢？"那漢道："我急要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嘆口氣道："金子做生鐵賣了！"林冲叫那漢相跟來家取錢，便回身與魯智深作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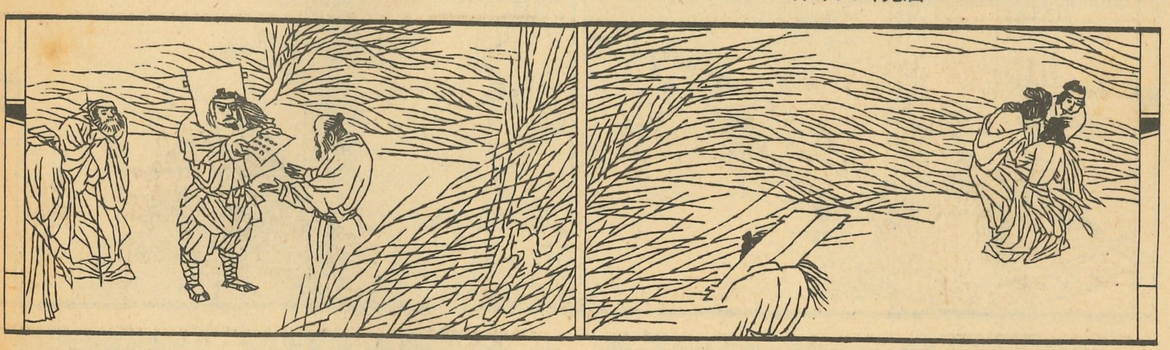
15　翌日清晨，林冲在院中揮舞寶刀，正舞得興起，只聽門首兩個承局叫道："太尉鈞旨，道你買口好刀，就叫你拿去比試。"林冲生疑，也只得隨二人入府，來到堂前，那承局道："教頭你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

16　林冲拿着刀，立在檐前，兩個人自入去了。林冲不見兩人出來，心下更疑，探頭入窗時，只見檐前額上寫着："白虎節堂"。林冲知是商議軍機大事處，急待轉身，只聽得一陣靴履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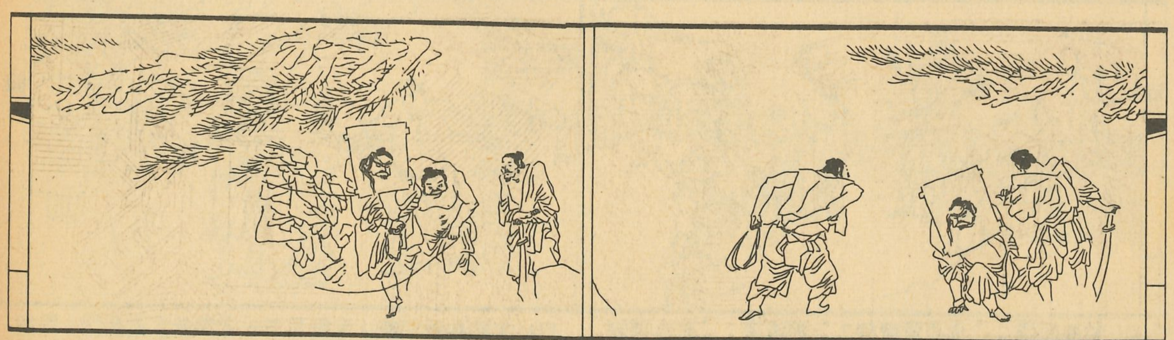
17　林冲見是太尉，忙執刀向前唱喏。太尉喝道："大胆林冲，竟敢持刀入我府堂，左右與我拿下這厮！"耳房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恰似皂雕追紫燕，渾如猛虎啖羊羔。林冲大叫冤屈。

18　高太尉大怒道："你因何手持利刄，故入節堂，欲殺本官？"林冲道："太尉不喚，如何敢來？有兩個承局賺林冲到此，分明是設計陷害林冲。"太尉不由分說，喝叫左右把林冲解往開封府，並把寶刀封了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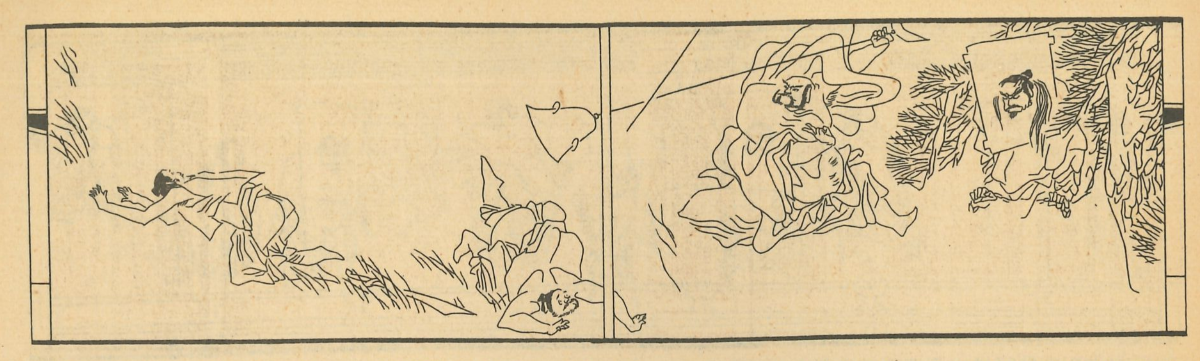
19　開封府尹將林冲脊杖二十，刺配滄州。這日，董超、薛霸押送林冲出開封府，只見衆隣舍和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着。林娘子一見林冲，便哭得昏倒在地。林冲心如刀割。

20　林冲把休書與丈人收了道："此去生死未保，娘子在家，誠恐高衙內威逼陷害。今後任從改嫁，莫爲林冲誤了前程。"張教頭道："我明日便將女兒接去，待你回來完聚。你但放心去，如有便人，千萬寄些書信來。



21　高太尉未害死林冲，又派陸謙收買公人董超、薛霸，要在路上結果了他。一日，行至野猪林，二公人對林冲道："且在這林裏歇一歇，只怕你逃走，須先縛一縛。"

22　林冲道："小人是個好漢，官司既也吃了，一世也不走。"董超道："哪裏信得你說。"未容林冲再答話，薛霸便用索子把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縛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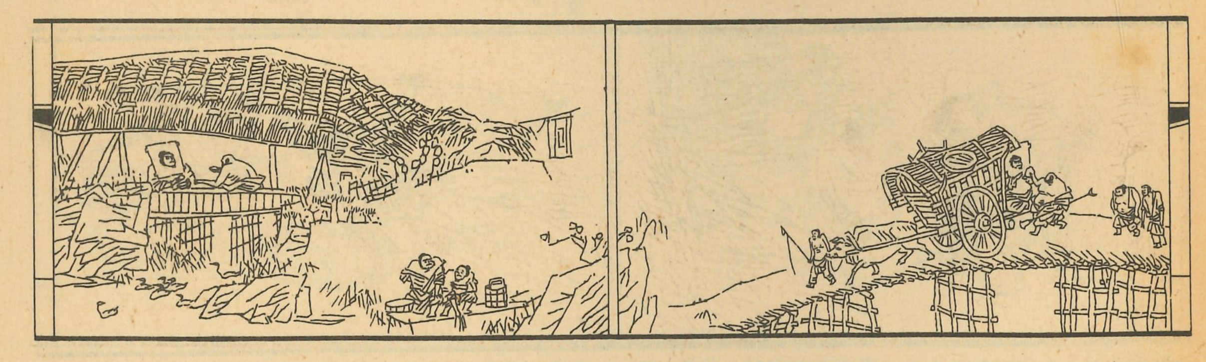
23　二公人轉身拿起水火棍道："林冲，來時陸虞侯傳太尉鈞旨，教我二人在此結果你。"正當薛霸擧棍打來，只見松林背後雷鳴似地一聲吼，那條禪杖飛將來，把水火棍一隔，丢去九霄雲外。

24　林冲見是魯智深掄起禪杖，將兩個公人打來，忙道："師兄住手。"魯智深收住禪杖。二公人驚得呆了半晌，動彈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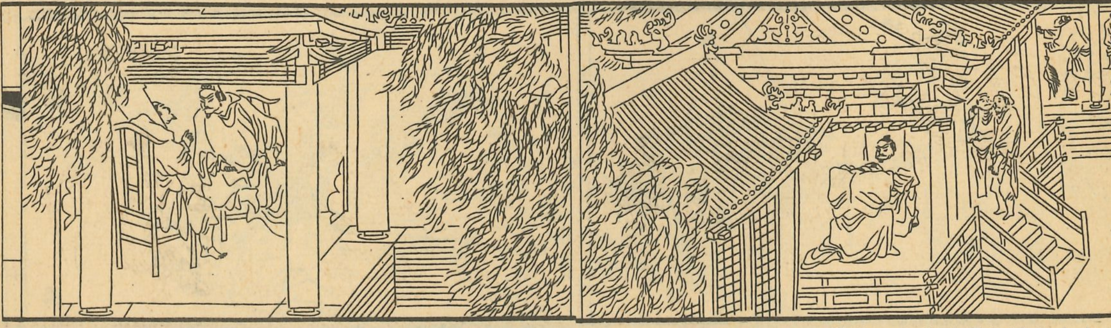
25　林冲又道："師兄息怒。這也不干他倆的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謙吩咐他兩個害我性命。若打死他二人，也是冤屈。"二公人告饒不已。

26　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繩索割斷，扶起林冲道："兄弟，俺自和你買刀相別之後，洒家憂得你苦！知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後來洒家打聽你刺配滄州，恐這厮路上害你，是俺特地跟將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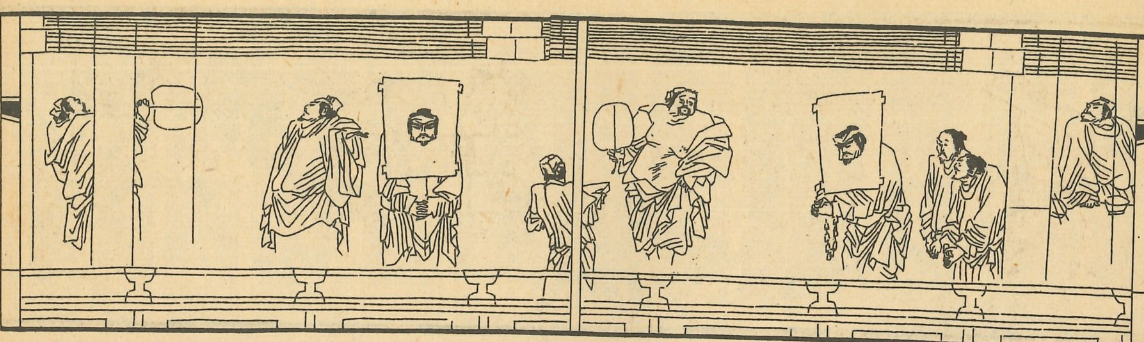
27　自此，途中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公人那裏敢扭他，只怕和尚發作。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個人跟着車子行着。兩個公人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

28　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遇着客店，都是兩人公人打火做飯。這日，魯智深與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俺如今與你分手。"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徑自去了。



29　三人前行，得知綠蔭中一座莊院是柴進柴大官人的府上。林冲久聞柴進大名，便去投奔。柴進知是林冲，就地便拜，林冲忙答禮。柴進請林冲來到廳內，再三謙讓，林冲才坐了客位。

30　坐定後，柴進再拜了林冲，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今日來踏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林冲，聞大官人貴名，名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宿生萬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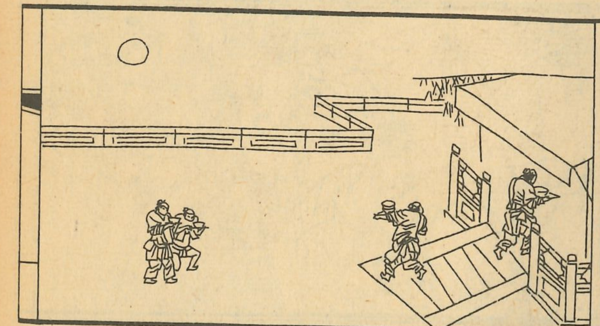


31　林冲與柴進正吃酒，忽見莊客來報："教師來也！"柴進道："請來一同坐地相會。"只見那教師挺着脯子走來。林冲尋思：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了。忙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參。"那人全不睬，也不還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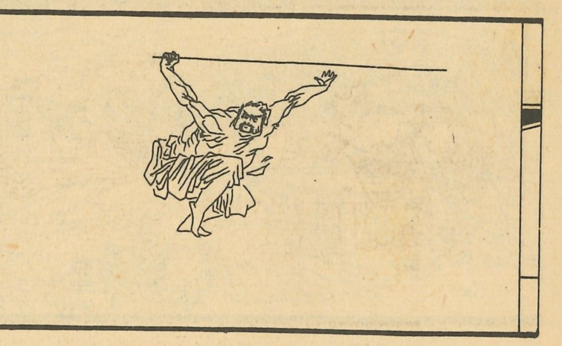
32　柴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武師林冲。"林冲躬身下拜。那洪教頭只道："休拜！"却不答禮。柴進好不快意，道："此位不比他人，教頭何故輕慢？"洪教頭道："他敢和我使一棒，我便道他是眞教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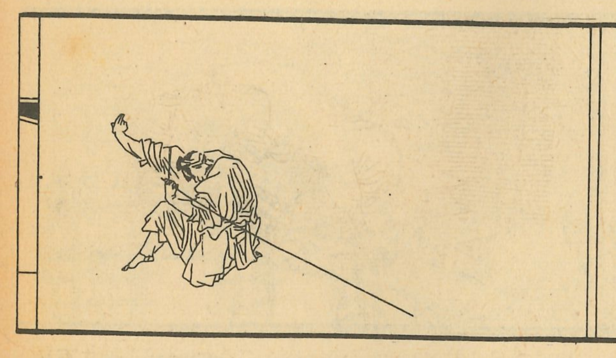
33　柴進眼見林冲躊躇，前來携手道："林武師休要推辭，小可正要領教二位教頭的本領。"柴進也要林冲贏他，滅那厮嘴。林冲明白就裏，這才放心應承。柴進道："且把酒來吃着，待月上來也罷。"即喚莊客："將酒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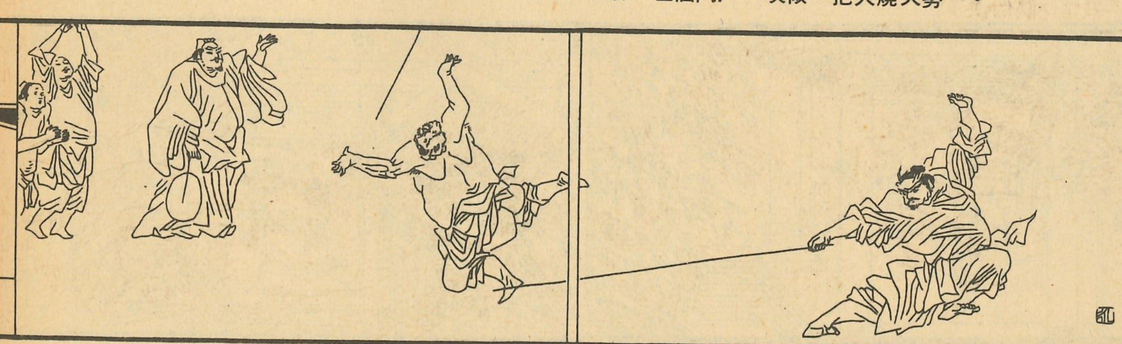
34　三人當下吃過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來了，照見廳堂裏面如同白日。柴進起身道："請二位教頭較量一棒。"



35　洪教頭抖擻起精神，林冲則由柴進出銀相煩二公人權把枷開了。兩個教頭就你來我往交起手來。洪教頭恨不得一口吞了林冲，又怕輸了銳氣，把棒來盡心使個旗鼓，吐個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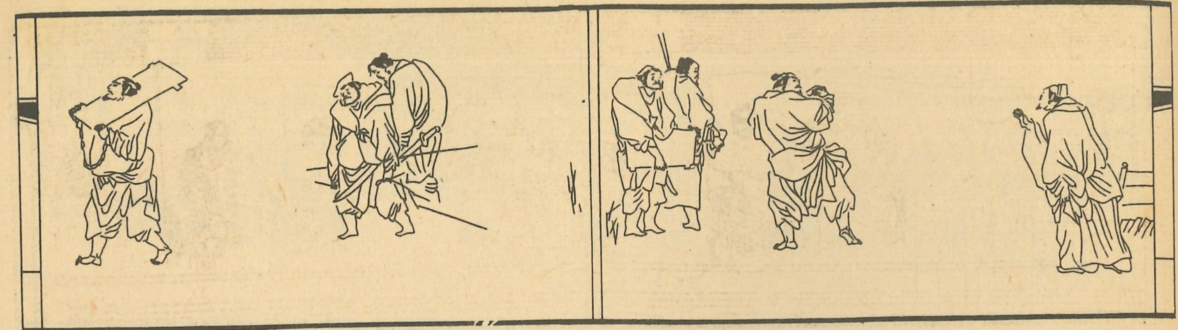


36　林冲心裏也尋思："柴大官人心裏只要贏他。"也橫着一棒，使了個門戶，吐個勢，喚做"撥草尋蛇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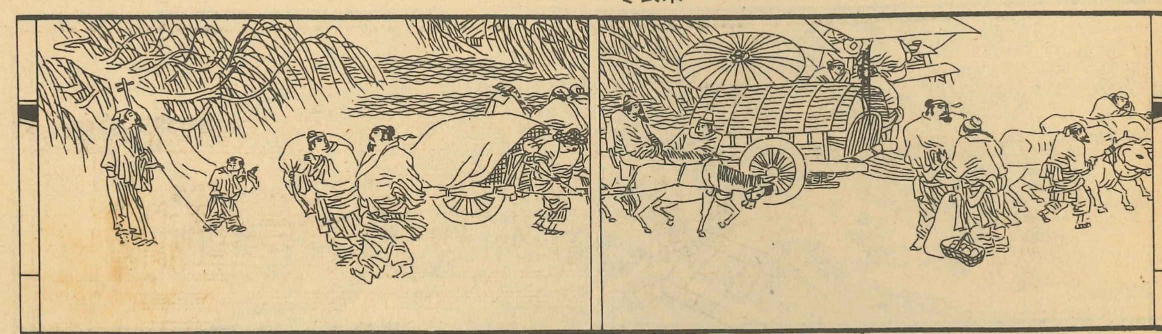
37　洪教頭轉身再復一棒下來，林冲看他脚步已亂了，便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跳裏，和身一轉，便被林冲那棒直掃着小腿骨上。

38　洪教頭"哎呀"一聲，撇了棒，撲地倒了。洪教頭掙扎起來，羞慚滿面，瘸着脚，亦不告辭，自投莊外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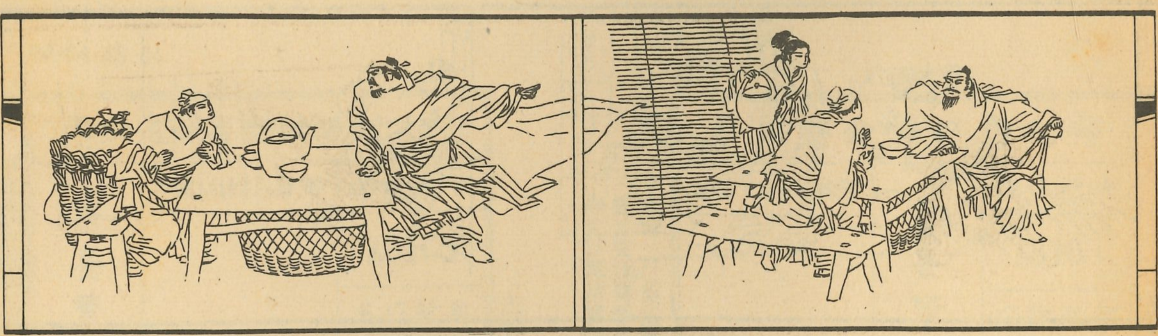
39　柴進留林冲在莊上一連住了幾天，兩人十分投契，叵耐二公人一再催行，柴進不好久留。告辭這日，兩個公人依舊與林冲帶上枷。林冲道："不知該如何報謝大官人！"柴進送出莊門，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

40　林冲帶了柴進饋贈的銀兩和寫與滄州大尹和牢城管營、差撥的兩封書信，由董超，薛霸二公人監押着，徑朝滄州的路上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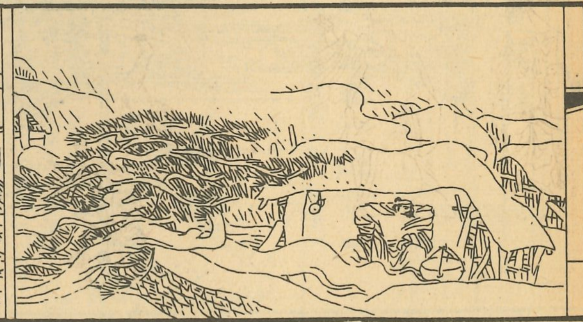
41　三人來到滄州，徑投州衙裏來。大尹管營見林冲有柴進書信相薦，格外關照，撥他看守天王堂。一日，林冲出外閑走，遇見在東京搭救過的李小二，現在營前開了個茶酒店。

42　李小二請林冲往家裏坐，並道："恩人爲何事在這裏？"林冲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刺配到此。"從　，李小二不時送湯水與林冲，林冲也常把些銀子與他做本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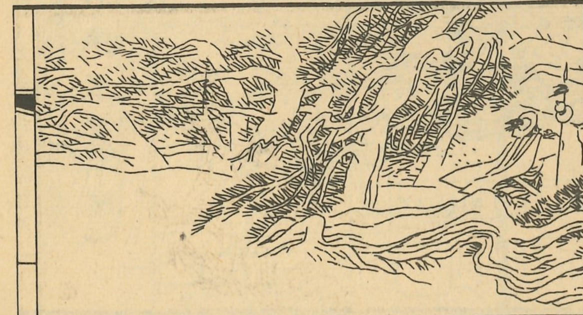


43　這日，林冲走進店來。李小二慌忙道："却才有兩個東京來的人，在此請管營差撥吃酒，相談中，提到「高太尉」，又聽差撥應道：「都在我兩個身上，好歹結果了他，」小人心疑，只怕恩人身上有些妨碍。"

44　林冲道："那人生是什麼模樣？"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什麼髭鬚，約三十餘歲，那跟來的也不長大……"林冲聽了驚道："正是陸謙，潑賊敢來這裏害我，休撞着我，只叫他骨肉爲泥！"李小二道："只當提防他便了。"



45　林冲尋查了幾日不見動靜。這天管營調撥林冲到大軍草料場管事。林冲取帶包裹、尖刀、花槍來到草料場，仰面看那草屋，四下裏牆壁都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冲自語："這如何過得一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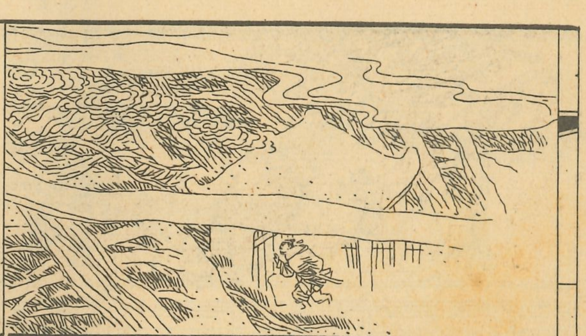


46　林冲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二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吃。便取了些碎銀子，把花槍挑了酒葫蘆，將火炭蓋了，戴上毡笠，拿了鎖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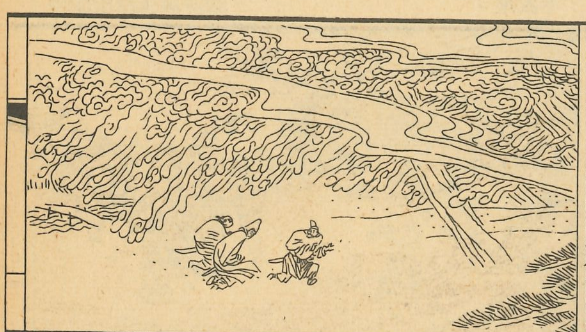


47 待林冲奔回草料場，入內看時，只見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猛想起半路上那座古廟可以安身，便捲了絮被等物走去。林冲入得廟來，把門掩上，擬將過旁邊一塊大石頭來靠了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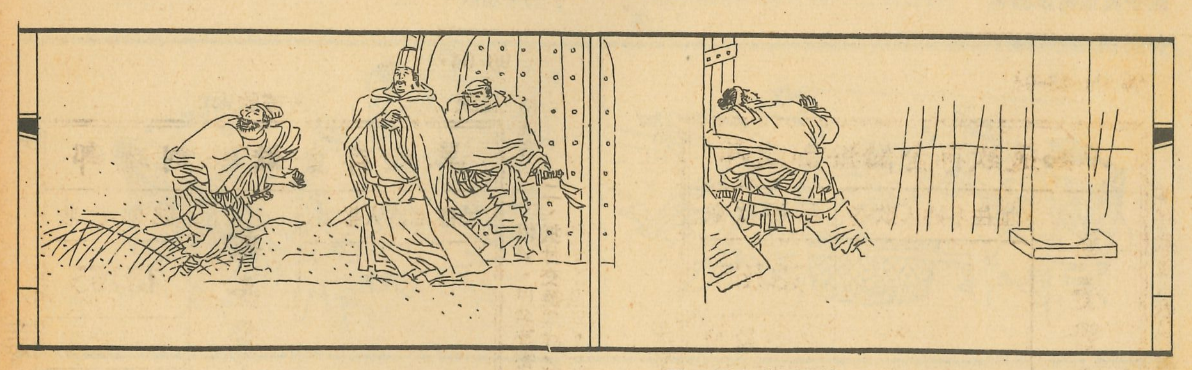
48 入得裏面看時，殿上塑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個判官，一個小鬼；側邊堆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隣舍，又無廟主。



49 林冲正把葫蘆冷酒就着牛肉慢慢地吃，忽聽得外面畢畢剝剝地爆响。林冲跳起身來，就壁縫裏看時，只見草料場裏火起，刮刮雜雜的燒着。林冲拿了花槍却待開門救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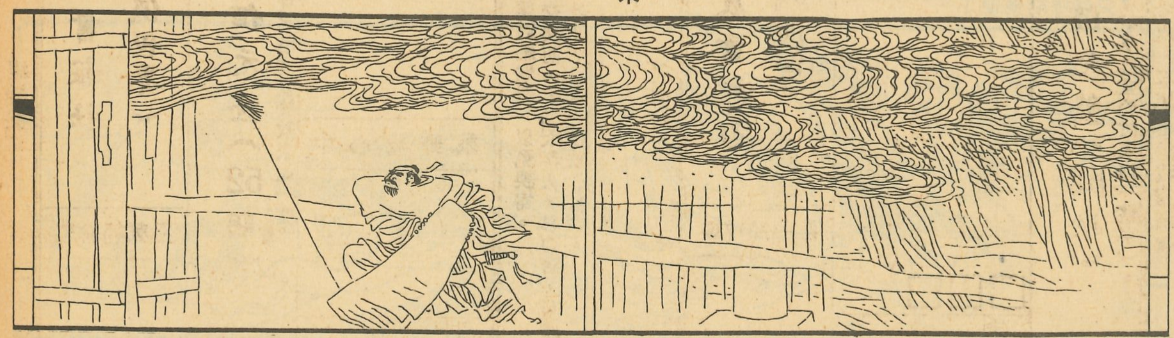


50 只見古廟不遠的雪地裏，朦朧中有三個人急急忙忙直朝廟裏奔來，踏得地下碎雪嚓嚓作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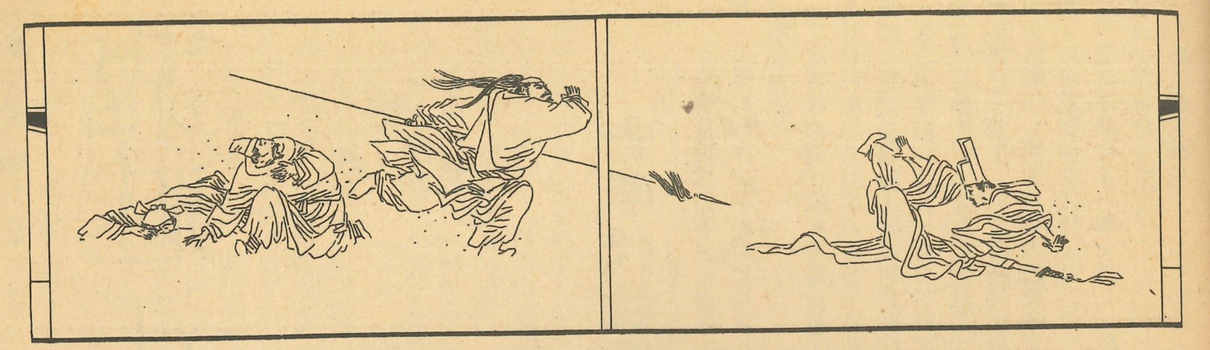
51 那三個人來到廟檐下，立地看火。內中一個問："此計可好？"一個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保你二位……"山門內，林冲聽得眞切，却待開門，轉念尋思道："且聽那廝們再說些什麼來。"

52 山門外，一個道："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個火把，看那林冲哪裏走！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場，也得個死罪！"又一個道："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裏見太尉高衙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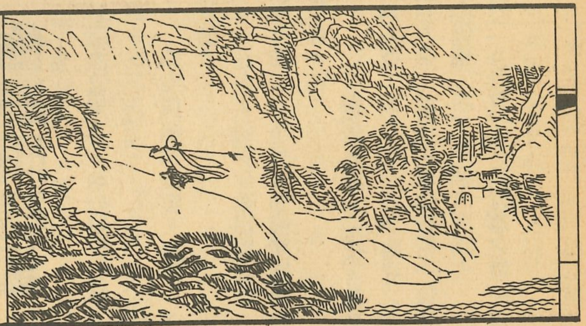
53 聽得出那三個人，一個是差撥、一個是陸謙，一個是富安。林冲自思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場，我定被這廝們燒死了！"

54 林冲搬過石頭拽開廟門，挺着花槍，氣煞煞地奔出山門，大喝一聲："潑賊！"



55 陸謙、富安、差撥聞聲驚呆了。林冲向前先搠倒了差撥、富安。

56 待林冲翻轉身來，陸謙才跑出四五步。林冲喝道："奸賊，你待哪裏去！"劈胸只一提，丟翻在雪地上，一刀剜進陸謙心窩……



57 林冲殺死三個仇人，吐了一口惡氣，嘆道："天理昭彰，作惡難逃，休說你這三個潑賊，那高太尉也早晚要吃我一刀！"林冲回到廟裏，穿了白布衫，戴上毡笠子，提了花槍，冒着風雪，便趁夜投東而去。



58 林冲在柴進東莊住了幾日，聽得官府畫影形、懸信賞捉拿他。林冲已是走投無路，經柴進引薦，奔往梁山泊去了。

98-04-43-04

局號：　收據號碼：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中心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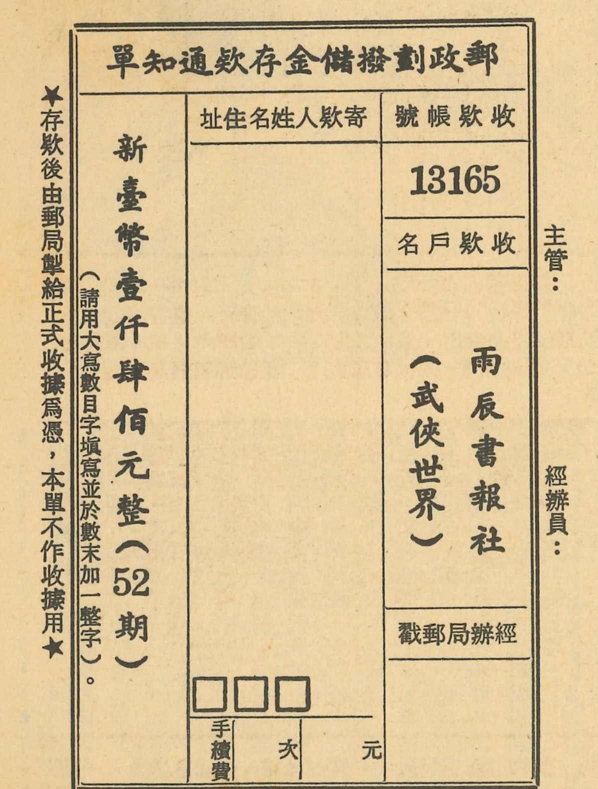
主管：

經辦員：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300.000本70.1. 134×192 (60P.模)保管五年(灝光)



98-04-43-04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款帳號：13165

收款戶名：雨辰書報社（武俠世界）

寄款人姓名住址：

新臺幣壹仟肆佰元整（52期）（請用大寫數目字填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經辦局郵戳

手續費　次　元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存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一、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二、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新派武俠長篇

鬼魅江湖

武陵客·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侯大姑領着皇甫天彪去找愛女皇甫嫻，假扮淳于亮的凌雲天、賈慶、嚴靈霄、皇甫嫻等人已在華陽眞人別府將他迎入，才知道來時在靈霄宮的落魂谷手下已被厤家堡主厤烱父子和白骨殃神柳南用笑音攝魂魔經震傷，凌雲天再喬裝皇甫天彪偕同皇甫嫻和鄧素雲去會柳南，想知道他們的動機何在，先將柳南打傷，厤家父子不敵逃去，凌雲天躡隨至道德觀，正待偵查，却被骷髏香主展玉亭岔散此事，在路上遇到石誠和一少年想暗害自己，便詐作不知，將計就計先和鄧素雲定計，隨石誠回宅，反被他困在機關石屋內，鄧素雲借故和他去襄陽分壇……

先李代桃僵　佈疑雨疑雲

且說阮百謙與那漢子在書室對奕，忽見一老者匆匆走入，面將包袱及石誠密緘交與阮百謙。

阮百謙拆閱密緘，不禁面色大變，頓足長嘆一聲道：「事有意外，石前輩受鄧素雲堅邀趕赴襄陽，此事與我等成敗甚鉅，因之不能設詞推託，命在下於五日內將凌雲天之事辦妥，五日之期急迫，在下也只能孤注一擲了。」說着解開包袱取出一張面具戴上，宛然凌雲天的模樣，神肖已極，可見石誠製作之巧。

老者不禁噫了一聲，道：「阮少俠，簡直一模一樣。」

阮百謙笑問道：「非但如此，連語音神態亦已變易，兩位可曾察覺有無相異之處？」

語聲眞個與凌雲天神肖，兩人不禁瞠目結舌。

良久，老者徐徐出聲道：「凌雲天既陷身地穴，索興發動機關將他壓斃，永除後患。」

阮百謙搖首道：「在下武功不如凌雲天太多，而且尚有甚多隱秘之處，須從凌雲天身上取得，須知百密一疏，石前輩持重沉穩，在下不願有所誤失。」說着取信與二人過目，商議行事之策。

× × ×

凌雲天仰睡於地彎肱枕臥，從容攸閑，身在危中却鎮定如恆，顯然胸有成竹。

鐵壁倏地一滑，圓孔露出，傳來陰惻惻語聲道：「你寫好了麼？」

凌雲天不禁一怔，聽出語音微帶焦急不安，心中一喜，大為振奮，冷笑道：「尊駕何不自己來取。」

冷森語聲又起：「這樣說來，閣下是書寫已妥。」

凌雲天面現不屑笑容，悶聲不答。

只見圓孔內冒出淡淡白烟，霎那間瀰漫全室，似密霧絮棉籠罩，但至凌雲天身前五寸之際停住，似遇重牆屏堵。

凌雲天身形嗖地立起，知濃烟乃迷魂毒香，料片刻之間必有人進入，解下長劍走向壁角而去。

須臾，一方鐵壁軋軋移開，濃霧毒香骨骨湧入另室，漸漸淡散，只見另室中顯出一青衣少年，正是阮百謙。

阮百謙銳厲目光瞥見凌雲天已昏迷在地，嘴角泛起一絲陰冷笑容，緩步走向身前，拾起那疊浣花宣牋，凝目望去。只見上面書錄一闋詞曲，筆力强勁，龍蛇飛舞，淋漓磅礴。

翻展下去，只見密密麻麻十數頁記載姓名來歷甚詳，但武功心法却付闕如，阮百謙不禁鼻中怒哼了聲。

俟他發現凌雲天肩後已失去冰魄劍的踪影，不禁瞠目呆住，繼又搜索凌雲天衣內，竟是神木令也無有，一應什物亦空空如也。

阮百謙暗暗納罕，忖道：「明明瞧見凌雲天背劍墮入此室，為何無有，莫非已被石誠取去。」令人煞費猜疑，冷電眼神巡視室內，却一無破綻。阮百謙不禁呆住了。

凌雲天宛然如死，任由阮百謙如何翻動。

阮百謙目中泛出一絲狠毒眼神，喃喃自語道：「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阮某須力求自保，望閣下死而無怨。」緩緩伸出兩指，照石誠密緘指示點破凌雲天身上九處氣穴。

指力一觸湊雲天穴道，如沾靭革，着手黏滯，阮百謙也不覺有異，只道凌雲天神智已迷失，此一現象乃本身功力深厚所應有之象徵。

須臾。

阮百謙在囊中取出一隻玲瓏精巧的瓷瓶，傾出些許白藥末，塗抹在凌雲天鼻孔內。

辛辣氣味刺入凌雲天鼻腔，頭部微昂響起一聲噴嚏，睜目醒來，忽瞥見阮百謙屹立身前，詫道：「為何尊駕竟與在下長得面目逼肖，無異孿生兄弟。」

阮百謙嘴角噙出一絲笑容道：「閣下氣穴已殘，功力全廢，最好不要倔强，以免自找罪受。」

凌雲天苦笑道：「在下陷身此室，自忖無生還之望，但尊駕亦難免性命之危，他日遭遇之慘，較在下猶有過之。」

阮百謙不禁一怔，繼冷笑道：「危言聳聽，阮某不受你危詞所惑。」

凌雲天道：「尊駕豈不知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之言麼？」說着微喟了聲，接道：「如在下揣測不錯，尊駕決非主謀之人，如尊駕信得過在下，在下當將一身絕學轉授，相機反賓為主，圖霸武林，須知先發制人，後發制於人，但不過尊駕須應允在下一個條件……」

阮百謙聞言心中方動，不禁接道：「什麼條件？」

凌雲天黯然一笑道：「尊駕須代我清結血海大仇。」

阮百謙道：「兄弟一力担承。」

凌雲天苦笑了一聲，道：「如此在下先致謝了，至於在下武功心法得自俠丐木尊者，曠古凌今，義理深奧，如尊駕秉賦不差，盡三日之期，可得在下所學十之七八。」

阮百謙道：「三日之期足够了，但阮某有一事不明，風聞閣下得了一柄春秋神劍，犀利無匹，斬金斷玉，如摧朽枯，如今何在？」

凌雲天道：「尊駕可曾聞煅金鍛石奇學麼？在下身陷此室，自知無望生出，用本命三昧眞火將此劍煉化，致眞元耗損過鉅，不然豈能受毒烟所害。」

阮百謙生平就未有聽聞過武林中有這門曠代奇學，不禁惋惜不已，而習練俠丐木尊者武學慾望愈甚，目中泛出了貪婪之色。

凌雲天道：「尊駕請扶我一把，三日之期為時不短，尊駕如要在下傳習武學，謹防壁縫有耳，何況在下腹中飢餓得緊，說話有氣無力。」

阮百謙微微一笑，雙手摻起凌雲天靠壁而坐，大步跨出，那方鐵壁又自動封閉起來。

凌雲天緩緩緊閉雙目，忖思如何脫困，還須不露一絲痕跡。

片刻工夫，鐵壁軋軋移開，阮百謙提着食盒進入，微笑道：「阮某奉命施為，身不由主，他日如有寸進，皆閣下所賜，你我盡三日之交如何？」取出食盒中酒食，兩人對酌。

凌雲天道：「尊駕尊姓大名來歷，尚未見告，你我雖非生死至交，亦當推心置腹，知無不言，掬誠傾吐，如此在下則可借箸代籌，他日尊駕冠冕武林，霸尊江湖時，於在下墳前奠酒三杯，亦可含笑瞑目於九泉之下。」言詞哀惻，令人心酸。

阮百謙聞言頓興起憫憐之念，道：「兄弟阮百謙，實無相害閣下之意，無奈為勢所逼……」滔滔敍出曾受千面神儒石誠救命之恩，命他投往赤城山主門下為徒，半月前應石誠之召，石誠圖謀無法確知。

凌雲天聞言知阮百謙實乃石誠操縱下之傀儡，不覺長嘆一聲，說道：「知人口面難知心，在下於石誠有救命之恩，遂不料石誠以怨報德，夫復何言，在下吞飲不下，阮兄靜聽我口授武功心法，如口訣施為。」

阮百謙目中神光一亮，凝耳傾聽。

只聞凌雲天徐徐吐聲道：「氣降龍虎，五心擧天，陰陽逆轉……」

寥寥十二字，義理晦澀深奧，阮百謙不禁苦苦思索，潛神參悟。

凌雲天忽疾伸兩指，迅如電光石火朝阮百謙「璇璣」穴點下，阮百謙冷哼一聲身形倒下，他忙將阮百謙面具褪下，急換易衣履，一躍而起，在壁角掀起鐵塊，取出「冰魄」劍及隨身之物。

他這時在本來面目上加添一張製作精巧的凌雲天形像面具，不禁微微一笑，施展「逆轉經脈」絕乘手法，將阮百謙神智喪失，輕輕在阮百謙命門穴上拍了一掌。

阮百謙睜開雙目，神光微現呆滯，茫然若痴，似與凌雲天從不相識。

凌雲天附耳密語道：「阮百謙，速將機關掣動樞鈕及出入之法相告。」

阮百謙果然聽話得緊，一絲不遺詳細說出。

凌雲天熟記在胸，道：「百謙兄，在下亦是顧全武林大局，實不忍加害，奈為勢所逼，誠不得已。」曲指一彈，一縷勁風似箭射向阮百謙喉結穴上。

阮百謙輕哼一聲，頹然倒地氣絕。

咽喉上被刺一針尖小孔，血珠緩緩溢出。

凌雲天在掌中小瓶內以指爪挑起些許黃色粉末，洒在創口上，只見阮百謙身形緩緩縮小乾枯，面耳口鼻均蹙結一處，無法辨認本來面目。

氣氛似凝結冰凍了般，沉悶無比，凌雲天長吁了口氣，以脚翻動阮百謙屍體伏地，飄然走出。

約莫一盞茶時分，石穴書室門外一條人影疾閃而入，正是那凌雲天，目光中異芒閃動，緬懷往事似不勝感慨，口中低誦道：「人間萬事何時歇，空贏得鬢成雪，我有閒愁與君說，且莫用輕離別。」

凌雲天獨坐書室，閉目沉思之際，只覺身後微風颯然，徐徐旋面，但見一老者疾掠而入，微微含笑點首。

老者面露詫容道：「阮少俠大功告成了。」

凌雲天面色一沉，道：「今後不許如此稱呼，須喚我凌少俠，免露破綻，罹受不測之禍，凌雲天已爲我賜死。」

老者躬身答道：「遵命，目前宅中羣雄絡繹到達，俱是武林高手，少俠不妨現身與他們相見……」

語尚未了，凌雲天已自搖首答道：「不可，石前輩業已與鄧素雲等人聲稱凌雲天有事到大別仙靈潭，少則五日，最多七天便可趕返，此時現身未免弄巧成拙，何況在下已獲凌雲天武功之法，在此期間，可潛移參悟，到時應用以免手忙脚亂。」說着略略一頓，又道：「外間絡繹到來武林羣雄是些何許人物。」

這話無疑是加深證明他正是阮百謙，果然老者深信不疑有異，將到達宅中羣雄來歷說出。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風聞鄧素雲麾下有一高手葉勝，其人武學已臻化境，而且足智多謀，鄧素雲邀約石前輩赶往襄陽分壇之行，他必然知之甚詳，不知葉勝到否？倘他到來，你須對葉勝多加留神，羣雄言談擧止，每日應陳明在下。」說着揮手示意老者離去。

五日後，凌雲天出得密室，直掠向一座高樓，身似淡烟般拔上欄內，飄然進入廳房，只見皇甫嫻，魏紅綃，梅若萍聚坐一處娓娓細語，眉梢眼角隱泛憂鬱之色。

皇甫嫻一眼瞥見凌雲天，不禁眸中突泛驚喜之色，噫了一聲，翩然立起嬌聲道：「你出來了。」

凌雲天不禁一怔，魏紅綃、梅若萍兩女星眸中似極爲迷惘。

梅若萍鶯聲慢吐道：「要如何證明你確是凌雲天。」

凌雲天搖首嘆道：「原來你們已知悔了，在下嚴囑雲姐不得外洩，恐釀成巨變，爲何……」

梅若萍嗔道：「關心則亂，雲姐調虎離山，不在此處，又懸心三弟安危，我等已結爲異姓姐妹，是以懇託我等，數日來毫無跡象可尋，憂心煩亂。」說着玉靨微微一紅，接道：「你眞是三弟麼？」

凌雲天無可奈何苦笑道：「唯女子與小人是難養也，語不及六耳古有明訓，如何能證明天下確是凌雲天，須待雲姐來時方可驗明正身，唉，在下作繭自縛，愚不可及。」說着兩臂欠伸懶腰，接說道：「我倦欲眠，三位姐姐愼勿驚擾。」身形向廂房內走去。

三女恐其中有詐，身法迅快如影隨形跟入，只見倒臥在錦榻上，閉上眼睛不出一聲。

皇甫嫻斜睨了凌雲天一眼，面現薄嗔道：「不管他是與不是，反正雲姐今天定可趕返，我等只守在此處，諒他也逃不出此棧。」

凌雲天喃喃自語道：「身入溫柔鄉，南面王不易，妳就趕我走我也不走。」宛如夢囈。

三女不由霞生雙靨，嬌羞不勝，嗔視凌雲天時，已鼻息大作，知凌雲天佯裝如此，相與吃吃低笑。

這時，窗外隨風傳來一聲鷹鳴，凌雲天倏地翻身坐起，道：「雲姐已返，速通知鄒雷絆住石誠。」

魏紅綃道：「別妄想僥倖圖逃。」翩若驚鴻掠出室外而去。

皇甫嫻梅若萍揚腕蓄勢，如迎大敵，眸中神光如刃注視着凌雲天。

凌雲天搖首苦笑道：「作法自斃，夫復何言。」繼又翻身向裏臥下。

兩女相視嫣然一笑。

片刻時分過去，鄧素雲與魏紅綃並肩掠入，皇甫嫻嬌笑道：「你那雲姐已回，別賴在牀上。」

凌雲天如若無聞，宛然入眼。

鄧素雲笑靨如花，嬌聲道：「此乃愚姐之過，也難怪她們，不必負氣，待愚姐驗明正身。」

她示意緊閉門窗……

× × ×

半個時辰後，凌雲天踱出廳外，身後隨着四女，笑說道：「古人有言：長客居大不易，在下意欲竄改三字，溫柔鄉大不易。」

鄧素雲嗔道：「你敢再說。」

凌雲天微笑不言，疾步下樓，身法飄逸向大廳走去。

大廳中羣英畢集，人語喧嘩，千面神儒石誠正與鐵筆蒼鷹鄒雷正在敍話，目瞥凌雲天進入大廳，不覺心神一震，趨前抱拳笑道：「少俠何時轉返？」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在下清晨已至，因日來奔波勞形，疲累不堪，略事盥洗後假寐片刻，偏勞石老師跋涉襄陽，當面致謝。」

石誠道：「些許小事，份所應爲，何足掛齒。」

凌雲天與羣雄一一寒暄，周旋其間，談笑風生，忽瞥見一黑衣漢子，與石誠低語離去。

石誠面色微變，微現不安神態，但倏又平靜，却爲凌雲天瞧在眼中。

凌雲天傳命大張筵席，身形飄然邁出廳外，只見石誠隨至，暗暗一笑。

石誠低聲道：「鄧素雲調來壇下甚多高手，駐守宅中各扼要之處，凌雲天此刻如何，若爲他們發現橫禍立至。」

凌雲天道：「已毀屍滅跡，前輩不可自露馬脚。」

石誠道：「這個老朽知道，少俠你務須設詞誘使皇甫嫻說出『血影魔經』的藏處。」

凌雲天道：「她眞知道麼？」

石誠頷首道：「皇甫嫻對凌雲天一見傾心，你問她必吐無隱，目下武林中僅范澄平、皇甫天彪知情。」

凌雲天頷首道：「在下當盡力而爲，不過風聞鄧姑娘謂『軒轅經』乃曠代絕學，現爲獨龍叟所獲，前輩爲何捨軒轅經不取，獨求其次。」

石誠目光巡視向外一瞥，見無人偸聽，答道：「老朽奉命施爲，他事不得而知，想軒轅經已另遣有人搜覓。」

凌雲天有心詢問係奉何人所命，轉念天下事欲速則不達，隱忍未再出言。

黃昏日落，寒風狂勁四溢，令人毛骨聳然。

宅中亮如白晝的燈火立時盡滅，夜幕沉垂，更憑添濃重陰森恐怖。

突聞谷中朗喝道：「是那位朋友駕臨

我翠雲谷。」

夜空中人影紛飛，撲向那語聲傳來之處。

一聲哈哈長笑隨風曳逝，只見一條迅疾無倫的身影投向莊門而去。

那身影一落在莊前，並未遁往宅內，竟反身屹立，高喝道：「朋友，你擅闖入我翠雲谷，不覺太狂妄自負了麼？」

「就算你翠雲谷是龍潭虎穴，老夫也要一闖。」語聲中，十數條人影如飛紛紛落在宅前，爲首係一面鍋底，虬髯虎目老人，目中冷電眼神逼視對方，見是一個年僅弱冠，神采俊逸青衣少年，不禁一呆。

少年正是凌雲天，微笑道：「尊駕來我翠雲谷，決非無因，望請見告。」

老人陰惻惻一笑道：「不錯，老夫爲追尋一人而來。」

「誰？」

「皇甫嫻！」

「你與皇甫嫻有仇？找她何事？」

老人見凌雲天言辭咄咄逼人，大喝道：「皇甫嫻在與不在？」

凌雲天冷笑道：「不在！」

老人目中泛出森厲殺機，沉聲道：「老夫不信她不在？」

凌雲天哈哈大笑道：「要如何使尊駕相信？」

忽聞夜空中生起皇甫嫻銀鈴悅耳語聲道：「他找我麼？」語聲中皇甫嫻蓮步姍姍走了出來，身後隨着魏紅綃及白髮蕭蕭的侯大姑。

皇甫嫻穿着一身雪白羅衣，皓面明齒，宛如凌雲仙子，豐神秀麗。

魏紅綃雲髮飄飄，艷光照人，與侯大姑立在一處，頓成強烈對比。

皇甫嫻一理散亂雲髮，道：「尊駕是誰，找我皇甫嫻則甚？」

老人目注皇甫嫻，答道：「老夫朱一鶴，想必姑娘諒有耳聞。」

皇甫嫻淡淡一笑道：「不錯，風聞西方尊者座下有你這麼一號人物，但素不相識，亦無過節，所爲何來？」

朱一鶴陰陰一笑道：「向姑娘打聽一件事，倘蒙見告，則感恩不淺。」

「可是爲了血影魔經？」

朱一鶴目中異光一閃，笑道：「久聞姑娘玉雪聰明，料事如神，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皇甫嫻面色一沉，如罩嚴霜，道：「恕我不知，無法奉告。」

朱一鶴面色一變，道：「那麼恕老夫無禮了。」目光一望手下。

一雙黑衣人如風閃電撲出，寒光電奔，洒出漫天金星襲向皇甫嫻而去。

皇甫嫻身形疾飄退後，侯大姑鳩首鐵拐一橫，大喝道：「站住！」

兩黑衣人不禁怔得一怔，刀招猛撤，認爲侯大姑還有什麼話要說。

暗中突然掠出了「金刀快手」燕三泰，望着侯大姑說道：「與他們還有什麼話好說。」手腕一振，金虹電閃，出手迅快已極。

只聞一聲凌厲慘嗥出口，一黑衣人竟無法封避燕三泰迅如奔雷刀勢，由顱至尻被生生劈出兩半，五臟六腑溢出體外，慘不忍睹。

侯大姑更是狠辣無比，她的鳩首鐵拐一式「風捲殘雲」，橫掃而出，勁風如山，夾着一片「五稜斷魂釘」，勢若驟雨劈去。

另一黑衣人目睹侯大姑杖招如山壓至，鋼刀疾點而出，欲用「一力降十會」佛門奇招點開鐵杖，忽聞同伴慘嗥斃命，心神不禁大凜，突感肩背一陣劇痛，刀勢一慢，被鐵杖劈在頸骨上，一顆斗大頭顱砸得稀爛。

此不過是瞬息間事，朱一鶴見狀不由面色一變，厲聲道：「皇甫姑娘手下心辣手黑，老夫萬難容忍。」

凌雲天突冷笑道：「你錯怪皇甫姑娘了，我這翠雲谷不容人來此撒野，動手啓釁皆由你方而起，自找死路，怨得了誰？」說着身形緩緩向前。

朱一鶴身後十數匪徒喝叱出聲，撤出兵刃，往皇甫嫻攻去。

這十數匪徒均是一流高手，無奈皇甫嫻那方太強，燕三泰侯大姑招勢迅辣霸道，所向披靡，夜空中不時飄騰令人戰慄慘嗥。

凌雲天身形望朱一鶴逼來，朱一鶴倏地右掌揮出，拍向凌雲天的肩頭，罡風寒冽砭骨。

朱一鶴掌式委實精奇玄奧絕倫，一掌揮出，幻起漫空掌影，招中套招，含蘊擒拿手法，人身要害重穴無不在他那惡毒掌勢之下。

凌雲天輕笑一聲，身形疾幌，竟穿入朱一鶴千重掌影內，左腕一翻，一把扣住朱一鶴「井肩穴」，「冰魄」寒光疾閃，眩人眼目。

只聽朱一鶴悶哼一聲，右臂爲「冰魄神劍」齊肩削落，血淋淋墮地，斷處血如噴泉，面色慘白如紙。

此刻，皇甫嫻魏紅綃亦已雙雙出手，十數匪徒悉數就殲，皇甫嫻道：「朱一鶴性命留下，我還要問他。」

朱一鶴不愧薑老彌辣，臂斷受制，尚嗾嗾獰笑道：「姑娘如殺死老朽，將後悔莫及。」

皇甫嫻聞言情知有異，柳眉微皺道：「姑娘不信殺不了你。」

朱一鶴冷冷一笑道：「老朽被制，姑娘要取老朽性命易與反掌，但令尊性命亦在千鈞一髮中。」

皇甫嫻不禁花容失色。

凌雲天冷笑，道：「故作危言，尊駕先前來時爲何不早說，落魂谷主現在何處，據實說來，如一言不實，別怨在地心黑手辣。」

朱一鶴道：「老朽爲私心所誤，落魂谷主現陷身秦中九怪之手，九怪逼問皇甫天彪谷主血影魔經藏處，但其推稱藏址圖形由皇甫嫻保管……」

皇甫嫻寒聲道：「所以你不惜自告奮勇而來。」

朱一鶴點點頭，苦笑道：「承令尊告知姑娘在此翠雲谷，老朽不料姑娘手下武功如此高強，再老朽熟知嵩山地形，山溪谷壑無不瞭如指掌，滿望此行必手到擒來，若姑娘獻出圖形……」

凌雲天道：「血影魔經必爲你所獲，再將圖獻出秦中九怪，你擇一秘處隱跡潛

修血影魔經內魔宗奇學，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

朱一鶴道：「老朽一着失錯，滿盤皆輸，但老朽如不生還，落魂谷主定罹不測之禍。」

凌雲天瞥見皇甫嫻星眸中淚珠泫然欲滴，微笑道：「姑娘無須担憂，在下自會設計救出令尊。」兩指飛落在朱一鶴暈眩穴上。

朱一鶴只覺天旋地轉，悶哼一聲昏倒在地。

燕三泰一躍上前，將朱一鶴挾在脅下，隨着凌雲天皇甫嫻等人進入宅內。

朱一鶴被放置一間密室後複室中。

諸女在密室商議救出皇甫谷主之計，聚論紛紜，饒是諸女心智卓絕，無如秦中九怪非是易與之輩，除了放手一拚之外，只覺束手無策，皇甫嫻更是憂心如焚。

凌雲天則徘徊於室外篁蔭叢中，負手沉思。

千面神儒石誠疾如鬼魅掠來，低聲道：「方才輕率用劍，若爲二女看出破綻，則全功盡棄矣。」

凌雲天鼻中冷哼一聲，答道：「石老師須謹記在下現在凌雲天，並非阮百謙，須知在下武功雖不如凌雲天，才華心智就不在凌雲天之下，一再絮聒嘮叨，事敗恐在石老師身上。」

千面神儒石誠聞言不禁語塞，悻悻笑道：「老朽每日坐臥不寧，心驚肉跳，茲事體大，關係你我生死安危，不得不爾。」說着望了室內一眼，接道：「皇甫嫻可說出血影魔經藏處否？」

凌雲天搖首微笑道：「也許皇甫嫻眞個不知，欲速則不達，急則生變，惟徐徐圖之才可。」

石誠略一沉吟道：「老朽這幾日只覺眞氣運轉略有阻滯，恐那日凌雲天墜下地穴之前已心有所疑，暗算老朽，少俠可爲我一治麼？」

凌雲天冷電眼神注視石誠一眼，陰陰一笑，說道：「在下是阮百謙，並非凌雲天。」

須臾，遠處忽傳來鄒雷唔聲道：「石兄……」

石誠面色一變，道：「鄒雷相約老朽敍話，恐他生疑，少俠諸事謹愼。」說着人已穿空掠去。

暗中閃出葉勝，目凝石誠消失的身形，泛出一抹殺機。

凌雲天微笑道：「惡貫滿盈，終必授首，葉兄你那嫉惡如仇的習氣還要收斂一點才好。」說着飄然慢步踱入室內。

鄒素雲盈盈起立，道：「天弟，你忖出良計沒有？」

凌雲天說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必救出皇甫谷主無疑，且容小弟聽聽朱一鶴之言，再定對策不遲。」說着向密室走去。

諸女緊隨其後，魚貫進入密室。

朱一鶴穴道已被拍開，斷臂創口血溢已止，面色蒼白，兩隻鬼眼亂轉，欲忖出良策如何說動皇甫嫻縱之離去。

一見凌雲天及諸女走入，即冷冷笑道：「諸位拿定了主意麼？老朽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但皇甫谷主必然慘死無疑。」

凌雲天道：「朱老師不愧武林老輩之人，薑老彌辣，硬朗得緊，在下怎知朱老師之言是實。」

朱一鶴陰陰笑道：「諸位如不見信，隨老朽前往就知。」

凌雲天哈哈笑道：「朱老師不必在在下面前賣弄心機，最好說出九怪潛跡所在，皇甫谷主是否與秦中九怪同在一處？」

朱一鶴默然不答。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朱老師既然不說，在下也未便相強，朱老師見識廣博，當知武林之內有宗『分筋錯骨，逆經轉脈』奇學。」

朱一鶴冷冷答道：「老朽見識淺陋，未曾聽說過有此一項武學。」

凌雲天道：「朱老師稍時便知這宗奇學的妙用了。」說着右手緩緩伸出，與朱一鶴錯開十三處骨節，分筋錯骨，手法詭奇絕倫。

朱一鶴倏地面色大變，只覺萬蟻嚙心，遍體蟲行，癢痲難禁，額角冒出豆大汗珠，目露悸容，顫聲說道：「老朽只求一死。」

凌雲天面色一沉，冷笑說道：「要死也未必如此容易，在下此手法惡毒無比，須歷經七七四十九日，精神衰竭，才慢慢死去。」

老賊暗嘆一聲，自知無望逃生，只求痛快一死，道：「秦中九怪與落魂谷主現在五虎嶺神君廟，九怪推測『血影魔經』仍埋藏在少林寺內，老朽如不携圖趕回，少林必遭血腥屠戮。」

皇甫嫻厲叱道：「家父爲何落在秦中九怪手中。」

朱一鶴道：「暗算難防，秦中九怪先落入落魂谷恭候令尊，出其不意，乘其不備，令尊才爲所制。」

凌雲天疾伸兩指，將朱一鶴點昏在地，道：「皇甫姑娘是否身懷『血影魔經』藏地地圖！」

皇甫嫻蓮足一頓，嗔道：「時至如今，你還不信我麼？」

凌雲天微微一笑道：「如此令尊之意在下已知，無非想藉朱一鶴之口，命姑娘設法相救。」回頭望着鄒素雲道：「雲姐，你命人速將朱一鶴那隻斷臂衣袖撿來。」

鄒素雲應聲掠出室外而去。

皇甫嫻只覺凌雲天行事有鬼神不測之機，茫然不解，以疑惑的眼光凝注着凌雲天。

凌雲天道：「此事必須冒險犯難，皇甫姑娘別瞪着在下，成敗尚在未知之天，若有誤失，在下無顏與皇甫姑娘相見。」

梅若萍嫣然一笑道：「三弟，你口口聲聲稱皇甫姑娘，不覺得太生分麼？」

凌雲天愕然嗤鼻道：「叫小弟如何稱呼？」

梅若萍道：「肌膚相親，非君莫屬，叫聲嫻姐又有何妨？」

皇甫嫻霞飛雙靨，頓足嗔道：「此時此地，萍姐還有心情拿小妹打趣。」

梅若萍道：「我總覺得如此稱呼令人心寒，三弟，你說是麼？」

凌雲天面紅耳熱，知梅若萍有意相謔，緩和皇甫嫻焦急如焚情緒，道：「嫻姐

二字似不够親熱，小弟已與四位姐姐各取一名，不過此非其時……」

皇甫嫻嬌啐一聲，嗔道：「狗嘴裏吐不出象牙。」

鄒素雲一幌身進入道：「嫻妹，妳罵誰？」

皇甫嫻白了凌雲天一眼，道：「除了他，還有誰？」

鄒素雲格格響起一串嬌笑，微瞪了梅若萍一眼道：「又是萍妹在無事生非了。」繼又揚起一隻朱一鶴斷臂，接道：「斷臂作如何處理？」

凌雲天道：「將斷袖接好，命一胆大心細之人喬裝朱一鶴覆命。」

皇甫嫻不禁一怔，道：「易容雖巧，恐朦騙不過秦中九怪，何況西方尊者必尚有門下在內，只怕弄巧成拙。」

凌雲天笑道：「只要能救出令尊，其他均非所計了。」說着微微咳嗽一聲，接道：「在下意欲扮作令尊，俟機換易令尊出險如何？」

皇甫嫻玉靨霞生，幽幽一笑道：「一切皆由你作主，我不願過問了。」

凌雲天略一沉吟道：「有勞雲姐請賈嚴二位前輩前來商議。」

× × ×

林風稷稷，流泉淙淙，嵩山北麓少林寺內清磬梵唄之聲若續若斷，令人塵慮皆蠲。

勅賜少林寺門緊閉，半年來如此，江湖中少林弟子幾乎絕跡。

但天下事往往出於意料之外，少林門下雖奉嚴命不得外出捲入江湖是非，但却有人找上門來，只見一條迅如流星黑影向少林寺而去。

那人一沾林中石徑，突聞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施主請留步。」

只見林樹叢中閃出四僧，接着明晃晃的精鋼禪杖橫擋住來人去路，爲首是一鬚髮如銀老僧，含笑問訊道：「施主駕臨敝寺定有所爲？」

來人是一面目森冷的黑衣老叟，森厲眼神注視了老僧一眼，道：「不錯，老朽特來求見貴派掌門。」

老僧呆得一呆，道：「敝門上代掌門已然證果，新任掌門猶未接掌……」

語聲未了，黑衣老叟沉聲道：「這個老朽知道，四位大師莫非奉命相拒。」

老僧微笑道：「貧僧奉有嚴命，誠非得已，望請見諒。」

黑衣老叟冷笑道：「若老朽一定要見哩？」

四僧默然不答。

黑衣老叟陰陰一笑道：「四位諒難阻得住老朽，但老朽不願妄戮無辜。」

一個中年僧人冷笑道：「好狂妄的口氣。」

黑衣老叟目中逼射出一縷殺機，疾逾閃電伸臂抓去，中年僧人一撩禪杖，飛絮捲雲杖勢如山揮出。

那知黑衣老叟五指迅如鬼魅，一把扣住禪杖。

中年僧人只覺一股奇寒之氣，由杖柄透出循臂攻入，不禁機伶伶打一寒顫，道：「好冷！」面無人色，四肢無力，頹然倒地。

老僧不禁心神大震，道：「施主好辣毒的手法。」

黑衣老叟泛出一絲懾人獰笑道：「一個對時後便可平復如初，有煩大府稟明說老叟徐青山求見。」

徐青山名列秦中九怪第五，老僧聞言暗吃一驚，不禁面色微變，道：「原來是徐施主，貧僧要担當偌大干係領施主面晤敝派掌門人，但願我佛慈悲！施主請！」

徐青山森冷面上泛出一絲傲慢的笑意，昂然步向少林寺，老僧當先飛奔而去。

另兩僧人面色鐵青，忽地道旁掠出一雙老者，兩僧只道是徐青山黨徒，不禁大驚，凝目望去，見是活喪門賈慶煞手神判嚴凌霄，立即合掌稽首道：「原來是賈大俠嚴大俠。」

活喪門賈慶望了昏死在地僧人一眼，道：「嚴兄，秦中九怪武功實比傳言爲高，九怪一向共進退，決不僅徐青山一人單獨前來，也許先徐青山已入少林，徐青山此來明言求見！不過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之計。」

二僧不禁面色大變。

嚴凌霄道：「二位休要焦急，眼前秦中九怪雖來意不明，似不致引起衝突。」說着又道：「我等猶未能與秦中九怪明目相見，二位請帶老朽兩人由秘徑入寺，窺察九怪異謀。」

當下一名僧人答道：「小僧領路。」

賈慶嚴凌霄隨着僧人飛奔入寺，由羅漢堂內一條地下秘徑通往達摩院後藏身在佛像之後。

只見院中一年約六旬，貌像清癯僧人偕同徐青山進來，分賓主落座。

接着又走入一名老僧，均鬚髮如銀，目中精華內蘊，一望而知是少林高手。

但聞清癯老僧含笑道：「老衲願聞徐檀越賜教。」

徐青山道：「徐某並非心存惡意而來，風聞『血影魔經』實藏在少林，將爲少林帶來一場血腥浩刦，奉勸上人不如將魔經交與徐某帶走，化戾氣爲祥和，徐某也感恩拜德！兩全其美，諒蒙上人俯許。」

清癯老僧長嘆一聲道：「廿二代掌門人實獲有一册『血影魔經』，但藏處恕老衲並無耳聞……」

徐青山沉聲接道：「這個徐某已知，但請上人費神一查上代掌門手錄，定可偵出端倪，目下骷髏幇主，宮廷大內高手，落魂谷主相率門下，及黑白兩道羣雄，雲集中州，莫不是爲了爭奪血影魔經而來，不出七日外，貴寺當罹浩刦，我秦中九怪也不甘坐視血影魔經落在旁人手中，望上人三思而行，徐某三日後再當造謁，屆時諒上人絕不讓我徐某空手而回！」說着霍地立起，抱抱拳頭，道：「徐某這就告辭了。」

清癯老僧忙道：「徐檀越請留步，容待商酌。」

徐青山已自疾幌而出。

少林掌門正待追出達摩院，突聞佛龕之後飄聲傳入耳，賈慶笑聲道：「不必追了，秦中九怪已處心積慮，圖謀血影魔經，少林推稱沒有，亦是無用。」賈慶嚴凌霄已飄身而下。

少林掌門目睹賈慶嚴凌霄，不禁大詫

，道：「兩位大俠何時駕臨，這條秘徑除本門中無人知曉。」

嚴凌霄笑道：「老朽兩人由徐青山之後尾躡而來，承貴派門人帶往秘道，避免與秦中九怪朝相，說着語聲略頓，正色道：「看來貴派大刼難免。」

少林掌門面色大變，道：「徐青山之言並不是危言恫嚇的了。二位大俠有何賜教。」

賈慶道：「掌門人如相信得老朽過，請隨老朽同往去見一人，共商良策。」

少林掌門大感爲難，遲疑久之答道：「此人是誰，可得預聞否？」

嚴凌霄正色道：「掌門如不願前去，嚴某兩人就此撒手不管，告辭了。」

一個長眉老僧冷冷說道：「安知嚴大俠其中無詐。」

賈慶沉聲道：「老朽在此留作人質，如此總該放心了吧！哼，老朽此來未免多此一舉，少林覆亡關老朽等何事。」

少林掌門長嘆一聲道：「賈大俠休要動怒，老衲願隨兩位一行就是。」

嚴凌霄道：「此去不過一個時辰途程，絕誤不了貴掌門的性命，但望守秘不得外洩。」

五少林耆宿見掌門人自願前往，不便再出言阻攔，均躬身道：「貧僧遵命。」

少林掌門與賈、嚴二人由另一秘徑出寺，一路慎秘身形，鶴行鷺伏，疾逾飄風到達翠雲谷中。

莽莽林木叢中突聞一聲低喝道：「是賈嚴二位大俠麼？」

賈慶答道：「葉老師，老朽已請得少林掌門駕臨，速通知少俠出迎。」

突聞凌雲天語聲道：「在下已在此恭候多時了。」

林中人影一閃，顯出面如冠玉，豐神俊逸的凌雲天，快步趨前，抱拳含笑道：「上人豐儀，傾慕已久，今日何幸，得親謦顏。」

少林掌門忙雙掌合什道：「不敢……」目注賈慶道：「這位就是兩位大俠途中提起過的凌施主麼？」

凌雲天忙答道：「在下就是凌雲天，請入寒舍一敍，容在下帶路。」

少林掌門隨着凌雲天進入宅內一間密室，分賓主落坐，賈慶忙道：「情勢猶若燃眉，迫不容緩，少俠請命人帶出朱一鶴來。」

凌雲天即命人提出朱一鶴，拍開他穴道。

朱一鶴兩眼一睜，迅望室內情景，即知所爲何事，自己餘悸猶存，黯然一笑道：「少俠定是須老朽當着少林掌門吐出秦中九怪密謀。」

嚴凌霄道：「朱老師知道便好。」

朱一鶴雖滿腔怨毒，但在人簷下，焉得不低頭，鼻子冷哼一聲，將秦中九怪凶謀和盤托出。

少林掌門目睹朱一鶴斷臂，情知所言非假，目露疑詫之色道：「據老衲所知，血影魔經確不在敝寺，若朱檀越所說是眞，只須皇甫姑娘交出藏圖，少林即可置身事外。」

賈慶冷笑道：「話雖不錯，但上人却不知皇甫姑娘並無藏圖，落魂谷主無非借朱一鶴之口，令皇甫姑娘速速趕去相救。」話聲略略一頓，又道：「因此之故，朱老師空手返回覆命，或禁囚於此處，均足以使秦中九怪侵襲少林，九怪認定『血影魔經』埋存少林，不然，徐青山絕不會無因隻身造訪威脅上人。」

少林掌門不禁長嘆一聲道：「兩次大俠邀老衲來翠雲谷就是爲此麼？」

嚴凌霄冷笑道：「老朽兩人强邀掌門人來翠雲谷，讓掌門人親眼目睹，須知武林情勢險惡，少林執九大門派之首，決非閉關自守，獨善其身，可不捲入這場是非漩渦中。」

凌雲天倏地立起！朗聲喚道：「馬玉成進來。」

門外應聲走入面目相似朱一鶴的老叟，垂手巍立在凌雲天面前。

凌雲天微微一笑，從身後隨侍青衣童子手中取過一隻籐匣，當着少林掌門之面與馬玉成易容。

一盞茶時分過去，馬玉成已變成朱一鶴模樣，神肖已極。

朱一鶴冷笑道：「你此舉無異自投羅網，秦中九怪神目如電，焉有不立即察覺之理。」

凌雲天曲指一彈，一縷暗勁擊中朱一鶴「期門」穴上。

朱一鶴只覺眼前一黑，昏死過去。

少林掌門不禁一驚，暗道：「此人年歲甚輕，武功已臻化境，難怪連賈慶嚴凌霄兩位施主自負狂傲，眼高於頂之人，獨對其欽敬無比……」

忖念之際，只見青衣童子手捧一面銅鏡，凌雲天對鏡易容。

片刻之間，凌雲天已換易爲落魂谷主皇甫天彪，微微一笑道：「兩位前輩速送少林掌門回寺，照計行事，在下略作佈署，立即趕往五虎嶺神君廟，恕在下不恭送了。」說着抱拳一拱，與馬玉成雙雙疾掠出室而去。

神君廟內陰暗森沉，香火俱無，斷垣殘礫，不勝荒涼。

一條魅樣的人影由廟內掠出，立在廟側一塊荒草湮沒的碑碣旁，凝望遙處蒼碑黛烟，綿亘起伏的中嶽嵩山，喃喃自語道：「怎麼還未返轉？」

這人正是秦中九怪老大甘谷。

天際遙處忽飄送入耳一聲清嘯，甘谷森冷面色上，泛出一絲愉悅笑道：「回來了。」

遠處現出五怪徐青山彈丸般人影，身法疾如風，片刻已自落在神君廟前，喚道：「大哥！」

甘谷只見徐青山手中捧着一油紙包，不禁眉頭微微一皺，笑道：「五弟，嵩山之行如何？」

徐青山答道：「少林表面上戒備森嚴，其實鬆懈無比，小弟施展陰風手法，懾住少林伏樁面晤掌門，限期三日查明血影魔經藏處。」說着微微一笑，接道：「小弟因此順利，順途登封探明黑白兩道人物動靜，至太白樓痛飲盡醉，並携來一包下酒菜。」

甘谷淡淡一笑道：「少林因我等秦中九怪素來共進共退，絕無一人單獨行事，心疑除你之外，我等必隱在近處，投鼠忌

器，因此不敢妄動，不然少林豈能容你來去自如。」

兩人說話時，已步向神君廟內大殿而去。

殿內高燃着粗如兒臂牛油巨燭，映得一殿輝煌。

三怪四怪正在對奕，落子丁丁，其餘諸怪圍觀如堵。一角端坐着落魂谷主皇甫天彪，似閉目養神，面上肌肉微微顫動，顯然被制，心頭强抑制着忿怒。

大怪甘谷與五怪徐青山步上殿廡之際，忽捲起一片狂風，砂土瀰漫眼目，一條黑影在甘谷身旁掠過，身法閃電，瞬影已杳。

大怪五怪竟茫然無覺，衣袖撣拂風沙，瞇着眼簾邁入殿內。

奕局立散，徐青山敍述嵩山之行經過道：「只待朱一鶴與皇甫姑娘來時，我等立可將血影魔經攫在手中。」

落魂谷主聞言猛睜雙目，精芒電射，冷笑道：「未必如此容易，老朽之女聰慧無比，豈肯交出藏圖與朱一鶴相偕自投羅網。」

甘谷陰陰一笑道：「皇甫兄忘了生死尙操在我等手中，甘某知道你們父女相依如命，令嬡倘獲知其父命懸一髮，怎能不急急趕來。」

落魂谷主厲聲道：「你道我皇甫天彪是貪生怕死之輩麼？」

甘谷冷笑道：「皇甫兄雖不懼死，但痛苦難禁，一個對時將化成一灘濃血，令嬡却不能無動於衷。」

說時，一條身影踉蹌衝入殿來，九怪不禁大驚，只見是朱一鶴渾身浴血，栽倒在地，面如金紙，左手握着一束羊皮的紙卷。

甘谷揮臂一按朱一鶴心脈，已然冰冷氣絕，肩頭釘着一支白骨針，不禁面色大變，道：「風聞白骨殃神柳南江湖現踪，愚兄却不深信，怎麼朱賢弟偏遇上這位煞星。」說着剝開朱一鶴左手五指，取出羊皮紙卷展閱。

就在朱一鶴栽倒殿中，九怪心神略分之際，兩條飛快黑影掠入殿隅，一人挾起落魂谷主投入暗處遁走，另一人却坐在方才落魂谷主椅上。

九怪端視羊皮圖卷，雖註有「血影魔經」藏處記號，却無法判明確址，互望一眼，不禁轉身步向落魂谷主而來。

落魂谷主冷笑道：「九位這不是問道於盲麼？兄弟若然知道，早將魔經攫在手中了。」

甘谷道：「如此說來，皇甫兄未參悟出一絲端倪了。」

落魂谷主笑道：「朱一鶴熟知嵩山地形，瞭若指掌，却又慘死，九位雖有圖而無異廢物，可見人算不如天算，九位一番心血竟付之流水。」

甘谷厲聲道：「朱一鶴雖死，但尙有少林在。」

皇甫天彪微笑不言。

甘谷冷笑道：「你那愛女爲何不與朱一鶴同來。」

落魂谷主面色一沉，道：「兄弟如何能知，難道非要小女同死在白骨殃神柳南白骨針之下麼？」

甘谷眉宇之間，殺機猛泛，但倏又恢復如初，轉笑道：「皇甫谷主，你倒是視死如歸。」

落魂谷主道：「九位亦是距死不遠的人，爲何譏刺兄弟，白骨殃神柳南必追踪而來……。」

語聲尙未了，山谷遙處，傳來一聲刺耳長嘯，秦中九怪面色一變，露出緊張神色。

秦中九怪紛紛疾掠而出，大殿上僅留下落魂谷主皇甫天彪，仍然端坐着，面露安詳笑容。

在五虎嶺，秦中九怪佈下伏樁，星羅棋布，步步都有殺機，但朱一鶴負傷逃來，立時人人有自危的感覺。無時不緊防守那白骨殃神率衆侵襲，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刺耳嘯聲飄忽不定，形踪如魅，更以嘯聲起自遠方，匪徒却無故喪命在此，致命武器却是一枚白骨針，令人有不及措手之感。

饒是秦中九怪爲江湖中頂尖的高手，却也疲於奔命，非但無法捕覓白骨殃神柳南影踪，而且有七八處伏樁死於白骨針暗算之下。

大怪甘谷目露憂容道：「柳南昔年爲惡江湖時，擅施暗算，殺人無算，致忤東海三仙之怒，聯手制伏梏囚無人荒島，不料再出江湖還是昔年一般惡習……。」說時略一沉吟，接道：「揣測柳南老賊不敢明目與我等爲敵之意，志在逐個擊破，他知秦中九怪並非易與之輩，老五，速傳令各處伏樁均撤往神君廟。」

徐青山詫道：「爲何我等不撤離神君廟，受制於白骨殃神柳南老賊。」

甘谷搖首道：「一則調遣的人手尙未趕至，再則你與少林掌門約限三日，最好在此期中避免暴露行跡，誘擒柳南老賊以除後患。」

徐青山感甘谷之言不無道理，如飛離去，甘谷等人則退回神君廟。

只見落魂谷主皇甫天彪仍端坐殿角椅上，用不屑的目光望着秦中九怪，嘴角噙着耐人尋味的冷笑。

三怪蒲奇秉性陰毒，已將皇甫天彪的神情瞧在眼中，逕望皇甫天彪身前走去，右手一揚羊皮紙卷，沉聲道：「這圖未必是眞？」

皇甫天彪冷笑道：「兄弟方才說過，姑無論此圖是眞是假，九位到手無異廢物，俗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此圖將替九位帶來一塲殺身大禍。」

蒲奇緩緩逼向皇天彪身前，殺機猛萌，獰笑道：「蒲某當讓皇甫谷主嚐試那噏髓穿心之苦。」

皇甫天彪冷笑道：「你那化血甲蟲雖然厲害，兄弟自問還禁受得住。」

甘谷忽然大喝道：「三弟住手，我等尙有相求皇甫谷主之處，豈可無禮於皇甫谷主。」

皇甫天彪哈哈大笑道：「此話委實合情合理，不然我皇甫天彪焉能活到現在，但有一點兄弟可要把話先說明，『血影魔經』乃不祥之物，兄弟敢斷言九位必罹受慘禍。」

（未完・十三）

十君子傳奇故事

制服杏衫人　三魔探虛實

白羽·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相距卜老人遠隱，天下武林店改制後的三個月的八月十五日，雷家堡召開武林大會，各方武林人物均收到印有一艘黑色八帆巨大石船的柬帖，柬上具名的十位，正是「十君子」的後人……距中秋還有三天，雷家堡外的棚屋中已住上了不少武林人，但主人却一個都沒露面，此時更有謠言遍傳，使到會的武林人議論紛紛，氣氛更為神秘……雷嘯天突然出現在高樓平台上，並為四句謠言闢謠，一番話語，就把謠傳粉碎無踪……刀魔歐陽彤、蛇魔、王小五、人魔那五岳同時遇上一個叫伍仇的年輕人，自認是萬魔之魔，伍仇武技超羣，强逼三魔加入他的魔隊，並共同精研武藝……

伍仇道：「你們剛才說過，魔與魔不同！」

王小五又道：「再請問一句，這魔隊既是專管不平之事，是不是說，行俠仗義，除暴安良，都作些大快人心的事？」

伍仇道：「當然！」

王小五道：「伍朋友像是已找到了獵物！」

伍仇道：「不錯，中秋夜，我就要鬪一鬪雷家堡！」

三個老魔又是一凜，那五岳道：「據我所知，雷家堡却不是壞地方！」

伍仇道：「我知道，聽說他們為人更不壞！」

王小五說道：「那又為什麼必須一鬪呢？」

伍仇道：「因為他們是借用『十君子』的名號！」

三個老怪魔互望一眼，仍是善談的王小五開口，道：「朋友和『十君子』有交情？」

伍仇道：「這些你不必多問！」

王小五道：「是這樣的，雷家堡這次散發武林柬，召開武林大會，聽說是和『十君子』有極深的關係！」

伍仇道：「我知道！」

王小五道：「自具名之首的蕭秋風起，都是『十君子』的後代！」

伍仇說道：「我也知道，不過並非全是！」

王小五道：「既是如此，作為上就決不會有惡邪企圖，朋友既說名字『萬魔之魔』，本身並非是魔……」

伍仇似是已知王小五要說什麼，接口道：「原因複雜，不足與你們道及！」

王小五說道：「說來說去，可就又要說到歐陽兄，為何不能入朋友魔隊的事了，像你對付雷家堡來說，就是我們所不為者！」

伍仇一笑道：「你們可以放心，我與雷家堡中人，無冤無仇！」

王小五道：「那不太奇怪了嗎？」

伍仇道：「有什麼值得奇怪的？」

王小五道：「既無冤仇，幹麼平空惹這種强大的對頭？」

伍仇道：「本隊若想一鳴驚人，必須走個捷徑！」

王小五拍手道：「這就對了，此次在武林大會中，各派高手雲集之時，若能挑明與雷家堡一戰，不論勝敗，名聲立可傳遍天下！」

伍仇道：「不！這是場保勝不敗的挑戰！」

王小五搖頭道：「朋友太自信了！」

伍仇道：「具名遍散武林柬的十個人，比三位如何？」

這句話使三老魔甚難回答，久久之後，那五岳才道：「這很難判斷，不過想像中，這十位不比我們差！」

伍仇一笑道：「就算還比三位高出一成，我也是勝局！」

歐陽彤道：「設若僅僅較量刀法，我相信伍朋友不致落敗！」

伍仇又是一笑道：「我的劍術勝過刀法，貞力猶强似劍術！」

王小五神色一變，看了那五岳和歐陽彤一眼，道：「設眞如此，這一戰下來，伍朋友或能輕取這『武林盟主』的寶座了，那時老朽等人……」

伍仇突然橫掃了三人一眼，肅色揮手接口道：「閒話就到此為止，咱們現在要立刻解決當前的問題了！」

歐陽彤感慨的說道：「老朽敗軍之將，按武林規矩來說，生殺當由伍朋友之意為意才對，不過……老朽却認為伍朋友曾經……」

話未說完，伍仇已知其意，接口道：「先前我話未說明，不怪歐陽大俠你寧死

也不肯入隊，現在我可以告訴三位，隊中皆同仁，彼此無大小！隊中亦有對外之事，雖然由我來統領，但如何去作，却是事先大家來表決，多數贊成，始成定議！如今我再作個承諾，保證本隊不作一絲不仁不義之事，非十惡之輩不誅，三位還不放心嗎？」

歐陽彤首先慨然說道：「要是始終這樣的話，老朽願為馬前之卒！」

王小五却嘻嘻一笑，道：「歐陽兄，你這『刀魔』若作了馬前之卒，請問把我這『蛇魔』和那兄的『人魔』，要置於何地呢？」

歐陽彤道：「小弟以刀成名天下，今既心服了伍朋友，自知不敵，作馬前之卒就是小弟份所應當了，至於兩位……」

那五岳接口道：「我還想比歐陽兄再進一步，作個過河的卒子呢，不過在我過河之前，却先要和伍朋友談談！」

伍仇道：「談什麼？」

那五岳道：「三件事！」

伍仇道：「說吧！」

那五岳道：「第一，你這魔隊之中，已經有了多少人啦，他們都叫什麼名字，這件事對我們很重要，必須弄清楚它！第二，你把我們如何安置？第三，很簡單，我和王小五兄，都還沒有親自領教過你的高招，想先請你指點一招半式的！」

伍仇一笑道：「說來說去，還是要先試上一試，很好，前兩件事暫時放着，咱們先來辦第三件吧，你說，怎麼動手！」

那五岳說道：「伍朋友，你這兒可有劍？」

伍仇一笑道：「現成！」

那五岳說道：「我想領教領教你幾招劍法！」

伍仇點點頭道：「好，你撤劍吧！」

那五岳目睹過伍仇一招制服歐陽彤的事實，故而有心要和伍仇以劍相搏，再說，那五岳是用劍的好手！

尤其那五岳的劍，是令人難以想像的奇劍，他雖很少以劍殺人，但傷在他奇劍之下的高手，却難勝計！

伍仇要他撤劍，他却搖頭一笑，說道：「我這柄劍，隨手可發，也向不先人動手！」

伍仇也一笑，道：「你是要我先撤劍了？」

那五岳道：「有何不可？」

伍仇看了那五岳一眼，說道：「劍為百兵之聖，是故我最恨人用『邪劍』出手的！」

那五岳心頭一凜，道：「這還有那麼多的講究？」

伍仇道：「刀要險、狠，劍要仁、義，希望你能懂這道理！」

那五岳道：「我懂，請取劍吧！」

伍仇又看了那五岳一眼，轉對身後侍立的一名大漢道：「取劍來！」

大漢應聲入室，刹那間，手捧着一柄特別的寶劍而回，恭恭敬敬的將劍交給了伍仇，退步一旁！

那五岳看了看那柄劍，眉頭一皺，道：「伍朋友，你就用它……」

伍仇道：「不錯！」

那五岳冷哼一聲，道：「莫非伍朋友的劍法，傳自武當？」

伍仇一笑道：「武當一派，若能有我在劍上的這種造詣和罕奇的招法，早已是武林中絕對第一的門戶了。」

王小五嘻嘻一笑，道：「這樣說來，武當劍法，是不值伍朋友一顧了？」

伍仇道：「這樣說話，似是誇大，但事實却正如此！」

那五岳道：「你對昔日被尊為『神劍』一派的劍法，是如何看法？」

伍仇道：「沒聽說『神劍』這人！」

王小五道：「伍朋友既然自誇劍法如神，不應該對百年前，以一柄寶劍，無敵天下的『神劍』一派，毫無所知吧？」

伍仇一笑道：「我只信眼見的事？」

那五岳和王小五互望一眼，王小五聳聳肩，現出無可奈何的神情，那五岳眉頭再皺，道：「好，這些本是廢話，不過伍朋友以這麼一柄竹製之劍，來對那某出手，似是太輕蔑那某了吧？」

伍仇正色道：「恰恰相反！」

那五岳道：「願聞其詳！」

伍仇道：「以竹之清格面對那大俠，這不是輕蔑！」

那五岳語塞，王小五一旁嘻笑出聲，道：「老那，認命吧，魔碰上了魔王，還有甚麼說的！」

那五岳搖搖頭，對伍仇說道：「請賜招！」

「招」字出口，那五岳飄身丈外，雙手肅垂，目注伍仇不瞬，神色穆然，如臨生死大敵一般！

伍仇却點點頭道：「只憑那大俠這種神態，我已經深信那大俠你在劍術上的不凡造詣了，可惜的是，仍然難登上乘之境地！」

那五岳狀如未聞，動都不動！

伍仇再次點着頭道：「能不為言動，氣靜神肅，已算得是用劍的高手了！」

那五岳依舊神色不變，雙目閃射着奇光！

伍仇神色漸漸肅穆，道：「那大俠請留心！」

話聲中，伍仇根本不管那五岳手中是否有劍，他那柄閃着紫色暗光的竹劍，已刺到了那五岳的胸前！

那五岳煞是怪道，竟然視若不見，不躲不避！

伍仇更怪，他倏忽收劍而退，道：「泰山崩於前而色不改，好定力！」

話罷，竹劍再展，依然是直刺而到！

那五岳仍舊未動，直到竹劍劍尖，將及丹田分許的當空，那五岳突然一聲暴喊，將右手甩出！

他手中無劍，豈料在一甩之下，銀虹一閃，帶着一聲怪嘯，疾如流星般削到了伍仇的肩頸！

伍仇看都不看，竹劍適時電掣而回，一旋之後，重又吐出，依舊是刺向了那五岳的丹田！

那五岳這次竟難閃避，喟歎一聲，閉上了雙睛！

他右手前銀虹適時一動，重又沒了影子！

伍仇這時收回竹劍，道：「那大俠百柔劍丸，的確厲害！」

那五岳老臉一紅，道：「老朽心服，伍朋友不必多說了！」

伍仇微微笑着，才待轉向王小五開口，王小五已經連連擺手，阻攔住伍仇，自己却笑嘻嘻的說道：「高明！高明！伍朋友非但刀法罕絕，而且劍術奇妙，內力竟然也這般深厚，輕舉竹劍之一震，竟使老那……」

那五岳却接口道：「王兄省省吧！」

王小五不解那五岳何故阻攔自己的話鋒，看看那五岳，霎霎眼睛，那五岳對王小五尷尬的一笑道：「我丢了個大人，王兄何必非逼我說出來不可？」

王小五眉頭一皺，道：「伍朋友身懷奇技，對陣不敵有何可恥，那兄……」

那五岳苦笑一聲，說道：「你非問不可，我就告訴你，適才伍朋友竹劍一震，竟用『傳力截穴』的功力，封住了我的右臂……」

話沒說完，王小五已變了顏色，刹那之後，王小五已恢復了他那本性，嘻嘻了兩聲，對伍仇道：「得啦，我也只有心服口服了，老那怕我猜錯了經過惹你笑話，其實我眞的沒夢想到，你有這高的功力！剩我一個，也不用再討教了，人貴有自知之明，玩刀的不成，吃人肉的又不成，我這個耍蛇的也成不了！我說魔王，咱們算是一條船上的人了，沒別的話說，只要你是不作無仁背義的事，水裏火裏你招呼就是！」

歐陽彤這時看看王小五和那五岳，喟嘆一聲，說道：「咱們這叫作『情屈命不屈』！」

那五岳苦笑一聲，說道：「古人說，煩惱皆因强出頭，想想看，咱們這個年紀，何必來參加這個倒霉的勞什子『武林大會』！」

王小五到底與衆不同，哈哈兩聲，道：「我說兩位別覺得這魔寶不着了，俗話說，紅粉應賜佳人，寶劍贈於英雄，咱們交上伍朋友，很值了！」

歐陽彤道：「你攪錯了，我難過是對自己！」

那五岳接着道：「王兄試想，以我們在武林中的功力和聲望來說，今竟一招敗北，過往豈非是浪得的虛名！」

王小五又一聲哈哈，道：「話不對了，伍朋友年紀雖輕，功力的確是要比我們高，技不如人事乃平常，用不着這麼傷懷感慨！」

伍仇這時接口道：「王兄說的對，若非三位功力罕絕，名非虛傳，我也不會一心一意的要和三位結這盟約了！」

那五岳和歐陽彤笑了，雖然笑容上仍有些兒尷尬，但却已經不像先前那般難以爲情的樣子！

王小五這時突然神色一正，道：「伍朋友，今後我們是怎樣的互稱？」

伍仇道：「以年齡分長幼，但在對敵之時，我要作個全主！」

王小五看看其餘兩老魔，道：「就這麼辦了！」

那五岳却道：「俗話說，蛇無頭不行，我看爲了稱呼方便，號令統一起見，伍朋友應該有個超然的地位！」

歐陽彤道：「本卒業已過河，悉聽主帥調動！」

王小五動了豪氣，道：「三魔自今爲卒，伍仇弟就是魔帥，對敵卒先，咱們一言爲定，祇是老帥名下共有若干卒子，却須見見！」

伍仇道：「明夜初更，凡我魔隊中人，皆在雷家堡外東邊三桌席上相會！」

王小五道：「現在是十三夜，還未過三更，走，回去喝個痛快！」

伍仇一笑，道：「對，順便替主人帮個小忙！」

那五岳聽了一楞，說道：「主人？是指……」

伍仇接口道：「雷家堡的朋友們！」

歐陽彤似有所悟，道：「主帥是要找出那佈謠的人來？」

伍仇道：「我生平最恨這種東西，是漢子，光明正大的出面和主人約戰，雖敗亦榮，現在亂放謠言，人却躲在背後搗鬼，並想把所有來此地的朋友們，都埋在一個坡裏，若容此輩成事，天理何存！」

王小五道：「主帥可是已有發現？」

伍仇道：「差不多了！」

歐陽彤急問道：「怎麼下手？就在今夜？」

伍仇道：「今夜咱們只要認淸他們，然後加以監視，當明宵彼輩開始放火的時候，再一個個的擒住交與雷家堡！」

王小五拍手道：「對，那時當着天下英雄，與主人們相約次夜之搏，非但光明磊落，並有先聲奪人之威！」

伍仇微微一笑，道：「我還沒打算這樣作！」

那五岳又說道：「主帥不願就談談方策？」

伍仇道：「明夜初更大家相聚時，我會詳細說的！」

事已決定，自無話說，於是他們四個人，又回到了席上。

自定更擺宴，到現在，依然酒正濃而人未散！

不過適才他們四個人的坐處，却有人佔了位子！

那五岳看了看伍仇，問道：「另找地方？」

伍仇搖頭道：「不，仍坐此處！」

那五岳一笑，雙目掃了佔據座位的幾人一眼，道：「朋友們飯用過了沒有？」

內中一人，橫了那五岳一眼，道：「有什麼事？」

那五岳道：「我們本是坐在這兒的，有點事離開了一會兒，如今回來了，諸位要是已經酒足飯飽，請讓！」

這人冷冷地說道：「這可不是酒樓飯肆，定了座別人不許來。」

王小五笑嘻嘻的說道：「就是爲了這個，才和諸位打個商量嘛！」

這人把頭一搖，說道：「沒什麼好商量的！」

那五岳着了惱，道：「人說人話，你對誰這麼呼來喝去的發威？」

這人一身杏色長衫，年紀僅有二十多點，黃焦焦的一張臉，掩過了他本來很够俊秀的面孔！

但却掩不了這人那天生的冷酷目光，那五岳着惱後的責問，也惹惱了他，他目射威稜，道：「對你，怎麼樣？」

那五岳氣可不自一處來了，嘿嘿兩聲，把他那顆人頭幌子，澎的一聲，摔到酒席上面！

圍坐在這一桌的武林朋友，共有七位，南面是和那五岳答對的杏衫少年，其餘三面，每面都是兩個人！

那五岳把人頭摔在席上，杯盤筷盞自是四碎散飛，酒濺滿了桌上、地下，和大家的身上！

奇怪的是，另外那六個人，動也不動，話也不說，甚至連眼皮都沒有抬，好像根本沒發生過什麼事情似的！

可是這杏衫少年，却冷冷地說道：「這就是你說的本領，哼！」

那五岳手往遠處無人地方一指，道：「年輕的，咱們倆個那兒去談談！」

杏衫少年動也不動的道：「你這是叫陣？」

那五岳道：「你說它是什麼，它就算什麼好了！」

杏衫少年又說道：「我說這是叫陣索戰！」

那五岳道：「就是，你敢不敢去？」

杏衫少年陰森的一笑，道：「小爺向來不受他人指揮，要打就在此地！」

那五岳冷笑兩聲，道：「此地就此地，你報個名姓吧！」

杏衫少年道：「你就喊我一聲『杏衫小爺』吧！」

那五岳鋼牙一咬，怒叱一聲，伸手抓下！

適時，伍仇倏忽抬腕，阻住了那五岳，道：「那大俠別動肝火，我來！」

伍仇說「我來」二字，不知是來打圓場，抑或是他要親自和這杏衫小子一戰，因之三老魔都暫壓下了火氣！

伍仇本就是個冷臉的人，不太會笑，即便偶而笑笑，也沒有辦法令人覺得他笑的自然和親切！

他阻住了那五岳之後，立刻轉對杏衫少年道：「朋友，你的心腸太惡毒了！」

伍仇突作實語，不由令三老魔難解而驚心！

但那杏衫少年，似是受了震撼，猛地抬頭，對伍仇說道：「你說話最好是當心些！」

伍仇依然冷着臉，道：「武林中人，難免結些怨仇，不論舊仇抑或是新怨，結局不外有人調解或彼此一戰而了！適才事端極小，那大俠見你過份狂妄，相約一戰，爲免誤傷他人，指在遠處，是君子所當爲！你却恨不能就在這數千人的酒席上，大打出手，司馬昭之心，路人見之，說你惡毒並不爲過！」

杏衫少年虎地站起，道：「鼠輩竟敢辱我，打！」

「打」字出口，杏衫少年正欲出招，倏忽人影一閃，在伍仇和杏衫少年面前，多了一位貌相威嚴的老者！

老者沉着一張臉，對伍仇和杏衫少年道：「今夜十三，明宵十四，十五夜的大會就到了，兩位若是眞有必須了斷的『過節』，請在十五夜解決如何？」

杏衫少年對老者橫了一眼，道：「老頭兒，你逞强出的那門子頭？」

老者冷冷地說道：「年輕人，此地不容有人生心攪鬧！」

伍仇看看老者，道：「你是雷家堡的人？」

老者搖頭道：「不是……」

話沒說完，杏衫少年已沉聲說道：「那你管的那門子閒事？」

老者不睬杏衫少年，却對伍仇道：「貴姓？」

伍仇道：「區區姓伍名仇！」

老者聽了這個名字，微微一楞道：「伍小哥可能看老朽薄面，換一桌用酒？」

伍仇道：「當然可以……」

話鋒一頓，接着說道：「區區還沒有請教你的稱呼。」

老者瞥了杏衫少年一眼，才答覆伍仇道：「喊我聲『抓老五』就好！」

伍仇別看年輕，對武林中事似極淸楚，神色一正道：「原來名震天下六絕中的五爺！」

老者擺手道：「快別這樣說，老朽浪得虛名耳！」

伍仇一笑，揮手對三老魔道：「三位，咱們換一桌吧！」

三老魔也久仰「抓五爺」之名，立刻借此機會，彼此引介，抓五爺早知三人是誰，自是互道了久仰。

接着，抓五爺召來侍者，引伍仇及三老魔，到另外較遠的一桌落座，重佈盤盞，送上酒菜！

抓五爺却沒有離開杏衫少年，此時突然面對杏衫少年道：「老朽有句話要囑咐你，任你多聰明或狡猾，任有多好的易容之術，也休想瞞得過蕭秋風老弟去！他早認出你來了，也十分淸楚是散佈那謠言的企圖，並且你也早在人家的監視之下！如今我念在過往的關係，特來相勸，識時務，你最好別惹是非，否則你難以安然離開此地了！」

抓五爺話說完，根本不等杏衫少年答覆，轉身大步而去，走向伍仇和三老魔所坐的地方。

杏衫少年面上毫無表情，但在抓五爺走後，他也站了起來，另外六個人緊隨着他，向遠遠的無人郊野而去！

杏衫少年是誰？

在抓五爺的話意中，明指出杏衫少年就是艾天齊！

× × ×

近五更了！

雷家堡外，那百數十桌殘酒，皆已收拾乾淨！

地上掃淸了雜物，熄滅了明燈！

人已散盡，大地重歸寂靜！

也就在這個時候，遠處出現了一條人影！

這人飛縱無比的迅捷，霎眼到了那空置的桌椅之間！

天色極暗，又無燈火，十丈外，已難見物！這人找了個座位，悄然坐下。

他伏身桌上，設非有人早在一旁等候，則無論遠觀或近看，在許多桌椅間，休想能發現他的坐處！

他伏在桌上，不在挪動，似已入睡。

突然，不知起自何處，傳來低低的話聲，問他道：「事可辦妥？」

他立即悄聲答道：「請寄語小爺，一切都被小爺料中，抓五爺果然在管理着所有的臨時棚屋，並且把我當作了小爺！」

原來這伏身桌上的人，竟是與那伍仇爭執不休的杏衫少年，也就是被抓五爺當成艾天齊的人！

此時，低低的話聲又起，道：「好，小爺吩咐，一切按預計行事！」

杏衫少年道：「知道了，不過刀、蛇、人三魔在一起的那個小子，似乎不是個省油的燈，請小爺留心！」

低低的語聲道：「小爺正注意他們，你不必費心了！」

杏衫少年道：「那很好，還有件事情，我奇怪小爺幹麼約在這個地方聯繫，這怎能躲過雷家堡的耳目？」

低低的語聲道：「小爺行事，向來謀定始動，你們不必多煩！」

杏衫少年道：「難道我問問就算是多餘了？」

低低地聲音道：「你火氣很大，是對我發？」

杏衫少年冷哼一聲，道：「總有一天，咱們兩個要見眞章！」

低低的聲音陰森森的說道：「我希望那一天別來！」

杏衫少年道：「怎麼講？」

低低的聲音道：「小爺正在用人的時候，你那身功力，還勉强可以湊個數，我不希望在這個當空殺你！」

杏衫少年聞言動了肝火，恨聲道：「看吧，咱們不定誰宰了誰！」

低低的聲音道：「你該走了，沿路小心別人追踪！」

杏衫少年冷哼一聲，道：「不勞你『貓哭耗子』！」

話聲中，杏衫少年身形一閃，已遠去了數丈，接着，一連三個飛縱，業已將身軀隱在了暗影之中！

四外，依然悄靜無聲，也再沒有沒有人影，眞不知道這以低聲發話的人，是藏在什麼地方！

× × ×

雷家堡西門外，那一排十座棚屋，最右邊的那一座，此時發生了奇特的事情，和驚人的變化！

棚屋燈火有明有滅，這一座，却是黑黝黝的！

乍看上去，棚屋中的人是俱已安然入夢了，究其實，這座棚屋內的住客，却正在拚命的工作着！

棚屋的門窗，都從裏面以厚毯遮掩着，因之屋內儘管燈光明亮，在外面却連一絲亮光都看不見！

棚屋裏有六個人，分守門窗各處，手握兵刀，目注不懈，他們隨時在防備着突然叩門的不速之客！

突然！

棚門有人敲響，是一連着五下快的敲門聲，一停之下，又是五下，再停，又是五聲叩響！守門的漢子，手握着一柄鋒利的匕首，此時對其餘五人道：「頭兒回來了！」

說着，他就拉開裏面的小橫門，開了門！

門戶微啓之後，一人閃身而進，竟是那杏衫少年！

他隨手將門閂閉，問大漢道：「有人來過？」

大漢搖搖頭道：「沒有！」

杏衫少年道：「工作如何？」

大漢道：「半更前，已開到堡內西門大街的街心了！」

杏衫少年頷首一笑，道：「距堡西門多遠？」

大漢道：「約隔五丈！」

杏衫少年又說道：「很好，其餘支道呢？」

大漢回答道：「我們這一隊，該作的都作到了，比小爺所限的時辰，早了半天，並且已經和二、三、五、七各隊聯絡成功！」

杏衫少年道：「好，喚他們上來！」

大漢一楞：「天就亮了，您……」

杏衫少年雙眉一挑，道：「莫非你另有主意？」

大漢道：「不是，我只覺得，趁此時機……」

杏衫少年沉聲道：「廢話少說，照我的吩咐辦！」

大漢無奈，步向床前，將床拉開，赫然露出了一個深坑，這是在鑿地道，不問可知，含着惡毒的目的！

深坑旁，有條特製的彩繩，大漢扯動彩繩，立刻傳來非常微細的鈴聲，不用說，這是上下互通消息的號鈴！

果然，緊隨着這一陣鈴聲，魚貫由那深坑之中，上來了一隊人，並且是一隊裝束奇特的人！

一共有二十二名，個個身强體壯，赤膊短褲！

每人手中，都拿着挖掘洞穴專用的工具，和一盞帶有水晶罩子的小燈，燈雖小，光亮却大！

這二十二名大漢，骯髒不堪，頭、臉上全是土和汗水，遮掩了他們的本來面目，令人難分那是那個！

不過這二十二個大漢，却都認得杏衫少年，所以當看到杏衫少年時，個個把身子一躬，叫聲「頭兒」！

杏衫少年點點頭，說道：「你們辛苦了！」

這隊掘土的壯漢，也有個「頭兒」，聞言道：「這算不了什麼。」

杏衫少年對這人道：「黃阿七，日子可快到了！」

黃阿七露出了黃板牙，道：「放心吧『頭兒』，九條地道，以我們這一隊掘得最好也最快，保證咱們不會落後丢人！」

杏衫少年道：「對這玩意我可是外行，不過聽你這麼一說，我却動了疑心，你怎麼知道其餘八隊不如咱們呢？」

黃阿七一笑，道：「說出來『頭兒』你就知道很簡單了，咱們已經掘到九道地道約定會合的地方了，其餘的幾隊却還沒有消息！」

杏衫少年聞言一楞，道：「眞的？」

黃阿七道：「這假不了，『頭兒』你可以下去看看！」

杏衫少年雙目一皺，說道：「這不會呀？」

話鋒一頓，接着似有所悟般又道：「

是不是另外那幾條地道，還沒動手掘？」

黃阿七搖頭道：「都掘好了！」

杏衫少年道：「你是說，非但會合的大地道掘好了，那幾條通向屬於咱們這部份的小地道，也全都掘好了？」

黃阿七道：「大地道還差最後一點，那要等待『小爺』和『頭兒』的命令挖通，小地道只剩一尺土，到時候……」

杏衫少年道：「不會誤事！」

黃阿七道：「我阿七敢拿這顆『八斤半』來打賭！」

（八斤半是一般北方人對『頭』的戲稱。）

「八斤半」三個字，說笑了杏衫少年，他聳聳肩道：「你那顆腦袋，就不會是七斤半？」

黃阿七一拍頭頂，尷尬的一笑，道：「這……這個可也說不定！」

阿七的舉動和答話，惹笑了大家，一時聲傳甚遠！

杏衫少年突然雙眉一挑，揮手道：「噤聲！」

衆人倏地止住了笑聲，目注着杏衫少年！

杏衫少年側目靜心聆聽許久，方始說道：「今後不許這般大意，別忘記，我們隔隣那座棚裏，都是『武當』派的高手們，要多小心才是！」

衆人頷首而應，杏衫少年接着又道：「趁天色未亮，我去各隊轉轉，你們多加注意！」

衆人再次點點頭，杏衫少年開啓門戶，一閃而去！

× × ×

天快亮了，因之杏衫少年步履加快，飛向右方疾縱而行。

正走間，面前人影一晃，多了個人！

這人阻住了他的去路，嘿嘿冷笑！

杏衫少年業已看清這人是誰，冷哼一聲，道：「你想幹什麼？」

阻住去路的這人，低聲的說道：「那老子人稱『人魔』，向來受人的尊重慣了，你小子乳臭未乾，日間竟敢辱我，你當事就算了？」

杏衫少年嗤笑一聲，道：「不算你又能如何？」

那五岳道：「很簡單，那老子料你小子是住在這些棚屋裏，已經找你半夜了，沒別的話說，咱們找個地方滾滾！」

杏衫少年冷冷地一笑，道：「要小爺教訓教訓你這老兒，自然可以，不過要小爺和你沒有事『滾』着玩，小爺沒那多工夫！」

那五岳並沒生氣，道：「所謂『滾滾』，就是說那老子要宰了你吃！」

杏衫少年聳肩一笑道：「這可難說，咱們不定誰宰了誰！」

那五岳道：「小子，你有胆就跟我走吧！」

杏衫少年道：「去那裏？」

那五岳一指身後，說道：「沒看見嗎，那邊不是有兩棵大樹，咱們就在樹底下幹個痛快，那老子今夜要擠出你的『黃』來！」

杏衫少年看了看那兩棵樹，時已近天亮，極遠處，已現曙光，是故杏衫少年看得非常清楚！

那是兩棵半禿的古樹，若非是古樹的話，鄉民村農也早就把它連根掘出來了，至少它佔了不少可供農耕的地！

杏衫少年在一眼看清之後，認定別無埋伏，不由暗中冷冷地一笑，立刻陰陰的對那五岳道：「你倒很會選擇墳地，那兒埋你是再合適沒有了！」

以那五岳的脾氣來說，他豈肯吃這口頭上的虧，奇怪他竟然沒說什麼，只是哼了一聲，道：「你敢去？」

杏衫少年道：「帶路吧，那兩株禿木要是有知，現在必然招手歡迎了，你和他們作件，是再配也沒有了！」

那五岳不再答話，一轉身首先走下！

杏衫少年相隨其後，狀至悠然！

箭遠之地，刹那已到，杏衫少年停步開口道：「到了你的地方啦，摘下人頭來吧！」

那五岳那顆手提着的人頭，是幌子，也算得是兵刄，是故杏衫少年一語雙關，暗諷不已！

那五岳一笑道：「不慌，你既然來了，咱們大可先談一談！」

杏衫少年道：「沒工夫相陪，姓那的，動手吧！」

那五岳嘿嘿一笑，道：「這可由不得我，有人非要和你談談不可！」

杏衫少年聞言一驚，左顧右盼了刹那，道：「誰？是誰要和我談談？」

那五岳道：「那專門要『長虫』的朋友！」

杏衫少年似是已知是誰，退後一步，道：「蛇魔在那裏？」

那五岳道：「不遠的地方！」

杏衫少年怎肯再次上當，冷笑一聲道：「抱歉，小爺不想再多走一步路了！」

那五岳嘿嘿一笑道：「要長虫的是眞有兩套，他早已料到你不能再走路了！」

杏衫少年聽出話中似乎有話，雙眉一皺，道：「小爺是自己懶得動！」

那五岳正色道：「當然，你在三五丈內活動，沒人管你！」

杏衫少年雙眉皺成了一字，道：「小爺偏要多走幾丈！」

話聲中，杏衫少年才待挪步，那五岳突然沉聲道：「小子，我話可說在前面，你若不信我的警告，走出五丈以外，要是突然莫明其妙而死的話，那是你自找！」

杏衫少年變了臉色，怒聲道：「你搗的什麼鬼？」

那五岳道：「我一點鬼都沒搗！」

杏衫少年道：「你那剛才的話，是放屁！」

那五岳道：「你何不試上一試？」

杏衫少年沉思有頃，雙眉漸漸展開，道：「小爺不懼你的任何埋伏……」

話未說完，那五岳已接口道：「我說過，我沒埋伏什麼，也沒有搗什麼鬼！」

杏衫少年冷哼一聲，道：「現在小爺已經不關心這個了，你約小爺前來，小爺沒有那多工夫陪你閒話，姓那的，納命來吧！」

他話聲中，伸手處已將背後劍取出，就待攻上。

那五岳揮手道：「沒有用，你必須先

和要長虫的談妥了才能動手！」

杳衫少年道：「我就不信！」

那五岳很快的接話，道：「我再說一句話，要長虫的巳經等急了……」

話未完，杳衫少年寶劍一震，道：「看劍！」

劍尚未能隨聲吐出，杳衫少年只覺背後有物輕掃了肩頭一下，神色立變，慌不迭地收劍旋身而視！

怪也！

背後空無人影，心凜之下，急又轉回來。

怪也！

對面那被稱爲「人魔」的那五岳，就在他一旋身軀的當空，失了踪影，不！是變了另外一個人！

那五岳變成了「蛇魔」王小五，王小五正嘻嘻的笑着，雙目閃射出輕蔑的光芒，看着他！

杳衫少年猛一閉眼重又睜開，沒有錯，面前這人是王小五，絕對不是那粗暴提着人頭的那五岳！

他堅決相信，約自己前來的那五岳，絕非是王小五化裝而爲，這兩個人，不論身軀、面目、完全不同！

於是他開口道：「那五岳呢？」

王小五嘻嘻一笑，道：「他沒走，你也用不着疑鬼，剛才是他，絲毫沒錯，現在換上了我，也是如假包換！」

杳衫少年左顧右盼久久，道：「這不可能！」

王小五道：「指着什麼說的？」

杳衫少年道：「你們斷難有這樣迅捷的身法！」

王小五道：「你是說，剛才我巧飾那五岳？」

杳衫少年心中是認定事非如此，但却頷首道：「不會假的！」

王小五一笑，道：「請問那顆人頭呢？換下來的衣服呢？」

杳衫少年語塞，刹那後，他沉聲說道：「小爺管你是誰，反正乃敵而非友！」

王小五笑嘻嘻的說道：「這可不一定唷！」

杳衫少年眼珠一轉，道：「當然，若是你們沒有敵意，就能交成朋友！」

王小五又笑嘻嘻的說道：「這也不一定唷！」

杳衫少年火了，怒聲道：「莫非你們三老魔，就會這種本事？」

王小五道：「實話告訴你，我們三個人過的橋，都比你小子走的路多，宰你這個樣子的笨娃兒，連手都不用動……」

話未說完，杳衫少年巳經怒聲接口喝道：「空口說些大話何用，敢動手試一試不？」

王小五道：「古人有一句話，是『孺子不堪教也！』好像是說你這小子一樣，早知你小子是個笨瓜……」

杳衫少年沉聲道：「王小五，你認爲我不能立刻動手殺……」

王小五接口道：「你不能，的確不能，你不敢動一動，你心裏在怕，那五岳警告過你，所以你不敢走出五丈的範圍！」

杳衫少年臉色一變，王小五接着說道：「你明知道，我不是那五岳，那五岳也不是我王小五，可是你因爲想不通，我們怎會互換得這樣快，就不知故作巳知！我警告過你，要殺你的話，連手都不用動，你却咬着發抖的牙，壓着胆顫的怕，想和我動手！我說你不堪教也，是實話，那兒巳經警告過你好多次，提醒你，說我是個『要長虫』的，而你却像塊木頭似的不知厲害！小子，要不是我們『一號』朋友，一再請我們留你這條小狗命，想問你幾句話，你早就去見閻老五了！如今你給我乖乖地站在那兒，我問什麼，你答什麼，知道的不許撒謊，不知道的不許胡說！能這個樣兒，話問完了之後，你小子滾你小子的，今夜事，你小子不說，老子保證沒人知道！當然，你可以不服氣，不聽話，只是在不服不聽之前，你必須能有不怕死的勇氣，否則別丟人現眼！現在老子的警告說完了，就要開始發問，你要是心有不甘，早點提出意見，好，輪到你開口了！」

半天教訓，像老子之對兒子，使杳衫少年氣爲之結！

王小五話說完之後，目射寒光，盯在杳衫少年身上，一動不動，靜待杳衫少年開口接話！

杳衫少年壓下悶氣、怒火，揚聲道：「放你的狗臭屁……」

話沒說完，王小五倏地伸出右手食指，對着杳衫少年道：「住口，你敢滿口亂噴髒東西，我要先責罰你！」話聲微頓，又道：「姑念無知初犯，僅鞭背三下以戒未來！」

說着，只見王小五食指一屈一伸連續三次，杳衫少年突覺背上如遭鞭打般，一連三下，奇痛無比！

壞了，杳衫少年被嚇壞了！

那本來焦黃的一張臉，如今變成了死灰顏色！

當然，在挨着第一鞭的時候，他就迅速旋身搜索，豈料背後沒見敵人的影子，可是另外兩下鞭擊，却照挨不誤，避之不能！

他年紀雖輕，功力却巳到達一等之屬，背遭鞭擊，旋身難見人影，這人的功力，自然高過他太多！

再說，假如這是王小五所爲，他更害怕了，因爲這樣功力，他聽人說過，是「以意制敵」的上乘絕頂神技。

所以他聽得變了臉色，也乖得不再挪動或開口！

但是他却不死心，腦海中沉思着個道理焉在！

王小五却適時嘻嘻一笑，道：「我要問了，願你記住我曾警告過的話，別施弄狡獪，有什麼說什麼，莫拿你的性命開這玩笑！」

杳衫少年是恨、怨、怒、氣到了家，少年人多盛氣，心有所怨，則不免就現諸於形色。

王小五冷哼一聲，接着又道：「你不服氣是吧？」

杳衫少年道：「我不信你有如此高深玄奧的功力！」

王小五嘻嘻兩聲，道：「算你小子聰明！」

杳衫少年暗中放下懸心，既知王小五沒有「以意制敵」的神功，適才三次鞭擊

，自是他人所爲！

雖說這隱身暗處相助王小五的敵者，身法功力十分高超，但杳衫少年却仍有自信，遇機必可脫逃！

王小五似是無所不知，又一聲嘻嘻道：「小子，你在打想着逃的主意？」

杳衫少年道：「小爺在想和你好好的打上一場！」

王小五道：「那是作夢！」

杳衫少年道：「你不過仗着隱身暗處的同黨……」

王小五嗤笑兩聲，道：「天巳經現出曙光來了，附近別無人能藏身的地方，你說老子另有朋友隱在暗處，豈不是活見了大頭鬼！」

杳衫少年說道：「哼！剛才那三次擊背……」

王小五聳肩打個哈哈，接口道：「小子你可眞笨得能嚇死人，直到現在，你還沒有弄清楚是什麼東西揍你的，眞難爲你能活到今天！」

杳衫少年極聰明，只是那五岳攔路而到現在，他處處落人計算之中，因而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如今經王小五連罵帶損的一頓挖苦，巳然有些醒悟，再回味王小五那句「是什麼東西揍你的」話，不由面色陡變！

他雙目現出了駭然之色，道：「是……是你的那條蛇？」

王小五拍手嘻嘻一笑，道：「俗語說，人不說不知，木不鑽不透，砂鍋不打，一輩子不漏，你小子不含糊，剛告訴了你，你就明白了！」

杳衫少年被王小五挖苦的哭笑不得，臉上神色越發難看，似是覺得那蛇兒正在全身遊走，因之，一會兒抽抽肩膀，一會兒聳聳背脊，不知如何才好！

王小五却突地把臉一寒，道：「你乖乖地站着一動別動，我那『大王』最煩人不聽話，你動得牠上了火，說不定就咬你幾口！」

杳衫少年果然不敢再動，但他雙眼却不停的向後顧盼！

王小五適時却又說出了驚人的警告，道：「牠就在你頸旁，頭別亂擺！」

杳衫少年嘴唇都泛了白，聲調不寒自顫的說道：「你……你想問些什麼，就……快問！」

王小五道：「你叫什麼？」

杳衫少年道：「喬宏聲！」

王小五道：「你小子這張臉，不是生來這麼黃的吧！」

喬宏聲道：「是抹了薑黃！」

王小五道：「爲什麼？」

喬宏聲道：「因爲我除了臉色不對外，其餘地方都很像小爺！」

王小五雙眉一皺，道：「你不是自稱『小爺』嗎？」

喬宏聲道：「那是『小爺』吩咐假冒他的！」

王小五道：「你口口聲聲所稱爲『小爺』的人，是誰？」

喬宏聲道：「他叫艾天齊，據說是『天下武林店』的主人！」

提起「天下武林店」，王小五却十分熟悉，他盯了喬宏聲兩眼，冷冷地哼了一聲，突然沉聲道：「你胡說！」

喬宏聲急忙分辯道：「都是實情！」

王小五道：「實情？你當老子沒見過『天下武林店』的主人？」

喬宏聲道：「不是的，這裏面是有內情！」

王小五道：「快說！」

喬宏聲連忙說道：「據說『天下武林店』老主人，業巳不再過問店務，遠隱他處，艾天齊是小主人，人稱『小爺』！小爺說，目下店務，被雷家堡中的雷嘯天，和蕭秋風佔了去，所以小爺發誓要報這個仇……」

王小五哼了一聲，道：「雷家堡現主人雷嘯天，年齡雖然不大，却有俠義之名，豈會無緣無故，逐走艾天齊佔其店務的道理？」

喬宏聲道：「詳情小爺沒說，不過我保證確有此事！」

王小五道：「你既不知內情，保證個屁！」

喬宏聲道：「我住過『天下武林店』，那時就認得小爺。」

王小五皺皺眉頭，道：「老子懶得過問這件事，是另有話要問你。」

喬宏聲道：「問好了。」

王小五道：「你們一共有幾個人？」

喬宏聲道：「我們？」

王小五道：「別裝佯，我問你們一共來了多少人！」

喬宏聲道：「大概十幾位……」

王小五嘻嘻一笑，接口道：「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喬宏聲道：「是眞的……」

王小五沉聲道：「放屁，只說歸你調派的人，巳有二十幾個了，你當老子是省油的燈，任你胡說八道！」

喬宏聲心中一凜，道：「這是誤會，我只當您是問功力比較高的人……」

王小五接口道：「不必掩飾，告訴我，你們在搗甚麼鬼？」

喬宏聲說道：「小爺要報强佔店務的仇！」

王小五怒聲道：「就算如此，天下也沒有把送殯的朋友，一塊埋的道理！」

喬宏聲故作不解道：「我實在不明白您是指着甚麼說的！」

王小五冷冷地說道：「你們挖通地道，想幹甚麼？」

喬宏聲心頭一顫，道：「地道？那……是……」

王小五沉聲道：「告訴你，若再言不由衷，別怪我叫『大王』……」

話未說完，喬宏聲巳口風一變，道：「是準備對付雷家堡才挖掘的！」

王小五道：「還有！」

喬宏聲暗中自忖道：「這老兒到底知道了多少？我該怎麼應付才是？」

正想着，王小五巳接着催問道：「沒聽見我問你的話？」

喬宏聲道：「您問『還有』，我不知指的甚麼……」

王小五道：「你們在每座竹棚下，也挖通了地道，想幹甚麼？」

喬宏聲道：「那是狡兎三窟之計，以備事不成時脫身而用！」



王小五嘻嘻一笑，道：「看來若不叫『大王』照顧照顧你，你是不會……」

喬宏聲揚聲接話道：「是準備放火用的！」

王小五道：「很早那些謠言，也是你們故意散佈的了？」

喬宏聲道：「是小爺吩咐辦的！」

王小五道：「謠言說『八月十四着大火』，是明夜了？」

喬宏聲道：「是的。」

王小五道：「怎樣放火法？」

喬宏聲道：「夜半後，人皆入夢時，由各地道中開始……」

王小五接口道：「我懂了！」

話鋒一頓，王小五緊盯了喬宏聲兩眼，又道：「目下暫時算是沒話再問你了，不過……嘻嘻……」

這幾聲嘻嘻，嚇得喬宏聲混身發抖，道：「您……不能……不能……」

王小五說道：「你很聰明，當然會想明白，你說不能，但是別的又有甚麼辦法呢？」

喬宏聲哀求道：「我發誓對今夜事，一字不洩……」

王小五冷冷一聲道：「我相信你對艾天齊也發過誓，有用嗎？」

喬宏聲語塞，低頭想了半天，說道：「你總不能在我說出實話之後，還下毒手吧？」

王小五道：「你再想想，既是說出了實情，還留你有甚麼用？」

喬宏聲道：「我一定發誓……不！我……您叫我怎樣，我就怎樣，只要您別吩咐『大王』咬我，我……」

王小五寒着一張臉，接口道：「看你說的可憐，試試你的運氣，現在你一直走，大約幾里路外，會有人等你，你可以求他！一路上，別三心二意的想逃，你逃不了的，『大王』親自押送你上路，你越乖越好！去吧。」

喬宏聲道：「那一位是誰，萬一他不認得我，豈非……」

王小五道：「他認得你，你放心去就是。」

喬宏聲似欲有言，王小五却接着又道：「我另外有事，『大王』已經得到我的通知，半個時辰之後，牠會毫不留情的咬你一口……」

喬宏聲全身一抖，道：「這……這爲甚樣？」

王小五道：「你若按我吩咐的辦，等你的人會代我收去『大王』，自然就不會咬你，否則你只好認命了！」

喬宏道：「我立刻就去，請您……」

話尚未完，王小五却把手一擺，道：「祝幸福，再見！」

說着，王小五不再理睬喬宏聲，身形立刻騰拔而起，向左側飛縱而下，曙光中看得分明，漸漸遠去！

喬宏聲猛一咬牙，他認了命！

不過他却知道，適才種種若被艾天齊曉得的話，那他就只有一條路好走，必將身受酷刑而死！

他很快的到達了王小五指定的地方，路旁果然已經有人等待着他，他認得，此人是「刀魔」歐陽形！

歐陽形並不多說，冷冷地道：「跟着我快點走！」

喬宏聲暗中搖頭嘆息，自忖着——

「完了，人家這是早就安排妥當了步驟，然後逐漸逼緊，自己絕對再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非但是自己，看來連艾天齊這次的策謀，都要變作泡影了，眞難料到，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正自想着，他突然記起了自己的生死大事，急忙說道：「歐陽大俠，我還有下情……」

話還沒有說完，歐陽形已接口說道：「半個時辰還沒到呢，你死不了的，怕甚麼？」

喬宏聲喟歎一聲，不再開口，只好緊隨着歐陽形身後疾行。

此時，天色大亮，正行間，喬宏聲突然臉色慘變，額頭立即冒出了粒粒冷汗珠兒，點點滴下！

他在歐陽形的身後，是故歐陽形沒有發覺！

但是歐陽形却看到了迎面而來的人，那人也是一襲杏衫，却要比喬宏聲氣度安詳得多了！

迎面而來的杏衫人，竟站在了大路當央，目光如炬，直盯在歐陽形的身上，嘴角却泛出了猙獰的笑意！

歐陽形倏忽止步，和杏衫人相距丈八，沉聲說道：「你攔住去路何幹？」

杏衫人指喬宏聲道：「你要帶我的人到那裏去？」

（未完・廿四）

劍中劍

（本文承自第97頁）

石子信連忙拱手道：「在下石尚文，是八卦門下，劍盟乃是各大門派組合而成的，在下自當立時通知敝盟。」

錢老大笑道：「小老兒是應少林方丈密約來助拳的，小老兒怕一個人的力量不夠，才拖着酒肉道士一起來，現在已經沒有咱們的事了，咱們可以走了。」

一面朝狄少青道：「喂，小兄弟，你呢？」

狄少青雙手還抱着裴小霞的屍體，神色黯然道：「小弟是奉家師之命，協助劍盟來的，如今此間事了，小弟自然要向家師去覆命，另外，我想替小霞找一處山明水秀的地方安葬，聊表我一點心意。」

錢老大點頭道：「你師父三元道士，原是武當掌敎的師叔，自然是武當掌敎找上令師的了，好，咱們那就一塊走吧。」

周友成道：「在下不是劍盟的人，狄老弟，我和你一起走。」

華惜春接口道：「我也和狄大哥一起走。」

錢老大聳聳肩，點着頭道：「這樣就好，裴姑娘一片鍾情，含恨而歿，狄小兄弟心裏一定很悲傷，有你和他同行，我老哥哥就放心了。」

華惜春粉臉驟然飛起兩朵紅雲，她自然聽得出老哥哥言外之意，這也正是她要和狄大哥同行的心意了。（全文完）

